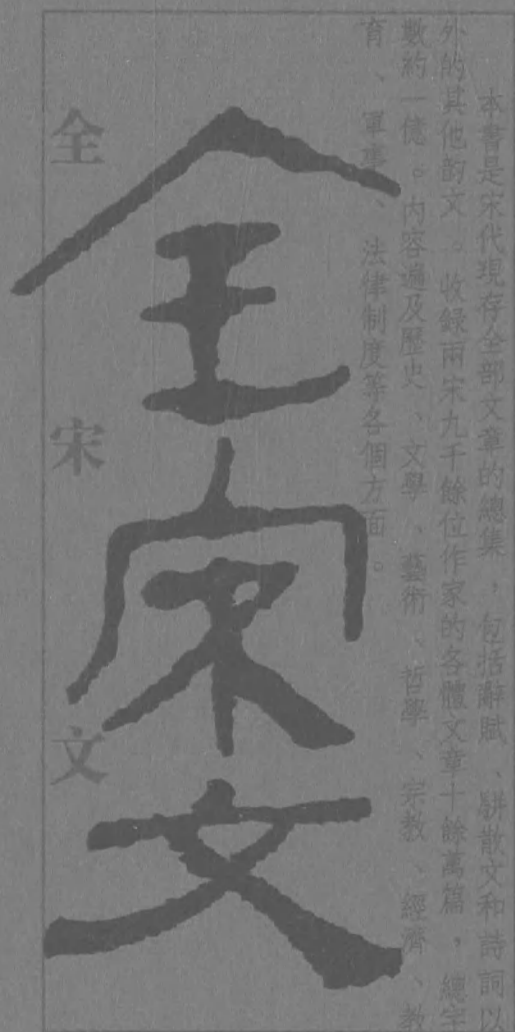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四二冊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四二册



目錄

全宋文卷七八八七

方岳九

賀曹常卿啓	一
賀呂宗卿啓	一
賀范尚書啓	二
賀吳閣學啓	二
賀吳尚書啓	三
賀程恭父啓	三
賀徽倅葉秘書啓	四
賀葉秘書啓	四
賀景獻邸啓	五
賀韓寺丞啓	五
賀王吏部啓	六
賀程右司啓	六

賀蔡憲啓 七

賀吳總侍啓 七

賀李運使啓 八

賀袁大監啓 八

賀高秘書啓 九

賀新守入郡啓 一〇

賀謝刑部啓 一〇

賀趙大資啓 一一

賀謝刑部啓 一二

賀高運使啓 一二

賀李制帥啓 一三

賀劉寺丞啓 一四

賀李參政啓 一五

賀李僉樞啓 一六

賀游禮書啓 一六

賀趙戶書啓 一七

賀許兵書啓	……	一七
賀李吏書啓	……	一八
賀王右司啓	……	一八

全宋文卷七八八八

方 岳 一〇

代賀余寺丞啓	……	二〇
代賀杜安撫啓	……	二一
代賀趙刑郎啓	……	二一
代賀傅右司啓	……	二二
代賀黃檢詳啓	……	二二
代賀韓檢正啓	……	二三
代賀史督相啓	……	二三
代賀杜制置啓	……	二四
代賀游吏書啓	……	二四
代賀許兵書啓	……	二五
代賀蔣諫議啓	……	二六

代賀林侍御啓……………二六

代賀李右史啓……………二七

代賀馬郎中啓……………二八

代賀葉秘書啓……………二八

代賀程常博啓……………二九

代賀尹漕啓……………二九

代賀喬佑神啓……………二九

代賀別尚書啓……………三〇

代賀吳尚書啓……………三〇

代賀岳都丞啓……………三一

代賀吳尚書啓……………三二

代賀黃少卿啓……………三二

代賀史尚書啓……………三三

代賀魏侍郎啓……………三三

代上王提舉啓……………三三

代上劉寺丞啓……………三四

代上李制使啓 三五

代與諸監司啓 三六

上趙端明啓 三七

全宋文卷七八八九

方 岳 一一

回朱尉啓 三八

回劉學錄啓 三九

回趙學正啓 三九

回張學正啓 四〇

回曹直學啓 四〇

回周學錄啓 四一

回周糾彈啓 四一

回戴學諭啓 四二

回蔣學諭啓 四二

回徐齋諭啓 四三

回湯掌儀啓 四三

回蔣齋長啓……………四三

回葉教諭啓……………四四

回翟齋諭啓……………四四

回薛集正啓……………四五

回徐學諭啓……………四五

回奚監酒啓……………四五

回許察推啓……………四六

回王高郵啓……………四六

回沈宰啓……………四七

回趙漕啓……………四七

回丘憲啓……………四八

回朱制幹啓……………四八

回李簿啓……………四九

回張制幾啓……………五〇

回士友啓……………五〇

回鮑上舍啓……………五一

回黃宰啓	……	五一
回衆官啓	一	五二
回衆官啓	二	五二
回趙尉啓	……	五三
回趙縣丞啓	……	五三
回景獻邸啓	……	五四
回榮王啓	……	五四

全宋文卷七八九〇

方 岳 一一

回程學諭啓	……	五五
回景獻邸啓	……	五五
回南康軍舉人第一名熊東之啓	……	五六
回第二名陳大猷啓	……	五六
回第三名劉震西啓	……	五六
回第四名于震龍啓	……	五七
回第五名于方啓	……	五七

回第六名段夢賢啓	五八
回第七名王桂啓	五八
回第八名何德新啓	五八
回第九名陳道可啓	五九
回第十名彭夢文啓	五九
回第十一名李鑣啓	六〇
回第十二名劉夢六啓	六〇
回第十三名陳□啓	六〇
回第十四名凌鼎龍啓	六一
回第十五名利卓啓	六一
代回趙簿啓	六二
代回范侍郎啓	六二
代回丘提刑啓	六三
代回史參政啓	六三
代回史督相啓	六四
代回丘漕啓	六五

代回趙文昌啓	六五
代回項秘書啓	六六
賀吏部趙侍郎啓	六六
賀吏部郎中啓	六七
賀禮部許侍郎啓	六七
賀兵部劉郎中啓	六八
賀刑部吳郎中啓	六八
賀大理袁少卿啓	六九
賀王秘監除宗正卿啓	六九
賀范工部郎除大理卿啓	七〇
通史督相啓	七〇
賀游守君正啓	七一

全宋文卷七八九一

方 岳 一三

賀鄭丞相除少師啓	七二
賀鄭丞相除少傅啓	七二

賀陳參政啓	七三
賀余僉樞啓	七三
賀程內翰啓	七四
回李國正啓	七五
賀劉制置啓	七五
賀吳總侍啓	七六
代回何總領啓	七六
回黃提刑啓	七七
回馮提舉啓	七八
回米通判啓	七八
回高通判啓	七九
回添差李通判啓	七九
回任制參啓	八〇
回杜帥幹啓	八一
回楊推官啓	八一
回權知錄啓	八二

回黃司理啓	八二
回趙司法啓	八三
回趙司戶啓	八三
回李司戶啓	八四

全宋文卷七八九二

方岳 一四

回方教授啓	八五
回程教授啓	八五
通趙知縣啓	八六
通傅知縣啓	八六
通趙知縣啓	八七
回宜春劉知縣啓	八八
回分宜陳知縣啓	八八
回萍鄉趙知縣啓	八九
回許知縣啓	八九
回高知縣啓	九〇

回蕭知縣啓	九〇
回諸縣丞啓	九一
回張縣丞啓	九一
回趙縣丞啓	九一
回諸縣主簿啓	九二
回沈主簿啓	九二
回王仙尉啓	九三
回徐監酒啓	九三
回繆路鈐啓	九四
回武官啓	九四
回徐學正啓	九五
回丁學錄啓	九五
回苟學諭啓	九六
回朱高郵冬書	九六
賀趙文昌啓	九七
回吳總侍賀生辰啓	九七

回漕舉傅夢登啓	九七
回漕舉傅士龍啓	九八
回進書免舉劉均啓	九八
回免舉王子和啓	九九
回士友啓	九九

全宋文卷七八九三

方 岳 一五

與趙端明書	一〇〇
代與史尚書書	一〇四
代諸監司與廟堂書	一〇六
代與趙檢正書	一〇七
代與廟堂書	一〇八
代與史大監書	一〇八
與吳侍郎書	一一〇
與吳侍郎書	一一〇
與趙大資書	一一一

與廟堂書……………一一一

與史都督書……………一一二

與史侍郎書……………一一三

與董丞相書……………一一四

全宋文卷七八九四

方 岳 一六

與陳和仲書……………一二六

與吳運使書……………一二七

與吳總侍書……………一二八

與吳尚書書……………一二八

與繆路鈐劄……………一二九

與謝大監書……………一二〇

與徐常卿書……………一二〇

與趙尉書……………一二一

與趙同知書……………一二一

與趙宰書……………一二二

與范丞相書	一二二
與吳尚書書	一二三
與吳履齋書	一二四
與程兄書	一二四
與丘制置書	一二五
與趙丞書	一二五
與王吏部劄	一二六
與趙帥書	一二七
與蔡憲書 一	一二七
與蔡憲書 二	一二八
與吳尚書書	一三〇
與余宣撫書	一三一
與胡兄書	一三二

全宋文卷七八九五

方 岳 一七

與余總郎劄	一三三

與葉殿院劄 一三三

與廟堂劄 一 一三四

與廟堂劄 二 一三五

與吳參政劄 一三五

與邵武同官劄 一三六

與李編修劄 一三七

與廟堂劄 一三七

與王參政劄 一 一三九

與王參政劄 二 一四〇

與蔡編修劄 一四〇

與樓大監劄 一四一

與族人劄 一四二

與程尚書劄 一四三

與蔡尚書劄 一四三

與程戶劄 一四四

與甯尉劄 一四四

與杜監丞劄	……	一四五
與丘文昌劄	……	一四五
與程提幹劄	……	一四六
與廟堂劄	……	一四七
與程朝陽劄	……	一四七
與葉殿院劄	……	一四八

全宋文卷七八九六

方 岳 一八

與樓提舉劄	……	一四九
與榮王劄	……	一五〇
與廟堂劄	……	一五一
與陸中書劄	……	一五一
與王起居劄	……	一五二
與吳總卿劄	……	一五二
與滁學士友劄	……	一五三
與吳侍郎劄	一	一五三

與吳侍郎劄	二		一五四
與趙制使劄			一五四
與吳集撰劄	一		一五五
與吳集撰劄	二		一五五
與胡司直劄			一五六
與吳總侍劄			一五六
與魏參政劄			一五七
與別制置劄			一五七
與何滁州劄	一		一五八
與何滁州劄	二		一五八
與潘侍郎劄			一五九
與吳相公劄			一五九
與陳司業劄	一		一六〇
與陳司業劄	二		一六〇
與黃漕劄			一六一
與謝少監劄			一六一

回余義夫劄	……	一六二
回陳教授劄	……	一六二
回趙端明劄	……	一六三
回鄭監丞劄	……	一六四
回史制置劄	……	一六四
回郭提幹劄	……	一六五
回吳參贊劄	……	一六五
回吳提幹劄	……	一六六
回陳撫幹劄	……	一六七
回王通州劄	……	一六七
回方幹劄	……	一六八
回鄭省倉劄	……	一六八
回潘宰劄	……	一六九

全宋文卷七八九七

方 岳 一九

回趙子淵劄	……	一七〇

回程務實劄	……	一七一
回王監門劄	……	一七一
回程直學劄	……	一七二
回程會稽劄	……	一七二
回史監丞劄	一	一七三
回史監丞劄	二	一七三
回方宰劄	……	一七四
回劉教授劄	……	一七四
回游參政劄	……	一七五
回吳丞劄	……	一七五
回米權郡劄	……	一七六
回馮憲劄	……	一七七
回陳尉劄	……	一七八
回饒宰劄	……	一七九
回劉帥幾劄	……	一八〇
回袁吏部劄	……	一八〇

回黃權郡劄	一八一
回趙簽判劄	一八二
回李宰劄	一八二
回奚朝瑞劄	一八四
回鄉郡謝守劄	一八四

全宋文卷七八九八

方 岳 二〇

答吳總侍劄	一八六
答恭率翁劄	一八七
答謝兄劄	一八八
答黃宰劄	一八八
答饒監丞劄	一八九
答甯知錄劄	一八九
答金守劄	一九〇
答奚兄劄	一九〇
答曹帥幾劄	一九一

答鄉友劄 一九一

答朱兄劄 一九二

答汪兄劄 一九二

答張兄劄 一九三

答陳教劄 一九三

答李錄劄 一九三

答韓寺丞劄 一九四

答范丞相劄 一 一九四

答范丞相劄 二 一九五

答吳尚書劄 一九五

答趙都統劄 一九六

答陳料院劄 一九六

答趙倅劄 一九七

答葉秘書劄 一九八

答金興國劄 一九八

答潘南夫劄 一九九

答魏監丞劄 二〇〇

全宋文卷七八九九

方 岳 二一

答高吏部劄 二〇一

答南康同官劄 二〇一

答吳倅劄 二〇二

答饒監丞劄 二〇三

答劉教授劄 二〇四

答葉兄劄 二〇四

答湯侍郎劄 二〇五

答程教劄 二〇五

答李兄劄 二〇六

答馮此山劄 二〇六

答葉兄劄 二〇七

答趙推劄 二〇八

答操尉劄 二〇八

答蔡憲劄	二〇九
答方教劄 一	二一〇
答方教劄 二	二一〇
答高宰劄	二一一
答費宰劄	二一一
答鄭提管劄	二一二
答汪運幹劄	二一三
答龔國錄劄	二一四
答許教劄	二一四

全宋文卷七九〇〇

方 岳 二二

答范丞相劄	二二六
答同官劄	二二六
答陳料院劄	二二七
答吳兄劄	二二七
答陳司直劄	二二八

答陳提幹劄	……	二一八
答張丞劄	……	二一九
答應武諭劄	……	二一九
答葉正言劄	……	二二〇
答程都大劄	一	二二〇
答程都大劄	二	二二一
答方僉劄	……	二二二
答黃正奏劄	……	二二二
答趙寺丞劄	……	二二三
答林兄劄	……	二二三
答洪宗諭劄	一	二二三
答洪宗諭劄	二	二二四
答潘兄劄	……	二二五
答蔡憲劄	……	二二五
答吳丈劄	……	二二六
答胡兄劄	……	二二六

答金臨江劄	………	一二六
答趙運管劄	………	一二七
答趙教授劄	………	一二七
答胡文叔劄	………	一二八
答費司法劄	………	一二九
答汪兄劄	………	一二九
答許知縣劄	………	一三〇

全宋文卷七九〇一

方 岳 二三

答林侔劄	………	一二一
答楊元謹劄	………	一二一
答汪知觀劄	………	一二一
答陳教劄	………	一二一
答高宰劄	………	一二二
答曹工部劄	………	一二二
答劉知府劄	………	一二二

答鄭運幹劄	……	一三四
答程教劄	……	一三四
答趙提刑送春衣冬絹劄	……	一三五
答朱尉劄	……	一三五
答胡簿劄	……	一三六
答謝司戶劄	……	一三六
答陳常博劄	……	一三七
答吳殿撰劄	……	一三七
答李實夫劄	……	一三八
答史湘潭劄	……	一三八
答洪侍郎劄	……	一三九
答胡文叔劄	……	一三九
答葉巡檢劄	……	一三九
答葉華父劄	……	一四〇
答吳運幹劄	……	一四一
答宋尉劄	……	一四一

答楊宰劄	二四一
答陳守劄	二四二
答趙運屬劄	二四二
答程兄劄	二四三
答趙尉劄	二四三
答謝大監劄	二四四
答謝大監劄	二四四
答謝守劄	二四五

全宋文卷七九〇二

方 岳 二四

代與高紫微劄	二四六
代與許侍郎劄	二四六
代與陳尚書劄	二四七
代與史督相劄	二四七
代與史參政劄	二四九
親書	二五〇

親書 二	二五一
親書 三	二五二
代與何總卿劄	二五三
代與曾參政劄	二五四
代與浦城鹿宰劄	二五六
代與江西陳漕劄	二五七
代與姚簿劄	二五八

全宋文卷七九〇三

方 岳 二五

代與袁大監劄	二六〇
代與趙大使劄	二六一
代與丁察院劄	二六三
代與高漕劄	二六四
代與度侍郎劄	二六五
代與方憲劄	二六六
代與趙宰劄	二六七

代與喬樞密劄 二六八

代與趙宗判劄 二七〇

代與王倉劄 二七一

全宋文卷七九〇四

方 岳 二六

代回王都丞劄 二七三

代回陳同知劄 二七四

代回趙提幹劄 二七五

代回丞相劄 二七五

代回喬佑神劄 二七六

答雲居老劄 二七七

答賀生孫劄 二七七

與謝大監劄 二七七

與毛察院劄 二七八

答李兄劄 二七八

答謝守劄 二七八

又答謝守劄	二七九
答趙尉劄	二七九
答費宰劄	二八〇
答李監劄	二八〇
與縣官劄	二八〇
與謝大監劄一	二八一
與謝大監劄二	二八一
答趙兄劄	二八一
答汪兄劄	二八二
答朱兄劄	二八二
答趙倅劄	二八三
與趙尉劄	二八三
答朱兄劄	二八三
與謝丞相劄	二八四
答王宰七夕劄	二八四
與榮王劄	二八五

答趙都昌劄 二八五

答戴正字劄 二八六

答朱兄劄 二八六

答黃簿劄 二八六

回趙宰劄 二八七

答胡登仕劄 二八八

全宋文卷七九〇五

方 岳 二七

劄趙寺丞 二八九

答棲賢老劄 二九〇

回葉兄劄 一 二九一

回葉兄劄 二 二九一

答葉兄劄 二九二

答陳簿劄 二九二

答魏監丞劄 一 二九二

答魏監丞劄 二 二九三

答劉運屬劄	二九三
答魏監丞劄	二九四
答陳簿劄	二九四
答黃尉劄	二九五
答杜司令劄	二九五
答方蒙仲劄	二九六
答胡尉劄	二九六
答謝提舉劄	二九七
答危學諭劄	二九七
答黃桂陽劄	二九八
答高帥參劄	二九八
與胡憲劄	二九九
答王宰劄	三〇〇
答應武諭劄	三〇一
答戴書記劄	三〇一
與方書監劄	三〇二

答黃尉劄 三〇二

答魏監丞劄 三〇三

全宋文卷七九〇六

方 岳 二八

答趙尉劄 三〇四

答程提幹劄 三〇四

答魏監丞劄 三〇五

與費宰劄 三〇五

與趙尉劄 三〇六

答王侍郎劄 三〇六

與胡憲劄 三〇七

答葉兄劄 三〇八

答魏監丞劄 三〇八

答魏監丞劄 三〇九

答魏監丞劄 三〇九

答魏監丞劄 三一

與杜監丞劄	……	三一
答鄭提管劄	……	三一
答趙漕元劄	……	三一
答曹司令劄	……	三一
答鮑參劄	……	三一
答張錄劄	……	三一
答趙丞劄	……	三一
答吾兄劄	……	三一
答危簿劄	……	三一
答王簿劄	……	三一
答趙推劄	……	三一
答趙推劄	……	三一
答金臨江劄	……	三一
答魏監丞劄	……	三一
答趙倅劄	……	三一
答陳兄劄	……	三一

答陳兄劄……………三一九

與胡瞻軍劄……………三一九

與黃都倉劄……………三二〇

答趙宰劄……………三二〇

答羅兄劄……………三二一

答汪管轄劄……………三二一

答劉倅劄……………三二一

答王提幹劄……………三二二

與謝大監劄……………三二二

答趙宰劄……………三二三

答謝大監劄……………三二三

通楊左司劄……………三二四

全宋文卷七九〇七

方 岳 二九

送許允杰序……………三二五

滕和叔尚書大意序……………三二六

跋趙景山村田集	三二六
跋程務實詩集	三二七
跋吳晞之家集	三二七
跋王周卿註鶴山詩	三二八
跋董同年先生所得仁皇御書刑政二字	三二八
跋董仲鈞所藏晦庵殘帖	三二八
跋李氏唐告	三二九
跋朱祐之詩	三二九
跋竹所主人所藏余詩	三二九
跋程少章文藁	三三〇
跋奚朝瑞詩	三三一
跋韋御帶論孟集語	三三一
跋胡氏乞米詩	三三二
跋程達原字訓	三三二
跋思齋說	三三三
代題同銓小錄	三三四

跋郭氏種德庵記	三三四
跋忠烈劉公遺事	三三五
跋林君詩卷	三三五
跋潘君詩卷	三三六
跋徐貳卿與彭監帖	三三六
跋人會稽詩卷	三三七
書景獻府講詩終篇	三三七
跋月潭淨照詩	三三七
跋謝正夫論語言仁	三三八
跋岳武穆帖	三三八
跋崔菊坡洪平齋與高守帖	三三九
題朱兄文	三三九
跋徐衡伯詩	三四〇
跋金尚書奏藁	三四〇
跋李君蜀議	三四一
跋許兄桐嶺書院本末	三四一

跋陳平仲詩	三四二
跋趙兄詩卷	三四三
題命書後	三四三
跋趙漕元文藁	三四四
跋吳兄詩卷	三四四
跋師紹書華嚴經	三四五
聖人道出乎一論	三四六
詩疑	三四七

全宋文卷七九〇八

方岳 三〇

耕舍記	三四九
重修珠溪院記	三五〇
依綠堂記	三五一
狼山寺重建僧堂記	三五二
淮東安撫司幹辦公事題名記	三五三
休寧縣修學記	三五三

野堂記	三五四
徽州平糴倉記	三五六
方氏萊山堂記	三五七
只恁麼軒記	三五八
月莊記	三五九
吳元鼎友梅堂記	三五九
就日堂記	三六〇
歸來館記	三六一
荷嘉塢記	三六二
徽州重建慶豐橋記	三六三
頤齋記	三六四
在庵記	三六五
朱氏六可堂記	三六六
方長者祠堂記	三六七

全宋文卷七九〇九

鼎硯銘		三六九
唯塾銘		三六九
敬思庵銘		三七〇
野航銘		三七〇
致存堂銘		三七一
潘令君刷絲硯銘		三七一
三石銘		三七二
吟瀑圖贊		三七二
季觀真贊		三七三
牛衣贊		三七三
晉謝文靖公真贊		三七三
自贊 一		三七四
自贊 二		三七四
復齋六箴		三七四
不遠復		三七四
休復		三七五

頻復	三七五
獨復	三七五
敦復	三七五
迷復	三七五
蒙姪名訓	三七六
謝謹習字訓	三七七
後義倡傳	三七七
瘞牛伯耕銘	三七八
奉議郎淮東轉運司幹辦公事吳公墓誌銘	三八〇
鄉貢進士汪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三八一
朝奉大夫知道州徐公墓誌銘	三八二
鄉貢進士柯君墓誌銘	三八四
操處士葉夫人墓誌銘	三八五
汪公墓銘	三八六
月孫葬磚	三八七
知縣奉議費公墓誌銘	三八八

全宋文卷七九一〇

方 岳 三一

祭魏參政文	三九〇
祭趙龍圖文	三九一
祭杜丞相文	三九二
祭徐侍郎文	三九三
祭徐知郡文	三九三
祭胡文偉文	三九四
祭杜尚書文	三九四
祭外姑李夫人文	三九五
祭費宰文	三九六
祭岳武穆文	三九六
帥幕謁夫子廟祝文	三九六
諸廟祝文	三九七
代督視府謁廟祝文	三九七
代督視府拜學祝文	三九七

南康到任祝文十首	三九八
先聖	三九八
兗國公	三九八
鄒國公	三九八
社稷	三九九
二賢	三九九
西祠	三九九
東祠	三九九
谷源	四〇〇
諸廟	四〇〇
三聖	四〇〇
邵武詣學祝文	四〇〇
諸廟祝文	四〇一
祈晴祝文	四〇一
祈晴祝文	四〇一
謝晴祝文	四〇二

謝晴祝文	二	四〇二
祈雨祝文	·	四〇二
謝雨祝文	·	四〇三
祈晴祝文	一	四〇三
祈晴祝文	二	四〇三
焚黃祝文	·	四〇四
謝雨疏	·	四〇四
祈晴疏	·	四〇四
謝晴疏	·	四〇五
天基聖節道觀啓建疏	·	四〇五
天基聖節僧寺啓建疏	·	四〇五
天基聖節僧寺滿散疏	·	四〇六
天基聖節放生疏	·	四〇六
制司上元青詞	·	四〇七
督視府開府青詞	·	四〇七
淮東制司黃籙青詞	·	四〇八

景獻邸生日青詞……………四〇八

趙端明爲兄保安青詞……………四〇九

全宋文卷七九一一

方 岳 三三

壽宴錫慶樂語……………四一〇

王母望闕樂語……………四一一

天基錫宴樂語……………四一一

對廳樂語……………四一二

王母望闕樂語……………四一二

王母望闕樂語……………四一三

對廳樂語……………四一四

王母望闕樂語……………四一四

趙制使讌吳宣參樂語……………四一五

讌李知縣樂語……………四一六

南康讌考試官樂語……………四一六

南康鹿鳴讌樂語……………四一七

南康讌趙安撫樂語	四一八
邵武讌交代權郡樂語	四一八
邵武讌翟通判樂語	四一九
邵武讌新進士樂語	四二〇
淮東制司儀門上梁文	四二〇
招信軍譙樓上梁文	四二一
工部草堂上梁文	四二二
福星門上梁文	四二三
歸來館上梁文	四二四
繭窩上梁文	四二五

全宋文卷七八八七

方 岳 九

賀曹常卿啓

某伏讀贊書，諗躋宗伯。文章宿老，寧久法冠；禮樂清卿，有華儒几。蓋所謂景星鳳凰之瑞，夫豈樂秋天鷗鶚之爲。乃咨秩宗，新我頌典。當使文物聲明之盛，無慚太平經制之書。上意則然，吾道幸甚。某出無僮馬，坐隔顛犀。招諸生齊魯之間，則俎豆聞之矣；致吾君堯舜之上，豈玉帛云乎哉。嗣有綸言，奚爲綿蕝。《秋崖集》卷二一。

賀呂宗卿啓

恭審擢從烏府，董正麟宗。上帝鑑觀四方，獨系隆於我宋；文王本支百世，思篤叙於吾儒。乃咨

蹇蹇之王臣，糾合振振之公姓。是皆法從，有偉名卿。非熊非羆，非虎非羆，公望久矣；如圭如璧，如金如錫，人快睹之。式顒詔草之頒，增我社粉之重。某喜於賀厦，出則無車。猶未免鄉人，豈惟可太息者六；恥獨爲君子，所賴有達尊之三。敢不彈冠，倚須聽履！《秋崖集》卷二一。

賀范尚書啓

伏讀贊書，諗躋常伯。大司空掌邦事，願觀風俗之淳；老成人有典型，自繫朝廷之重。蓋以孔氏中庸之學，能立周家太平之基。詔曰予虞，時維汝翼。謂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允藉納言；然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薄聞後命。某彈冠以喜，望履未遑。歸來乎出無車，亦正坐馮歡之歎；告之曰行有日，且將送韓愈之窮。敬竚違離，亟彈欣豫。《秋崖集》卷二一。

賀吳閣學啓

伏睹邸函，顯躋冊府。二三謨典，於皇繼序之傳；百萬甲兵，增重提綱之寄。適通班於曳履，殆舉國以彈冠。抑人有言，方時多事。共慨四郊之多壘，遺君父憂；誰爲萬里之長城，衛行在所？表裏正資於外禦，本根尤急於內寧。惟浙東西，在帝左右，既久狃安於畿甸，曾微穿朽之干戈。顧今當艱

難之時，安可習承平之故！乃陞延閣，誕詰戎兵。雖以文章鳴國家，固吾君之親擢；然而忠信爲甲冑，非真儒而孰歸。行矣登庸，式宏經濟。某隔茲衣帶之水，莫旅簪纓之塵。丕顯哉文王謨，喜峻直西清之邃；歸來乎太公望，豈久爲北固之遊。側耳思言，馳心丈席。《秋崖集》卷二一。

賀吳尚書啓

伏審峻陟文昌，併提戎律。統六師平邦國，已折佛狸窺江之萌；方千里曰王畿，要有虎豹在山之勢。茲惟上意，允屬我公。某嘉與薦紳，誦傳綸綍。今日之功成於一儒者，豈但羞武夫之顏；長江之險可敵十萬人，自足破遠人之膽。言觀王佐，式濟時艱。《秋崖集》卷二一。

賀程恭父啓

伏審令嗣覬奏橋門〔二〕，謹傳里閭。鵠袍圜聽，已觀一半之青；犧畫橫陳，遄解兩優之褐。不負金籀之教子，共矜璧水之得人。某辱在契家，白之叔氏。仲儒有服，難歸賀慶之幡；阿戎共談，敢代緘勝之臆。其如雀躍，莫既魚傳。《秋崖集》卷二一。

〔二〕覬：似當作「凱」。

賀徽倅葉秘書啓

伏審夙駕緹屏，聿臨練帶。新安之山水大好，要識行秘書；別駕之風月平分，豈但半刺史。聊復爾耳，能久此乎。恭惟獨抱遺經，追配古作。故能奪多士之氣，取象魁三；蓋嘗登太微之庭，去天尺五。胡以獲麟之筆，而監無蟹之州。如聞此來，有欲爲王留行者；雖曰小屈，焉能使予不遇哉。願紬金匱之藏，亟侍玉皇之案。某柳橋一別，苦塊三年。素鞵已終，曾索長安之米；青山無恙，竟回剡曲之舟。自憐黍谷之難春，能到草堂之幾日。隔曲江之面，幾若避於燕鴻；寄盛山之詩，尚相忘於鷗鷺。《秋崖集》卷二一。

賀葉秘書啓

竊諗宣室興思，道山入直。獨提麟筆，兼史氏之三長；寢近鰲扉，異元都之再至。每嘆南省第一人之選，胡爲東藩半刺史之淹。盍歸乎來，公論則爾；恨見之晚，上意可知。茲特起於借途，會立登於要路。某辱居榜下，每在談間。石渠天祿之得人，爲斯文喜；巖暝林扉之留我，有老圃存。敢竊問

於行期，容重陳於別悃。《秋崖集》卷二一。

賀景獻邸啓

恭審眷隆外邸，恩錫中閨。石窳脂田，都小君之美號；金花羅紙，煥公族之殊榮。壺則惟嘉，人倫以厚。恭惟學講而德益進，身正而家自齊。親親賢賢，不曰諸侯王子；夫夫婦婦，要皆士君子之風。是有柔儀，聿來徽數。某濫塵經席，欣睹綸函，雖微詩禮之漸摩，但敬閨門之雍穆。《秋崖集》卷二一。

賀韓寺丞啓

伏審出綸中禁，提舶外臺。聞廟堂選士大夫之廉，惟君侯可；念郡國奪慈父母之愛，如吾民何！故其依戀者山情，所以慶快者公道。獨喜紫陽之大振，必爲黃山而小留。某三徑已荒，二天猶在。想鄉人卧轍，共思煙簑雨笠之春；然舉世貪泉，敢爲浪舶風帆之賀。《秋崖集》卷二一。

賀王吏部啓

伏審使符作牧，兵衛在行。太微二十五星，郎潛華甚；新安三十六岫，公望久之。敢告前驅，寬予後至。恭惟淵深七澤，洞達四窗。早登詞翰之場，如驅龍蛇而搏虎豹；自典文書之度，已騎麒麟而繫鳳凰。方飄飄然道家蓬萊之山，殆駸駸乎甘泉侍從之橐。乃遡湖陰而出節，旋分郡寄而易麾。豈其愛江水之至清，淺深見底；或者念歲惡之不入，農末皆傷。誰手摩之，民瘼甚矣。抑恐君相之意，不先一州；其歸報政之成，寧淹五月。行春近只，見晚謂何。某白首寡諧，青山獨往。昔侍同朝甚喜，已勝萬戶之侯封；今受一廛爲氓，真是二天之我有。敢無叩角，仰跂巾車！《秋崖集》卷二一。

賀程右司啓

伏審三節星馳，九關天近。每慨吾鄉之氣數，誰在帝旁；有如我公之聲光，亦勞使傳。久當召矣，無以歸兮。諒自茲不出於都城，將盡還大好之山水。若文昌若內翰，不曰同姓爲近乎；有丞相有樞臣，則固易地皆然耳。切幸明公之衮衮，頓回吾郡之寥寥。某未免鄉人，欣聞邸報。君命召不俟駕，敢問行期；帝賚弼用作霖，遒觀制可。《秋崖集》卷二一。

賀蔡憲啓

伏審饗廟之日，召環自天。貫索星沉，已底祥刑之績；絲綸詔下，聿聯法從之班。恭惟親得考亭之傳，是爲名父之子。政事自學問中出，孰能禦之；文章與氣節相高，又其餘者。雖以蹇蹇而去國，所謂拳拳於愛民。豈不爾思，上固神聖之主，取以自近，朝多直諫之儒。其即問途，當毋俟駕。某誦言盈耳，喜懼交懷。寧勿躍然，相傳司馬公用矣；焉知來者，能爲李將軍地乎？增結私情，敢忘公賀！《秋崖集》卷二一。

賀吳總侍啓

伏審虎節建臺，龜符視籀。大小馮之相代，豈惟圖盛事於衣冠；東西總之迭爲，茲用分顧憂於旒宸。有美江山之第一，共嘉國士之無雙。波神胥舞於鷁舟，春氣肇開於鵲印。歌謠載道，想續劄常棣之碑；香火滿城，當封寫凌煙之像。斯民樂只，於帝念哉。某朋友同倫，兄弟異姓。願言思伯，訪戴之興勃然；豈無他人，依劉之志遂矣。式徯鏘瓊之珮，晤言浮玉之山。追數平生，莫踰此喜。《秋崖集》卷二一。

賀李運使啓

伏審內班郎潛，外將使指，參大都督軍諮之重，爲小朝廷人物之英。簡在帝心，聿寧江面。恭惟赫矣龍門之望，隱然虎石之威。規姚姒而逮莊騷，豈但語言之妙；引夔龍而陳堯舜，雅如籌策之良。適戎馬之縱橫，賴木牛之飛輓。乃進班於武部，俾轉餉於兵屯。文之虎人之龍，盍侍玉皇於香案；南曰譯北曰鞮，乃煩金節於江城。言觀竹帛之勳，亟下絲綸之詔。某切依襟帶，願拜履絢。貔貅宿萬竈之煙，敢忘共濟；鴈鷺集九霄之曉，政恐遄歸。仰止高山，有如此水。《秋崖集》卷二一。

賀袁大監啓

恭審渙發綸函，晉陞繕監。帝曰茲維師匠，入紬金匱之書；時則有若儒宗，無負玉犀之對。夫以海內寡二之學，早收天下第一之科。十年而到鳳池，竊以爲晚；五工之居雉正，其謂斯何。獨喜端人之登，可爲清朝而賀。恭惟緒守潔齋之訓，親得慈湖之傳。吾之心即周孔之心，曾何求於紙上；所謂道非堯舜之道，不以陳於王前。方其發諸詞章，初無意於科目。九萬里而風在下，奚計修程；三千字而日未斜，特其餘事。出用於世，欲行所言，第觀指使之將明，夫豈儒效之迂闊。乘輶而講荒政，溺

由己溺，饑由己饑；駐車而談聖經，仁者謂仁，智者謂智。洪惟箕翼之魁宿，端是青齊之福星。蓋其所懷之春，或者不言而化。人皆憚汲黯，此聲在江之東；上不見賈生，有詔自天而下。若曰咸五登三，欲帝萬世；卿其襲六爲七，作宋一經。不然營繕之勞，曷究彌綸之蘊！某不量其戇，敢誦所聞。竊惟古之共工，皆有關於世變，如制度之先樸，將風俗之再淳。作《大匠箴》而獻諸朝，尚何容喙；讀《梓人傳》而知爲相，所願留情。《秋崖集》卷二一。又見《新安文獻志》卷四二。

賀高秘書啓

伏審綸紵起家，旌麾載道。帝讀《蓬萊集》，歎其久去於紫微；天開會稽圖，何至獨私於綠野。妙有春風之句，雅宜煙雨之樓。恭惟學該玉府之深藏，筆捲銀河而倒瀉。舒翹揚英，轆轤宇宙，二十八宿之羅胸；疏條緝緯，貫穿古今，千數百年之在目。上帝自留而論譔，太乙下觀其校讎。襲六爲七作一經，無紙上已陳之語；自甲至丁凡四庫，皆腹中有本之書。方片雲遊物外之心，俄半夜動席前之問，徑乘剡雪，坐嘯括山。此所謂行秘書耶，昔公安在？如欲用真學士者，舍我其誰？某髮種種以驚秋，意寥寥其厄閨。雖乏蓋公清淨之助，當驅兒童立馬以迎郊；如聞王褒中和之章，喜與父老買牛而耕墅。《秋崖集》卷二一。

賀新守入郡啓

恭審肅駕朱幡，儼臨畫戟。先聲戒曉，鼓角爲之精明；粹氣浮春，山川至於翔舞。嘉與父老，聳觀教條。恭惟以赤城之仙班，傳紫垣之相印。惟有是父有是子，勳名肆邁於韋平；其使吾君使吾民，風俗再淳於堯舜。敢謂三十六峰之秀，乃得一二千石之良。視篆云初，置郵以喜。某待將軍之約束，前屬吏之驅馳。登堂而宣上德音，坐見太平之官府；下車而問民疾苦，敢稽簡靜之文書！《秋崖集》卷二一。

賀謝刑部啓

恭審慶覃慈宸，恩輯勳階。天近兩幡，親見五三之盛；泥香十錦，式華千一之逢。帝綍斯皇，侯藩增重。恭惟昭回象緯，峻極岳靈。如古大臣，以所學乃伊周之學；思昔先正，使吾君爲堯舜之君。惟天佑于我邦，將世濟其賢業。所謂金薤琳琅之美，凜然玉壺冰露之寒。班紫禁之早朝，疇不曰相門之相；賦黃山而晚對，何獨爲詩人之詩。方春洽於燕香，屬祥開於鼇極。七十古稀有，誕揚玉冊之輝；二千石惟良，丕對瑤林之彥。肆由明陟，入奉都俞。某嘉與斯民，共陶熙旦。厦成而燕雀賀，密

依使竹之華；韶作而鳳凰儀，共宴母桃之壽。《秋崖集》卷二一。

賀趙大資啓

恭審誕播制函，峻班書殿。真儒無敵於天下，帝其寬北顧之憂；勍敵已在於目中，時則有東歸之喜。於皇王佐，允穆宗工。恭惟識際天人，勳在社稷。飛聲轆轤於五緯，有管夷吾則何患爲；著書羽翼乎六經，皆孔安國所未到者。惟其平生不爲紙上之學，以故倉卒能吐胸中之奇。屬邊徼之不寧，鼓貔貅而略地。顧何負於吾土，胥英蕩以通之；所未下者聊城，不遺鏃而歸我。方爲宗國無窮之計，盡復寧人有指之疆，誓將挽九河以洗氛埃，詎曰畫一江而限南北。皇靈斯赫，儒效豈虛。言觀疇昔之所成，奚至今日而未相。繫股肱之寄在忠力，當據坐論之謨；然道德之威成安強，正賴折衝之略。特異優崇之典，陞華禁邃之庭。增重麟符，視儀鸛閣。詞掖下絲綸之制，蓋一命再命三命而益恭；太常兼鐘鼎之銘，其大書特書屢書而未已。丕視功載，厥有彝章。靈夏未服而韓相行，共倚琱戈之重；貝州既平而潞公入，遡觀几舄之還。某嘉與斯人，鋪時偉績。藏在盟府，夫誰曰彭越之同功；訊之司宗，抑豈比汾陽之異姓。式俟介圭之覲，具隆巖石之瞻。聞邊吏之塞飛狐，洗兵甲而不用；謂中國之相司馬，讀制冊而可知。仰斗之私，與江俱下。《秋崖集》卷二一。又見《新安文獻志》卷四二。

賀謝刑部啓

伏審陞華寶宇，移填玉山。碧草綠波，殊鬱憩棠之父老；朱幡皂蓋，已歌騎竹之兒童。安得一語，借寇君於帝前；正恐兩州，爭杜公於境上。去思之極，喜躍伊何。恭惟書府斗牛，相門星鳳。夢池塘之草，家自有於詩聲；鄙階砌之蘭，世共推於儒傑。思昔先正，時維鉅公。使吾君爲堯舜之君，今猶被於宗社；以所學皆周孔之學，端復在其子孫。獨先生自取之廉，有識者見謂之屈。婁乞一麾而去，遄飛五袴之謠。方茲蹈德而詠仁，奈何奪此以與彼。雖未覺雲霄之迴，已頓驚分野之殊。恐開藩之未間，不俟駕而歸覲。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賴拊摩凋瘵之餘；坐而堯言進而舜趨，竚獻納熙恬之盛。某猥誤袞褒之辱，每虞錦製之傷。鳴鳳凰於高崗，式俟九苞之瑞世；徙鷗鵬於溟海，莫隨六翮之培風。《秋崖集》卷二一。

賀高運使啓

伏審輟自鴈墀，誕分虎節。引星辰於碧海，有開蜀道之天；將禮樂之皇華，不遠長安之日。竊窺帝意，深有廟謨。若曰當宁，思古名臣；其維武侯，爲時王佐。每讀《出師》之表，無慚《伊訓》之

書。雖吳魏自裂而三分，豈漢賊可岐而兩立。草廬所蘊，竹簡莫傳。蓋卧龍之蟄匪徒然，繫流馬之運其小者。乃睠西土而凜有遺跡，寬予北顧者詎無若人。幸今天道之好還，大快人情之共憤。何止扼亢而拊其背，已焚老上之庭；盡皆踐土而食其毛，載沐漢家之德。然一方之初靖，又強敵之可憂。試以《唐書》與《五代史》而考之，其見於中國亦三百年而餘矣。既吞噬之無厭，終蠶食之堪虞。如使爭雄於封域之間，奚啻鼾睡於卧榻之側？吾恐患方深耳，見謂一秦之復生；公其起而圖之，縱無百參而何缺。若然則朝家之委寄，夫豈惟使者之將輸。聞之縉紳，偉哉綸綍。恭惟道山蓬萊之胸次，楚澤雲夢之筆端。當其排闥闔而呈琅玕，信已跨崑崙而餐沆瀣。乃煩視草，出以飛芻。意者復周土宇而興六月之師，其必章漢天聲而決千里之勝。飽吾貔虎，靖彼煙塵。倣軍實而申之，不留敵以遺君父；無隻輪之返者，迄安邊而立功名。使鼎湖弓劍之藏，與渭上衣冠之廟，王氣開而天地闢，遠氛掃而河洛清，則多多益辦之勳，皆陳陳相因之助。以故誦言乎諸葛，不復比數於蕭何。某布所聞，匪爲之佞。逢此盛舉，未嘗不嘆曰江左之有夷吾；遲之幾何，將亦相戒以中國之相司馬。惟抵掌而談天下之事，敢折腰而及吾身之私。其若翹瞻，莫殫忻頌。《秋崖集》卷二一。又見《新安文獻志》卷四二。

賀李制帥啓

恭審誕開制閫，居守留臺。南浦雲飛，虎節占使星之動；北門天近，麟符分卿月之暉。於皇玉壘

之威，增重金陵之勢。帝意若曰，時方顧憂。彼亦吾民，何至帶牛而圍起；敵爲外患，幾欲牧馬而內窺。使長江得人，如孤羆之據深叢；則絕漠之域，寧匪兇而率曠野。繼我宗彥，維時人英。恭惟風神肖老聃之仙，文物孕長庚之秀。維弼畫河朔十三策，每慨然於俎豆雍容之時而敢爲；小范有胸中百萬兵，雖投之於羽檄交馳之地而不亂。粵從鵷陛，出擁蜺旌，遂令落霞飛鷺之墟，蔑有明月吠龙之警。乃睠陪京之重，適司留鑰之嚴，俾盡護於列營，諒聳聞於遐裔。莫非王土也，當同軌而齊之；如吾中原何，且傳檄而定矣。用底碧幢之績，遡觀赤舄之華。江左有夷吾而復何憂，允歸朝望；中國相司馬而無生事，已折敵謀。皇矣吾君，偉哉此舉。某屬聞綸綍，如拜麾旄。人一天我獨二天，覬重啖安期之棗；行百里半九十里，適將熟楚戍之瓜。寧少俟於須臾，幸毋忘於疇昔。《秋崖集》卷二一。

賀劉寺丞啓

伏審夙戒麾符，儼臨戟衛。呈琅玕叫閭闔，正聯星宿之班；羞崑崙薄蓬萊，自求山水之郡。此名此德，甚盛甚休。恭惟玉篋黃鐘之函和，瑤瑟朱絃之挺直。雖不爲表襮於議論之際，要自有公是非；顧未嘗標置於名氏之間，此所謂真道學。早策勳於翰墨，乃課最於簿書。州縣之職徒勞人，薦出郎官之宰；賢能之舉不待次，尚參計相之賓。凡晉權萬貨之經，與均會百工之給，皆未究其所蘊，何厥聞之甚都！龍左角爲天田，肆陞華於九扈；驂右駢者刺史，訖自詭於一麾。上若曰古君子之儒，時則入

漢循吏之傳。以去帝城不遠耳，冀潤九里而及京師；然豈君相之意哉，乃先一州而後天下。聞有迅召，願無疾驅。某自守其迂，見謂之拙。思昔中牟之化，今已在七不堪之中；正復陽城之生，亦付之六太息而已。過不自料，勇爲此來，一用其策之平平，兩書其考之下下。有人民有社稷，久已厚顏；爲保障爲繭絲，凜乎掣肘。公既至止，吾知免夫。披雲霧而睹青天，敢忘賀夏；爲草木而到赤地，或可逢春。《秋崖集》卷二一。

賀李參政啓

恭審誕揚制冊，參柄政機。當聖賢馳驚之時，聿思元老；覲道德安強之效，迄底丕平。簡在帝心，於皇廟論。恭惟養其氣以剛大，尊所聞而高明。姚崇應變而宋璟守文，兼負經綸之蘊；玄齡善謀而如晦能斷，克成綜核之功。自纘武於樞庭，茂結知於宸極。明良千載，仁義一言。伊欲天下皆堯舜之民，正以胸中有孔周之學。會羽檄適憂於丙枕，宜鋒車趣駕於庚牌。王曰歸哉，舊弼爲中朝之望；天其或者，太平當今日之期。遄觀介圭，入陪台袞。共徯巨川之濟，式隆巖石之瞻。泰階同符，間兩社以爲公輔；神鼎增重，有一德以享天心。傾聽白麻，登延黃閣。某親逢盛事，思見熙辰。甲兵之間不至廟堂，蓋邊臣之至願；忠信之行匪徒州里，惟公相之所爲。嘉與函生，悉歸陶冶。《秋崖集》卷二一。

賀李僉樞啓

恭審望尊書殿，位峻機庭。惟吉士勸相我國家，師言允穆；用真儒無敵於天下，疆事收寧。於赫聖謨，有嘉王佐。恭惟以二典之書鳴治世，以三館之學儀清朝。非堯舜不陳於前，大吾君之無過；將文武未墜於地，幸斯道之有傳。仁義一言，明良千載。式慶風雲之會，聿臨樞斗之躔。遭時多難，屬望尤切。繫天下一家罔不率，其孰使然；今左右國人皆曰賢，必能辦此。曾何患乎煙塵，當自靖夫疆土。蓋天開奠枕之期，維日望止戈之武。言觀偉績。敬竚褒綸。軍旅俎豆之事嘗聞之，正有關於輕重；太尉丞相之尊則等耳，行兼佩於安危。某傳誦制函，鈞陶化冶。命將帥以衛國，誓殫折箠之勞；修政事以寧邊，傾聽借籌之略。具瞻巖石，用濟巨川。《秋崖集》卷二一。

賀游禮書啓

恭審疏恩曉殿，正位春曹。蜀第一人，重見器能之諸葛；舜十六相，最推典禮之伯夷。朝有儒宗，世知治象。恭惟藻藉五采之古作，簫韶九成之正音。言合稷契，謨合皋夔，久罄忠嘉之沃；窮則孔顏，達則周召，曾微夷險之分。自抱膝於隆中，已傾心於天下。乃班朝著，乃殿帥藩。聲名隨風而

流，式慶明良之會；議論決江而下，無非仁義之言。丕揆國華，屹爲時棟。宗伯掌邦禮，諒新治世之彌文；聖主得賢臣，誕播鄉人之嘉頌。某欣聞綸綍，相賀縉紳，言觀孤鳳之暉，敢贅雙魚之素。意之所屬，言莫能殫。《秋崖集》卷二一。

賀趙戶書啓

恭審進長地官，增重天府。六卿紫橐，民部雖繁；三輔黃圖，神京愈肅。有偉綸函之播，於昭黼座之知。恭惟奕矣銀潢，粹然玉璞。言語妙天下，魯諸儒何以尚之；智略轅上前，漢庭臣無出右者。誕緝九畿之政，密聯八座之暉。欲還春貢於地輿，豈析秋毫於戶版。尚書爲國喉舌，允釐帝輦之浩繁；執政猶吾股肱，遄仰台垣之峻極。某想聞晝接，傾僊辰猷，聿瞻聽履之班，竊有彈冠之喜。敢忘傳鯉，如對匿犀。《秋崖集》卷二一。

賀許兵書啓

恭審渙敷周誥，晉陟夏卿。祈父王之爪牙，盍釐九法；尚書帝之喉舌，式綜五兵。國有人焉，民胥悅矣。恭惟筆掃單于之萬騎，胸吞禹貢之九河。挹翰林主人，儼入花磚之直；列文昌司馬，聿高荷

橐之班。遭時多難，屬望尤深。若曰用真儒而天下無敵，其惟進有德而朝廷自尊。得頗牧於禁中，今何憂乎萬里；運山川於掌上，將自靖夫四邊。言觀偉績之無前，咸曰褒綸之已後。某得之傳誦，私以忻愉，式遄孤鳳之暉，敢贅雙魚之素。有言粗淺，莫既精微。《秋崖集》卷二一。

賀李吏書啓

恭審光奉贊書，峻登文部。思皇多士，聿生綜核之朝；無競維人，式董銓衡之選。國有公事，人能誦言。恭惟蔚然臯夔之謨，洋乎晁董之對。金華勸講，非堯舜之道則不陳；玉匱緘辭，編詩書之冊而無愧。茂對帝簡，備極儒榮。乃顓四選之權，獨處六曹之長。咸造在庭而褒爲首，已推名世之賢；仰惟前代而訓厥官，遄正冢司之拜。某欣傳郵置，敢後牋函！諒藻鏡之餘閒，流電巖之迅矚。嗣聞除目，庸快夙心。《秋崖集》卷二一。

賀王右司啓

伏審丕承帝簡，密贊宰衡。子大夫入覲王庭，巍冠儒科之一；左右司學爲丞相，進聯合宿之三。式負重名，茲惟妙選。竊仰省曹之叢委，適遭時事之艱難。邊檄縱橫而有日尋之戈甲，京輦尊嚴而有

蕩焚之孽火。廟堂相語，宗社爲懷。是勤經濟之憂，允賴彌綸之略，天將平治，時乃疇咨。恭惟文續古餘，學到聖處。以賢良三策而爲舉首，人快睹先；起徒步數年而取封侯，上見嗟晚。聿班台佐，豈久郎潛。歷觀政路之聯，每補侍臣之缺，思皇寵渥，遄即禁塗。某聞譽處之甚都，讀除書而相賀。天下自此寧矣，知省闈之有人；主上注意倚之，想巖廊之無日。其爲欣頌，莫既蘊悰。《秋崖集》卷二一。

全宋文卷七八八

方 岳 一〇

代賀余寺丞啓

伏審捷音西上，除日東來。雪夜馳至蔡城，不專美於李愬；風聲走之淝水，今復見於謝安。否則孤城其殆哉，吾有此客亦重矣。蓋自敵敢窺邊而凌中夏，所謂嫠不恤緯而憂宗周。孰嬰其鋒，徒得賣降之健將；愈肆其毒，久輕效死之無人。既殘浮光而逞焉，若曰安豐特易耳。氣吞堅壁，夜合重圍。不量氈裘貪得之愚，直有靴尖蹴破之意。懼亡無日，却敵者誰？自非某官以國之蓋臣，爲今之儒帥，共話對床之風雨，屢吐壯懷，誓清並塞之煙塵，輒張怒髮，則何以脫生靈於虎口，挫強敵之驕心？上嘉乃勲，休有成命。某作爲凱樂，願徯班師。寧失智高，雖頭顱之可辨；盡遜卻克，何肝膽之相知。式對絲綸，勉旃竹帛。《秋崖集》卷二二。

代賀杜安撫啓

伏審渙發綸函，晉登藩岳，勲業聿高於淝水，聲威誕播於淮壖。恭惟國之蓋臣，今之儒帥。崇詩書，說禮樂，窺聖域之妙而探其心；安邊境，立功名，關武夫之口而奪之氣。此所謂有用之學，賴以濟多難之時。故雖干戈之屢侵，頓驚風鶴而宵遁。肆放一札，增重十連。帝曰愈哉，有夷吾而何患；功亦偉矣，召季布而可知。某聞命云初，愬風以喜。兩淮猶左右手，正資運掉之勞；九重披輿地圖，更竚經綸之略。敢因慶幅，涇贊壯猷。《秋崖集》卷二二。

代賀趙刑郎啓

伏審光奉紫泥之詔，入踐白雲之司。天地之德曰生，庶幾刑措；祖宗以仁相授，謹簡郎潛。乃睠麟宗，咨平犴獄。恭惟玉璫黃流之醲郁，冰壺朱紘之勁清。由浙以西，有羨間平之經術；維北之斗，於皇齊魯之福星。正茲大厦之賀成，遄以小秋而召去。民曰奪吾父矣，帝其得賢臣焉。獨提丹筆之春，已傳呂命；徑荷紫囊之橐，聿矢臯謨。某早所傾心，喜而舞手。贈以芍藥，敢不書子張之紳；報之瓊瑤，久欲聽鄭崇之履。輕芹塵瀆，別楮眈陳。《秋崖集》卷二二。

代賀傅右司啓

伏審渙發宸綸，晉登臺轄。左右司學爲丞相，聖訓有之；天下事皆在都曹，職任隆矣。惟此名家之彥，足爲有國之華。恭惟忠義相傳，詩書自許。思昔乃祖，膝不屈於穹廬；至今在邊，膽尚寒於旄節。此殆唐第一人之李揆，豈惟漢十九年之子卿。天實鑑之，代有聞者。顧此艱難之會，孰釐叢委之司，乃睠譽髦，佐我元老。密勿巖廊之邃，相業在茲；清華禁橐之嚴，師言具矚。某猥分邊閫，遙企朝班。遡覽暘暉，幸際孤鳳凰之瑞；願受陰賜，敢忘雙鯉魚之書！《秋崖集》卷二二。

代賀黃檢詳啓

伏審密勿廟謨，討論基命。赤白囊之旁午，渴聞帷幄之籌；西東府之同寅，增重巖廊之勢。一賢進矣，四達翕如。恭惟博大而裕和，高明而肅括。文能附衆，武能威敵，無競維人；退思補過，進思盡忠，不遐有佐。帝曰邊烽之未靖，卿其樞極之是陪，庶以贊萬微之幾，且將制千里之難。蓋真儒用而天下無敵，何憂虎豹之羣；今有德進而朝廷益尊，遡簞夔龍之武。某逖聞出綍，喜欲振纓。足食足兵，皆願受其陰賜；且耕且戰，惟肅稟於成謨。《秋崖集》卷二二。

代賀韓檢正啓

伏審渙發綸函，晉陪政路。與大臣上下其議論，相業在焉；惟吾儒明習於典章，國是定矣。永言雅望，簡在清衷。恭惟忠義相傳，風流是似。惟先生佐中興之運，有大勳勞；繫皇穹嘉貫日之精，生賢輔佐。言語妙於天下，智略輳於上前。屬時多艱，光贊元老。斷國論而謀王體，惟克彌綸；騰茂實而蜚英聲，遡觀經濟。行踐禁塗之邃，睠言寵渥之新。某竊仰令猷，忻聞成命。聖賢相逢，張治具不在茲乎？日月獻納，爲侍臣無出右者。敬修慶牘，式竢贊書。《秋崖集》卷二二。

代賀史督相啓

伏審參持國柄，董護戎昭。江左有夷吾而復何憂，正資妙略；中國相司馬而無生事，坐折遐衝。天啓聖心，睠維王佐。恭惟濟時以治安之策，致主以太平之書。南鄭相北鄭相而譜世家，豈特衣冠之盛；大馮君小馮君而難兄弟，並關宗社之休。薦紳竊仰其經綸，旒冕渴聞其論議。夜下庚牌之召，席前丙枕之安。廟謨獨斷於一言，國勢重增於九鼎。予惟克邁乃訓，已罄嘉猷；天將降任是人，遂陪政路。肆颺大冊，兼總全師。蓋宰相外撫四邊，允賴精神之運；惟天子明見萬里，迄成道德之威。遡徯公歸，丕成帝賚。某猥縻閫寄，莫筵庭班。瞻彼熊旂，徒有執干戈之志；已窮鰭技，願賡洗兵馬之

詩。是開休顯之期，式慶明良之會。《秋崖集》卷二二。

代賀杜制置啓

伏審進班司府，分樞藩垣。謝玄成淝水之勳，彼師其遁；裴度任淮西之寄，我武維皇。諒草木之皆兵，溪關河之入貢。恭惟以少陵之詩名而自比於稷契，以阿房之賦手而高論於唐虞。精神之折遐衝，不愆於素；謀慮之愴勍敵，克壯其猷。故能全孤城於百戰之餘，於此見真儒爲萬人之傑。既勒銘於丹地，乃授鉞於青冥。顧惟風塵瀕洞之秋，要有意氣激昂之暇。平居推赤心而置人腹，其孰不懷；緩急蹈白刃則得士情，何戰弗克！矧天意之殲敵，適歲星之照吳，國豈賴盟，兵毋撤警。惟事事備乃其無患，願修軍旅之定規；言人人殊則罔成功，更極賓僚之高選。聿觀偉業，丕對殊褒。某密邇鄰光，驩傳帝賚。闌以內闌以外，喜盡寄於爪牙；陝以東陝以西，賴相依於唇齒。《秋崖集》卷二二。

代賀游吏書啓

伏審渙放一札，晉長六卿。尚書古之納言，無易瑣闥之拜；治官周之冢宰，獨專銓選之權。國有人焉，才無遺者。恭惟親傳伊洛之學，妙摘河漢之辭。蜀道難於青天，毓此山川之秀；故國非有喬

木，凜乎文獻之尊。上嘗歷數西州之英，曰孰可與東坡而並。嘆鶴山其已矣，訊蠶叢之渺然。乃得公於草廬之中，欲致治於簡編之盛。有謀猷入告于后，共談虎觀之經；非仁義不陳於王，屢卻鸞臺之敕。粵從人望，擢冠禁塗。惟茲典選之班，自昔奮庸之地。前裴馬而後盧李，豈專美於唐人；左稷卨而右皋夔，佇疇咨於舜典。某逖聞除目，坐隔邊頭。能世俗書，敢覬山濤之啓事；爲朝廷喜，竊想鄭崇之履聲。遡江以南，維斗之北。《秋崖集》卷二二。

代賀許兵書啓

伏審於皇周誥之華，就正夏卿之位。丈夫卽爲真耳，何以假爲；國人皆曰賢焉，夫然後用。維上所倚，濟時之艱。恭惟太嶽之宗，神山之秀。議論度越諸子，蔚爲當世之典刑；文章自成一家，夔絕尋常之畦逕。粵代言於禁苑，滋簡眷於宸襟，乃躋甘泉法從之班，誕緝周官司馬之政。蓋文事必有武備，烏可岐而二之；今內寧猶多外憂，孰能定於一者。坐制此敵，端在吾儒。興言邊陲之日騷，竊憤遠氛之未靖。頻年入塞，妄意飲江，脫非折箠而笞，直欲投鞭而渡。如曰舉天塹而與之共，恐或不然；要當立砥柱而爲之防，庶幾其可。惟士大夫毀家而紓楚國之難，俾聖天子制挺而撻秦人之兵。則吾免於魚乎，不然憂未歇也。厥有廟筭，以張皇綱。某敢誦所聞，恃以自壯。真儒用而天下無敵，言觀帷幄之籌；有德進而朝廷益尊，遡正鈞衡之柄。其爲期嚮，莫既蘊悰。《秋崖集》卷二二。

代賀蔣諫議啓

伏審簡自中宸，擢居正諫。粵躋橫榻，得李勉而朝廷始尊；斗上大坡，用仲淹而士夫相賀。蓋以久持天下之正，其必能格君心之非。永惟治亂之端，在小人與君子；此其消長之道，非宰相則諫官。肆吾祖宗立國以來，盡洗秦漢諱言之習，聽納之盛，載籍所無。是知累朝熙洽之休，正賴諸老箴規之力。茲實主上用公之至意，豈但先王執政之緊頭。恭惟質堅百鍊而愈精，節貫四時而不改。仕者皆嚴憚黯，已消落膽之姦；帝曰無以易堯，當有沃心之論。竊窺聖德，時憲天聰，雖艱難有甚於絲枲，而恭儉本無於袞闕。惟是外則強勁相持之敵終未安和，內則叫譴不靖之兵敢於狙詐，事孰大於此者，時其條而上之。非仁義不陳於前，可使主憂而臣辱；有謀猷入告于后，所願乾清而坤夷。某越在邊城，莫瞻朝著。稱慶曆者曰四諫，尚能賡徂徠之詩；今陽城號爲一賢，何待作昌黎之論。敢無動色，傾聽嘉言。《秋崖集》卷二二。

代賀林侍御啓

伏審出綸西掖，執憲南床。天子明明，用臯陶而不仁者遠矣；王臣蹇蹇，如行父見無禮者誅之。

茲得一賢，重增九鼎。恭惟二典三謨之學問，五音六律之辭章。觀經世之宏規，雖伊、管未能遠過；讀責難之確論，非仁義不敢前陳。適當不諱之朝，久立得言之地。接武夔龍，筮羽鵷鷺，綴赤舄供奉之班；當道豺狼，安問狐狸，凜白筆抨彈之志。使顏跖忠邪之莫辨，雖堯舜聰明而奈何！矧今士習之媮，未明國是之定，倖門如鼠穴而不可塞，弊事如蝟毛而不可爲。外之則強敵之鴟張，內之則狡兵之狙詐。勿用小人，必亂邦也，誰當共濟於艱難；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時則渴聞於忠讜。願言密勿，悉意敷云，庶幾回事變於危急之秋，或可觀德化於須臾之頃。某逖居邊瑣，欣誦宸綸。有爭臣者七人，造底《臯謨》之績；舉明主於三代，願聞《說命》之篇。敢不濡毫，以需染牘。《秋崖集》卷二二。

代賀李右史啓

伏審渙發龍綸，晉登螭陛。堯言布於天下，宜載典謨；遷史藏之名山，無慚筆削。茲實帝王之盛，豈惟儒學之榮。恭惟如樂九韶，如鼎萬斛。韜涵雅訓，蓋平生無未見之書；刊落塵言，有古人所不到之妙。嘗讀梅亭之藁，喧傳薇省之詩，所謂洗萬馬而空之，直欲障百川而東耳。乃夾侍玉皇之香案，俾共紬金匱之秘文。陳《洪範》九疇，密贊吾王之聖；作《春秋》一藝，襲爲有宋之經。偉哉真儒，成此信史。某瞻斗以北，與江俱東。雖莫陪鴛鷺班，肅上賓榮之賀；儻得與牛馬走，願窺帝典之暉。倚聽褒綸，別馳慶幅。《秋崖集》卷二二。

代賀馬郎中啓

伏審進班郎省，敷訓藩房，以六經淑天揖之親，以九式均地官之賦。初傳除目，允穆師言。恭惟五常白眉，一時巨擘，言議如周而有草茅之氣，功名如援而無薏苡之疑。乃珥筆於華軒，乃爲模於朱邸，簡知之渥，寵數斯皇。彌綸豈久於郎潛，獻納遄躋於禁從。某同僚厚甚，聞命躍如，敢忘芹美之羞，庸致厦成之賀。《秋崖集》卷二二。

代賀葉秘書啓

伏審對揚芝璽，論選蓬山。揚雄之校秘書，恍驚昨夢；蘇軾之可著作，甚稱上心。賁然來思，升自此矣。恭惟胸吞雲澤，手覽斗魁。束三傳而抱遺經，合是獲麟之筆；不十年而起徒步，遄歸浴鳳之池。人皆曰然，恨見之晚。某舊親談麈，慨想顛犀。文不在茲，既爲吾道之賀；君子至止，亦寫我心之思。《秋崖集》卷二二。

代賀程常博啓

伏審擢從學省，竣立頌臺。八索九丘之書，既重講習；五禮六樂之教，其佐秩宗。均爲極儒者之榮，所謂妙天下之選。某屬聞誨範，欣睹除綸。夙夜寅清，尚借藩房之重；日月獻納，有開禁橐之華。於穆緒言，等幾紆監。《秋崖集》卷二二。

代賀尹漕啓

伏審借才匠監，將指神臯。蕭相國轉漕關中，蓋爲根本之計；范孟博澄清天下，莫先輦轂之間。上意則然，師言惟允。某藐茲宗邸，恃有使輶。我獨二天，無忘麟趾之信厚；畿方千里，但瞻牡轡之光華。無斃頌言，等祈涵在。《秋崖集》卷二二。

代賀喬佑神啓

伏審天啓相門，思深帝宸。雖迫於典故，姑俟快於祠庭；然咨爾家傳，實贊襄於鼎路。世嘉元

老，代有聞人。恭惟寶婺流輝，金莖擢秀。惟君牙乃祖，成績紀於太常；惟魏公諸孫，議論挺有風烈。此豈但衣冠之盛，蓋自關宗社之休。奕矣譽髦，踵於王父。某逖聞綸綍，懽動縉紳。曰學爲箕學爲裘，文章特其餘者；當用作霖用作楫，將相真有種哉。近隔雲屏，遄觀泥璽。《秋崖集》卷二二。

代賀別尚書啓

伏審渙颺周誥，晉陟夏卿。圻父爲王爪牙，增重留都之梱寄；尚書乃天喉舌，仍叅督相之軍謀。大張天聲，聿寧江面。恭惟肝膽一劍，精神五兵。袖有太平之書，真儒無敵於天下；氣吞餘子之輩，此敵已在於目中。屹然爲國之藩垣，久已簡知於旒宸。適旄頭之騷屑，煩麈尾之指尾。南則曰譯北則曰鞬，孰分憂於丙枕；出則股肱居則心膂，遄趣駕於庚牌。於赫皇威，有吾王佐。某相期竹帛，快睹絲綸。一命再命三命而益恭，豈但曰接夔龍之武；大書特書屢書而未已，尚當賦洗兵馬之詩。粵若山瞻，有如江水。《秋崖集》卷二二。

代賀吳尚書啓

伏審中詔置郵，上流開梱。尚書乃天喉舌，寢高曳履之班；祈父爲王爪牙，增重建旄之寄。帝心

簡在，江面聿寧。恭惟學足以度越羣公，材足以康濟斯世。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孰知儒者之兵；廉若鮑叔，信若尾生，兼著仁人之勇。當此邊氛之瀕洞，深虞江介之繹騷。強敵無厭，直曰投鞭而度耳；虎臣如在，必將揮扇以却之。顧瞻縉紳大夫之間，妙有詩書元帥之選。重國九鼎，維斗一人。乃勤笳鼓之西，出填琵琶之北。武騎千羣而無所用，聞敵膽之已驚；使者四輩而趣之歸，想天顏之有喜。某舊同手足，今籍喉衿。雖江左有夷吾可無患矣，然中國相司馬其孰愈乎？引瞻泰巖，飛渡湓浦。《秋崖集》卷二二。

代賀岳都丞啓

伏審通班邃閣，導旨機庭。惟雲漢昭回之章，寶爲大訓；惟夙夜宥密之命，厥有明謨，併授傑才，茲爲顯渥。蓋朝廷之成幾事，所賴親臣；而疆場之逞雄心，無任今日。孰有折衝之策，我得用兵之賢。綸綍初傳，縉紳相賀。恭惟材足以濟斯世，學足以窺古人。君子是以似之，慨想背嵬之無敵；王事維其棘矣，不圖武穆之復生。大書岳字之旗，盡索邊庭之氣，如使知中興四將之有後，雖欲加諸華一矢而莫能。乃陪帷幄之謀，甚稱袞旒之意。蓋淵雲之精筆妙墨，豈但論思而已哉；彼秦楚之堅甲利兵，直可笑談而却耳。遡觀詔璽，徑踐政途。某望履無由，彈冠有喜。焚香而對楹史，每嘆倦翁之可人；仰天而問階符，更審相公之何日。瞻斗以北，與江俱東。《秋崖集》卷二二。

代賀吳尚書啓

伏審峻躋武部，肇建戎旃。制梱號小朝廷，密拱王畿之近；政職曰大司馬，用提軍律之嚴。海道江防，國門鼎重。恭惟器能如諸葛亮而無其短，賢良如董仲舒而無其迂。權則知變，經則知常，略具天人之三策；元難爲兄，季難爲弟，共推宇宙之兩吳。故處之於上下流之間，殆不啻如左右手之視。蓋自古豈無於外患，而當今尤務於內寧。乃睠北辰之居，實據東南之會。統六師以平邦國，豈但交鄰；潤九里而及京師，莫先尊主。乃開大梱，以鎮近畿，式遄竹帛之暉，入覲宸旒之邃。某手足何異，唇齒相依。念有德進而朝廷愈尊，常恐追鋒之召；今真儒用而天下無敵，願聞解甲之期。宏濟多艱，厥在茲舉。《秋崖集》卷二二。

代賀黃少卿啓

伏審升華邃閣，臨鎮雄藩。無愧六一翁，方過廬而式干木；乃聞二三子，至守闕而留陽城。是行偉哉，有餘榮矣。獨念某聿親講部，遽遠師資。老聃出函谷關，悵莫瞻於紫氣；馬融上《廣成頌》，徒結戀於絳帷。無斃傾馳，等幾監在。《秋崖集》卷二二。

代賀史尚書啓

伏審光奉明綸，趣還起部。謀猷入告于后，久探禹穴之奇；器械咸精其能，更核漢朝之實。增華曳履，簡在凝旒。某藐在宗維，欣聞宸綍。君牙乃祖乃父，惟帝念哉；周公之才之美，有世臣矣。未央慶緒，等覬監紆。《秋崖集》卷二二。

代賀魏侍郎啓

伏審渙敷書贊，進貳憲曹。民自得於湖山，久奏吳門之最；帝慨思於人物，趣歸漢殿之班。期得祥刑，斯皇殊綍。某不勝燕賀，敢後魚傳。致治幾成康，坐想措刑之盛；使君爲堯舜，諒懷濟世之忠。無斃頌言，切惟監在。《秋崖集》卷二二。

代上王提舉啓

課桑麻於屬邑，幸而有蘇刺史之天；訊桃李於年家，寧不爲李將軍之地。尚可實之牙頰，是用布

其腹心。蓋以昔者孔融登元禮之門，猶序先世夫子與老聃之契。矧予兩叔，同此一科。愛其人者及屋上之烏，肯相忘於子姓；察我政而異兒傍之雉，已難揜於先生。然則攀附者雖私情，而其挈提者乃公道。不知僭矣，請具陳之。伏念某藐然孤踪，竊有微志。家惟故書耳，未能寒燈火之盟；兒薄我澤耶，竟以墮塵埃之吏。至鬱鬱而居此，豈區區之所期。舉眼視八荒，綠髮已霜蓬之短；折腰爲五斗，青衫幾荷葉之枯。自得邑於山間，如置身於井底。參差兩政，荏苒四年。意者有待而然，否則既歸之久。莫非王事，我獨勞也，諸公嘗借之齒牙；豈無他人，胡不比焉，父執實爲之眉目。安用不鳴之鴈，自同旅汎之鳧。恭惟所懷如春風，其道即元氣。方落筆於蓬萊殿，雖阿房賦第五而名益高；如起草於明光宮，則辭林世少雙而文有體。此學者之斗北，爲儒家之指南。士有一經於品題，語亦十倍其精彩。敢忘精白，自誤雌黃。但願生識韓荊州，蓋久已傾心於門牆師弟子之數；安得近舍皇甫湜，使無以藉口於薦紳士大夫之間。竊仰盛心，必垂明聽。《秋崖集》卷二二。

代上劉寺丞啓

百乘之家，可爲之宰，已熟戍瓜；數仞之墻，不得其門，亦慙行李。敢借齒牙之論，略陳眉目之書，苟有以藉其口於縉紳之間，則何啻被吾身以文繡之美。試垂靜聽，倘辱誤知。伏念某藐然孤踪，竊有微志。瀾翻夜讀，燈寒幾落於簷花；潦倒冥行，衫老半枯於荷葉。自詭青山之縣，幾成白髮之

翁。已日乃革，已日乃孚，吾知免矣；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夫何爲哉。雖微尚方雙鳧之歸，安得平原一鶚之薦。幸草木之同味，豈桃李之不言。庶其此行，恃以自壯。恭惟其道即元氣，所懷如春風。羞崑崙薄蓬萊，聿凝香於燕寢；披琅玕叫閭闔，遄飛翰於鰲扉。凡所雌黃，相傳精白。一舉手一投足而生其羽翼，大丈夫用力於當世之所爲；三吐哺三握髮而加之色詞，下執事待士之以禮者如此。使冀北之駑駘猶市，則淮南之雞犬亦仙。委身而依劉公，夫豈無其故者；下榻而待徐釋，亦唯所以命之。靖惟盛心，式顒嘉諾。《秋崖集》卷二一。

代上李制使啓

砥鼎餘五色之丹，曾亦淮南之雞犬；棄車下千金之骨，不幾冀北之駑駘。敢陳眉目之書，更借齒牙之論。蓋待以國士，則雖至於再且至於三而何嫌；亦豈無他人，謂特知其一未知其二而奚取。莫若參苓之舊，又觀桃李之新。切仰睠慈，寧以瀆告。伏念某苦無奇氣，亦有壯心。舉眼視八荒，綠髮已霜蓬之短；折腰爲五斗，青衫半荷葉之枯。然雖碌碌州縣之間，未肯瑣瑣簿書而止。思昔蘭亭之楔，遄熏藥籠之芬。予不負丞，丞亦不負予，惟倚春風之信；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久棲明月之枝。公爲此來，時已自慶。竊以爲兩地之相望，皆適在二天之所臨。意其造物之與謀，或者功名之見逼。安用不鳴之鴈，覬搏已化之鷗。恭惟轉洪鈞而萬象春，持清議而一諾重。方出而將入而相，其紀之旂常

而勒之鼎彝；雖耕者農戰者兵，皆歌於田野而賀於軍旅。凡百奔走，願一品題。乃若生識韓荊州，曾到花邊之洞；安得近舍皇甫湜，他尋李下之蹊。亟以鄙懷，布之明聽。予取予求而不厭，詎曰前日之是今日之非；自棄自暴而弗陳，則恐不失之瀆而失之悔。靖惟盛德，儻賜真知。《秋崖集》卷二二。

代與諸監司啓

某蓋聞不負知己，乃能不負國家；何有吾身，則亦何有官爵。大義所在，庶言必同。伏見大使尚書，挺身於危難之間，脫命於兵戈之際。不幸失金湯之守，謹以攻之；試嘗論鐵石之心，有足悲者。凡爾見知於疇昔，正欲相期於歲寒。我思古人，切爲浩嘆。劉少傅棄城池而遁去，謫之白州；吳武順上節鉞而贖之，載在青史。至今聞者，相與聳然。豈有平時握手出肺腑，謂義結於兄弟之行；而乃一旦全軀保妻子，不哀鳴於君父之側。敢告同門，共爲削牘。願納吾儕之秩，覬寬此老之辜。人而無禮而無儀，則不如於一死；侯自我得自我失，亦何憂於數官！庶幾使風俗薄惡之時，知猶有志氣激昂之士。諒嘉輿論，概列朝銜。《秋崖集》卷二二。

上趙端明啓

士爲知己者用，誰當賦歸去來兮之辭；事有大謬不然，輒自贊無可奈何之說。試垂靜聽，盡布真情。伏念某初以冷官，墮於窮塞。交舊無虬蟬之援，所挾伊何；勢分有馬牛之風，奚求之敢。乃一見下陳蕃之榻，輕千金築郭隗之臺，歡若平生，過於儕等。豈但倒屣而迎王粲，相親禮貌之間；所謂逢人而說項斯，每費齒牙之及。甚至父兄疾則以霖雨之手而爲之脉，室廬燬則勤暴露之憂而致之貲，殆同休戚於一家，略無貴賤之兩視。旋觀國士遇我之意，寧忘小人懷惠之私。蓋駑駘猶識於戀軒，而燕雀亦知於賀厦，夫何決去，莫肯爲留？肯薄淮陽耶，自難啓囁嚅之口；不負臨賀者，其奚愛么麼之身。然以窮鬼之欺凌，不堪奇禍之竊發。始則故里有王參元之火，繼而舉家懷秦越人之憂。伯兄竟歿於異鄉，旅櫬未歸於厚土。至若老者，風淫之已甚；爲之人子，雨泣而危之。今殆生無以居而死無以藏，不但老之爲喜而病之爲懼。我之懷矣，復何幸於依劉；天實爲之，曾莫如於返魯。大非得已，敢不具陳。欲望惻然於穎叔之言，賜之以毛義之檄。烏傷而哺，庶幾晚歲之安；鷹飽則颺，不可同年而語。誓以桑榆之境，重歸桃李之蹊。《秋崖集》卷二二。

全宋文卷七八八九

方 岳 一一

回朱尉啓

伏以傳吳氏之隱梅，謹然旁午；倚魯宮而采藻，幸甚同寅。辱魚腹之遞緘，喜馬蹄之壓境。占辭已晚，有覲謂何。恭惟某官，筆下波瀾之老成，胸中丘壑之灑落。將軍百戰，胡爲看市人之先封；兄弟二難，頗亦怪大夫之後殿。黃絹吐辭之絕妙，青衫入手而未甘。謂當綴天上星辰之班，乃復墮人間神仙之吏。鼠輩相目，此其聰明尉耶；鴈序有言，且爲清望官矣。某泥古之學，背時而馳。讀賢於十從事之書，知同臭味；賦不願萬戶侯之句，快睹光塵。《秋崖集》卷二二。

回劉學錄啓

某得劉公一紙書，知爲畏友；笑邊生五經笥，敢曰吾師。願從山水之間，共尋文字之樂。伏惟某官，刊落訓故，深繹典墳。歲貢鄉曲英，已快雲天之橫鶻；妙在言語外，當爲學海之老龍。若徒擷其葩華，恐自枯於根本。正不必泥古人之糟粕，甚至於以箕子爲荄滋。言觀訓誥誓命之文，要識唐虞成周之際。庶乎有得，奚患無聞。某技止黔驢，朴如鄭鼠。鏘晦庵之遺響，敬佩贈言；訪醉翁之舊遊，倚需投分。尚邀傾倒，相與發揮。《秋崖集》卷二三。

回趙學正啓

某問訊二三子，雅聞趙日之溫；緬懷六一翁，遄奉郇雲之麗。士氣振矣，我心寫兮。伏惟某官，蘭猗猗而自香，菊鮮鮮而獨秀。少日雕蟲之賦，慨壯夫之不爲；今者伯魚之詩，幾古人之可到。靖惟吾道，匪在陳言。蓋此心即堯舜之心，其所學必周孔之學，儒之爲貴，君豈苟云。若徒疲精於摘章繪句之間，何以得意於含英咀華之外。斯文關百聖之統，覬明辨之；盛名題千佛之經，特餘事耳。某了無器局，奚以範模。人之患在爲師，其惟斂衽；古之學者爲己，當共書紳。深幸得朋，無忘規我。

《秋崖集》卷二三。

回張學正啓

某與滁人遊，瑣瑣愧一經之陋；有賢者在，琅琅記三篋之遺。蔚然秀峰，得此益友。伏惟某官，鄙家傳於黃石，換仙骨於赤松。兩上鄉書，每爲子大夫之首；幾年侯類〔二〕，久傾衆朋友之心。惟領袖之非難，必紀綱之自肅。子帥以正，何嫌乎同隊之魚；人得而輕，則必有敗羣之馬。欲覘所學，奚止於文。願言淡墨之題，式快飛黃之迅。某自知其拙，見謂之迂。冠者五六月，遄共詩書之樂；山行六七里，喜聞翰墨之香。不頌而規，乃予所望。《秋崖集》卷二三。

〔二〕類：似當作「類」。

回曹直學啓

某采芹藻之香，何幸相從於衆楚；挹芝蘭之秀，孰云無缺於百參。睠然裁緘，喜甚折屐。伏惟某官，妙六義四始之旨，遺一唱三嘆之音。獻賢能之書于王，有嘉薦鶚；升俊秀之士於學，增重堂鱣。

惟此子衿，言觀領袖。必操履之正者，豈辭章而已哉。識字幾何，驚異言之太甚；持身惟謹，喜兌說以相資。式遘甲乙之科，少售辛勤之志。某早遊諸老，自守一癯。學不講德不修，敬佩聖言於洙泗；年相若道相似，每慚師說於昌黎。何以見規，竦然改聽。《秋崖集》卷二三。

回周學錄啓

某遡瑯琊之深秀，行矣鱣堂；玩瓊玉之菁華，如聞豹略。有士若此，我心則夷。伏惟某官，蔚乎傳太公望之書，浩然投班定遠之筆。策勳汗馬，固嘗登灞岸而望長安；疲精蠹魚，要當由河汾以挹洙泗。必有胸中之兵甲，匪徒陌上之弓刀。時時以古今澆之，豈無識者；區區爲利祿計耳，亦安取斯。會有恩言，丕視功載。某枵然無學，奚以爲師。緬懷六一翁，每歌豐樂之記；願與二三子，共守文昭之箴。如切如磋，勿迂勿泛。《秋崖集》卷二三。

回周糾彈啓

某辱教之及，荷意甚塵。糾豈易然，是謂一學之風憲；身率先耳，毋羞諸子之月評。跂相觀於俎豆之間，要自得於翰墨之外。功名入手，何哉足以爲重輕；歲月到頭，勉矣擇之於賢否。匪伊胥晤，

共話所懷。《秋崖集》卷二三。

回戴學諭啓

某辱問勤懇，發緘恐慚。擬人必於其倫，奈何孔、孟子也；遜汝求諸非道，奚以籍、湜輩爲！靖言吾黨之交情，可略世俗之駢語。勿憚改過，繼今畫鍼砭之辭；在好爲師，正有不範模之患。友直友諒，是究是圖。《秋崖集》卷二三。

回蔣學諭啓

某辱書感甚，啓牘竦然。見一刺史，即周孔之曾何幅尺；非大丈夫，無趙孟者枉以直尋。其孰敢當，抑子之過。求之方冊，願無忘燈火之一寒；安得圓機，亦欲扣風煙之三逕。言之喋喋，意則拳拳。《秋崖集》卷二三。

回徐齋諭啓

某濫塵經席，端奉書函。患在好爲師，已切式微之嘆；未有不須友，敬歌伐木之章。敢致贈言，因以報貺。挑達而云挑闢，豈真誤與；弄璋而寫弄麈，恐貽譏矣。幸毋憚蠅頭之細，更詳稽馬尾之訛。《秋崖集》卷二三。

回湯掌儀啓

某猥辱長牋，備聞高誼。師道不古，今直章句之云；儒行無他，亦曰綱常而已。嘉與吾黨，深企前修。抑抑威儀，子勿俄於側弁；袞袞臺省，吾何歉於無氈。少須拱揖之間，覩見藏修之益。《秋崖集》卷二三。

回蔣齋長啓

某未奉匿犀，遽勤傳鯉。文以會友，敢陳古學之緒餘；患在爲師，安有國人之矜式。子則曰用力

之銳，吾正憂見道之難。優而柔之，當如江海之浸；慨其歎矣，初無山嶽之高。心之精微，語則粗淺。《秋崖集》卷二三。

回葉教諭啓

某交龜屬耳，烹鯉蹙然。謂王通講太平之書，不過專於泥古；然賈誼陳治安之策，乃以直而迂時。甘爲獨冷之官，墮在極寒之塞。仰韓公之斗，恐負深期；披樂廣之雲，或傾高論。勉旃自力，毋逸乃心。《秋崖集》卷二三。

回翟齋諭啓

某簪盍有期，牋題甚寵。倚博士之席，其何以堪；見縫掖之衣，云胡不喜！佳哉山水，容此圖書。《詩》有六義焉，當共話爐亭之雨；子來幾日矣，奚詠歸沂浴之風。勉爾好修，無忘忠告。《秋崖

集》卷二三。

回薛集正啓

某幸甚論交，睠然辱問。師道不立久矣，以我奚爲；人心所存者何，惟子之勉。如但優於分數，正恐失之毫釐。見所見聞所聞，是之審耳；德其德道其道，亦焉取斯。不曰文乎，又其細者。《秋崖集》卷二三。

回徐學諭啓

某茲辱乃翁彈冠，有書啣袖。得賢父子而與語，寫我心兮；遡佳山水而共遊，則吾道在。咨爾青衿之樂，豈惟黃絹之辭。鳳閣絲綸，於予奚取；鯉庭詩禮，期子無忘。勉哉惟時，行矣胥晤。《秋崖集》卷二三。

回奚監酒啓

粵起鱸堂，小留虎帳。談笑青油幕，安用腐儒；飛墮碧雲牋，甚慚鄉友。此豈醉翁之誤我，政恐

空山之怨人。不曰師乎，何厭廣文之冷；拔其尤者，孰云處士之良。尚邀粉社之春，毋靳藥言之益。

《秋崖集》卷二三。

回許察推啓

騎鶴記揚州之夢，曾話辛勤；烹魚得故人之書，喜同寅協。君子至止，我心寫兮。恭惟某官，飽鑑湖一曲之秋，詠剡水三更之雪。要是放翁宅相，詩派有傳；得非許遠家兒，邊城獨勇。佐大樞芙蓉之府，尋平山楊柳之春。飛書塞北之風沙，特餘事耳；欹枕江南之烟雨，寧久此乎。某別去幾何，傾翹已甚。倚博士之席，甘老鱸堂；着從事之衫，苦留烏幕。歎毛錐子之安用，笑田舍翁其盍歸。問訊黃花，坐想馬蹄之疾；笑談清夜，願聞塵尾之餘。《秋崖集》卷二三。

回王高郵啓

伏審銅符分虎，金印視龜。登堂而宣上德音，重見太平之官府；下車而問民疾苦，第行簡靜之文書。邊壘宴然，塵氓歡甚。恭惟某官，老成而其慮定，重厚而其材宏。惟軍旅俎豆兼聞之，自得詩書之趣；謂太尉丞相尊等耳，奚分文武之岐。乃投筆於蟲魚注《爾雅》之時，自立幟於貂蟬出兜鍪之

句。丕視功載，越有戰多。塞草秋黃，防萬鷹之遐擊；淮山暮紫，勞五馬以再來。訊之甕社之珠，隱若長城之寶，遡觀偉績，式對褒綸。某翹想匿犀，猥勤傳鯉。今將軍計安出，其遂洗天河之兵；雖書生無能爲，或可作浯溪之頌。願言凱奏，於赫皇靈。《秋崖集》卷二三。

回沈宰啓

伏審雲飛鳧舄，春洽雉郊。事大夫之賢，坐想彈琴而治；去父母之國，何當騎竹而迎。遠哉遙遙，於以負負。恭惟某官，毫端茗雪之秀，胸襟湖海之豪。孤嘯風烟，未覺休文之詩瘦；獨醒塵滓，寧甘東老之書貧。縱不盛之白玉之堂，奚至屈此青山之縣。民瘼極矣，吏奸奈何。如使倒持太阿而授之，焉用若發新硎之爲者。一牛橫笛，第令安雨外之耕；五鳳塗芝，政恐有日邊之召。願言公尹，留惠疲氓。某起從田間，寘之幕底。邊城吹角，毛錐顧安用哉；茅屋生苔，老生亦欲歸耳。自笑儒冠之誤，每思農畝之荒，望美人兮一涯，庶幾玉我；共明月於千里，翹企金相。《秋崖集》卷二三。

回趙漕啓

攀車帷而巡所部，固嘗瞻韓斗之光；遺幕府而人爲書，久不報郇雲之妙。豈有使者撝謙之至此，

而爲掾曹偃蹇以自如。政使病風喪心之人，猶知矜己傲物之禍。況以賤而事貴，亦何恃而敢然。請具陳之，在所貸矣。伏念某比聞親老，道感風寒，亟馳至於都門，遄奉迎於官舍，幾廢人事，第親方書。幸茲喜懼之年，纔有壽考之望，惟是晨昏定省之不暇，莫知日月往來之寢深。每吐舌以自驚，屢濡毫而復止。念韓愈亦人耳，心敢傲於翰林；抑茅容有母焉，禮未遑於重客。深愧子家之執訊，竟無殷浩之空函。時惟不韙之辜，所恃有容之量。敢望某官，待人以恕，及老以慈。察其承顏接辭，已懷慕藺之志；何至掃影滅迹，自取簡驩之誅。輒布其愚，幸垂之聽。《秋崖集》卷二三。

回丘憲啓

某昨以行告，宜若禮然，用勤界玉之題，遠致兼金之贐。可以予可以無予，此奚爲司府之頒；謀之臧謀之不臧，或正坐浮家之請。噬臍何及，拜手彌慚。蓋以却之不恭，夫豈受之而是。泛剡曲夜深之雪，已借一帆；遡江東日暮之雲，莫殫萬緒。埃趨輦轂，用舐緘旃。《秋崖集》卷二三。

回朱制幹啓

思鱸解去，奈何主金耀之書；騎鶴復來，奚以贊玉垣之畫。獨喜衛寮之君子，率皆冀部之故人，

夙已會心，歡其晤語。恭惟某官，辯足以折五鹿，忠足以集千鳥。幕府翱翔，信有瓊花之詩債；邊城騷屑，小迂玉筍之仙班。誰言官閣之梅，幾老山莊之橘，賴吾此客，增重元戎。小卻盛之，白玉堂聞且召矣；古云樂者，青油幕寧久居乎。某曩攀芙蓉，味同草木。許身何愚而自比稷契，恐貽笑大方之家；同官盡俊而偏善柳劉，不妨回俗士之駕。豈其久要，而我遐遺。《秋崖集》卷二三。

回李簿啓

青山擁縣，有嘉棲枳之鸞；綠水護田，誰記去家之鶴。聿來瑤宇，如見玉人。恭惟某官，輩行則魯靈光，器韻則禹神鼎。蓋謫仙人之苗裔，無敵於詩；何飛將軍之聲名，不侯如故。安有學者之北斗，屈於進士之南廊。帝曰嗟哉，公等何見晚也；仕其漫耳，高人亦主簿耶。第聞鄉曲之誦言，少紓田里之愁嘆，幸無忘於鐵硯，許重對於金鑾。立登政塗，厥有故事。某起從襁褓，幾化兜鍪。多病每思故廬，曾莫逐畢方之祟；此曹宜束高閣，何當低太白之芒。乃司金耀之書，仍贊玉垣之畫。其誰歸我，所欠識公。萬戶韓荊州，今之視昔；一詣習鑿齒，秋以爲期。斷金則同，報瓊焉有。《秋崖集》卷二三。

回張制幾啓

公車飛剡，帥闔借籌。人物渺然，竊嘆四郊之多壘；時事如此，孰爲萬里之長城。茲得一賢，重增九鼎。恭惟某官，以燕公大手之筆，傳穀城父老之書。儒者乃知兵乎，用能決千里之勝；丈夫當爲真耳，豈惟記三篋之亡。試嘗慨披輿地之圖，固已熟考邊疆之勢。彼烏乎強，吾烏乎弱，戰何爲勝，守何爲堅。了然胸中，殆猶燭照而龜卜；運諸掌上，寧慮秋高而馬肥。有偉弓旌之招，式俟甲兵之洗。政恐青油談笑，雖賀得賢主人；然有紫禁烟花，詎久稽天下士。某逝言已去，于思復來。前度劉郎，絕嘆桃花之老我；秋風張翰，終懷蓴菜之可人。又將賦歸去來兮之辭，亦姑作居無幾何之計。功名付公等，相期久遠之看；煙水有吾廬，倘遂寬閒之適。願言載色，共話此心。《秋崖集》卷二三。

回士友啓

某自揆何人，有來秀句。我輩畏名如畏虎，欲捲錦鯨而還之；書生得句勝得官，復貪黃絹之妙甚。雖愧袞褒之誤，敢輕綈笥之藏。《秋崖集》卷二三。

回鮑上舍啓

某昨辱高軒，過予逆旅。適千里見似人而喜，況復鄉粉；得一紙賢從事之書，第嘉辭藻。乃苦嘆儒冠之誤，恨相逢客路之寒。因索笑於梅簷，欲賦歸於茅屋。視吾舌在，雅無取縱橫之家；與予目成，當有識《離騷》之妙。《秋崖集》卷二三。

回黃宰啓

伏審齊飛五鳳，趣駕雙鳧。相傳紫橐之家，直聽履而上耳；不鄙青山之縣，欲彈琴而治之。覺松竹之自矜，與草萊而相賀。恭惟某官，家聲江夏，人傑洪都。左圖右史之往來，無虛名下；南浦西山之朝暮，盡在胸中。故嘗出其緒餘，所至爲之特立。謂且破拘攣之格，便當趨禁近之班。蠶絲乎保障乎，方軫垂旒之念；野馬也塵埃也，亦煩製錦之材。然而四轄六院之除，多在一同五月之最，民望攸屬，公行勿遲。某自塵一科，不啻十稔。拙於涉世，曾掌故之幾何；放以還山，煩惠文之彈去。今既久於耕雨，亦無復於問天。但得縣公如漢吏之循，則與里老共滕氓之幸。看山無笏，或容野服而迎；種樹有書，倘遂巖棲之託。其非公事，寧敢私陳。《秋崖集》卷二三。

回衆官啓 一

某瓦礫先廬，久燼王參元之火；蓬蒿舊逕，僑遷張仲蔚之居。不堪上雨而旁風，豈但仰天而見月。爾乃灌蔬之暇，略加生草之茨。雲住半間，還是玉川之屋；談傾四座，寧容金谷之車。何誤聽聞，肯幸臨況。不特小人之環堵，莫當長者之移尊。且聽琴必賤之堂，尚煩卻去；詎載酒揚雄之宅，而獨偃然。庸敢固辭，嗣殫深謝。《秋崖集》卷二三。

回衆官啓 二

某薦拜連璧之翰，極佩斷金之心。雖微突兀眼前，瞻烏之止誰屋；而乃推敲月底，下馬之氣如虹。不圖至于再三，夫豈容於執一。如自坐東鄉，肯爲風月之主人；當掛起西窗，留作雲山之佳話。

《秋崖集》卷二三。

回趙尉啓

伏審趣舍人裝，隱神仙吏。一琴一鶴，故有家風；八人八龍，雅聞譽處。胡鬱刺鱣之手，小煩射鴨之弓。恭惟某官，冰雪照人，風烟滿抱。衢故太末也，盡覽爛柯之棋；尉其真仙乎，式瞻喬木之古。雖溧水欠孟郊之句，顧吳門有梅福之書。奚事弓刀，少迂塗轍。高眠田里，北部已守熊羆；重酌江山，西臺當有鸛鷀。某拙於涉世，放以還山。杞未棘而菊未莎，吾耕勞止；荷爲衣兮蘭爲佩，公望久之。得無修容，則降既見。《秋崖集》卷二三。

回趙縣丞啓

伏以藍田千竹，喜入吟邊；揚子一塵，適在宇下。雖若燕鴻之避，雅聞笙鶴之音。恭惟某官，胸有層巒，身爲磐石。提筆秋風之戰，鵬已疊雙；袖笏樵溪之遊，鴻方漸陸。脫或肯排雲而叫閭闔，安知不跨海而望蓬萊。資歷拘之，嘆息久矣。世豈舍我，姑徐徐六月之飛；丞不負予，寧鬱鬱千山之底。式遄薦墨，不次除綸。某久卧秋崖，偶塵壁水。開緘見諫議之面，三印斜封；論文敵開府之詩，一尊何日。有懷注仰，無斃戢藏。《秋崖集》卷二三。

回景獻邸啓

某平生大繆，纔脫小銓。青衫半荷葉之枯，不勝歷落；白髮盡霜蓬之茁，亦笑宜敖。茫未控於謝言，遽有來於慶牘。今殆可去矣，敢稽講部之留；此何以賀與，已後賓榮之敬。《秋崖集》卷二三。

回榮王啓

倚席賢關，久慚衿佩；橫經公族，何取範模。極知北海之疏，無補東平之樂。恭惟某官，受系宗祏，挺生神明。建母弟以屏周，有韓棣華之鄂；錫純嘏以保魯，誕開茅土之苴。雅聞密勿於縉紳，留意討論於載籍，文昭武穆，信知龍種之自殊；沛易楚詩，寧許豹窺之時見。夫何朴學，仰稱盛心。某懷刺未漫，辱書良寵。謙卑以自牧也，乃能無獻子之家；貧賤者驕人乎，豈在設穆生之醴。《秋崖集》

卷二三。

全宋文卷七八九〇

方 岳 一二

回程學諭啓

白雪千莖，吾生行且休矣；陽春一曲，遠道胡爲來哉。迴如清曉南枝之花，更是大江東去之調。把玩不容於釋手，摧頽亦復以驚心。有蓼者莪，誰無犬馬之養；維桑及梓，寧勿蓴鱸之思！況當大學蠶鹽之時，敢作生日湯餅之夢？美人青玉案，真是暗投；小溪古錦囊，第當重襲。《秋崖集》卷二三。

回景獻邸啓

我年如此，已驚蒲柳之秋；人壽幾何，又見桑蓬之旦。乃重煩於後騎，終不棄於前魚。講堂之昨夢恍然，書卷之故情甚厚。五十學《易》，笑屈指之無多；八千爲春，愧贈言之何有。《秋崖集》卷二三。

回南康軍舉人第一名熊東之啓

籍甚文名，老熊當道；裒然舉首，凡馬空羣。得聖人筆削之心，重鄉老賓興之選。恭惟妙探絕學，獨抱遺經。誰不黜伯而尊王，是陳言耳；或者褒子而貶父，如名義何。放出一頭，了無衆手。以此戰何不克，得臣將寓目焉；惟不矜莫與爭，晉霸在此行矣。《秋崖集》卷二三。

回第二名陳大猷啓

衆人逐鹿，何有何亡；老手射鵰，每發每中。雖曹參之第二，知李廣之無雙。恭惟熟講《中庸》，卓爲茂異。許孟容有禮學，典章多所裁之；公孫弘舉賢良，郡國無以易也。迄援枹而再鼓，又拔幟以先登。鹿洞古而聘君來，莫如之子；鼉洲圓而狀元出，其在此行。《秋崖集》卷二三。

回第三名劉震西啓

項羽敵萬，不亦壯哉；荀伯在三，幾少屈矣。歎伏老蒼之筆，驚嗟英妙之年。恭惟賦聲摩空，詩

才論斗。文章有氣，意其與廬山高；學問藏身，乃亦如椰子大。於此見士之秀，何必曰老而成。勉旃此行，逐鹿斫廣寒之桂；毋曰得意，躍馬看長安之花。《秋崖集》卷二三。

回第四名于震龍啓

經窮義畫，妙在函三；帝謂晉公，合居第四。真是射鵰之手，又登薦鶚之書。恭惟風雲軒軒，燈火兀兀。文章則有若司馬，早負雋聲；郡國無以易公孫，每先賓貢。在此行矣，其必勉之。聲圓而神，已作連茹彙征之兆；氣剛以直，無爲看花得意之詩。《秋崖集》卷二三。

回第五名于方啓

失李方叔，五色已迷；得曾南豐，一言可決。亦喜窮波斯之識寶，要是古戰場之驚人。恭惟能讀三墳之書，自成一家的學。衆人固不識也，幾爲爨下之棄遺；小子不知裁之，真似暗中之摸索。忽驚傑作，足張吾軍。其必勉之，奮修鱗於春蟄；毋令或者，笑老眼之冬烘。《秋崖集》卷二三。

回第六名段夢賢啓

登樓王粲，賦自有聲；入洛陸機，年不可及。遂占《易》爻之六，獨當筆陣之千。恭惟譜傳甲族於文昌，學富西陽之雜俎。八叉手頃，已成擲地之奇；五色目中，頓有摩空之想。是收英妙，賓貢賢能。三薦一門，可想詩書之盛；重闌雙慶，又觀袍笏之歸。《秋崖集》卷二三。

回第七名王桂啓

《詩》有六義，大肆厥辭；作者七人，適當其數。偉橫秋之健翮，遡擊水以雄飛。恭惟筆墨無塵，詩、書有種。千人小異，嘗識君賓退之交；三年不鳴，果驚人文戰之捷。勉圖遠業，亟奮修程。今仲舒何如古仲舒，但喜姓名之似；杜子夏自爲兩子夏，不妨科目之同。《秋崖集》卷二三。

回第八名何德新啓

太冲妙思，賦必十年；荀鶴異才，名高第八。要是摩空之手，不孤擲地之聲。恭惟修水之英，弘

齋之學。垂髫穎異，孟母之賢可知；落筆老蒼，何蕃之歸篋別。果鏘文響，勇拔薦書。有客點頭，不負平生之燈火；爲君燒尾，頓驚一夕之風雷。《秋崖集》卷二三。

回第九名陳道可啓

周有六官，雅聞作者；陽爲九數，屈使居之。聿登天府之賢書，知是年家之子姓。恭惟志在姬旦，學於河汾。我思伯兮，有一千佛名經之在；人言今者，當十九年繼霸之時。名果不虛，書寧無種。苟明經取科第，豈惟家世之相仍；以是編致太平，罔俾古人之專美。《秋崖集》卷二三。

回第十名彭夢文啓

老彭世家，故多學者；伏生口授，類以《書》聞。是興大比之賢，適在就盈之數。恭惟廬山之秀，弘齋之宗。怪怪奇奇，遂入不雷同之眼；渾渾噩噩，更須極潛聖之心。願鼓行於南宮，必改圖而東轍。文章官樣，自是朱衣之點頭；衣鉢家傳，豈但青衫之入手。《秋崖集》卷二三。

回第十一名李鑣啓

廬山之陽，居多人傑；弘齋之後，今見聞孫。遂以伏羲之書，來羣鳴鹿之彥。恭惟夢吞三畫，辭闢九師。爾尚迪前人，探花開庚戌之榜；式克至今日，齊芳適甲子之周。若有數然，厥在此矣。山房九十卷，難藏文字之光；臚傳第一人，當入衣冠之盛。《秋崖集》卷二三。

回第十二名劉夢六啓

精神之接，非想非因；文字之祥，不五不七。豈以音同於袍色，宜乎名在於薦書。恭惟早有賦聲，信爲人瑞。翁忍窮而教子，書豈窮人；文得助則通神，居吾助汝。遽然有蝶，訊以化鵬。插翮九霄，以其數則然矣；連鰲一釣，將與子其成之。《秋崖集》卷二三。

回第十三名陳□啓

名登薦書，勳在翰府。十三卦之取象，正得異才；二千石之觀光，亦驚老眼。恭惟秀出玉峽，鏘

爲金聲。泉石地靈，況是鹿鳴之諸子；文字天巧，難稽鵬化之脩程。維其勉旃，在此行矣。文惠公之衣鉢，毋曰遥遥；臚句傳之姓名，自當表表。《秋崖集》卷二三。

回第十四名凌鼎龍啓

上林司馬，氣欲凌雲；北溟有鯢，風斯運海。快矣天池之徙，飄其月府之登。恭惟擲地文聲，補天賦手。雕蟲篆刻，何恨中眉之三；薦鶚橫飛，遂聯科目之一。幸甚觀駕，勉旃着鞭。亦步亦趨，我則慚爲於雞口；必勝必取，君當勇跨於鰲頭。《秋崖集》卷二三。

回第十五名利卓啓

泮水采芹，雅知能賦；秋風撒棘，相賀得人。足爲鄉校之光，未覺廬山之老。恭惟人今而心古，齒宿而意新。白髮無情，每嘆中眉之屢；青衫有種，未嫌入手之遲。竟擅名場，觀光上國。衛靈之第十五，牛後何居；莊冥之擊三千，鵬飛訊矣。壯哉晚節，其在此行。《秋崖集》卷二三。

代回趙簿啓

伏以麟鬣分夜雪之燈，未寒草夢；魚素遞春風之訊，適近枳棲。跂重論疇昔之心，喜不隔同年之面。恭惟某官，聲光如斗，氣韻欲仙。小奚佩古錦囊，吟盡風檣之騷句；太乙燃青藜杖，讀殘寶苑之秘書。久已騰淡墨之暉，何至試勾朱之最。雲深曉殿，盍隨鴛鴦之行；花動春城，式快鸞凰之翥。竚頒瑤札，儀我銀潢。某拙則未除，貧亦不改。弓韜一尉，樗櫟之材何堪；硯老半生，蠶鹽之味故在。抵掌豈甘於俗吏，折腰猶迂於世情。羣然虬吠之狴，中以蜂蠆之毒。官事未易了也，無已太癡；吾道其果非耶，奚爲敢愠。延覬金蘭之好，惠垂玉薤之規。野梅吹江路之香，尚夥佳晤；山雨話爐亭之舊，重挹清芬。《秋崖集》卷二三。

代回范侍郎啓

某本乏修能，誤膺重寄。敵敢窺邊而凌中夏，端由顓閭之非人；嫠不卹緯而憂宗周，竊憤長淮之多壘。粵峴淝水，幾震江流。此吾君丙夜不安枕之時，豈我輩旁觀而袖手之日。奉漏甕而沃焦釜，敢姑徐徐；出險道而援孤城，蓋亦岌岌。雖幸解西陲之急，殊未寬北顧之思。胡驟發於詔函，乃誕躋於

憲部。退揆君臣之誼，殆猶父子之間，幹蠱者分職之當然，能家者功勞之奚有。已陳免櫝，期得俞音。跋朝而飛賀書，慚誦昌黎之聯句；圍棋而聞捷奏，願同謝傅之雅懷。其若心藏，難於言既。《秋崖集》卷二三。

代回丘提刑啓

伏審誕將繡斧，仍在錦鄉，諗已滌龜，敢忘傳鯉。恭惟某官，珠寒璧社，玉潤秦郵。有胸中百萬兵，早煩漕輓；畫河朔十三策，妙有帷籌。惟帝思祖宗立國之仁，謂誰識天地好生之德，還觀當世，無若吾儒。趣六轡而東之，聳兩臺之屹爾。山川如故，不移前日之棠陰；歲月幾何，遄下春風之芝詔。某誼同手足，喜見面顏，願言快著於祖鞭，已戒先馳於鄭驛。心之所蘊，言莫能殫。《秋崖集》卷二三。

代回史參政啓

伏以護師外閫，五年無補於宵衣；進職中臺，一札俾司於秋典。正此循墻之避，莫遑記室之恭。辱灑玉以先之，感斷金而愧甚。伏念某猗無他技，徒有壯心。久在兵間而父教之忠，深忝西平之子；

橫行徼外而歸無以報，適勤北顧之憂。惟不勝忠憤之懷，思欲濟艱難之會。惟茲邊圉，大擾兵戈。既搖毒於豐黃，復垂涎於商亳。如使老熊之當道，孰能侮之；殆將困獸之鬪泥，盡成擒矣。今縱驚於風鶴，猶未靖於煙塵。夫何罔功，悞此僭賞。茲蓋某官招俊乂以列庶位，同心德以興太平。當我公之歸兮，時事罄金鑾之論；有爲王而留者，人材參鼎鉉之調。雖東陲微橫草之勞，而南面念采薇之戍，端由密啓，曾靡遐遺。然叙勤者國家之懋恩，惟盡忠者臣子之常節，敢叨睠賚，以辱已知。某昨已力控巽章，冀收渙渥。魯仲連天下士，豈甘市道之爲；諸葛亮王佐材，其樂成人之美。有言欲吐。因謝以祈。《秋崖集》卷二三。

代回史督相啓

伏以邊城分梱，曾微赤羽之勞；書殿通班，忽峻紫宸之寵。無因至此，何德以堪。豈有方辭太常伯之除，而乃驟躋真學士之冠。已控陳於免犢，滋愧負於賀言。伏念某本乏脩能，誤膺重寄。敵敢窺邊而凌中夏，端由護塞之非人；嫠不卹緯而憂宗周，竊憤臨淮之多壘。使宸宸莫安於丙枕，趣兵符亟下於庚牌。如有老熊當道之威，安得佛狸窺江之事。興言及是，厥咎安歸？顧雖遄走於蛟螭，抑已大驚於鴻雁。慨烟火萬里之氣象，幾不聊生；撫山河兩戒之輿圖，可爲痛哭。思欲自拘於司敗，孰云薦被於贊書。躡登麟趾之華，愈重狐冰之懼。茲蓋某官潤澤以霖雨之手，包涵於雲夢之胸。以其介圭，

入覲于王，自任天下之重；得諸傅巖，爰立作相，每嘆人材之難。微如腹背之毛，亦玷齒牙之論。然端殿所以昭異數，而大柵所以重中權，顧惟何人，敢當茲選？某抗章之懇，得請爲期。人欲天必從之，諒無勤於再命；波及君之餘也，覬力贊於一辭。是謂玉成，敢忘環報！《秋崖集》卷二三。

代回丘漕啓

揆予初度，頓驚潘鬢之霜；惠我好音，忽墮郢歌之雪。厥有嘉筐，爛其盈門。誼則重於斷金，榮更深於倚玉。屬茲多事，繫我何心。豈有邊檄之飛馳，正此師干之征調，而乃尚記垂弧之日，不爲解甲之圖。今何如時，但欲捲錦鯨而還耳；辭不獲命，勉其烹素鯉而藏之。《秋崖集》卷二三。

代回趙文昌啓

校中元之籍，近在浹旬；揆初度之時，適臨巧夕。敢圖藻翰，猥記桑弧。多儀於粲於珍投，盛德未知於瓊報，敢無拜手，寧勿銘心！尺素書雙鯉魚，媿加餐之雅意；千金裘五花馬，歎換酒之何惊。

《秋崖集》卷二三。

代回項秘書啓

某端奉英題，尚憐初度。吾年今已如此，政慚弧矢之垂；遠道胡爲來哉，更委瓊瑤之貺。此皆某官，交同金石，誼薄雲天。春入講臺，未忘書帶之草；香凝燕寢，忽夢筆頭之花。滋感歎於歲寒，猥記存於生晚。歌《麟趾》之什，自慚子佩之青青；得魚腹之書，但感綈袍之戀戀。《秋崖集》卷二三。

賀吏部趙侍郎啓

簡在宸衷，擢司銓部。先奉紫泥之詔，榮佐天官；入踐白雲之司，寵頒帝制。傳聞四海，忻懌一詞。共惟某官，玉璫黃流之醲郁，冰壺朱弦之勁清。繇浙以西，有羨三吳之惠露；維斗之北，於皇一路之福星。正茲大厦之賀成，遄以小秋而召去。民曰奪吾父矣，帝其得賢臣焉。獨提丹筆之春，已傳呂命；徑荷紫囊之橐，聿矢皇謨。某爲州無狀，竊庇居多。茲聞綸綍之行，深有帡幪之託。想甚都之車騎，阻造賓筵；馳不腆之書詞，仰承記室。《秘笈新書》卷四。

賀吏部郎中啓

出綵楓宸，褰裳蘭省。恩章狎至，旁聯列宿之光；風采聿新，進典三銓之重。諸儒胥慶，輿頌交歡。共惟某官，節凜松筠，識高著蔡。有謀猷則順於外，孰窺省闥之功；非仁義不陳於前，親結冕旒之眷。茲進班於郎秩，實簡在於帝衷。風雲會際，頻騰鷄舌之香；雨露恩霑，式動龍顏之喜。立登要路，疏寵大廷。某託庇云初，修詞敢後？讀元和三十七之疏，猥玷同升；贊虞廷一二日之機，第觀掀舉。容趨賓榻，以既賀悰。《秘笈新書》卷四。

賀禮部許侍郎啓

共審渙敷周誥，晉陟春卿。惟文物禮樂之司，獨高他選；非道德詞章之望，不在此官。國有人焉，民胥悅矣。恭惟某官，筆掃單于之萬騎，胸吞禹貢之九河。挹翰林主人，儼入花磚之直；列文昌宗伯，聿高荷橐之班。遭時多艱，屬望尤切。若曰用真儒而天下無敵，其惟進有德而朝廷自尊。得頗牧于禁中，今何憂乎蛇豕；玩羌夷于掌上，將自靖乎鯨鯢。信乎尚書踐台斗之尊，允矣天子望霖雨之佐。某落南寢久，竊庇居多。茲聞君子之得興，輒效小夫之貢牘。蟠木爲萬乘之器，必資根柢之容；祥金躍大冶之爐，敢作鑄錙之想！《秘笈新書》卷四。

賀兵部劉郎中啓

伏審渙渥詞垣，躋榮武部。司馬掌九伐之法，益重首曹；元戎先十乘之行，爰資近例。傳聞四海，忻懌一詞。恭惟某官，氣凌華嶽，學導岷江。對太乙之青藜，牙籤盡讀；夾玉皇之香案，彤筆屢書。近參卿月之分聯，上應郎星之列曜。運籌帷幄，精神折千里之衝；贊畫軍戎，謀略成萬全之策。行頒天詔，升陟台躔。某獲睹鶯遷，不勝燕賀。使君爲堯舜，諒懷濟世之忠；致治稽成康，坐想措刑之盛。彈冠自喜，濡墨奚殫。《秘笈新書》卷四。

賀刑部吳郎中啓

疏寵宸廷，爲郎憲部。舜命九官，莫重明刑而弼教；穆存三后，必先降典以折民。蓋陽舒陰慘之微差，則春殺秋生之迴判。惟俗吏尚煩苛之政，乃真儒存忠厚之風。恭惟某官，負超卓奇才，蓄雄剛至德。惟是胸中之湖海，飄然與造物者游；發爲筆下之波瀾，殆非食烟火人語。致君有術，理政無邪。頃從令尹之雷封，直入郎官之星署。平三尺法，浸疏密網之科；活千萬人，叶贊畫衣之治。北門非準不可，未免小留；江左見導無憂，固將大用。朝廷已深知治行，豈但儀簪橐之班；牙纛不足爲公榮，要當勉旂常之績。某梓里陳人，花封小宰。歸田未獲，正虞五技之窮；賀厦知依，喜有萬間之

託。其惟贊詠，罔既編摩。《秘笈新書》卷四。

賀大理袁少卿啓

恭審渙恩宸宸，晉職容臺。命乎一夔，甫底和神之績；咨于四岳，爰分典秩之司。朝有真儒，野無異議。恭惟某官，智周萬物，忠貫三辰。心即周孔之心，曾何求于紙上；道非堯舜之道，不以陳于王前。方其發諸詞章，初無意于科目。九萬里而風在下，奚計脩程；三千字而日未斜，特其餘事。出于于世，欲行所言。溺由己溺，饑由己饑，乘輶而講荒政；仁者謂仁，智者謂智，駐節以談聖經。頃結明主之知，爰擢青卿之任。人皆憚汲黯，此聲在江之東；上不見賈生，有詔自天而下。若曰咸五登三，欲帝萬世；卿其習六爲七，作宋一經。禮樂有光，縉紳胥賴。某過勤投璧，愧乏報瓊。倘化民與成俗乎，儀圖莫助；若授業及解惑也，切幸自強。《秘笈新書》卷五。

賀王秘監除宗正卿啓

共審東觀策勳，西垣振武。金枝光裏，寢高九棘之班；紅藥香中，獨妙五花之判。朝廷盛選，儒者至榮。恭惟某官，學根六經，文起八代。富貴倘來之物，於我浮雲；神明對越之心，有如皦日。萬

事水流而不競，孤標山立以難移。天不虛生，世寧多見？方領羣仙于天上，忽出一佛于人間。對徽閣之黃昏，挹銀河之清派。言動彼武夫感泣之志，行平茲公子信厚之風。一舉軒昂，諸公辟易。度玉墀而升金掌，人謂回翔；首龍榜而到鳳池，上方嚮用。亟躋近輔，丕見太平。某辱軫心期，忻傳手筆。驚人好句，曾聞御柳之飛花；滿地清陰，尚想掖梧之依蔭。《秘笈新書》卷五。

賀范工部郎除大理卿啓

伏審榮膺恩命，顯陟法卿。百工之事，雉監方賴于繕修；五教之敷，象刑更資于克審。簪紳胥慶，士庶交懽。恭惟某官，天材敏劭，地望穹窿。滿腹精神，解千牛之肯綮；撐腸文字，空萬馬之躊躇。豈惟閱平生未讀之書，抑且追前輩無窮之問。頃繇起部，爰總讞廷。平反一念之仁，全活萬人之命。卿不問乎，暫掌棘司之務；侯誰在矣，亟膺槐省之除。某共飲玻璃，未覲珪玠。視諸故府，龍竊幸于同宮；于彼新田，燕雀敢稽于賀厦！《秘笈新書》卷五。

通史督相啓

牙纛行邊，已近臨淮之壘；橐鞬請事，遄趨相國之門。于穆巖瞻，有如江水。共惟某官，忠貫金

石，勲勒鼎彝。世推八行之儒，豈但資兼於文武；家傳三相之印，皆能身佩于安危。慨茲不道之韃戎，敢爾荐爲於蛇豕。獬豸孔熾，我是用急，吾君正切于顧憂；匈奴不滅，何以家爲，諸將盡煩於指授。乃約束江神而東下，將鎮安淮草以北征。誰傳豹尾之車，增我龍蟠之氣。以牙璋開大幕府，想父老之聚觀；俾金陵爲小朝廷，聞夷裔之聳動。在此一舉，聿寧八荒。某曩緣迴隔于邊頭，今幸相望於江面。輔贊彌縫藏諸用，惟恐衮衣之歸；發蹤指示著其功，願決籌帷之勝。敢忘軍禮？恪稟廟謨。

《秘笈新書》卷七。

賀游守君正啓

閭闔開黃道，聿新鳳律之元；燕寢凝清香，誕輯虎符之瑞。剛辰懋對，新社駢臻。恭惟某官，氣涵玉燭之和，識造璣衡之妙。當天地交泰之日，嶰竹回春；廣雨露潤洒之天，盤椒沸頌。昔無襦而今袴，汗青遄紀于竹書；言如絲而出綸，泥紫色塗于芝字。均弘十萬戶之樂，贊咏二千石之良。某雲卧草茅，風傳栢葉。千金裘五花馬，莫酬樽酒之細論；尺素書雙鯉魚，但愧美人之遠意。《秘笈新書》卷一一。

全宋文卷七八九一

方 岳 一三

賀鄭丞相除少師啓

進陟師垣，誕分使鉞。錫帶御府，身垂追琢之章；開第神京，天睠相攸之樂。伏惟某官，伊尹先覺，周公多材。日就月將，緝熙聖學於無極；乾旋坤轉，運動化工而不知。凜吾道之在三，宜恩徽之莫二。某欣聞播告，與被光華。國有師臣，是爲治道之元氣；君無過舉，將躋斯世於太平。《翰苑新書》續集卷一。

賀鄭丞相除少傅啓

合宮展采，宣室均釐。時則有若甘盤，尊爲帝傅；念已封之曲阜，併衍公圭。豈伊惠餒之彝，允

注凝旒之意。伏惟某官，以經綸典聖學，以緝熙贊皇猷。從容訪道之庭，獨隆體貌；敷錫配天之澤，備極榮懷。某欣讀綸言，輒修賀幅。雖布衣之願，於張良足矣，永懷自牧之謙；然袞職有闕，惟山甫補之，未稱多聞之益。是爲輿誦，等冀監融。《翰苑新書》續集卷一。

賀陳參政啓

正位東府，本兵西樞。方吾君奮大有爲之資，明明獨斷；咨我公以不世出之略，翼翼同心。有偉綸函，陟茲衡弼。恭惟某官，剛大而養以直，高明而克以柔。決千里於帷幄之間，凜乎人傑；玩百蠻於掌股之上，張我天聲。用簡在於帝心，肆參持於國枋，具瞻采聳，注意斯皇。某恪守宗藩，莫趨材館。文事有武備，遙觀儒者之功；聖主得賢臣，切聽輿人之頌。《翰苑新書》續集卷二。

賀余僉樞啓

進班書殿，纘武機庭。昔太平興國之間，石元懿始以僉樞爲政地；粵初改承明之號，宋宣獻實以儒術參禁林。併茲二者之榮，贊我萬幾之密。恭惟某官，甘盤諸老之舊學，慶曆四諫之世家。江左自有夷吾，翕聞輿誦；中國必相司馬，久負巖瞻。矧當羽檄之馳，允賴籌帷之勝。諒君王之神武，歎時

事之艱難。孰寬顧憂，請纓繫單于之頸；亦曰仁義，制梃撻秦楚之兵。無競維人，不遐有佐。乃列二三之同德，力扶九五之中興。視如手足，視如腹心，蓋甚稱於上意；用作舟楫，用作霖雨，其時亮於天工。某嘉與邊氓，願聞國論。侯誰在矣，豈遽棄綈袍之故情；跂予望之，亦欲附旂常之舊績。敢告執訊，惟懷永圖。《翰苑新書》續集卷三。

賀程內翰啓

中朝孚號，內相得賢。天秩有經，上星辰之峻絕；人文作誥，宣雲漢之昭回。置郵星馳，寰宇風動。洪惟翰長，正自元豐，不兼他官，獨秉鴻筆，爰有坡公之大手，即逢哲廟之初元。俟對東門，拜太皇之嘉勞；讀文清夜，稱先帝之遺恩。然由學士而文昌者，見謂平遷；唯自文昌而學士者，必膺大用。言念久虛之擢，以待非常之才。必爾雅足以追三代之風，正大足以竦羣方之聽。有公輔器，爲帝王師。仰惟某官，產龍溪作牧之邦，得野處代言之體。淵源有自，探易道之精微；典重其辭，泝國初而該洽。召從膚使，選至侍臣，蓋寧皇留遺於聖明，故宗伯又司於貢舉。而況尊親長樂，發策天安，欲修縟儀，端藉英藻，以成繼志述事，以兆經體贊元。肆因累年內外之命書，俾處今日深嚴之正座。如劉瑑承擇一今日之旨，如段公詔不離內庭之榮。用包荒未遽遐遺，寧采菲不嫌下體。乾旋坤轉，幸陶一氣之周流；風震雨淩，長託萬間之廣大。《翰苑新書》續集卷四。

回李國正啓

簡知帝宸，糾正賢關。日有五色而臚句傳，蓋幾年於此矣；珍潛九淵而驪珠在，乃一日而收之。聿來結綬之期，更覺出綸之晚。恭惟某官，楚東傑特，斗北雄魁。手抉雲漢而分天章，士皆辟易；腹披琅玕而叫閭闔，帝亦驚嗟。故雖居季孟之間，要不在王盧之後。所謂榮進之素定，夫何流落之數奇。竊意鳳池，不十年而身到；乃今烏幕，凡幾過而羣空。惟其恬然自樂，而無決起蓬蒿之心；是以或者相知，而有扶搖滄溟之勢。適觀前席，峻極除書。某起從田間，序進館下。曩以筆墨爲崇，久遭丞相之嗔；今亦詩書不靈，頗貽弟子之笑。每思潔己，何幸同寅。似是故人，恍記車中之半面；不幾失子，曾聞堂下之一言。願疾爾驅，慰茲久間。《翰苑新書》續集卷九。

賀劉制置啓

伏審疏寵帝廷，護師天塹。秦大夫掌北門之管，豈惟增重於麟符；漢高皇無西顧之憂，正欲信威於虎落。偉哉綸綍，播在縉紳。恭惟氣涵湖湘，手抉河漢。崇詩書而謀帥，肯同儒生迂闊之談；脩政事以中興，屢當邊鄙艱難之會。繁燿烽之孔熾，肆蛇豕之無厭。蠢不自量，直欲投鞭而渡耳；慨其歎

兮，誰當折箠而答之。乃睠時賢，誕分樞制。坐想旌旗之改觀，訖令草木之知名。江左有夷吾，今無患矣；中國相司馬，不在茲乎。某投分之深，聞風以喜。隔一帶之水，尚憐予范叔之綈袍；下十行之書，恐歸爾周公之袞繡。《翰苑新書》續集卷一〇。又見《秘笈新書》卷六。

賀吳總侍啓

恭審進班東壁，仍鎮南徐。吳如大夫者幾人，慨其歎矣；楚與足下有舊故，維日望之。紛然騎竹之兒童，賀此憩棠之父老。恭惟抱經濟之具，負魁磊之聲。使吾君使吾民，舉之三代；難爲兄難爲弟，時則兩蘇。久騰鐵甕之謠，纔上玉階之奏。高論輾軻，吾何慊於此哉；人言轉移，乃今知其忠耳。豈但青氈之復，遄膺丹宸之思。某嘉與縉紳，誦言綸綍。邦人迎拜，喜郭細侯之再來；邊吏謹傳，豈司馬公之未相。久矣扼腕，少焉論心。《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二。

代回何總領啓

伏以兩廂東西，殆猶虞虢之唇齒；一江南北，寧分胡越之町畦。翩其飛翰之臨，喜甚同舟之濟。恭惟某官，有六館舉幡之勇，無萬錢下箸之奢。早歲邊城，意此敵在目；十年總計，過吾軍如席。

上然。適當供輸困乏之秋，獨幹財賦盈虛之妙。矧時事莫艱於邊遽，在人情過慮於國貧。謂雲屯萬竈而杖杜無期，雖日費千金而樵蘇後爨。掣肘至此，痛心奈何。故闡外制之將軍，徒有強兵之請；彼舟中自爲敵國，類多足食之爭。於帝念哉，惟公試可。蓋以天下之財爲天下用，夫何憂乎兵興；如有此數之出則此數存，正不妨於經費。已驗之效，無競惟人。願佐中興之勳，歸相太平之治。某四年于役，五技其窮。一車以北一車以南，安得共班荆之語；衆狙皆喜衆狙皆怒，亦每思賦芋之艱。屬聞綸綍之誕頒，嘉與縉紳而相賀。秦視越人之瘠，舉世皆然；晉及楚君之餘，匪公誰望。有賒言面，敢布腹心。《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二。

回黃提刑啓

歌《赤壁賦》，曾識史君之不凡；移碧玉環，寧知老子之可笑。要是荊州牧之賜，使爲鄭公鄉而來。恭惟星辰光寒，風月灑落，未了竹樓之記，聿來桂管之春。乃節乃麾，倦游屢矣；某丘某水，燕處昭然。雖寧作赤城之老仙，恐未容綠野之閑處。落落難合，公亦坐惡圓耶；飄飄不羣，是豈能乞巧者。天且定矣，帝於念哉。某一生草茅，百事土苴。昔者同韓非之傳，戾契謂何；今又避庾公之塵，牽率至此。顧不能刺刺作婢子語，夫然故時時觸權貴人。咄哉是行，豈其得已。治齊舍蓋，幸清淨之可師；以柳易劉，想荒餘之已甚。《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三。

回馮提舉啓

草木之同吾味，方將式干木之間；宇宙之有此山，乃莫挹浮丘之袂。但指隱居之處所，留爲他日之緒談。恭惟某官，親傳太極之圖，妙得先天之易。江東獨步，今有大馮，魁下一星，共推宿老。亦既幾年於茲矣，尚馳六轡而去之。意者嘻笑怒罵而成文章，自負無虛於名下；如使趨趨囁嚅而處富貴，亦盍浩然乎山中。細書聊爲夫蒼生，平準何嫌於紅腐。民方艱食，忍獨愛南山之雲；帝有恩言，其爲激西江之水。姑勿罪歲，今行召卿。某謬悠其人，漫浪而仕。奈何命也，盡信書如無書；歸去來兮，子非我安知我。自返蓬蒿之徑，屢尋香火之盟。竟爲此行，殊不自意。慨山人去而猿鶴怨，誰與晤言；使嘉木秀而禽鳥鳴，敢無葑菲。《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四。

回米通判啓

我有此客，亟剡公車，國自得人，何煩私謝。但喜皆山之妙，聿來別乘之賢。恭惟某官，寶晉聞孫，薌林宅相。矍鑠哉是翁也，覺氣格之老蒼；富貴者驕人乎，獨宦情之寂歷。秋水芙蓉之共泛，歲寒松柏之後凋。既頻攝於軍符，盍逕紆於郡綬。是區區者不予畀，何以假爲；吾遑遑乎欲何之，敬聞

命矣。孰爲軒輊，更辱緘滕。某自返屠羊，已傳展驥。故人書斷絕，但仰廬山之高；半刺已翱翔，亦笑醉亭之舊。《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六。

回高通判啓

父老何自爲郎，起而予郡；天子使來監汝，偉甚題輿。曾分風月之平，共倚江山之重。恭惟某官，三蘇公之翁季，四蜀郡之精英。航灩澦而東南，本朝無出右者；旁觚稜而上下，別駕寧可再乎。豈不以吾民之袴襦，政欲爲此邦之襟帶。春臺樂只，秋覲遄哉。不俟駕行，亦頗哀老子否；徑排闥入，得毋呵醉尉耶？蓋以某生而草茅，老於荆棘。耕寬閒，釣寂寞，吾亦自安其天；履巉巖，披蒙茸，道之不行也命。豈意白雲之深處，有來黃紙之除書。辭不獲而敢前，誰則恃而不恐。有監州而無蟹，何樂於予；得尺素而烹魚，以喜爲懼。未盡山林之習氣，尚惟襟度之包荒。《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六。

回添差李通判啓

伏以昌黎所刺州，冒然至只；贊皇此佐郡，若將浼焉。樂莫樂同寅之依，不可長庚之即。有來

儷玉，無與報瓊。恭惟某官，仙李其根，崇蘭斯馥。是父是子，忠孝萃於一家；乃武乃文，經綸兼乎數器。居幄帷而運籌策，安邊境以立功名。振振鷺翰，盤盤驥足，甫詠山頭之白紵，又尋水上之紅雲。意乃翁宅南土以董師，而當宁起西平之有子。俾往而侍，以佐于蕃。綵皇皇兮萊子之衣，綬若若乎烏公之幙。國寬憂顧，皇曰來歸。魏公入宣公除，復光近比；周拜前魯拜後，丕軼前聞。某生地燥剛，稟天狷直。敢南陽帝親之間，有真是非；耦西疇野老而耕，無它望想。淒其七稔，偶此一麾。箋枕莫遂於祈閒，趣戍洊叨於申命。山水其郡，分風月而三之；江湖此天，爲雨露則一耳。所希緘迪，以愜襟期。膺門合作龍，夢懷方元英之句；崑丘睹鳴鳳，神交李太白之仙。縣旌自搖，淨繭難寫。

《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六。

回任制參啓

伏以四郊多壘，辱在吾曹；萬里長城，莫如賢士。今得識時之俊傑，庶幾濟世之艱難。伏惟某官，早游羣公之間，無與諸任而齒。千年鶴帳，飽諳世故之濤瀾；半夜雞聲，愁絕邊頭之風雨。未覺據鞍之老，寧忘橫槊之奇。雖飯一盂蔬一盤，何求於世；然車幾兩，馬幾匹，共嘆其賢。用以禮羅，望于籌幄。某拜命之辱，陳義甚高。無外敬正士而甘受佞人，則聞之矣，彼善事上官而無失名譽，竊亦鄙之。敢無脩容，式遄胥訓。《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七。

回杜帥幹啓

迂荊州牧，不虞兩易之隲；入鄭公鄉，何幸二難之識。聿來鯉對，素知鳳毛。恭惟詩賦樊川，衣冠杜曲。繫昔元帥，大寬北顧之憂；誰其內謀，見謂西平之子。已報氈裘之遁去，夫何衰經之斬然。能事親則能事君，難移此孝；可奪帥不可奪志，是謂之忠。禮制以終，恩言有偉。某不能忌器，又復移家。以玉淵易碧玉之環，未知孰勝；使朱紱共丹朱其轂，老我何堪。《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七。

回楊推官啓

柳生吾肘，何意乎人世間；竹剖爾符，所賴者賢從事。曾識廬山之面，幸同君子之寮。伏惟某官，清乎玉谿之英，確然鐵硯之志。依芙蓉幕，畫諾甚高；顓翰墨林，騰踏非晚。會齊飛於五鳳，將迅召於一夔。某生而草茅，老矣荆棘。別去十寒暑，但嗟今我之衰；聿來雙緘藤，喜有故人之在。使予坐笑，時乃之休。《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八。

回權知錄啓

久於家食，豈御牧材，孰與郡謀，有紀綱掾。竊自意雌堂之幸，必毋忘鞠城之銘。伏惟某官，南渡故家，東匯奇氣。於今幾代，尚餘質肅之風；有友五人，行著通明之籍。天報之福，世傳以忠。某生而草茅，老矣荆棘。忽相從於春水，同君子寮；使毋至於秋荼，則執事貴。行矣胥晤，敢無脩容。

《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八。

回黃司理啓

雌黃多暇，無筆腦風；犴獄皆春，有墨曹在。亦頗哀於老子，勿盡諉於斯人。伏惟某官，楚東之英，斗北之望。惟刑其恤，能盡心者吾儒乎；非知之艱，諒反手而仁民矣。遄飛五鳳，何負一夔。某生而草茅，老矣荆棘。忽相從於春水，同君子寮；使毋至於秋荼，則執事貴。行矣胥晤，敢無脩容！

《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八。

回趙司法啓

昌黎坐處，寧容祈下之病夫；山谷詩中，曾識袁州之司法。惠而好我，翩其有書。某官宛爲國珍，所謂趙玉。以三尺從事已薄矣，政賴仁言；得五章薦進其歸乎，式遄班引。溯沿已久，騫迅必高。某生而草茅，老矣荆棘。忽相從於春水，同君子寮；使毋至於秋荼，則執事責。惟刑之恤，時乃之休。《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八。

回趙司戶啓

毛髮衰殘，孰爲民長；生齒繁息，是在版曹。豈無仁人之言，告以此邦之瘼。伏惟某官，詩書厚澤，忠義故家。當日四夷，讐澹菴之一疏；至今幾代，茂世閱於諸孫。諒交公車之章，遂著通閨之籍。某少所諧可，久於廢閒。何意驚猿，忽相從於繡水；聿來烹鯉，思亟奉於緒言。敢無脩容，行矣胥晤。《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八。

回李司戶啓

吾榜得人最盛，喜並英遊；淮南從事多賢，雅聞精選。公望久矣，我心寫兮。恭惟某官，世傳仙學之根，家有甘棠之笏。逐兔斲廣寒桂，妙秋月以摘毫；躍馬看長安花，鄙春風之得意。肯聽邊頭之鼓角，小試胸中之甲兵。蠡爾蠻荆，爲大邦讎，是亦儒紳之恥；越厥疆土，肆于先王，願言民版之繁。某平沈半生，晚得一第。鱣堂夜午，甘同鄭老之襟期；雁塞秋寒，何補烏公之幕府？歎毛錐子其安用，尋遂初賦而欲歸。適千里者喜見似人，肯隔同年之面；烹雙魚而中有尺素，覬論疇昔之心。

《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八。

全宋文卷七八九二

方 岳 一四

回方教授啓

得乎天子爲諸侯，胡然易播；豈無他人我同姓，幸甚識荆。方抱遺經，更容通譜。恭惟眼空四海，胸著千年。佩明月冠切雲，幼余好此奇服；排閭風倚閭闔，蹇誰留兮中洲。豈其碧玉之環，自可青藜之杖。何詎焚硯，差間讀書。二三子以我爲隱乎，言觀芹泮；九萬里則風在下矣，徑上蓬巒。某及爾爲僚，所願則學。何與韓同姓爲近，而況宗盟；顏子禹易地皆然，敢忘經訓！《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九。

回程教授啓

某頑不可鑄，愚而自用。視人之溺，真若同舟之遇風；謂我何求，寧知鄰國之爲壑。遽見効於賈

傅，頗無負於廬君。雖失一老兵得一老兵，意廟堂不以爲罪矣；然違吾崔子又吾崔子，舍田園亦將安歸乎？有來賀言，無斁感著。《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九。

通趙知縣啓

褰繡衣之幕，快睹匿犀；綰墨綬之章，聿來儀鳳。恍星辰之在望，曾日月之幾何。恭惟某官，早游諸老之間，深造吾道之妙。以所學乃孔周之學，要不在乎文墨議論之工；謂此心即堯舜之心，自可寄以社稷人民之重。曩窺畫諾，備極撫摩。攬轡而志澄清，雖古人無及者；下車而問疾苦，豈今日獨忘之。於以知涇邑之有瘳，私竊與吾民而相賀。願言飛騎，式徯交龜。某五技已窮，百爲皆謬。田蕪而荒菊徑，但欲賦歸去來兮之辭；縣古而出槐根，詎敢作居無幾何之計。彼有成於墮甑，僕方窘於膠舟。歛聞鸞鵠之掀騰，信知騏驥之超越。舊令尹必告新令尹，諒不勝父母之仁；今將軍安問故將軍，所覲篤子孫之契。惟日爲歲，遡風有懷。《翰苑新書》續集卷二〇。

通傅知縣啓

見督郵而束帶，久矣淵明之賦歸；趣舍人而治裝，是何叔度之來暮。凡三易人而及此，既五閱月

而跂予，豈辛苦之未償，殆夤緣之有待。敢贅鯉書之訊，式遄鳧舄之飛。恭惟某官，身荷駿聲，家傳鴻緒。丈夫四方志，尚不厭乎蠻煙瘴雨之間；才名三十年，自超出於光風霽月之表。試令言游之室，已操宓賤之琴。何以假當爲真，此猶輕車之就熟路；惟其有是以似，豈特利器之遇盤根。小遲五柳之陰，趣下九芝之檢。某猿獠性野，鼯鼠技窮。高山擁縣青，曾不濃於歸興；春水護田綠，亦安有於去思。屢襍被以問涂，旋挈家而還邸。吾且自厭，人其謂何。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竊有交龜之喜；道之云遠，瞻彼日月，願聞秣馬之期。《翰苑新書》續集卷二〇。

通趙知縣啓

巖巖塞邑，公方勇棄於及瓜；僕僕脩途，誰使不遑於擇木。遙觀取舍，復有賢愚。敢致一行之書，願聞數語之誨。恭惟某官，鑑湖冰雪，禹穴風煙，自同餘子之卑，不受諸公之力。初河陽辟溫造，欲取一人而拔其尤；然潁川留寇恂，重違百姓而諾其請。竊高雅操，無負仁聲。傳聞桃李之春熙，想見桁楊之雨卧。白日少王事，相忘扣角之歌；青山在縣門，真可彈琴而治。有令如此，其民自醇。遙知私語於柳陰，惟恐遄頒於芝墨。某多幸睹朝陽之鳳，同班飛太史之鳧。顧邑在萬山間，所謂人棄而我取；抑身墮百僚底，亦惟大黠而小癡。失脚於茲，噬臍何及。必苦李也，始信君侯之眼高；有甘棠焉，知爲吾民而眉蹙。如曰教之製錦，則予敢不書紳。望美人兮一方，庶幾玉我；共明月於千

里，翹企金相。《翰苑新書》續集卷二〇。

回宜春劉知縣啓

郡國選侯，何爲及我；江山帶郭，所幸近公。第令琴意之春，豈勝戟衛之望。伏望某官，卓爾循吏，異乎俗儒。懷南豐之瓣香，久無續者；詩西江之別派，不在茲乎？遡觀鳬舄之飛，近有豸冠之例。某少所諧可，久於廢閒。何意驚猿，忽相從於春水；聿來烹鯉，知自寂於晝簾。惟不擾以治之，則無似之賜矣。《翰苑新書》續集卷二〇。

回分宜陳知縣啓

言秣其馬，僕方鼎來；有翩者鳬，公乃解去。所謂交一臂而失，猶幸及半面之春。伏惟某官，粹然天球，陳在廟璉。誠齋先生之宅相，必昌於時；季方難兄之故家，奚爲乎縣。整整三載之績，平平六院之除。某生而草茅，老矣荆棘。忽相從於僚友，則契所懷；顧已上於更書，何見之晚。竊願有請，無庸遽歸。《翰苑新書》續集卷二〇。

回萍鄉趙知縣啓

山林深密，何自爲州；更點分明，幸哉有尹。聿有來於藻翰，胡猶靳於藥言。伏惟某官，三十年之薊雲，二千尺其溜雨。落霞孤鶩，誰則詩之；朝天雙鳧，鳩其飛矣。自有入臺之近例，何言作縣之古難。某生而草茅，老矣荆棘。忽相從於春水，及爾同僚；惟自靜於晝簾，乃所願學。有錦之製，毋玉爾音。《翰苑新書》續集卷二〇。

回許知縣啓

璧琮纈藉，已後公車之章；金薤琳琅，更勤私室之謝。第驚作者，伏讀快哉。恭惟某官，落落乎千丈松，昂昂然九臯鶴。不肯趨趨囁嚅而處富貴，頗亦嘻笑怒罵而成文章。忽賦硯山之詩，豈坐藍田之記。縣官極不和耳，曾奚傷子雨之名；小生欲相吏耶，政恐犯朱雲之誚。夫何唾玉，於穆斷金。某退省其私，焉能爲有。雖是翁不足與竟事，翩其去之；謂同僚未嘗聞知人，過之遠矣。不知狂斐，敢拜重勤。《翰苑新書》續集卷二〇。

回高知縣啓

胥告教胥保惠，多幸同寅；如升高如陟遐，文章旁午。公豈欠此，僕其慊然。恭惟某官，聲搖西州，秀出南斗。脩水壯哉縣，如絲之棼；明府我輩人，迎刃而解。朝天近只，數日去之。某甚矣貪賢，亡何慘別。草木同味，亦聊致區區之心；桃李不言，又奚煩縷縷之謝。讀之面熱，毋爾盟寒。

《翰苑新書》續集卷二〇。

回蕭知縣啓

迂荊州牧，政坐平生之草茅；移鄭公鄉，方竊緒餘於薤水。明以告我，聞斯行之。恭惟三舍源流，五經鼓吹。澤甘棠笏，極知雪案之尚寒；彈單父琴，聊與雲山而小駐。諒不待齊丘之瓜及，已相傳漢璽之芝香。東海生雅意本朝，今行召矣；高皇帝能用人傑，可復許乎。某生而惡圓，至則遇坎。戮揚干之僕，縱不得中行而與之；避庾公之塵，乃率老夫而至此。願言提耳，敢勿開心。《翰苑新書》

續集卷二〇。

回諸縣丞啓

久卧秋崖，何心剖竹；忽臨春水，屬耳哦松。翩其藻翰之來，胡不藥言之告。有如粹秀，當在清華。予不負丞丞負予，尚題崔壁；我匪即人人即我，諒溢襴章。某生而草茅，老矣荆棘。忽有同寅之喜，庶無己亥之訛，以頌不規，則非所望。《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一。

回張縣丞啓

野叟何人，忽臨繡水；大夫賢者，適在錦鄉。天所以惠幸其無能，君於是盤旋而未出。伏惟某官，粹矣趙玉，宛其國珍。本文章家，自有乃翁之科目；爲神仙吏，已先諸子之計偕。梅隱高哉，瓜期近只。某寂無世念，忽奉恩除。老子從牛背上來，未知爲政；素書自魚腹中至，曾靡贈言。以頌不規，則非所望。《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一。

回趙縣丞啓

漢竹分符，屬吏紛之旁午；楚萍涉筆，欣宗彥之同寅。蜚櫝粲如，驅車至只。乃睠瑞麟之秀，盍

儀玉鷺之班。予不負丞，丞何負予，姑吟松署；主固擇客，客亦擇主，諒溢薦書。某志護本根，味均草木。我愧元英子矣，幸山水之相知；君非聊復翁耶，儻箴規之樂告。薄言占復，竊幸丙融。《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一。

回諸縣主簿啓

顏厚如甲，聿來遠江；衷和同寅，乃有羽簿。幸肯依於藻翰，胡猶靳於藥言。有如雋聲，當在華貫。高人屈居此，得無矮屋之打頭；諸公爭致之，必有雄墨之落手。某宛其老矣，何以教之。豈乏仁人之言，頻攻謬守之闕。不規而頌，匪僕攸聞。《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一。

回沈主簿啓

夙戒曹裝，遄趨儉幕。猥辱驅車於委巷，謂當祖道於郵亭。屬有負薪之憂，徒切望塵之嘆。願遵暑律，佳御涼彝，倚須五月之報成，驩傳四輩之召入。《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一。

回王仙尉啓

飄飄仙吏，寧隱窮山；冉冉老農，有來妙墨。彼美雙溪之秀，可忘三逕之荒。恭惟某官，詩書典刑，家世文獻。問訊淳熙之相印，歲月幾何；起分寶婺之天章，江山故在。何意解牛之刃，小迂射鴨之弓。蓋鷗鵬九萬之程，始從足下；想鸛鴻一雙之瑞，已在目中。某且然得州，決矣學圃。爾杞爾菊，繼今無吠月之驚；某水某丘，誰與共耕雲之樂。尚駟健犢，伏睹匿犀。《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一。

回徐監酒啓

南州高士，何意糟丘；東里先生，適眠甕牖。契我屬饜之久，得君醞藉之奇。伏惟某官，郎官之清，賢人之粹。才酣八斗，人言鳳穴之雛；心醉六經，誰謂鵷冠之若「二」。若稽觴政，適暢詩情。豈欲事椎破壚罌之爲，方將養爾作麴蘖之用。金龜解換蓋謫仙人，玉螳沈冥有醉鄉記。聊復遣君之且去，恐煩天子之呼來。某自笑湘纍之醒，政坐魯國之薄。身名不如一杯酒，何幸飲醇；拍浮得滿百斛船，倘容問字。《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二。

〔一〕若：原缺，據明抄本補。

回繆路鈴啓

護戎虎帳，遡太微上將之光；分教鱣堂，笑廣文先生之冷。抑何幸甚，相與驩然。恭惟某官，妙入尉繚子之書，浩投定遠侯之筆。一丸泥封函谷，雖有其志而無時；半段槍擊單于，當奪之氣而挫銳。蓋今鄰徼，幾欲亂華。乃者長驅漢水之濱，直擣樊城之險，非峴首之屹爾，則江面其殆哉。伊邇秋風，已無暇日。不留賊以遺君父，亟運帷籌；誓安邊而立功名，誕分齋鉞。某璞如鄭鼠，技止黔驢。推別省之一夔，偶見收於奔北；儕甲科之八愷，曾未快其圖南。何知經席之重，獨喜戎旃之近。燈寒夜雨，共談儒者之兵；字老春苔，更訪醉翁之墨。行瞻立玉，式契斷金。《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三。

回武官啓

某伏奉劄翰，良仞盛心。官無卑高，職業則一。勉旃寅協，式副所期。略此占酬，等幾紆監。

《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三。

回徐學正啓

某思樂采芹，訪醉亭之遺墨；相從汗竹，有虛榻之老儒。竊喜多聞，敢問奇字。恭惟某官，深蔚琅琊之秀，鏗鏘璆玉之聲。真將軍而不侯，信文章之無據；妄校尉而得雋，豈遭遇之有時。第觀雙鯉魚之書，深識孤鳳凰之瑞。知吾心不可爲功名累，謂此學未易以言語求。所見略同，起敬無數。屈陪後進，正賴老成人之典刑；翹跂前脩，勿慚古君子之操履。某奚師之敢，匪友莫交。費此公餘，恐已孤門外之尺雪；談到聖處，當胥晤席間之丈函。遐想金相，庶幾玉我。《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五。

回丁學錄啓

某薄言采藻，甚慚斗北之魁；孰與藝芳，乃得易東之彥。於樂泮水，美哉儒風。伏惟某官，孤鏘雅頌之音，遒佩文章之印。秋天兩鶚，行輩終無以易堯；寒夜聚螢，問學當期於肖孔。如曰咕畢而已，何啻淫哇之爲。詩正而葩，言掇其實。溢爲翰墨，豈瑣瑣於蟲魚；深入性情，勿冥冥於蟬蠹。審爾則一第之溷子，將又有三年之驚人。某奚有師資，喜於友直。胸中國子監，此言何爲及我哉；心在醉翁亭，暇日相與談經耳。報瓊焉禱，毋玉爾音。《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五。

回苟學諭啓

某茲奉翰題，如聞談緒。讀瑞芝記，有嘉張孝子之門；遡慘栢亭，願識魯臧孫之後。儻無忝於乃祖，足增重於吾儒。科目區區，胡爲歎造物之兒戲；節誼凜凜，當不負故家之父書。惟其勉之，行胥告矣。《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五。

回朱高郵冬書

雲深魯觀，喜浮葭管之寒；春浥秦沙，已逼梅梢之煖。亨嘉之會，剛長維休。某官聲名黃鍾之和，人物清臺之瑞。前有召父，後有杜母，何知戟衛之日長；坐而堯言，進而舜趨，但覺觚稜之天近。有偉袴襦之最，式遡綸綍之褒。某辱以鯉書，浮之螳甕。有香搖玉，第驚節物之崢嶸；其誼斷金，莫既襟期之磊砢。《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七。

賀趙文昌啓

五緯麗天，一佛出世。用作霖雨，是生朱緯之辰；穆如清風，盡滌滄溟之暑。祥開彌月，允屬休期。某官器博而用周，體莊而履粹。右扶風左馮翊，輦轂爲清；前左雄右山濤，銓衡倚重。維天間氣，鍾此鉅公，共嘉降嶽之辰，有偉如川之頌。而某恪共謁制，莫控慶悰。披蕊笈而汎蓮舟，可想仙家之日月；焚玉蕤而盥薇露，第瞻公姓之鼎彝。《翰苑新書》續集卷四二。

回吳總侍賀生辰啓

熊旗西援，未知解印之期；驪曲東來，尚記垂弧之日。交情厚甚，時事奈何。蓋一夫向隅爲主憂，而四郊多壘則臣辱，盍共圖於嘗膽，顧何有於賞心。駭觀厥篚之華，愧負臨邊之寄。捲錦衾而還客，始覺和平；具朱綬以膺戎，敢云耆艾。《翰苑新書》續集卷四二。

回漕舉傅夢登啓

遡江左右，數路得人；入洛弟兄，一門盛事。雖是漕闡之薦送，亦增鄉守之光榮。恭維特妙義

經，且工蟲篆。文高霞鶩，又飛捲浦之雲；氣壓斗牛，要作築巖之雨。乃從借逕，亟與計偕。幾千仞廬山高，孰傾三峽；五百人進士第，今見二難。《翰苑新書》續集卷四一。

回漕舉傅士龍啓

讀廬山高，雅聞譽處；登滕王閣，亟與計偕。恭喜傅巖之一家，併取豐城之雙劍。恭惟不隨人後，徑到畫前。仕有爲貧，吾何嫌於覓舉；學知不足，自謂欠於讀書。但即斯言，可覘遠到。一江左右，已馳異路之聲華；二難弟兄，定作同年之期集。《翰苑新書》續集卷四一。

回進書免舉劉均啓

表聞北闕，籍在南宮。畫旨持招「二」，當有程伊川之故事；呈身自贊，豈緣蘇明允之權書。伏惟超詣先天，茂明大學。皆有論著，辛勤盡得其精微；悉上進呈，乙覽實爲之嘉歎。乃免繇於鄉賦，俾逕造於禮闈。用則行舍則藏，毋忘經訓；招之來麾之去，肯墮時流。庶知鹿洞之有人，亦俾鼉洲之增氣。《翰苑新書》續集卷四一。

〔二〕持：似當作「特」。

回免舉王子和啓

秋橫鶚表，先我着鞭；工歌鹿鳴，待予勸駕。曾共半窗之燈火，願言一夜之風雷。恭惟自挾六官，蚤游諸老。三箭而天山定，未害巧遲；一舉而朔庭空，今當凱捷。要使故交之親見，迄留盛事於此行。顧天下之事若積薪，吾無患矣；雖君子之交淡如水，予日望之。《翰苑新書》續集卷四一。

回士友啓

某面瘦頭斑，四十正當樂天謫宦之年；口張角奮，三星行直韓子生成之宿。方倦鋤而荷月，疇把酒以問天。胡爲黃絹幼婦之受辛，肯記絳縣老人之甲子。甚慚善頌，於富貴何有哉；有斐謝言，亦貧賤驕人耳。《翰苑新書》續集卷四二。

全宋文卷七八九三

方 岳 一五

與趙端明書

某惟邊圉多艱，所在騷動，獨我東鄙屹然泰山而四維之。上嘉乃勳，睠渥殊特，進班端殿，建號大梱，所以昭異數、勸蓋臣也。茲者涓辰顯拜，萬目瞻儀，惟某受知門墻，不同餘子，故其忻喜之情與衆一而其忠愛之意與衆殊。若曰道古今，譽盛德，以爲賓贊之賀而已者，則人能言之，何待於某！區區愚鄙，敢誦所聞，則其所謂賀者亦固異於睢盱而獻笑、詰譟而貢諛者矣。蓋某以爲公府之開梱於今且五年，雖公相之爲始終如一日，坐久則神怠，立久則精疲，亦人情之常也。而一欠伸，而精神固已大異矣。然則今茲之命，豈非公相起而欠伸之日乎？一念之發，羣動皆新，此固其機也。故某之所欲爲公相言者，曰仗忠義，曰正體統，曰明紀律，曰重選辟。夫物必有所仗，熊虎仗爪牙，鵬仗羽翮，魚仗水，龍仗雲。一日而失所仗，則狐兔狎之，螻蟻啞之矣。至於人之所仗者何與？曰惟有忠義

而已耳。然則捨忠義之外非所仗也。恭惟先忠肅公越暨我公相，勳在社稷，名在華夏，對越上天，同一忠義，而公相又親冒矢石，出入兵間，身被十數創，蓋幾危者數矣。其負名譽享顯榮，夫豈因人而成，寅緣至此者哉！是固無假乎梁楚之游揚、蕭朱之援引也。而由其迹觀之，則王邸也而締交於外姻，戚畹也而通譜於內姻。有儼薄之徒而塵滓六府之采者，則或恐失其心；有裨販之夫而污辱五侯之第者，則或謂藉其力。此曹簾視壁聽而借爲效，街談巷說而詭爲忠，豈真有關於損益之數哉！公相因其來而納之，就其求而役之，要亦不過古名將遺賂中朝之意，固非仗此數人者以爲助也。然而不可不謹焉。蓋王右軍抱經濟具，謝安石一流人也，惟其托於字，故字足以揜其學。本朝文與可妙《楚辭》，當無遜於陳、黃、張、晁矣，惟其托於畫，故畫足以揜其文。一犬吠形，百犬吠聲。或者不知，其謂公相所仗者王邸也，戚畹也，相府也，則平生光明雋偉之功適爲所揜耳，可不惜哉！是則前日密賜之御札，草茅者猶未敢以爲然，而況其他乎？某之所願仗忠義者此也。夫舉一路之兵而制之以姻臣，蓋下至衆而上至寡也，所恃以維持之者，體統而已耳。故名分所以守此體統者也，儀文所以彰此體統者也。禮云禮云，文具云乎哉？劉濟以司徒爲幽州，至於紅帕首鞞袴握刀，俯立道左，以迎天子之使，而今之將帥待制使如僚友，視制府如家庭，往往便衣驟謁於後堂，腰輿徑造於聽事，歲時節序，杯酒招邀，驅車過之，何啻儕等。非不知艱難之際不同常時，欲得其心，姑與無間。然此曹何所知識？偃然自尊如此，則制姻豈不懼卑哉！或者徒見逆李庭參，許國端受，山陽之變芽蘖於茲，故遂指爲覆車，謂不可以虛文挑實禍。而不知逆李之反狀固已久矣，邀節鉞則節鉞，邀錢帛則錢帛，其無紀綱莫

甚焉。向使正體統以防微，寧復至是？祖宗時武臣莫尊於三衙，見執政必橫挺庭趨，肅揖而退。蓋以爲等威不如此則不足以相制云耳。今端明執政也，寧可復如前日之陵夷乎？況夫交際之間，密邇者情親，疏遠者分隔。情親則狎，分隔則睽，此其勢然也。今公相之於莫府日不過一見，見不過數刻，而諸將出入無禁，啓處不時，凡百軍謀，獨與參決，而所謂莫府者僉文書於已行數日之後，揣事情於茫然不知之時，誠知庸庸，無足以稱使令者，然而體統則不若是。諸葛武侯所與謀者法孝直輩耳，關、張之徒不得而與也；裴晉公所與謀者韓昌黎耳，愬、武、古、通之徒不得而與也。莫府之庸庸，是擇而易之而已矣，因噎而廢食，懲羹而吹壺，則亦安用莫府爲哉！天長移治之匆匆，淮西招軍之擾擾，不知誰爲畫此謀者。某之所願正體統者此也。彼天長、淮西之事，道路議之，廟堂議之，蓋至今公相代爲此三數人者受謗也，則亦諸將無紀律故耳。今舉天下之軍無紀律矣，獨公相威望隱然，軍行整肅，而安得結輩數十公參錯于麾下，以備一旦之指呼哉！去春從士卒之顏行巡行邊鄙，軍次宣化，有取民穀以飼馬者立斬之，雖揚干之僕不卹也。而諸將則不然，所過驛騷，甚於寇敼。古語有之：「賊來猶可，官軍殺我。」昔聞此謠，今見此苦，是可不爲之哀痛與！某嘗記前年出城南門，有數兵負芻與爭道者，前呵者曰：「制幹也！」兵曰：「何物制幹？此趙侍郎馬芻也。」時適相值於吊橋，進退不能，而數兵者盛氣直前，轎墜焉。有一兵倚芻道旁，立呼而勞之淮交百，而趣從者擒不遜者得三卒，諭之曰：「爾軍人也，我制幹也。制幹之與軍人自有統攝，爾猶敢爾，如百姓何？」榜之百。軍士環觀如堵，嗟服而散。由此小小者觀之，則知使此曹有紀律，本無難事，賞罰公而已矣。道旁立者

本何足賞？而欲示罰於彼，則不得不借賞於此，是亦一機括也。聞軍中撻罰未嘗有輕貸者，然而非營運折閱則陪納不足者耳，不聞有折逆旅匕箸，即斬以徇，如高崇文者，不聞有軍行露宿，旦朝與民家掃門而去，如岳飛者。是不特縱之爲暴，而驅之爲暴矣。故據其室則子女其子女，過其墟則雞犬其雞犬，此明以官軍而恐喝者也。語音不辨而行者獸奔，衣裝可疑而居者鳥散，此假以敵兵而剽奪者也。自荆襄回者則斷腕取金，自天長歸者則放兵大掠，自淮西來者則郡邑戒嚴，雖平居自詭嚴於持軍，而近至通州亦未免豢圉一空，草木皆盡矣。諸將徒知以此市恩而不知以此賈禍，他日手滑無厭及我矣，雖欲禁止之，得乎？某之所謂明紀律者此也。制梱號小朝廷，以其爲人才所聚焉耳。戎書辟士，謂當朝取一人拔其尤，暮取一人拔其尤，羅而致之，以望此府可也，而運籌帷幄，載筆旌麾，乃無大強人意者。蓋人才品目色色不同，有如象犀珠玉，雖不適用而可爲寶者；有如梗枲豫章，雖多節目而可隆棟者；有如烏喙野葛，雖有甚毒而可伐病者。是必有一取焉，未聞無謂而見收者也。今莫府何所？而名麗丹書，有不得調者則借以爲捷徑；梱議何事？而號爲販夫，人所不齒者則據以爲亨衢。今日一計議矣，明日又一計議也，而奚取於莫謀？今日一兼僉矣，明日又一兼僉也，而奚取於檄筆？外而郡守倅，下而州縣官，則又有甚焉者。起廢分符而專事囊橐，得無倚鄉曲之私乎？兼幕題輿而不識府寺，得無怙邸第之援乎？風寒之邑，胡爲寄之騷子？濱淮之縣，胡爲易之鄙夫？此殆有不可曉者矣。甚者不特衆人不知其姓名，雖公相亦不知其姓名也，挾一緣故，則不俄焉而曹掾矣；不特衆人不睹其面目，雖公相亦不睹其面目也，寄以書信，則不俄焉而屬吏矣。故有罪者指爲逋逃之主而國法廢，有服

者占爲起復之地而人倫滅。竊聞近者有以登進士第冒昧圖起復，而公相亦辟之。夫口誦聖人之言，身爲市人之行，一至于此，門牆亦安取？斯之人也而忍其親，則亦何往而不忍於公相？夫金革之事無辟者君固逼之，有不得已焉可也，而我固求之，謂非名教之罪人與？且古者以辟置而取重，曰是嘗爲藩府之所推擇也。今者以辟置而取輕，曰是蓋與其厮役爲嘗僚也。夫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公相既列之王官矣，則凡仕於此者可不謂之同官乎？吁可嘆矣。某之所願重選辟者此也。伏惟公相一江之屏蔽係焉，一道之生靈係焉，其負荷至不輕也。今城池信高深矣，器甲信犀利矣，誠能仗忠義則勳名大，正體統則名分嚴，明紀律則軍政修，重選辟則人才出，而老熊當道之勢，猛虎在山之威，真足以壯長淮而衛中國，遠人雖強，當不敢近邊境矣。某不勝晉粵之罪，輒疏其云云，代駢四驪六之慶牘者如此。公相不以書生爲不武而加裁擇焉，則繼此以進，某何敢自愛？惟公相容之而已。《秋崖集》卷二四。

代與史尚書書

某月日，某謹端拜奉書某官尊執事。某所以拜狀者，蓋非區區小夫之竿櫝，拘世俗之禮文也，以故略彝恭、刊長語而直道情愫，展盡底蘊，以自明其注仰之懷，惟執事垂聽。某先君子與尊翁誼同兄弟，自尉蒲圻時尊翁實官鄰邑，彼此以意氣相許而恨不得以亟見也，則以執事胥晤于兩邑境上，蓋其

相與傾竚如此。一時翰墨，兄弟藏之篋衍、襲之重綈者如新，是則某得以假寵於尊翁。暨執事以婉畫前籌，用佐我先君子之所不逮，先君子於當世之士少所許可，獨稱執事爲望，一府不敢以僚友平視之，是某得以假寵於執事。再世之遇，幸莫與京，意者將藉此以自托焉，而中間不無云云，則有說也。某之生也晚，不聞君子之大道，而執事亦負其才以自高，往往輕視世故，俱不能無少年氣習，而其跡始異。家兄襄州之失，公論不貸，虎兇出柙，悔其噬臍。雖某亦不得爲尊者諱，然暴其過而擠之，某實不滿於執事，而其跡愈異。敵負戎馬足，洊擾邊疆，飄忽叵量，古無與比。其吞噬窮北之國十六七，率皆以和誤之，而我朝之薦紳大夫不以爲覆轍之當戒。叛全銜命，徒以辱國，賊檝再至，暴兵隨之，此其證候果何如？而通國以爲主和議者執事也。某竊謂秦檜之得罪於萬世者以此，不圖執事實主之，而其跡遂大異矣。夫始之所以異者客氣也，中之所以異者私情也，終之所以異者國事也。客氣可除，私情可克，而國事不可誤，某是以不能無介介焉。忽閱邸狀，見執事十難之論，喟然嘆曰：嗟乎，史子申蓋爲戰守慮者也，夫豈百事不理而靠一和字哉！厥今莫危於蜀，莫急於襄，而莫重於淮，執事之料事勢、析利害備矣。旦朝籌之，莫夜思之，則庶乎可以共濟時艱，力抗此敵。然則某其得不以一書謝不敏之過，圖未艾之憂乎？多事之秋，日不暇給，而當事任者不數人。子華老儒，讀書博而更事多，受材敏而立志果。往者亦嘗有纖芥於不肖，而某自知其不及也。奉書謝之，幸子華亦亮之。胥會儀真，相見歡甚，慷慨時事，至於泣數行下。某今茲實不能不以望子華者望執事，亦願執事執倒於子華。如使三樞爲一家，三帥爲一體，則必利於國，必不利於敵；如使三樞自町畦，三帥自秦

越，則必利於敵，必不利於國。伏惟執事深圖之。某前日之爲若與執事異，國事也；今日之爲欲與執事同，亦國事也。前日之異則疑執事溺於和，今日之同則知執事堅於守。某非敢謂和之爲非也，和之說行則宗社賴之，生靈賴之，而封疆之臣與受其賜，和豈不可嘉尚？特以其未易恃耳。惟以和爲形，以守爲實，以戰爲應，幸執事者留之意。某輒不自揆，盡布其腹心，以徼福於名門再世之契。執事如亮其愚而賜之教，某當繼此以請。《秋崖集》卷二四。

代諸監司與廟堂書

某等不避誅夷，輒殫懇切。某等聞吳公玠爲裨將時，世固未知名也，而劉公子羽獨奇之。其後劉公守興元，薩里罕之兵奄至，興元失守，劉公僅以身免，朝廷責散官安置白州，吳公至納節以贖，而劉公卒得爲有宋名臣，國史書之，聞者興起。蓋以必罰者朝廷之公法也，相友者天下之大義也。公法在朝廷，則誅戮竄殛，一毫不可以輕貸；大義在天下，則哀鳴救解，雖赴湯蹈火有不可辭者，而況官秩云乎哉！某等辱知於前荆湖制使趙尚書，蓋不啻吳公玠之於劉公子羽也。今尚書公不幸有子羽之罪，而某等不能爲玠之所爲，則不負知己而羞當世矣〔二〕。尚書力却數十萬強敵於襄樊之圍，斯亦難已，而變起於不虞，禍生於所玩，蕭牆之內，梟獍驟興。事至於此，固已無可言者，抑太史公所謂「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吁可悲夫！某等不勝區區之請，輒以聞奏，欲各納三官以贖

尚書公之罪。伏惟聖君賢相天地并包，特屈刑章，俾從末減，如此則尚書未死之日，猶有勉思報國之時。不然，某等恐其函羞九原，長不瞑目矣。情迫辭急，惟鈞慈其垂情焉。《秋崖集》卷二四。

〔二〕此句「不」字當衍。

代與趙檢正書

某憂恐之餘，不復能事筆墨以溷主書吏，睇詹象緯，敢布腹心，惟環明其垂哀焉。某家兄不幸遭襄州之變，死有餘辜。適會寬恩，國言未靖，此雖刀鋸鼎鑊有所不辭。然仁厚之朝，未嘗殺士，列聖相授，實惟萬世丕丕之基，豈可以蟣蝨臣上爲仁厚之累？家兄自捍強敵，繼罹叛兵，脫命於絲毫之間，驚心於變故之後，精神爲之恍恍，形體爲之支離，蓋去死不能以寸，某日夜危之。若遷徙流移，未有寧日，萬一溘先朝露，永負明時，則某以鵲鴒之急難，憂惶孤苦，夫亦何以爲生也！坐此一眚而殺二士，意者士大夫風流篤厚，殆不其然。區區所望於造化之筆者，雖盡鏤其官猶爲僥倖。獨願追念先公之舊，存錄前日之勞，而不賜之遷竄焉，則庶幾得以天年視息於聖明之世，不勝大幸。伏惟興憐於不報之地，施恩於垂盡之人，其繼自今至瞑目之日，皆閣下所賜之餘齡也。某拳拳祈扣，涕泗與俱。《秋崖集》卷二四。

代與廟堂書

某伏準省劄，家兄過蒙聖恩，大肆赦宥，縱之於羈旅，佚之以祠庭，寬大之書自天而下，某雖以北庭內逼，憂緒絲棼，然亦不覺孤涕之橫流，懦衷之增激也。永惟聖朝仁厚，如歲之春，薦紳大夫其不克負荷以干典刑者多矣，而容之以天地之泰，宥之以雷雨之解，蓋不崇朝而霑澤也。關外之失，好水之敗，使此二公者不幸生秦漢時，則必將禦魑魅於四荒，賜屬鏤於兩觀，而安望其豐功偉烈，勒鼎彝而銘旂常，如今日之所觀也哉！是故士不可以不遇明世也。家兄之罪雖汗荆山之竹不足以書，傾漢江之水不足以洗，而聖上處之以善地，貸之以餘生，亦既歌堯詠舜於穹壤間矣。乃今渙然除罪籍而解縱之，非聖天子好生之德洽於民心，非二三大臣一氣之轉萬象春氣，非一時卿大夫風流篤厚恥言人過，則亦何以至是！某謹肅拜以謝而言曰，世之所謂啣環結草者抑虛言耳，若區區之心，天實鑑之，惟鈞慈垂亮。《秋崖集》卷二四。

代與史大監書

某謹東望端拜，奉書某官丈丈尊執。即辰冬仲霜晴，寒意未力，恭惟冲想逸發於林壑，德聲渙揚

於朝廷，黃髮典刑，森有宣翼，台候動止萬福。慶門尊大之嫵，伏想中外均休。某惟先公之筮仕而尉蒲圻也，蓋韞寶玉於匱中，含宮商於爨餘，過而睨之者千萬人而不識其爲國器也。獨尊執見之，心領而意會，道同而氣合。管、鮑已矣，自陳、雷以下莫擬焉，其不謂之白璧之卞和、黃金之子期與？先公之得銘旂常，傳載籍，以顯當時而垂之後世者，皆相國衛王之知，而相國之所以能庸之者，則尊執之知也。微尊執，則以先公之自負者果何如？其肯低徊於風饕雪虐之辰而求以自售其志哉！然則微尊執之知，安知其不在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也？先公一辱知己，而爲尊執者上則有功於先公之君父，下則有恩於老公之子孫（二）。惟某一二兄弟受恩之不貲也如此，則某輩之視公猶父也，公之視某輩猶子也，其假寵於先公以自附於名門也固宜。蓋昔者李膺以一世龍門，非通家子弟不通也。彼孔融者魯國一男子耳，踵門告曰，吾家夫子與公家李老君同德比義，通家久矣。膺矍然起迎之，延之上座，而融由此爲漢名勝士。然則某以望先公者望尊執，固不爲僭越也。伏惟高蹈乎世外，靜觀乎物表，天下事固已洞然胸次間矣。朝之政某不敢知也，而外敵驚甚，邊陲日騷，鼠技已窮，夙夜凜凜，尊執其何以教之？某於尊執子姓也，則于尚書公昆弟也。向固有鬪其鬩牆而嗾其分荆者，某以白焉，尚書公察焉。然則本無廉、藺之初隙，而遂還平、勃之素歡。竊想父母之懷，亦有樂乎此也。惟尊執以其如先公者施及其不肖孤，則不惟再世之恩，天下傳誦，而我端明亦且瞑目於九原矣；不惟不肖孤能效古人感一飯之報，而九原之靈，其肯有慚色於抗杜回之一章乎！某敢加拜以請。未期侍見，願言金玉體府，以壽斯道之傳。朝野所瞻，臨紙飛越。《秋崖集》卷二四。

〔二〕老：似當作「先」。

與吳侍郎書 一

某與尊兄朋友則人倫也，兄弟則猶天倫也。乃者職事之間，不圖爲左右者所交鬪，一時督過，雖未深諒區區之素心，然以襟度如兄，識見如兄，必能地負海涵，容而載之。茲聞前驅戒嚴，移鎮藩輔，瞻言江水，實用黯然。此非人情之虛談，竿牘之常語也。區區慕戀，豈不欲跨浮玉之山，望登瀛之舟，以吐露其胸次之一二？秋防正急，恐或者又以爲不然，憂讒畏譏，將發復止。敢贅祖行之禮，敬寓厘拳而告於侍御者曰，上流之寄，宗社倚毗，願愛不貲之軀，以對無前之蹟，天下幸甚。《秋崖集》卷二四。

與吳侍郎書 二

某姓名不登門牆者八閱月，由他人觀之則當誅，由先生觀之則當憫。蓋某自去冬敝廬燬，今春老人病，而近又先兄歿，二三百日之間憂惱熏心，禍患銷骨，恍然莫知身世之所在也。先生聞此，必將蹙額咨嗟，矜而憐之，尚忍責以門弟子事師之敬、掾曹吏迎部使者之禮乎？某是以不敢致一語之賀而

赴愬其不自堪者如此。先兄既下世，老人一足不隨。每自思惟，則生者無以爲居，死者無以爲藏，病者無以爲養，殆不可與從仕矣。出處之計，亦欲從先生籌之。仲秋之初，老人少定，敢不負荆下吏，敬謝不敏！《秋崖集》卷二四。

與趙大資書

某罪逆殘餘，日以痛楚，而平生受知之地未嘗少忘。乃者伏惟峻秩禁庭，均儀揆路，生靈怙恃，式具爾瞻。某在哀疚之中，不惟不當言賀，與世疏絕，蓋亦踰時而後始有聞也。孤生多難，日不暇遑，及今始能東望扣頭，拜一紙書。敬願先生爲天下愛此不貲之身以遮蔽江淮，使民生奠一枕之安，國勢增九鼎之重。某有環堵，與被賜焉，某不勝起居瞻頌之至。《秋崖集》卷二四。

與廟堂書

某不肖似，幸得以康廬斗大之壘布宣寬書。化均無垠，同一塊土，而某也自以爲偏方下國一介之疵賤吏，不當時以其名氏塵滓清明。蓋自丁未之秋與督府議不合，上書光範丐一祠官，鈞畫陸離，自天飛下，方且欲以著庭還郎省，可謂殊知，流傳子孫，永作鎮寶。時則嘗以啓謝。無何而廟堂造命，

使得以南康之紱藉手而歸。恭惟此恩，何所論報！即日就道，返吾屠羊，田園將蕪，松菊無恙，微大丞相之賜，豈不强抑於髯參軍、短主簿也！時則又以啓謝。山林深密，不知歲月之推移，忽涉三年，由未而酉，耕閒釣寂，亦既化爲木石矣。不圖趣戍，扶曳此來，初見吏民，具道聖天子與吾大丞相所以愛養元元之意。時則又以啓謝。然而此三謝也，不知其嘗登太微三光之庭耶？抑泰階六符，天下莫敢仰視，而無有以干巖下之電者也！某至愚極陋，三謝而三不答，則竦然懼矣。某切以爲康廬雖蕞爾郡，然譬之身焉，牽一髮而頭爲之動，拔一毛而身爲之變，毛髮甚微而關節脉絡其係於吾身一也。某願繼自今以往，事有關白於朝者不以其僭而莫之應，則駑鈍如某等輩亦或有以自見。某不自抑畏，輒以控聞，惟鈞慈貫之。《秋崖集》卷二四。

與史都督書

某惟并、荆在唐爲大都督，而公相以主上之左右大臣領之，位貌之崇，威嚴之重，有非尋常竿牘所可敏轅和而溷符采，蓋趨趨而不敢進者，亦既越月踰時於此矣。退自惟念，則某之於公相勢雖疏而情親，分雖隔而誼重，其可足恭謬敬，自同他人？於是決然奮曰，寒暄流俗之談，起居何如之問，公相豈欠此哉！惟時艱難，主上丙夜不安枕，凡二三大臣之所私憂過計，百爾在位之所遊談聚議，豈非以疆宇靡寧而邊陲之日以騷動？試嘗舉眼八荒，蓋有人物眇然闕，獨公相崇詩書，悅禮樂，而胸中百

萬甲兵直可關武夫之口而奪之氣，上其少寬北顧之憂乎！某是以敢爲朝廷賀。上流綿地數千里，莽爲戰區，茅葦蕭然，暴骨盈野，政使羊、陸等輩復生斯時，將亦蹙額咨嗟，付之無可奈何而後已。非公相慨然以安危爲己任，肯橫身而當風寒之衝，則鴻雁之居何時安、兵戈之擾何時歇？蓋非特四體一肢之患也。某是以敢爲荆湖賀。我東鄙面淮腋海而負江，風塵一驚，四向受敵。前乎此歲，有應天以扼南牧之吭，而今者河流失行，盡底枯竭，不知天固爲敵之地耶，抑自有數存乎其間耶？不然，浩浩蕩蕩之漫流，何一旦而走亳社也！北邊之事其可慮者如此，自滁以西則亦惟鄰壁之固是賴，而光、黃等郡幸已隸公相之鈇鉞下矣。某是以又敢自爲淮東賀。伏惟公相慨時事之孔棘，撫歲月之遄邁，罔俾竹帛專美古人，而某區區有懷，將惟公相之所指呼。維揚守備雖可以保無疏虞，然還觀諸州，尚多廩廩。帑藏赤立，塵土一空，徒有此心，未知攸濟。所謂胥保惠，胥教誨，則公相之責也，某其書紳。秋風已生，惟萬萬爲社稷自愛，以成無前之偉績，以佐中興之令猷，某不勝大願。《秋崖集》卷二四。

與史侍郎書

某伏以春韶之極，風日暄妍，共惟某官，糾肅神臯之浩繁，獻納帝謨之淵密，有斐有翼，嘉我蓋臣，台候動止萬福。某退然山間之鄙夫，不自意造跡於上國，一念塵土，復墮邊荒。蓋嘗奉咫尺之書，謝常所往來者，於今又幾何時矣。星斗炳煜，江山愁予而不敢以名氏入帝城，惟有翹想天佑我宋，聖

賢相逢。惟三輔黃圖，立極商邑，時則有宅牧之任；文昌卿少，樞轄萬微，時則有禁從之除；論經燕閒，啓沃朕志，時則有勸講之命。觀古人得君之專，儒生稽古之榮，無以過是。某敢不敬爲朝家賀！今天下亦多事矣，外之有強勁相持之國，內之有叫譴不靖之軍，則夫進而冕旒，退而輦轂，其所施設，其所彌縫，必將使萬世無疆惟休，而某不足以測識也。竊窺治象，猶願須臾無死見太平，惟侍郎圖之。督參相公以詩書參國秉，以忠信護戎昭，宗社生靈，同一皇極。羽書正急，非韓、范固不足以辦西敵，然中國相司馬，邊吏相戒無生事，以沛此霖雨，八荒一雲，曷若開政事堂以坐平之乎！瞻言泰階，飛度轆轤，暄風掩曖，節宣惟時。敢願鼎食之間少留之意，他日讀宰相世系，當不在諸公後也。某不勝拳拳。《秋崖集》卷二四。

與董丞相書

某仰惟巖廊峻極，禮絕百僚，下土蟣蝨之微，惟有屏息，豈敢以凡筆陋墨塵滓太清！而山林之日長，未嘗得望符采，平生本末有不得不略陳於宰衡之下，惟鈞慈其垂聽焉。某起於草茅，與世落落，在督府則以忤同幕歸，在廬山則以怒鄰相徙，在邵武則以劾巡屬罷。某雖至愚，亦豈欲其至此？性有倖直之累，學無涵養之功，執而不通，每每妄發，然亦不過爭公事耳。獨邵武之斥，有足慨嘆。屬邑建寧縣因有追胥峒頑羣輩而劫斂之，敢弄鋤梃，某既繩治，隨已帖息。推原本始，則一小小寄居實爲

囊橐。某以爲此而不治亂也，乃具按劾，不知何者章格不下。某非才守壘如此，則何顏以見吏民？自劾歸田，得請而罷，一斥不復，五年于茲。中間當國者履齋擢之進士第，座主也，獨此薦爲文字官，知己也，然猶自信薄命，未嘗敢有非意之干。乃今天地開除，真儒柱石，某徒爲耕夫耘子相賀於田，而光範無某之三黜，翹材無某之一跡，某雖欲囿於陶鑄，其不懼譴斥而輒有請耶？不圖贊化之初，亦在起廢之數。恭惟此意，對越在天，古風寂寥，忽見今日。某謹具啓事一通，惟經綸之暇略賜覽觀。某老矣無能，非以受恩爲喜，而以受知爲喜。蓋不請而與之，雖萬鍾之重，於造化爲大公，不請而得之，雖一介之微，於么麼爲大榮。不腆蕪陋之辭，固非爲己私謝，而爲天下賀也，某而後知所歸矣。

《秋崖集》卷二四。

全宋文卷七八九四

方 岳 一六

與陳和仲書

某惟冬日之至，朋陽以升，乃臨浙江之雪濤，遡鄮山之煙霏，拜手奉書，敬爲習庵履長之賀。伏想潘輿燕喜，謝庭樂豈，一家三代，申申如也。彼有道習庵宜以學術在上旁近，不宜一日去而從林壑之幽深，與鷗朋鷺侶相往來於無何有者，抑淺之爲丈夫耳。然聞去閩之日，民之攀車轍者百十計，壯者持門闔不得啓，老者幼者橫身卧道上不得行，蓋自班孟堅傳循吏以來，世不見此事幾何年矣。習庵漕閩纔幾日，何以得此於民？惟習庵教之。某一官邊城，數日以爲歸計。蓋自去冬敝廬火，今夏先兄殃而老人末疾，淒其越吟。梱公不察其私，泣數行下而留之，一至修門，差遣已定，往往又梱公意也。邊鄙多事，書生何能爲？顧吾家則生者無以爲居，死者無以爲藏，病者無以爲安，終當丐一嶽麓祠官，特未敢遽耳。一詣習鑿齒，浩然此懷，堂有病親，不能頃刻去左右，爲之奈何！歲寒，惟萬萬

自重，以藩垣斯文，以棟幹吾道。《秋崖集》卷二四。

與吳運使書

某自八月發維揚，九月至在所，奔走道路，塵埃迷人，以故一介疵賤之姓名不徹聞於門牆者如此其闊。亦以兩淮民擾擾之徙而南者盡隸戲下，先生發倉粟，貸緡錢，身與十數萬窮餓無俚之人相周旋於荒烟野山間，聞不暇寢與食也，則其省覽無益之書疏奚其暇！每一念至，西望淒其。某不武之踪，先生所知者不復道也。去維揚之日，惘公爲之泣數行下，然不容不爾。則生者無以爲居，死者無以爲藏，病者無以爲安，蓋欲從此逝矣。纔抵關外，已報新差，此固先生與諸公更相推轂之盛心，於某得之，大踰分量，敢不端拜以謝？然異時如某等輩未有以掌故出者，雖惘公遮留之意厚，要不得不謂之辱諸公之知。去就未能，徒竊凜凜。某爲此來，始者欲上祠請耳，及今則又恐或者有君薄淮陽之疑，然則如之何其可？時事孔棘，進退一憂。惟先生爲國良圖，宏濟多難，使某有環堵，安業犁鋤，先生之賜大矣。

某恃在門牆，率爾冒黷。鄉郡陳教曰夢高，往年尉祈門，與之交甚稔。今茲來言曰：「某幸甚，以教事隸尚書公，凡盡心職業以求知者，敢不力？提學司春削二，而一路文學掾多初筮，獨未有爲某道姓名者耳。尚書公不可以勢撼，子其門下士也，得無意乎？」惟先生念其一第餘二十年，尚寂寂爲

諸侯客，慨然思有以振起之，則幸甚。不然，寒士幾何其歡顏也！某不任交游之誼，輒以布聞，死罪死罪。《秋崖集》卷二四。

與吳總侍書

某竊聞先生巍揭江淮表裏之樓，雄視南北，甚願操觚以從先生後，或者王勃之名托滕王以不朽。而老人趁渡之說甚力，莫可違者。豈山靈勒回俗士駕，固應爾耶？然既約而爽，不辭而歸，宜得罪於謁者。敢謂馳一介之使追至維揚而勞賜之，燕及父兄，盡霑臺餽，某知所感愧矣。老人病未能謝，不敢不情而代之書，惟相對歎息以佩盛心耳。《秋崖集》卷二四。

與吳尚書書

暑鬱如燄，山意自爽，清泉白石，涵泳詩書。恭惟嘉遯於聖真之涯，超燕於世味之外，身退而道進，心恬而體胖，天實生之，景福有僕。某辱門下士於今有年，惟薄命數奇，遭家不造，先人無祿下世。顛沛來歸，至則無所於居，僑處寄食者三閱歲。去春掌故之命，僅僅五十六日而罷，於是掃影滅跡，幾若自棄於門墻。巖巖仰高，敢不夙夜！事會無極，從古固然，如某何知，但得安雨外之鋤足

矣。間從里老語，知貳政巖邑者乃吾東閣郎君，推家學以仁斯民，真所謂人皆一天，我獨二天也。敢因掌訝，輒布其私。竿牘常談，先生之所厭聞者，某謹略。伏想閒居多暇，著書以垂無窮者，傳在後學。獨某家窮山之底，所與過從者不過芸夫蕘子，未之有聞，願先生幸教之。暑律尚祥，惟金玉體府，以待天者之定。《秋崖集》卷二四。

與繆路鈴劄

某伏以韶風已暄，丹萸成綠。恭惟某官肅將戎旅，於穆和旌，休有翼宣，台候動止曼福。某謹斂衽以贊名氏。

某雅聞妙略，爲國虎臣，調膺鼎饗，必有踴躍後先者。誦《黃庭》二景之章，稽《洪範》五福之疇，某何庸贅！

某與東家士友漱滄芳潤者有年，獨執事袖司馬穰苴之書小遊塞上，雖聲光如斗，欠此一識。每談當世雋傑，某豈勝馳情！

某聞之薦紳大夫，以爲瑤林騫秀，妙墨琳琅，圯上老人乃以一編相授受於夜半，囊兜戟纛，長我魏師，此固在旦夕間。抑靈砂圭刀，換骨仙去，又將泛八月之槎，問訊廣寒之玉蟾也。某敬竚。

某家新安萬山之底，退然一腐儒耳。雖魁漕闈，冠別省，擢甲科，而此區區者何益於世！異時請

學士賦詩詠退此賊，政恐不滿高瓊輩一笑，某尚其勉之。

某遡風醉亭，夢生六翮。大栖不知其無似，留畫帷籌；毛錐子安用哉，實同此歎。今幸得請，其相從於林霏巖暝之外有日矣。惟玉帳嚴靖，俾二三子得安意於學宮，抑某受賜。

某何者？辱洒翰先之，開闔一再，謹件其感且謝者如左。九霞飛珮，寅想郁穆翠蓬，此有刊委，敢請。《秋崖集》卷二四。

與謝大監書

某之仕宦鮎魚也，其於循環雞肋也，然猶不免世俗之念，敢以一宗文字仰干主維，其視三十年不陳乞磨勘者亦大有間矣。惟戲下憫笑而併從之。《秋崖集》卷二四。

與徐常卿書

某辱出榜下，十有三年，憂患之故多於平時，廢放之日長於仕宦，潛深伏隩，幾與世相忘矣。以故不惟莫之見，而亦莫之書也。異時倫魁有不十年冊拜者，雖太常不是卿，未足爲執事者賀，平生之志不在溫飽，亦未足爲執事者惜。獨有一事，不得不爲時惜而爲吾道賀也。芸夫蕘子，乃有能傳寫常

卿奏篇至林下者，讀之三返不能已，其紆餘而有味，優柔而得體，真所謂朝陽之鳴鳳也。臯夔以來遠矣，試數我朝之一二公，若司馬，若文、富，蓋一代之名相，百世之名士，舉動小差，初非有得罪於名教，失身於儉險者，而已若是，況所謂王荊公者乎？士習陵夷，廉恥道喪，暗暗嘿嘿，惟利之趣，未有如今日之甚。遂使天下之公論，溢出於草茅者之口，撞搪叫號，不顧事體，則士大夫激之也。常卿不出此奏，則是舉朝皆仗馬也，皆轅駒也。萬鍾而下，一命而上，垂紳正笏而立於朝者，不知其幾何人，而能爲上一言者僅僅一徐常卿，是不可不爲時惜而爲吾道賀哉！冬候暖然如春，願毋爽調護，以棟幹吾道，以圭玉斯文。《秋崖集》卷二四。

與趙尉書

某惟仙曹冲逸，月靜吠虓，乃能不遺孤遠之人，記憶初度。孟光守舍，偃佗駕飛雲而過之，想見裙布釵荆，驚走狼狽，其失禮必多，而五噫君子之感當何如！多謝多謝。《秋崖集》卷二四。

與趙同知書

某旦旦望衡山之雲，想像先生於湘烟嶽翠之外，一貧累我，不能自致其身於李中丞之側者三年。

「有便長寄書，無便長回首」，此先生所賜翰墨中語也，每倚徙危欄，擊節三嘆。聖上離照於久儲神之後，乾旋於一反手之間，走卒兒童知先生出有日，庚牌夜下，無賢愚遠近，謹然一辭，翹跂馬首之東者，日相訊也。負此望於天下，思所以副僉矚者亦良不易。伏惟閱義理於退閒之久，審事會於潛嘿之中，抱膝長吟，成算已定，國事幸甚。頌臺計迫服歲月久已當除，然出處從容，要自有大臣體，敢僭及之。若某之私，則惟恨敏關之不早也。某又塵故府，所謂三入承明，貿貿然來，真是頑鈍無恥。想風瞻望，無任此情。《秋崖集》卷二四。

與趙宰書

乃者假道宇下，辱所以顧遇者甚備，一蓬高卧，君侯賜也。而又酒壺船頭，米囊船尾，七日至在所，不至彈鋏嘆行路之難，感當何如！某又塵故府，殆是三入承明，俯焉就之，亦可謂頑鈍無恥。何以挈我，毋使笑八年不改之稱呼？遡風馳情，非所以謝。《秋崖集》卷二四。

與范丞相書

某惟天克相有宋，將使億萬年無疆惟休，是生耆儒，篤棐元后。乃蘭亭楔日，誕啓紱麟，凡百翹

材館下之人，方將濃墨大字，作爲歌詩，以鋪張格天之王勳，祈頌難老之壽耆。而某也，竊意相國之不爾樂也。伏惟憂國之念上通於天，罔或謹虞，以自滿假。太官有賜，方且固以期功辭，則如某等伍其麾之門牆外決也。某用拜稽首，望泰階六符而心祝之，不敢以勤門下舍人要束，惟鈞慈賜幸。《秋崖集》卷二四。

與吳尚書書

某自先生初罹國太之變，敢問氣體何如，於今又八閱月矣。音郵隔闊，未有甚於此時。伏想讀《禮》端憂，天相純孝，哀慕之至，視履支持。惟天生賢將以用斯世也，方時之剥，五陰在內，一陽在外，於是乎北山之北、南山之南，君子固無所置疑於天也。及時之復，羣陰伏而微陽升矣，小人以退，君子以進，而乃斬然在衰經之中，不得與烝徒共濟於汎汎其流之際，天之意果安在？此某之所甚不解也。某愚不肖，出入故府者八年於茲矣，頑鈍無恥，殆是三入承明，顧瞻徘徊，素髮颯以垂領。嗟卑嘆老，非所以黷先生，惟台慈貫之。《秋崖集》卷二四。

與吳履齋書

某門墻老生也，當先生端憂讀《禮》之時，罔極奈何之日，謂當時問啓處體力何如，而姓名不至几格者幾何月矣。三年牛下，日夜望先生爲蒼生起，引衆君子而聚之，奈之何卦氣爲《剝》，一小人足以爲間，所謂吾末如之何者。今伏戎于莽，天下之憂方未歇也。《夬》之爲卦，以五君子決一小人，其勢甚易，乃不曰小人道消而曰小人道憂，何也？其意蓋曰，苟非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適足以使小人憂而已。夫其憂之，必將圖之，圖則無所不至矣。中外之議以爲能折其圖者，非先生莫可，乃儼然在衰經之中，天意竟何如也！某起流落，爲掌故吏，殆是三入承明，歎老嗟卑，亦非雅志，故具論中外之所不滿者如此，惟先生教之。《秋崖集》卷二四。

與程兄書

某惟此歲寒，瑞白交集。恭惟梅邊竹外，吟興甚高。某屬者檢校山莊，率然訪戴，亦不嘗以語家人也。事勢一變，羣陰退而朋陽升，於赫玉音，城狐氣讐，意前日之泥蟠穴蟄其遂亨乎？會且歸矣，式遄晤言。《秋崖集》卷二四。

與丘制置書

某聞開梱有日矣，九嶷三峽而東，數千百里倚以爲重，江神川后，誕受約束，風聲所指，庶類惕息，吾道幸甚。杜元愷不作，世以吾儒不知兵，武夫嗔目語難，鄙毛錐子安用，豈知却萊兵歸侵疆，乃吾夫子也，願先生勉之。上流國西門，自古爭衡天下者莫先焉，而荊州華離斷不復續，江北諸郡浮寄一旦之命於沙渚間，鴻雁嗷嗷，絕江而南者無以處，勢日相逼，則亦蠶食我矣。虛淮不居，莽爲敵藪，先生謂如此可謂安乎？願先生勉之。適王省庫者來，以所通先生書附置。某固莫知所置也，返以此書寄之。省庫名革，九江人，磊落奇士，自幸其爲滕氓，此書之所以作也，併惟先生垂亮。《秋崖集》卷二四。

與趙丞書

某伏以冬至之日，吾道其亨。恭惟某官涉筆松間，清入雪句，台候動止萬福。某望昭亭翠氣，疊嶂高寒，其下有人，餐沆瀣而吸朝霞，若將飄飄事外者，蓋趙家玉也。祈山底處所乃辱臨之，七八年雲耕月釣之氓，一旦脫夫須襪襖而去，適相先後旬月耳，士之不相遭如此。劉向漢宗彥，方當校讎天祿，有駕蓮葉讀玉書之仙，然青藜而下觀者。雖某凡骨，或者得於此時見之乎？受滕一廛，見大夫灑

墨先之，某知罪矣。綈襲藏去，慚感渠央。葭莩浮春，玉輯均祉，某疏且賤者不敢僭。此有凡役，願與聞之。《秋崖集》卷二四。

與王吏部劄

某伏以作噩之春，乾元用九，恭惟某官於皇戟衛，以先啓行，山川駿奔，台候動止萬福。某敢拜稽首，敬爲里父老迎候於前驅者。

某惟君諸侯以天子明命，宅牧作藩，麾符在行，神百受職。某不勝大願，願用《易》之《泰》，康濟吾身，以及於吾民。

某聞之昌黎公，歛大州也，刺史尊官也，地望之重於今餘三百年矣。戲下駕蓬萊之雲氣，薄太微之星宿，而辱臨之。制下之日，所謂至清之水，大好之山，相與動色自得，意若曰繼自今田里其無愁歎之聲乎！某於是不以賀執事之得州，而賀州之得執事也。

某亦既以賀矣，氓有進而言曰，吾州久凋瘵，非復唐舊。今茲歲比不入，微君侯其誰拊摩之？而天球河圖，宜在東序，恐君侯不吾州之屑也。貝宮胎寒弄明月，天網下罩一日收。某猶願少徐之。

某往年綴末班，幸甚得望匿犀於萬玉之表。曾幾何日，復隔仙凡，舉手而謝盧敖，第聞笙鶴之音，隱隱在青冥間耳。某氓也，奚其攀附之敢！

某一生骯髒，與世少諧，已從軍諮丐祠，猥亦予壘。荷鋤耕舍，夫須襁褓固無恙也。潁川得黃霸，氓將賣劍買牛，我有二天，實同此幸。

某日與耘夫蕘子處，無能爲言。新史君之來，筆荒硯蕪，書所以後。若其諗大嫪則晉粵，啓凡役則妄庸，某謹略。《秋崖集》卷二四。

與趙帥書

某窮山之鄙細人也，木石之與居、鹿豕之與遊而已耳。當世之公卿大夫士，蓋有聲相聞而跡相絕也，地相邇而人相遠也，則其駕轂觶而耕蒼茫，帶笇簪而釣滄浪，世寧有知我者哉！倘然出山，與戲下僅僅南北一雲耳，然而意戲下之不我知也。人間書疏姑諉之張君房，不自意其未見蔑之面而已得仲之心也。歐陽子之譜牡丹也，其言曰嗅根而知之者上也。由今觀之，是亦爲天下之無鼻孔者言也。若戲下，則不根之嗅而知之矣。雖然，衡氣機之見乎？杜德機之見乎？某謹再拜以謝而以請。《秋崖集》卷二四。

與蔡憲書 一

某惟寒暄無益之常談，稱頌不情之繆敬，度節下之所厭聞者，不敢瀆也。獨念起家爲郡，適在照

臨，古人所謂人皆有一天，獨我有二天，實同此幸。某雖不學，然其念慮之所及者不敢不勉。江城凋瘵，景象葦然，方自月十日來，始有願賈於塗者，一二行鋪，纔此開張。晦庵在前，豈能遽還富教之盛？第較之初入境時，似亦小異矣。使華廉問，然否莫逃，必能包之以雲夢之胸，澤之以霖雨之手，某其免矣，所不可知者他人耳。風濤鼓而蛟鼉怒，陰霾作而黿鼉啼，官塗之蠚類如此。瞻望崇臺，無任歸倚。《秋崖集》卷二四。

與蔡憲書 二

某假守於此，事有崇臺之欲知者，輒一二條件之：

一、南康雖是先賢教化之邦，而人士之忘其誨者久矣。某日日引狀，其間母子兄弟叔姪之相訟蓋多有之，風化所關，其敢輕易？所謂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弟，如此而已。然以某操修無素，未易轉移，囂訟之風，終亦不免。一日有持碎骨兩片訴乃叔折其父之足者，天倫之逆，豈不駭然！責反坐而追究之，則皆妄也。舉此一事，可以例其餘。

一、白鹿書院實先賢講道之地，水木幽茂，雅宜藏修。而比年以來，師道不立，士之處其間者亦多粥飯僧耳。某初至，見學校不肅，令之曰：「紫衫戎服，涼衫凶服，恐不可以見先聖先師。自今以來，不具襴幘者其勿與殿謁，不具深衣者其勿與聽講。」則皆不以爲是。有一寄居曰陶教授，

持文公《家禮》來，曰：「涼衫盛服也，文公自言之矣，何不可之有？」某笑指旁一虞兵而謂之曰：「若此輩祭其祖先亦着襴幘，豈非怪事？文公《家禮》爲祭祖先言也，不爲拜先聖言也。故曰：凡言盛服者，官負公裳，士人襴幘，庶人涼衫。市井小人亦有祖先也，則涼衫見其盛服矣。文公之禮，士人猶不可以涼衫見其祖先，而謂可以涼衫見先聖先師乎？」蓋禮文之粗淺者其議尚如此，則其所講明可類推矣。

一、近準使牒，差請饒堂長以領袖學者，此白鹿之所甚幸也。某即日遣人籌禮幣，乃承繳至省劄及辭免公狀。某以其免櫝必不容但已，即與繳申，乞劄催供職矣。此中久無堂長，事體放紛，其於義利之間，恐有界限未甚分曉者。至於今日要取某人之田，明日要撲某處之渡，亦非好氣象耳。與之則民怨，不與則士譁，非有以淑其心，又何以革其習也！

一、晦庵在郡時，嘗祠濂溪於學，後人又以祠晦庵，是矣。不知何者忽剽出於學門之外，使兩先生不得祠於學宮，非禮也。而又有大不然者，周、朱以塑像居中，而明道、伊川侑坐於西，可乎？某之此來，其謁文曰：「惟五先生之傳與周子、朱子合堂而處，禮也。師友淵源之所自，顧退然居西廡下，或者其不謂禮？」某祇謁之始，徘徊太息，方將下博士諸生議所以，蓋嘗牒前廣文，竟不報而去矣。不知此事合與釐正之否？

一、本軍財賦上供十九，軍用十二。向來郡計豐裕，猶欠三月軍糧，比年以來，狼狽特甚。某以三月十二日交事，二十四日打請，凡該二千四百餘石，而在倉見管三百石耳。和糴蓋在去年八月悉

自領錢，此時市價初不如今日之高也，領錢踰年，計利亦該若干矣。方且訴於使臺，不肯如約，有袁淳夫者歸而給其邑曰，已得判配四吏，且不追錢不輸米。於是未納者二千餘石皆圍視不納，郡縣殆無如之何也，惟台慈主張之。

一、本軍昨準發下先正書傳，近方刊成，所以惠後學者多矣。謹印造十部計四十冊申解。所有印板不委留在白鹿書院，或合申解使臺？取自行下。

一、某之在此，若得年歲間，恐亦可以粗成軍郡。然事有大謬，不可以一日留，已懇泉使稟聞。敢願全其平生，保某末路，使得遄歸田里，無玷已知，不勝大幸。設使泉使趨趨稟控，切告爲一扣之。對越此心，無任顙跂。

一、某頻奉使牒，一一僉名，累具公申，乞存體統。伏準回翰，猶執謙尊。竊伏思惟，豈不欲安然受之，使吏民悚動，知繆守之見禮於上臺如此？然而天下之所恃者名分耳，節下不得而私以假諸人，某亦不得而私受於節下。昌黎在唐爲一世儒宗，袁州申狀猶致嚴於故牒謹牒之間，而況於僉名乎？伏乞改就舊式，以正官常。《秋崖集》卷二四。

與吳尚書書

某惟人子之事親，雖亘天地無終窮罔極之哀，豈以國太之年開八袞，兩先生之位登兩地，一門孫

曾，置笏滿床爲足，以無憾耶？獨念先生此身，天下國家之身也。庶民之孝與卿大夫之孝固自有在，敢願先生爲天下國家節順，以愛不貲之身。某在門牆則子姓也，謂當匍匐奔赴執事左右，而形影單隻，欲往不能，遙以瓣香，敬致門下士之慟。瞻望東北，無任悽斷。《秋崖集》卷二四。

與余宣撫書

某屏廢山林於今且三年，所謂理亂不聞，黜陟不知，徒見或者稱執事曰侍郎，則知其爲侍郎而已。以故今書亦且稱之曰侍郎，他不知也。蓋山林草野之勢固如此，伏惟侍郎討論古人事業於詩、書之中，挈度當世利害於形勢之外，固已燭照龜卜而黑白數於胸中矣。出而用蜀，天下其屬目焉。蓋自諸葛公以來，蜀凡幾變，而至紫巖，此其尤大彰明者也，而皆不能無遺憾。某少之日，拊髀肉而太息，亦既考見一二，而不能爲侍郎誦言之者，山林草野之體不爾也。不爾則曷爲以名聞人，不今吾而猶故吾也？「從軍古云樂，談笑青油幕」，此故吾也。時則執事在焉，不吏我也而友我，亦不惟友我也而弟我。春臺之酒，夜觀之棋，倡予和女之墨未乾而子聲猶丁丁然在耳也。棲宿不同，遽如許矣。「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親」，此今吾也，而何有當世之卿大夫？彼黃鰐鯨掛書一束，此碧崔嵬吸露一杯，亦未嘗以筆墨奉帝城之書，以辭色貽世俗之笑也。而一時之貴介公子，其以乘車戴笠而下揖之者，亦幾希矣。夫何人之不我知也！蓋鄉人有劉姓而騏其名者，嘗僚於淮東，而今茲教授於峽。峽與

蜀壤地接，而侍郎鉅公也，一顧之則驕驕，不顧之則駑駘，是以越境而一鳴焉。以故我而謁之書，不知今吾之莫可以書也。雖然，侍郎固萬萬於世俗也，以今吾而不書，是世俗侍郎也。世俗侍郎則某之薄也，某不敢。夫勢隔則對面萬里，此書不得數也；心親則萬里對面，此書不必數也。惟侍郎以人心爲金湯，以人才爲武庫，以詩書爲政事，以忠信爲功名，則誦之當時，傳之後世，垂之史冊，勒之鼎彝，其與國匹休，永永有辭無斁。《秋崖集》卷二四。

與胡兄書

某方束書冊、戒行李時，得詩幸甚。亡何至此，墮在膠膠擾擾之中，今亦不記韻也。廬山佳山水，而主人翁乃猶未識面目，儼然俗吏，安得筆床茶竈，如異時行春故事也！二百楮聊奉醉資，所冀一笑。相望正遠，臨紙瞻馳。《秋崖集》卷二四。

全宋文卷七八九五

方 岳 一七

與余總郎劄

某亦既倩張君房藁草上慶櫝矣，過不自料，乃復脫春臯之襪襪，解夜澗之簑簑，爲山一來，政以晦翁藏書在焉耳。知我者少，又不圖揚瀾左蠡洪濤巨浪日夕之相舂撞也。抵掌而談天下之事，扼腕而嘆世間之人，不識猶記金陵語乎？古詩有之，「山上羣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風雨」，某敢不以賀！安得知百萬億蒼生命，墮在懸厓受辛苦，某敢不以請！《秋崖集》卷二五。

與葉殿院劄

某下土蟣蝨臣也，視天子之中執法等威截然，無時而書焉，茲敬也，祇所以爲慢也，某則不敢。

乃朔日邸狀，殿院以人才薦進於吾君者二十四人，而某亦在選中。謂殿院爲公於人才耶，則某也場屋黻黻之文，何觀乎高古？謂殿院爲私於榜下士耶，則玉立臺端，一言而爲天下法，何物小子，可以曲《春秋》之筆也！求其說而不可得，乃盥薇露，焚玉蕤，東望再拜謝而敢問其所以然者。《秋崖集》卷二五。

與廟堂劄 一

某至愚極陋，於光範未嘗有一日趨承之舊也，大鈞塊圯，同然一春，雨露所濡，甘苦齊實，蓋於是遭際者三矣。始某不容於督幕，抗章丐祠，鈞灑陸離，自天來下，當是時，方欲以著庭還郎曹。一也。假守廬阜，意者以是名其歸耳，前守爲或者所枿去，徑與畫旨趣行。二也。抵治所八閱月，事事風波，而白鹿洞其最甚者也。取晦翁之田於盜寶玉大弓之手，久知其有今日事，曲爲易地，密庸而善汰之。三也。此恩如天，無所論報。方寸感激，政此崔嵬，忽拜十月間所賜鈞翰，中有親灑片幅，榮光燦然，乃知鈞陶，深欲汲引。而其間有委折焉，自非化冶甄鎔，素知愚戇，則或者之逞憾，某其靡矣。感大恩之莫報，歎直道之難行，惟有拜手稽首而已。某見具申都省丐賦叢祠，欲望鈞慈迄賜大造，某山林深密，沒齒無忘。干黷鈞嚴，無任祈扣。《秋崖集》卷二五。

與廟堂劄 二

某孤危之蹤，大造之所曲成者至矣。始之聞兩易之命，茫然不知所以然，自以治洞學田謗焰未熄，適會鈞翰有委折之訓，意其此故之以也。今乃聞得罪秋壑，仰累生成。南康當揚瀾左蠡之衝，網船湊集，多者百十，少者數十，羣輩橫逆，挺刃頡頏，居人騷然，市井晝閉。當陸宗卿出守時，蓋有殺人城中而莫之敢嬰者。某之初至，實以爲長此不已，是生亂階，痛繩治之，委曾擒制數輩，而湖廣其一也。於是方有忌憚，略成官府。東西行者必有能言其故，而此輩顓爲征稅地激怒總使，却不知其本無統攝也。以秋壑之按劾，誰其回之？不圖洪鈞乃一轉至此，恩斯難報，無所容聲。某謹拜稽首以謝，而具錄本末，乞賜罷斥，惟大丞相所處分。某不勝皇懼祈懇之至。《秋崖集》卷二五。

與吳參政劄

某治郡無狀，蒙恩易麾，即日解印綬歸，以臘之八抵牛下，乃聞先生誕膺顯冊，再秉事樞。海隅蒼生，日夜望此久矣，堯言鼓舞，不獨一老門生也。息肩方始，未能治筆墨以賀。在門牆豈欠一通啓事，而以此爲恭慢哉？某敬略。某兩易之命，初亦不知所以然，汎汎丐祠，未準行下。已乃聞爲秋壑

所劾，亦已具錄本末，乞罷斥矣。去郡之日，幸無得罪於士民，呱泣之聲填街溢衢，兒戲綵旗，所至以千百數，皆謝遣之。獨有一旗遣之不肯去，曰不願得錢，願一過目。試取觀之，則云「秋崖秋壑兩般秋，湖廣江東各不侔。直至南康尋體統，江西自隔兩三州」。亦可發一笑也。獨山家南康，其姪司戶君所目擊，先生嘗試舉似之。惟某摧頽不振之踪，每費造化，前所賜鈞翰所謂極吾力所之者，今可自用吾力矣。或謂冬享之日嘗有進擬，應先生以爲未可，乃爾中止。某自受知於應先生不薄，嘗於辭免詞掖稱引而薦之，督參告詞蓋特筆也，所謂大筆鴻文，當不在韓愈氏下。某雖非其人，然時時持以自矜，於是同幕怒生癭矣。審如所傳，則又是讒忌之入也。天之所以命我者如此，某其何尤？《秋

崖集》卷二五。

與邵武同官劄

某本耕田夫耳，夫須襁褓固亡恙也，起牛背上爲吏，素自不辦一張君房，而執事者況之以雙鯉魚之書，借之以孤鳳凰之譽，某宜如何答也！歸卧林壑，方手苦一草廬，決意不出山矣。再三辭不可，而訝士突如其來，將飭固陋之辭而復之，不惟不能，亦不暇。謹奉函牘，上之受書謁者而告之曰：古所謂同寅協恭和衷者，非若後世恭至於足、敬至於謬焉而已也，設施當何以，條教當何先，民瘼當何瘳，吏奸當何戢，敢願一二熟數之。至於某之所以來，則有故矣。始某在廬山，有鰕舟橫吾境者，榜

之百。亡何而荊州牧詰怒之曰：「吾人也，爾之榜也奚其可！」某復之曰：「吾境也，彼之榜也奚其不可！公牧荊州，某列戍江東郡，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而具析之，是鄙我也，鄙我不如斥。」牧愈益怒，舉劾之，夫是有今者之命。然則某之此行，將改前之爲耶，則魚肉吾民者無適與爲主也；不改前之爲耶，則所至撐觸人，得罪又無日矣。何以教我，敢無書紳！」《秋崖集》卷二五。

與李編修劄

某於莫府無能爲役，納草屨歸里田，行有日矣。會王兄以翰墨來，自笑曰，某命窮，所遭固如此。某試嘗爲籌之，能相與荷鋤畦蔬，分粗共糲於煙雨之外乎？曰不能。能挾《兔園策》，與童子二人吾伊茅屋下乎？曰不能。如此則有復見荆溪主人耳。朝士奉一囊粟，食客坐常滿，豈有爲二千石，顧令子彈馮驩之缺耶！勉旃行矣，其毋以于思自沮，惟執事者肯可之。《秋崖集》卷二五。

與廟堂劄

某不避嚴誅，輒陳危懇。某山林鄙朴之士，無他技能，初筮滁陽校官，遂得事今樞參督視。已而叨入帥幕，似若以國士遇之，於是知無不言，頗相采聽。一時中外推稱東樞者翕然，蓋其所親近猶是

鄙朴無能之人耳。當某垂滿，督樞泣下留之，未至修門，已有掌故贅幙之命。某雖不肖，然嘗爲教授，又嘗爲幹官，故事不復贅幙矣。李昭文留供掌故之職，而某感激督樞知遇，竟復過淮。既至，則容貌辭氣之間若與疇昔異者，某知讒間之入也，亟謁告以歸。不圖中塗遭罹艱棘，服闋則史集賢當國矣，顧又坐東淮一書，斥逐四載。歲在乙巳，濫塵末班。未幾督樞坐廟堂，而某遠讒畏謗，不敢時節造請，惟自處於無能而已。乃四月十八聽宣布，督樞忽呼召之，話言從容，俾從賓客之後。某不勝恐懼，辭控者累日，亦嘗告急於兩樞密參政宛轉一言，今王先生可覆也。朝命既出，督樞手書鏤諭，且有一「某庸鄙，不足以辱門下之助則有矣，若謂其不可保，則高見誤矣」之訓。某再三熟念，以爲辭必不獲命，惟當丐祠。又恐朝廷謂大臣視師，既許其擇廷臣以從矣，丐祠之請必不見允，如此則有委之而歸耳。事苟至是，不幾太相形迹乎？督府宏開，取一人士而掉頭不肯許，是羞督府也，某則不敢。然則某之此來，蓋專爲賓主之交耳。居無幾何，忽忽不樂，隱憂成疾，袖手無可爲者。遂以八月初五謁告，初十就道，而督府眷留不已，訓告勤拳。既乃戒其帳下爲挈行李以回，必不容去，所以寬貰之者至矣。今督樞行邊西上，某誼不可以不告而歸。惟是衰疾轉增，難於久待，朝憂夕慮，敢盡布其腹心。大鈞無垠，不遺微小，使某苟有以藉其口，不至得罪於當世之士大夫，則林密山深，無非雨露。謹具劄子申尚書省外，某不勝俯伏竢命之至。《秋崖集》卷二五。

與王參政劄 一

某仰恃門牆之舊，敢喋喋布懇悰。蓋以迫切之懷不能自己，而竊直寡與，非先生無以爲歸。初某此來，不可謂不翔而集者矣。所賴先生坐廊廟，必能拔之衆濁之外，使之潔身而去，少須之未晚耳。事有大繆不然者，殆不可以頃刻留也。乃八月初五，某已戒行李入江，將以初十丐去，得請與不得請行矣。未及請而督樞聞之，以參贊尚書來諭鈞意，已而又以其東閣內幾來，遂戒其帳下挈行李以回。某非不能挺身逃也，適會荆妻疽作於背，勢不可耳。仰揆督樞鈞抱，不過以某決從此逝，恐負不能相容之名，莫若犬馬蓄之。而二三人者所爲愈益乖，將使督樞之名愈益損，幕下之客其亦何以爲容！他日二三大臣如有問焉，則將何辭以對？再三熟念，只得告廟堂丐祠耳。如先生念其無罪，與一小壘，固所願也。異時得上不得上蓋未可知，然且以得去爲佳。又不然，則直與之祠，亦一快也。其稟丞相劄子，謹錄申呈。某之區區，蓋求去而非求進，先生知之，丞相未必知也，故願於聚精會神之頃，爲道所以然，某不勝祈懇俟命之至。《秋崖集》卷二五。

與王參政劄 二

某政此拜狀置中秘，準鈞翰，跪誦不勝感刻。督樞以某決去，恐於行府不甚好看，必欲安排一處使之善辭。事既不諧，而先生之所成就則又有大造化焉，所謂騰倒一館職，喚回郎省，此豈某所敢請哉！抑某之愚，以爲先生之所鈞陶固所願也，然又竊有憂焉。督樞以某此來，謂疏之耶則以之爲參議矣，謂親之耶則事有不爾者。此必當時有告之者，曰留之在朝不若挈之出外，以此爲納忠耳。萬一某得綴末班，而此間事體朝廷或不謂然，則多言者必指某藉口矣，恐非某之福。奈何涉世之難如此，併惟先生教之。《秋崖集》卷二五。

與蔡編修劄

某脫襖襪起民伍中，朝士之相知者落如也。獨明執事一見輒器許之，若將以爲可與驅馳斯世者。而不知其愚戇疏直，與人枘鑿，適可着之頽簷敗瓦下耳。始某爲督樞招致，方日日詣府辭行，不暇與明執事道心曲也。不得已來此，無幾何日矣，輒忽忽不樂，自度無一事可爲報效，蓋嘗束擔徑歸田矣。督樞不以爲罪，挽留之再三，今又西行邊，某誼不可不告而去。重以老妻疽作於背，姑謁告以俟。

其還。讀執事興懷當世之書，三復感歎。自此山深林密，無相見期。田家作勞，或與黃犢對眠時，不能不一思高致也。某臨紙惘然。《秋崖集》卷二五。

與樓大監劄

某惟敬之至者禮不煩，情之真者辭不費。蓋某之於節下至疏遠也，未執李膺之御而徑達殷浩之函，莫窺子貢之墻而驟言曾點之志，其嚴其謹當何如？而某也，束冠裳而還襁褓，閣筆研而事犁鋤，竿牘之敬固非山林之事也。然則盍已乎？生斯之世，不能高飛遠舉，脫離人間，亦未能免俗耳。某請言所以。閩漕鄭幹名江，少時嘗師之，不遠數千百里，以書走耕舍下者再。前既辭不敢，今殆不敢辭也。蓋其言曰：「節下嘗歷歷道賤姓名，似不以凡子待者。予既以關陞辱門墻矣，子能爲道我意，則今茲尚餘一京削，必我與也。」某不識其審爾否，然觀七八月之間旱苗則槁矣，造物者一溉而滋之，亦既蘇醒，何惜遂霈然使有秋乎？明執事之心，造物者之心也，某敢借以諭而惟節下恕其僭。《秋崖

集》卷二五。

與族人劄

某輒有所懷，不敢泯嘿。某於宗派其行最卑，尋常雖有區區之愚，何繇吐露！今茲族人互訟，見非於邑大夫，令某諭之，用略陳其梗概。夫一族之內有貴有賤，有富有貧，有賢有不肖，固自不齊，而長長幼幼，正不以貴賤貧富賢不肖論也。其人雖貴雖富雖賢，然而有卑幼焉；其人雖賤雖貧雖不肖，然而有尊長焉。貴者恤賤者，富者憫貧者，賢者諫不肖者，以此爲尊長則卑幼敬之，以此爲卑幼則尊長愛之，是爲衣冠之族，是爲詩書之家，是爲禮義之鄉，豈不甚美！而乃有相虞詐者，相扇誘者，相吞陷者，相數謗者，今日一詞曰幼悖其長也，明日一詞曰尊欺其孤也，是爲大亂之俗，是爲盜賊之行，是爲饕餮之宗，豈不堪惡！某以爲族人相與，實利害則當求直而不失其和，閒是非則當委曲而毋逞其忿，宗盟不可內叛，家醜不可外揚。若人慾熾然，天理漸盡，則賭博惡少也而我爲之矣，爭訴譁徒也而我爲之矣，鬪毆兇人也而我爲之矣，污穢獸行也而我爲之矣。爲人類而至於此，則亦何所不至也！苟利吾居或圉其祖之墟，苟葺吾屋或赭其墓之木，一念之舛而人倫庶物之分何啻天淵，哀哉！某承命於大夫，敢爲族人誦言之，如不以卑鄙而垂聽焉，宗族幸甚。《秋崖集》卷二五。

與程尚書劄

某惟吾鄉諸老不登政事堂者有年於此矣，明公清忠粹學，主知日隆，猶以柱下爲執法之官，不若近侍論思之密勿也。渙發大號，四方顙顙跂而望之，莫甚於耕野之老，蓋以明公一日登政事，則前日之所取而薦進者，吾今自陶成之矣。然則某之賀也，上以爲天子賀，下以賀其私也。《秋崖集》卷二五。

與蔡尚書劄

某之於明執事，非有門族瓜葛之親與夫州鄉履屐之舊也，一見傾蓋，便爲知己。某雖刻在肺肝間，猶世俗悠悠，其斯之未能必也。乃者不勝嗣續之私，妄意祠請，歷思中朝之士，豈無交游之事契，里閭之情分？某敢有有適而不敢書者焉，亦有有書而不敢言者焉。竊揆明執事必無面從，必無色授，可則可、不可則不可而已耳。慨然重諾，如響應聲，一燈之傳，不絕如綫，是則明執事之有大造於我家也。某謹北面以謝吾君而西面以謝明執事。抑某於此亦不能無疑焉。夫子之言曰：「富而可求，雖執鞭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某之守此訓久矣，故其詩曰：「與世無求竿牘少，對人可語笑談多。」又曰：「看人面孔有何好，如此頭顱只麼休。」亦不可謂信道不尊者。繇今觀之，四

年而無求，四年而無得也，一旦而求之則一旦而得之，孔氏之訓亦殆有不然者乎？然則某將何從？雖然，不敢不自守也。《秋崖集》卷二五。

與程戶劄

某之於明執事，非有葭莩之親與夫燈火之舊也，談間傾蓋，固亦無幾見耳。以故明執事之擢高科，登臚仕，某方自慊其疏也而莫之敢書，明執事之疏之也宜。牛下四年，誰念流落？不自意宜我疏者之獨我親也。每得鄭提管及程朝陽信，具言提掖之盛心，某其何以得此！抑某居山間久，備見草木之榮枯，凡其自本自根，元氣流溢，則條達暢茂，各遂其天。若根本中乾而強加之力焉，亦徒摺摺耳。然則愛助之意，古人所謂銜感則有之，知己則未也。某謹再拜道其所以感者，幸其所以知者。

《秋崖集》卷二五。

與甯尉劄

某維江鄉霜熟，安樂有年，共惟以文章家試神仙史，山意於穆。某老矣，然於明執事後一輩也，觀書之眼如月，作賦之聲摩空，聞而知之，亦久其日，低頭一耐，僅隔武亭之片雲，莫吾面焉，惟有

瞻悵。異時爲此官者，能使村無明月之吠，人有綠野之耕，斯亦奇矣。明執事又復與二三子者閭閻侃侃，咏沂舞雩，不吏而師，以教爲政，獨憾某入林之密，是正無繇注深仰焉，敢問執訊。《秋崖集》卷二五。

與杜監丞劄

某卧雲牛下，與世了不相聞。西淮長城，倚公爲重，適以憂去，兵民驚嘆，而山中之人其勢無繇遽知也。久而知之，則貧與病俱，終不能絮酒千里以見平生兄弟之情，耿耿此心，有如皦日。伏惟日月綿邈，號慕如初，爲國爲家，願少裁抑。某投棄既久，不復知有人間事矣。草廬之北，已鑿片山，携鍤自隨，死便埋我，嘗有句題其處云云，此便是有宋秋崖老樵墓誌銘也。山深林密，無相見期，西望安淮，如在天外，臨紙惘惘，不勝下情。《秋崖集》卷二五。

與丘文昌劄

某辱在門牆，於今餘二十年，豹尾神旗，建號大樞，草廬耕鑿，適隸二天，豈不願依倚末光，壯此流落！而山林屏廢之迹，漁樵疏散之人，固不能奉咫尺書以自附於門籍也。伏惟育人材如《詩》菁

莪，拔彙征如《易》茅茹，聞某此言，必將動心焉，而奚其逋慢之罪！恃此無恐，有如青天。某一斥五年，不復知有人間事矣。里人有廣德倅劉姓而騏其名者，苦欲介一書於轅和，某辭之不能也。劉君自太學取高科垂三十年，甫得副筵，斯亦可念也已。敢告先生，澤之以霖雨之手，包之以雲夢之胸，如某受賜。某不自抑畏，輒敢爲一布之，惟先生之函蓋也而恕其僭。《秋崖集》卷二五。

與程提幹劄

某維丈丈治中之過予廬而歸也，容澤極豐腴，意吐極洪暢。留之飯不可，曰「親戚族人之候予者多日矣，然聞子卜地大好，予欲觀焉，必從容乃可耳。他日至栢溪先壟，當率爾詣子爲半日客」。某以治中至誠長者，語不妄，日日竢秋風之涼，儻未造朝必來矣。忽有異傳不敢信，乃聞常所用漆匠則祈門人，亟呼訊之，爲之驚呼失聲。夫以未艾之年當嚮用之日，天不與我而止於斯，爲人子者無窮之痛固與天地相終，非言語所可解也。惟提幹式克負荷，治中翁爲不亡。所覬以窀穸爲心，以顯揚爲孝，毋或致節，貽憂九原。《秋崖集》卷二五。

與廟堂劄

某何物么微，不兩月之間，而以區區姓氏黷流電之光者三矣。西曹地忍，某獨無懼於此乎？惟是木石之與俱，鹿豕之與遊，未嘗得自履屐之間、几研之下也，不圖一旦遂爲已知，平生遭逢，蓋所未有。恭惟凝命吁咈之英毅，洪鈞轉移之妙密，可謂極天下之難矣。使某終身不齒，已載洪私，況如屢却屢前，迄回淵聽，此趙韓王所以爲真宰也。某殘骨易朽，大恩難忘，方寸之微，有如皦日。謹具啓事一通如左，亦固世俗禮耳。惟鈞覽而知其心之所存，則某雖在荒山野水之濱，如侍衮衣繡裳之側矣。《秋崖集》卷二五。

與程朝陽劄

某自聞榜帖，爲之喜不自持。屏居山林，一字不入帝城，所謂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今爲公屈矣。伏惟大對昕庭，遂魁天下，不惟居家積累有此盛事，而成吾宅相，亦與光榮，先公有知，豈不含笑地下！夫是以不得不一書爲賀也。中外兄弟不同它人徒賀而已焉者，古人有言，盛名之下難居，猶願賢表留之意，此則不肖者區區持贈之心耳。時方袞暑，惟珍愛自厚。《秋崖集》卷二五。

與葉殿院劄

某方出而仕時，未嘗敢以函書至王公大人之門，雖篤年盟如殿院，重交情如殿院，某猶守愚分，敢答書而不敢奉書也。退處林壑，伏隩潛深，姓名愈不得入帝城矣。讜言鯁論，天子動色，未幾而聞爲左補闕，又未幾而聞爲中執法，某皆不敢以書賀，蓋洗長鑣於牛下，繫短艇於鷗邊，法不當爾。今茲迫不得已，輒犯不韙，上書臺端。鄭運幹辱一日之知，所以望殿院者，不啻老農之望歲，責某以羽言者至於再至於三矣。其說以爲秋初得兩台翰俱墮覆蕉，兩使者必日以適孤盛心，懷此慊慊。殿院幸而再屬之爲春請，當遂得之，闔端於前時，就緒於今日。某同此拳切，敢願與一書趙憲，一書樓倉。孰謂齊飢發棠，殆不可復？將前日之雉者，所以爲今日之盧也。某不勝皇悚引領之至。《秋崖集》卷二五。

全宋文卷七八九六

方 岳 一八

與樓提舉劄

某惟世之所藉以干請者二，曰勢也，曰情也。今某將有謁於節下，其勢耶，則節下一道使者而某投閒之匹夫也。抑情歟，某固未嘗得一日望末光，節下其以某爲何如人哉。二者無一可，而猶昧昧焉，猶喋喋焉，則亦有迫不得已者矣。始某爲鄭運幹以秋削請，有司者曰後。今其倅來以書，則臘矣，得無愈後乎！齊饑發棠，皆曰殆不可復，不知仁賢襟度與流俗相百，儻然而予之，則夢鹿也而真，失馬也而得，所謂特達之知也。以勢者挾貴，以情者挾故，無所挾而言，意者惟某爲可乎？起古道於寂寥，薄世態之冷暖，非節下之望而誰望？其若以某爲僭越而斥絕之者，某不敢辭。《秋崖集》卷二五。

與榮王劄

某伏以甘雨既足，薰其以風，共惟以周姬公之親，爲漢宗室之表，有赫王社，泰山四維，天其篤棐我家。某生於穹林長谷之間，長於窮櫚敗瓦之下，蓋魚蝦之與侶，麋鹿之與遊而已耳。不自意乃歲得授經於朱邸，講道於絳帷。其迂闊之談可厭也而王不之厭，其鄙朴之狀可憎也而王不之憎。楚元之詩、河間之書，固亦不專美於前人矣。潛觀嘿察，則《易》之謙撝，貧賤者所不能也；《詩》之溫恭，富貴者所未有也。以故每進其狂瞽之說，盡殫其愛助之忠，望大王爲史冊英賢，爲國家盤石，爲天下之鎮公子，不但曰《漢表》之諸侯王，徒以上貴介弟爲劉氏祭酒而止也。切磋之心雖至，講習之樂幾何。而裴晉公督九節度之師，擇以自從，於是詩書而戎行，俎豆而軍旅，遠藩房不九萬里翅矣。方是時，大王出餞於楊柳橋之驛，謂載於水雲鄉之舟，道傍咨嗟，觀者駭動。故其心事之磊落、胸次之崔嵬，不能不一二吐之，獨不知大王能記憶否也。蓋其翔而後集，不可以莫之行；色斯舉矣，不可以莫之逝。言猶在耳，而屠羊說返吾肆矣。拾墮樵而煮瀑布，駕鰕鯨而耕荒煙，若將終焉，豈意其真在廬山也！瞻望太息，書不盡言，惟鈞慈垂亮。《秋崖集》卷二五。

與廟堂劄

某惟禮絕之地，峻極於天，僻壤遐陬一介之蟣蝨吏，其敢以人間書疏塵滓太虛？顧某疏庸，蒙恩假守，蓋以今月十二日領郡事，初見吏民，具宣君相仁愛元元之盛心與夫統盟學道之至意。雖郡如垂磬，塵土不遺，而紫陽之藏書故存，白鹿之講學無恙。如使得從簿書期會之外，揚厲儒先之緒餘，推以及民，是亦報稱。謹具啓事一通如左，敬道其所以然者。經邦論道之暇，試垂巖電之末光焉，某不勝大願。《秋崖集》卷二五。

與陸中書劄

某惟天子之從臣位貌隆重，而某向也窮居而野處，幽探而澗飲，其棲息固不同也。人間書疏自非林壑事，蓋於是掃迹於典籤者矣。起家爲郡，則棠陰蔽芾相去纔年歲耳，蕭規如在，願聞其所以爲教者。謹具啓事一通如左，惟垂紳正笏之暇少流觀焉。《秋崖集》卷二五。

與王起居劄

某束書鄭鄉，於今不十年翅，一時交舊，凡相與看雲於竹溪、吟雪於梅塢者，猶可一二數。飄泊湖海，清夜之夢栩栩然，塵埃迷人，江山愁予，其間了不相聞者不獨於左右也。表姪承學宇下，足見義方靈潤，演迤及人，甚盛甚休。外舅一生刻苦，僅領鄉書，乃不克試春闈，賁志下世，其家書種幾絕。今得與王謝家子弟遊，或者蓬生麻中耳，願少垂情。《秋崖集》卷二五。

與吳總卿劄

某適讀邸報，切知召還嚴近，三節在涂，正人登朝，吾道幸甚。恭惟聖天子厲精之始，獨運睿謨，乾端坤倪，軒豁呈露，如一元之氣，閉藏磅礴，剝極而復，明陽以升，將使玉藻瓊敷，在帝左右，精神聚會，謨明弼諧，以復端拱、咸平之盛烈，此上意也。某至不肖，亦知從臾，故其身雖草土不能測識，然切以爲天運神化，固已在風飛雷厲中，而所以持之者定力耳。某私有以卜所爲上言者。

與滁學士友劄

某伏拜書教，懇懇勤勤，頌而不規，抑非所以玉我也。學校非官府比，要相與講切箴規，以無愧於士而已，彼儷語何爲者，而師弟子間胥爲不情哉！某嘗從諸老遊，願與諸君一發揮之。大樞不知其愚，留之幕府，非其所樂也。特以天寒歲莫，未可以勞吾親，春且和矣，從二三子於林霏巖暝之外有日矣。勉旃涵養，某敢不修容以和。《秋崖集》卷二五。

與吳侍郎劄 一

某伏想召節在行，士之上謁於贊賓，削牘於筦記，蓋將應接不暇。而某獨不能致一書於庭者，無他，乃者四輩趣還，輿情歡豫，以謂主上更新萬化，於今三年，邊陲日以騷，國論日以非，兵日以驕，財日以匱，聖君賢相蚤夜訏謨而效猶邈如此，非得經濟之學起而隸翼之，政恐補瀉雜下於沉痾之際，陰陽錯繆於壞證之後，其憂未艾也。禁塗政路，虛席尚多，四方顒顒引領，望先生之入，以刻爲歲，庶其有瘳。今何爲者？乃以小司空出爲湓江守也！某固以爲未足爲朝廷賀耳，非慢非慢。《秋崖

集》卷二五。

與吳侍郎劄 二

某以先生洗濯於碌碌盆盎中，僥倖一第。然祇事以來，其意自覺鬱鬱有不樂者，歲月老於奔走，精神荒於應酬，亦可哀已。婁上丐歸之請，臺榭皆不以爲然，打包徑行，則恐大拂制侍意。前日曾又入一劄，謹錄呈似。金山胥會，敢告從容及之。《秋崖集》卷二五。

與趙制使劄

某忽聞羅致師幕〔二〕，司令已具辟書，此固他人睥睨而不可得者。第區區愚見，以爲自領教事，於今纔八閱月耳，登山有道，徐行則不跌，頻歇則氣舒，惟台慈更少緩之。《秋崖集》卷二五。

〔二〕師：似當作「帥」。

與吳集撰劄 一

某昨侍制橐坐，切知先生實主會盟，將以區區姓名列剡聞於上，山公啓事則又大手筆親爲之。伏惟一世膺門，少所許可，某復何者，乃辱題評！敬取以觀，其間無一字敢當者，謹再拜以祇佩樂育之盛心而告於涓隸曰：筆削之間，盍少貶焉。庶幾聞之朝廷，誦之朋友，傳之子孫，先生無愧辭，某無愧色，不亦可乎！《秋崖集》卷二五。

與吳集撰劄 二

某欲丐一嶽麓祠官而去，此興已久。人若肯爲山林長往計，打包便行可也，何必繚繞如此？獨念制橐知遇不薄，其去不可不委曲。不圖轉以呈似，又勞訓飭。讀所與制橐書，大增弊帚之重，然適以堅其繫匏之意也。如此則區區之請不知者以爲邀利，知之者以爲邀名，徒負不韙耳。《秋崖集》卷二五。

與胡司直劄

某宓諗壽母尊夫人鏘佩瑤池，旦日初度。而某也，司直之同年生也。東坡與王定國書，云「吾兒即公兒」，謂當袖手版而前，與子姪列堂下，以舞老萊子戲綵衣之斑，舉潘安仁和慈顏之觴。抑官盛近諛，或者其不謂年家子，法當如此。謹道其所以而自附於《五君詠》云。《秋崖集》卷二五。

與吳總侍劄

某比者伏準照牒，蒙糾合諸司，猥以姓名聞於上。會某初入帥幕，日與司帑者唱籌較錙銖，而老人又欲治歸，日以袞袞，於是竟不得奉一書道謝。惟《易》之咸，感也，感不言感而言咸；兑，說也，說不言說而言兑。蓋無心之感，天下之真感；不言之說，天下之真說也。然則先生奚以某之必謝而後爲感且說哉！某行侍老人歸，敬當晉謁於賓贊矣。《秋崖集》卷二五。

與魏參政劄

某惟泰階六符，躔次在望，日夜引領，以爲元老盍歸，亟正鈞軸，庶幾傳說之輔台德，山甫之補袞闕。而乃浩其捲懷，不可回奪，遡月峽而上，山高水長，傲睨風煙，問訊白鶴，則先生之退信勇矣。抑周公明農在鳬鷺、既醉時，然猶終不得遂其志。今何時也，公獨拂衣高卧乎？如使一念及天下蒼生，殆將蹙然以悲，幡然以起，不得爲泉石計也。某遡風歸艎，此意悽斷。《秋崖集》卷二五。

與別制置劄

某屬耳贊書於籤府，意謂敵爲不道，荐食上國，夷我關隴，殘我漢沔，敢於憑陵無厭者，正以諸公袖手於綠野之閑，冥心於墨綬之慘，而上流是用急也。使星西行，芒寒色正，彼雖倨傲自恣，然仗我國威，亦既讐膽而奪之氣矣。梁襄王問孟軻氏曰：「天下惡乎定？」曰：「定於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伊彼敵人，惟殘惟忍，負戎馬足，所過無噍類焉。彼蒼者天，寧不蹙額於此！禍盈之極，不能終日。伏惟鉞下一世聲名，草木震疊，乃敵王愾，殲此鞠凶，使邊境永清，復見平世，則旂常鼎鼐有不勝載者矣。惟爲國家勉圖之。《秋崖集》卷二五。

與何滁州劄 一

某遡風和門，苒苒春莫，未嘗不引睇三嘯也。敵爲不道，入蜀入荆，上流數千里間有可痛哭流涕者。襄州僅以城免，濠湟之外，莽爲暴骨矣，不知時事竟何如也！伏惟籌幄多暇，深爲吾圉良圖之。

《秋崖集》卷二五。

與何滁州劄 二

某本冷曹掾，若與二三子相從於琅琊山水之間，則必終日翛然，超出塵外，其得挹史君之談笑而舉觴以酌山川者當無虛月，此樂詎可涯涘！乃今投之膠擾之境界，強以叢脞之簿書，閱日彌長，且不得以頃刻暇問起處，麾下以某爲樂乎此耶否也？乃六月既望，聞制橐以帥幕辟，懇辭者無慮數十日，日丐一嶽麓祠官，而堂帖下矣。非麾下獎進而游揚之，亦何以至是，然而非區區之心也。或者不察，其謂制橐爲私於某矣。使此聲在梁楚之間，無乃適所以爲累。進退維谷，麾下其何以教之？《秋崖集》

卷二五。

與潘侍郎劄

某屏廢山林，於今三閱歲矣，耕雲鋤雨，一字不入帝城，所謂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今爲公屈耳。平生久要，蓋異姓而兄弟也。乃今一居九天之上，與吾君講論唐虞之際；一居九地之下，與芸夫蕘子櫛沐風雨之交，於是乎莫之可以兄弟云也。雖然，今日而不敢於兄弟者，某之說也；今日而不屑於兄弟者，豈明執事之心哉！謂明執事而有此心，是淺之爲待明執事也，某則不敢。始履齋相客有相勞者，某答之曰：「本自滄浪一釣竿，秋風還我舊沙灘。未論表聖宜休去，只作劉蕡不第看。書授我猶慚取履，位因人莫便彈冠。不然林下何曾見，靈澈能拈作笑端。」不知竟其去，不沾一點化筆也。明執事方大用，前客又相勞云云，未知吾詩復何如耳。久不奉談笑，不覺覩縷，惟尊明恕之。《秋崖集》卷二五。

與吳相公劄

某自至廬山，每見五老之雲、三峽之雪，未嘗不喟然太息，以爲蘇、李不作，二三百年，無有以筆墨之奇氣發山川之英靈者。安得吾履齋翁酒酣興逸，一吐出胸中之磊砢，而使老門生得以地主梯青

壁而鑱之，猶可張吾軍、傳後世也。思而不可見，則奉晦翁之藏書與其遺墨之在山巔水涯者上之燕几而諗於左右御者曰：吾先生寧一水一石無不可意而愉愉怡怡乎？將一寢一飯不吾暇遑而戚戚咨咨乎？寧太虛爲室，與往古之人神交於冲漠之機乎？將大川作舟，與當今之世心兢於風波之險乎？寧舍者爭席、煬者爭竈而天地萬物之莫我知乎？將飢者求食、寒者求衣而形骸爾汝之猶我譏乎？老先生必有見於此矣。《秋崖集》卷二五。

與陳司業劄 一

某惟習菴方以斯道化辟雍而權衡天下士，凡士之好修者以不得出門下爲羞，某用敢以士白。蓋吾鄉有胡兄嵩屢爲有司所推擇，而每見輒忸怩，曰：「是區區者何足云，人乃以堂上不我知，意者吾行不稱其文乎，非鄉評何所信！」某是以輒言之，而非敢謁以私也。《秋崖集》卷二五。

與陳司業劄 二

鄉友林金、陳鼎新以薦書試禮部，盛名之下，久矣服膺。茲願登龍，聞一言以自壯。教之以大道之要，語之以當務之急，使得發揮於寸晷者，固寒峻之所欲聞而國子先生成就之盛心也。《秋崖集》卷

與黃漕劄

某以舴艋從斷港中來，昇盪之勞苦未蘇醒也，雖欲奉咫尺書話疇昔，止或尼之。竊恃寬涵，敢徑率請事。滌之胡僉，同年進士也，襟度磊磊，政自不在餘子後。沙上草創，豈但出無車，食無魚，如彈鋏者所嘆而已。某不勝大願，願大漕分一枝棲之，他日檄筆，當自知其不凡耳。某輒以士薦，無任主臣。《秋崖集》卷二五。

與謝少監劄

某仰惟明執事佩二千石印綬，開府之初，百函而通爵里者紛如也。講習不情之繆敬，揆時無用之空談，亦既飫聞而厭聽之矣，某敢略。惟某祈下之鄙細人也，木石之與居，鹿豕之與遊而已矣。詩不堪煮，起而餬其口於四方，乃以草茅不除，與世少可，所至撐觸，往往炊不及熟而去之。蓋自竊第奉常，於今二十又三年，計其在官不過五合六聚成七考耳。牛衣無恙，山林日長，每歸田廬，一字不出柴荆外也。如有明執事之至，仁聲載塗，方將父母吾邦，而某則氓也，又奚其書之敢！謹自道其所以

然者，具啓事一通如左，惟戲下垂覽焉。《秋崖集》卷二五。

回余義夫劄

某與義夫別之明日，孤篷泊枯葦中，夜半微風過之，聲策策如雨，明發不寐，淒其懷人。以爲從軍三年，乃不能執鞭弭於戲下以效尺寸，使有志之士喈曰，國家養兵三十年，今日之功乃成於一儒者，顧不韙歟！徒手而來，鄧禹笑人寂寂，至此則見中朝士大夫道義夫不去口，蓋曹、呂兩豸其尤也。合肥之圍已解，浮光之失已復，義夫豈不能爲端明老子出氣，使吾曹幕下士面目增光！惟義夫勉之。某前者見昭文，具言淮東兵數，矍然而駭，竊意吾言爲不然。此何事也！廟堂乃不知底蘊如此，可發橫槊賦詩之一慨也。霜寒，惟萬萬自愛，以爲吾國之鎮公子。《秋崖集》卷二六。

回陳教授劄

某伏以歲亦莫止，山沍雪寒，共惟某官鋪繹遺經，新嫩多士，吾道幸甚，台候動止萬福。某乃春奉碧琳之帖，如話故情，時則知重越席於三鱣之堂，鏗古磬於九龍之簏，思欲寄聲爲鄉友賀。而吾父病吾兄殃，三數閱月，殆無以爲生也，又何心事筆墨、治書尺於舊交新識間哉！日數歸期，幸及瓜

熟，梱公不察其故，泣數行下留之，苦口以辭，直欲返吾屠羊之肆耳。乃未至在所，已報新差，堂帖既頒，進退維谷。執事知我，亦復不能憐我而以賀我，非所望於執事也。新安山水郡，俗故多儒，師友閭閻，舞雩之詠歎可想。會且歸矣，盛之玉堂。歲寒，惟葆御篝彝，式遄殊綍。此有凡委，惟所命之。《秋崖集》卷二六。

回趙端明劄

某拜十二月二十日所賜書，猶念旅食京華，餉錢五十萬，伏讀泣數行下。時當多事，正將士效死以報知己之秋，乃今緩急臨危，一籌不畫，徒使先生負謗議於天下，則如某輩書生又何所倚仗？而先生睠睠不忘，一至於此。客之負先生者多矣，先生乃猶待客不衰，盛德固有光，爲門下士者獨無愧乎？此某所以泣也。李察使之在亡，議者籍籍，審已脫命至招信，猶是先生不幸之幸。不然，家置一喙，何以自明？某奇蹇之蹤，懷抱日惡，正以老親疲羸轉甚，啓處良艱。欲仕則侍疾有妨，幾於不孝；欲歸則有辜知遇，幾於不忠。進退兩難，天實臨鑑。《秋崖集》卷二六。

回鄭監丞劄

某拱拜翰灑，紳佩盛心。麾下好賢如緇衣，表厲先哲，揭閣而祠之，峨冠于于，聿來觀禮。而某方饕風虐雪，趼足數百里而歸，病未能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某也敢不自勉！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某也敢不自訟！惟麾下紆鑑焉。《秋崖集》卷二六。

回史制置劄

某乃者伏聞當宁西望而歎，以爲吾臣有袖太平之典，足以寄天下安危者，盍歸乎來，玉我王度，飛駟而召，當已不俟駕行矣。嘗奉咫尺之書，敬候前馭，未幾日而拜所惠翰，則猶舊題也。申之以兄弟之情，誨之以軍國之務，某受賜矣。饒遺珍腆，錯落璀璨，所以昭睠予而將慫勸者，何其盛也！時適多故，而以不肖似如某者，當此風寒，得無有北顧之憂乎？再章乞骸，天未從欲，亦惟相公良圖之。《秋崖集》卷二六。

回郭提幹劄

某伏以榆火春新，霽景韶秀，共惟某官典司國貨，與世作鹹，有棐靖共，台候動止萬福。某乃秋試浙漕，適在選中，客有箱榜貼指盛名者，曰：此赤城聞人，今之郭有道也。自是姓名耿耿胸次間者八年，不圖今茲共此淮月，而兩地相望，又在邊城吹角水茫茫之外也。天落雲錦，字偕華聲，乃知以《洪範》八政佐常平使者，柳子厚所謂可以利民非民利者，其不在吾儒乎？異時金、張、許、史連光雲日，固有傲睨一世以相誇詡，而執事者退然山澤之癯，竊鄙梁肉，於此可以覘其不凡矣。何時佳晤，傾倒所懷？遡風淒其，有慨其歎。《秋崖集》卷二六。

回吳參贊劄

某伏以維暮之春，霽景韶秀，共惟某官卷懷高退，冲想自怡，篤棐有嚴，台候動止萬福。某夜籌軍書，率漏下十數刻，比明則策馬箠馳四郊矣，以故聲聞缺然者移時。忽奉書函，發我深省，不規而頌，抑非所望。向某聞李牧守鴈門，匈奴不敢近趙邊者十數年，蓋老熊當道之勢如此。今茲誰實顓閫，而淮流上下草木震驚！西援淝河，所謂奉漏甕、沃焦釜不足以喻其急，敵騎宵遁，亦將士三軍之

勞耳，書何力之有焉！帝有恩言，授以大司寇印綬，已上免牘，期必得請而後已。勤勤慶問，某惟避之三舍。古今言禦戎者必曰戰守和，然則和固非所諱也，使日壺觴，春風棋局，自謝康樂以來纔有此遇也。試嘗登敬亭之山，遡江而北，亦慨然念南嶽耕夫衣裾化戈甲之腥，夢寐驚羽書之忙，而竟與噲等伍乎？亦憮然悲竹西歌吹非復杜牧十里之珠簾，隋家九曲之迷樓，而二十四橋明月今亦莫知處所乎？塵埃迷人，江山愁予，倚筆臨風，可爲太息。事會無極，未知竟何如也。今春築一小圃，與民樂之，大谷之梨，小山之桂，東籬之菊，江南之梅，亦略略具。非是苦中作樂，要欲使景象不至葦然，而揚人之遊者亦足以少解其一日之顏耳。某嘗有惡詩云：「化工不解時人意，江北江南總一般。」蓋是時道夫有蔬茹過江之禁，戲以爲化工不解其意，何爲亦遣春風到此也。試與毅夫言之，想見一笑絕倒。迅筆情話，惟毋責以世俗竿牘之恭，則幸甚。《秋崖集》卷二六。

回吳提幹劄

某去冬里人不戒於火，延及敝廬，老人無所於居，始肯來此。鬱鬱不樂中行歲晚之路，適又風雪寒苦，感疾良劇。某馳至在所，幸已小愈，迎侍至止，知執事亦以冒風卧舟中，然勢不得往省也。已而得所惠翰，憮然久之。俗下應酬微頃刻暇，竟使子家之執訊亦無殷浩之空函，我輩襟期，誰復計此！書寄香茗，云厚祿故人得之天上者，魏仲先所謂山林野人，豈識堂食之爲美，殆類此也。趙龍學

前兩日饒陽羨茶，爲汲蜀井對瓊花烹之，作數語代書，併奉一笑。《秋崖集》卷二六。

回陳撫幹劄

某維年丈四年於淮，身在孤雲戍角之外，邊沙塞磧，黯其愁予。乃今丕奉帝俞，妙籌帥略，開莫府於長安之日，娛庭闈於杜曲之天，造物乘除，固應爾也。敢願發揮素蘊，共濟時艱，盡展儒猷，式遄殊渥，使同年進士相與稱頌，以爲吾榜得人最盛，顧不韙歟！刊委批書，嘗爲道所以然者，得報則林僉已書之印紙矣。然諾之不重如此，便當視如墮甌，而紀綱之隸必欲歸白其主人，謹以徐守書與之俱，惟台慈垂亮。《秋崖集》卷二六。

回王通州劄

某墮在塵土，蓋局促如轅駒，卑污如井蛙，平生老硯，知有錢穀甲兵之問耳。共此明月，海山蒼蒼，聲問缺然，於今又幾何時矣。有來琅畫，發我深省，異時金、張、許、史連光雲日，固有傲睨一世以相誇詡，未聞與一介士相酬酢，退然如山澤之臞者。豈梁肉自怕腹中書固應爾耶？風日初暄，伏惟福履綏之，式遄環召。某無能爲役，倚筆拳拳。《秋崖集》卷二六。

回方幹劄

某爲天所不貸，鍾釁於我先君，骨立瞿然，去死不能以髮，又何惊記故交於千里外耶？一書遠來，哀慟何已！夫以軍謀入帥幕，仕寢亨矣，而歸榮其親，壽觴舉而慈顏和，安輿動而華塗近，何樂如之！而某也方抱終天之恨，奈何奈何！余義夫書甚勤行李，亦既敬道雅意矣。惟執事勉之，以副僉矚。《秋崖集》卷二六。

回鄭省倉劄

某頃於書後奉乳棐，入夜始覺其竟達空函，蓋俗物之敗人意如此。老走及門，執事者之愛存厚矣，如罪逆何！多難之身，去死不能以寸，亦惟戶門墳墓之故，苟存眠息。始生之日，几筵在堂，方當灑血於《蓼莪》之章，銷骨於霜露之感，而平生知心乃遠遠致香幣，若相慶然，此所以不敢啓封，而環畫琳琅，亦不敢締藏於篋衍也。玉延雪顆，則既祇貺矣。來春能踐言否？憂患之跡，其能必此於執事者乎？《秋崖集》卷二六。

回潘宰劄

某以貧故食無魚，以旱故羹無蔬，日煮澗泉飯脫粟耳。海物惟錯，半含蒼潮，所謂眼中頓有兩玉人也。珍感珍感。《秋崖集》卷二六。

全宋文卷七八九七

方 岳 一九

回趙子淵劄

某自爲諸生試場屋時，已聞子淵有能賦聲，而某方以經學之糟粕干有司，不得與子淵上下其論議，蓋於今幾何年矣。不圖過聽，寄所謂《讀詩擬脉》者，始知子淵時文外亦復有意於此，甚盛甚休。嘗鼎一臠，則《墻茨》諸詠，似若以人倫之逆自相報復者，此殆不可以訓。孔子刪《詩》，何取乎刪也？傷風敗俗之辭，不可以明示天下來世者，則刪之耳。《墻茨》諸詩所謂言之則污口舌，書之則污簡牘，蓋父不敢以訓諸其子，師不敢以淑諸其徒者也。某意其決在刪例，何以言之？《記》、《禮》、《左氏》諸書所引逸詩，其辭皆雅正，而夫子猶刪之，則淪三綱、斃九法如《墻茨》諸詩，刪之決也。夫子之言詩曰「思無邪」，若諸詩者其然歟？某決以爲黷亂如《墻茨》之比，淫奔如《桑中》之類，皆夫子所刪之詩也。刪之矣則曷爲存？秦火之燼，漢儒亂之也。漢儒奚其亂之？火於秦者不能

盡記，而孔子所刪之詩流傳習熟於人之口耳者猶在也。亡者不可復，則取其在者以足之耳。此漢儒之罪也。秦禍之酷，惟《易》以卜筮得存，其他散亂而無存者不獨《詩》也。《書》傳於伏生之口而百篇之義亡，《周官》補以《考工記》而土方列於《夏官》，職金列於《秋官》，如此等者皆錯簡也，然則何獨於《詩》？某輒誦所懷，以裨稽經之萬一，不識子淵以爲然否？《秋崖集》卷二六。

回程務實劄

某與務實居同鄉，習同業，而生又同甲子，久願一識未能也。忽枉長句，陳誼甚高，而某非其人，良用邑邑。斬然衰經，去死不能以寸，溪雲月石，商略古人，殆非憂居者之事。敬與甲乙藁併藏篋衍，以待他日，茲未敢措一辭也，惟足下亮之。《秋崖集》卷二六。

回王監門劄

某伏枉誨畢，與鶴山詩故俱。某方疲精神於應酬，老歲月於奔走，而朝陽鳴鳳，落孤響於百鳥喧啾中，亦略窺奇胸國子監矣。「坐看歲龍度丑戌，幾見秋月弦虛危」，此兩語恐不謂分野也。孤蓬煙雨，解纜遂東，恨不能盡讀未見書耳。《秋崖集》卷二六。

回程直學劄

某維此霜晴，梅意孤峭，伏想撚吟髭於山翠之外，袖閒手於明月之邊，貧味故佳，漁樵分席，此歲晚行路人之所健羨，夢杖屨而憶杯勺也。一官亦何好？乃問舍於逆旅主人者忽忽兩月，何如相與踞地爐，煨榾柮火以談近詩耶？淺溪欲雪，寒稍入簷，當有清新，慰此愁寂。《秋崖集》卷二六。

回程會稽劄

某伏以麥之秋矣，初暑已暄。恭惟某官妙彈單父之清，平挹若耶之翠，有宣有翼，福履穰穰。某起從牛衣，知通德之里近在粉榆，而王謝家玉遠哉遙遙，莫之得而即也。不圖天幸，華表之鶴來歸，竹所飛談，猶在寒夢，忽枉晉帖，始悞舉手，而謝盧敖又餘二百日矣。越山水妙天下，蘭亭春楔，剡舟夜雪，可以想見諸賢一時勝韻。執事相與酬酢，興固不淺，然崑山片段，寧久不在萬玉中耶？某卻行而前，仍視故府，田舍翁得此不翅足矣。有來慶櫝，其若愧何！祇事之初，奔走擾擾，謝言不能既也。《秋崖集》卷二六。

回史監承劄 一

某拱拜緹函，伏讀竦敬。士學不古，習鄉尚齒之誼幾廢。賢侯崇厲風化，嘉與二三子身親之。俎豆之間，容某觀禮麾下，所以屑教之意勤甚，某也幸。抑廢放之人，方當杜門省過，而乃洋洋然與聞禮樂之事，某也懼。東望堂序，有慨其歎。《秋崖集》卷二六。

回史監承劄 二

惟藝皇肇造區夏之二日，實維今上震夙之祥，華渚流虹，其永永萬年，無疆維休，喙息跂行，膏潤帝澤。某雖在畎畝，蓋嘗隨縣尹大夫斑舞於琳宮瑤坊，三上華封人之祝矣。不圖小臣寒薄〔一〕，尋苦筋攣，拜起不良，恐不得與犒燕。瞻言振鷺，方歎奇窮，爾乃邦君諸侯布宣德意，肆茲湛露，延及巖邑之一介臣，甚盛舉也。某雖欲輿曳，丕承寵光，而病不能興，大懼失儀於天威不踰顏咫尺之際，以累司士。除已別狀申聞外，伏乞台察。《秋崖集》卷二六。

〔一〕臣：原作「巨」，據文意改。

回方宰劄

某廢放田里，日與耘夫蕘子相過從，自相牛經、種樹書外不談也。得故人一紙，驚喜過望，伏讀，方知義夫已遡峽，方知執事已還里。山深林密，與世不相聞，固應爾。追數交訊，恍然涉四甲子矣，是豈堪把玩耶！某本田家扶犁之手，故在願歲大稔，邊候不聳，耕汙萊以給伏臘，貧不負子，不能作子公帝城之書，復犯世議，爲我多謝義夫。蜀雖荒殘，紫巖老子有不亡者在，兩吳而下不論也。「高山仰止」，義夫勉之。西笑何時當過我，烹瓠壺飯脫粟而去。《秋崖集》卷二六。

回劉教授劄

某伏以祥暑如愔，水花自碧，共惟府博懷斯文之正印，主吾黨之會盟，行矣橫經，芹藻於躍。某去違清嘯，於今幾何年，塵埃迷人，江山愁予。夜月淒其，慨不盈咫，小溪排闥入，乃得賢於十部從事之書。廢放田廬，人所不齒，獨拳拳乃爾，其與隨世炎涼者蓋相萬也，感甚感甚。夷陵雖今兵衝，然以俎豆洗甲兵之氛，端在我輩謁黃牛廟，摩挲闕耳石馬，亦可以省悟百事前定，無容人力其間。問之奚奴，瓜期在年歲不甚遠也。某處非其據，自速人言，歸而荷鋤，要亦不識故我。久知薄命，帝城

子公之書決不敢作也。書貺錯落，而某食貧多時，無以爲謝，所謂山中白雲不堪持贈，其敢將愧面對靄尖空翠耶？石渠寶書，風日不到，恐非鄭老寒氈所能留也。敬竚敬竚。《秋崖集》卷二六。

回游參政劄

某自未脫民伍，已知世有程伯淳，蓋陳和仲司成時時爲道一世名卿大夫，公相其首也。某也賤，執御無繇，於今十七八年，司成之言故在。適有天幸，起從田間，會正人登庸，善類幸甚。然曳裾門下者於再於四，未得一望末光，退然懼且慚，莫知所以。敢圖夾袋收錄，俾上名氏，某極知其僭，而盛心其敢不承？惟鈞慈貫之。《秋崖集》卷二六。

回吳丞劄

某伏以庚暑之祥，綠氣深窈，恭惟某官仁聲載道，蘇醒吾民，彳彳藎藎，台候動止萬福。某敢不引領先驅之塵？某嘗讀《藍田丞壁記》，以爲鴈鷺行箝紙以進，丞涉筆惟謹，而老槐鉅竹吟哦其間，蓋有無限生意。手提家傳之文印，與斯民熙皞於林霏巖暝之外，則氓既賜矣，某竊以自幸。

某辱老先生門下士，所謂進見北平王，猶高山深林，龍虎變化，退見少傅，碧梧翠竹，鸞鵠停峙。

者也。然而別京江之雨，遡敬亭之雲，於今又幾何年，仕學之優，嶄嶄出頭角，某敬以爲老先生賀。

某憂患摧剝，去春始有掌故之命。處非其據，自速人言，歸而荷鉏，政自不失吾故。一室環堵，依吾東閣郎君，我有二天，某也請事斯語。

某惟祈在萬山底，恐非仙輯之所翱翔，水佩冰裳，或者其不從後乘乎？非某敢僭。《秋崖集》卷二六。

回米權郡劄

某伏以春霖開霽，農事方殷。共惟某官有剡題輿，譽處休洽，嚴嚴翼翼，台候動止萬福。某謹上名氏，以祇貺於典記者。

某惟君子用《易》之泰，康濟吾身，以及其吾民。蓋爐峰之雲，玉淵之雪，與有職焉。陰凝陽和，某也其奚黷？

某生晚不學，然於米家書畫之船亦嘗窺見其冰雪胸矣。所謂地上書星、皇朝宋人者，今不可復得，得見其聞孫，則元祐故家之餘風遺俗，猶幸扣請一二，獨非其遭與？

某聞之道路，執事者更嘗久而識見明，流傳正而典刑在，使之趨彤墀，立文石，與薦紳大夫談兩蘇公之遺文、四學士之故事，亦足以駟玉蚪而登玄圃矣。星言夙駕，半刺濠梁，無乃爾是狹歟？雖

然，子非魚，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某一生骯髒，與世少可，丐祠得壘，返吾屠羊，魚鳥相忘，自不知歲月之老。忽傳縮戊，起視茫然。濂溪在前，晦庵在後，大懼貂續者之難也，何敢曰夫滕壤地褊小！

某亦既重尋香火緣矣，玉音弗俞，於是戒官訝治之修上厓執事，某其得不面熱以慚！竊伏田廬，惟訝士所以命，書先焉則罪也。不自意駢瓊玉而貺之，某言不盡謝。某諗大姥則晉粵，啓凡役則妄庸，惟蚤夜敬戒，以求從誨規，有如江水。《秋崖集》卷二六。

回馮憲劄

某維春以雨霪，農事未競。共惟某官以書平準，民所宅生，篤棐斯皇，台候動止萬福。某謹拜手修名於典史氏。

某聞康廬天下勝處，生其間則高者爲隱逸，又高者爲神仙，不得獨當奇也，必有提一筆福蒼生者翻然出此山中。咨爾山靈，其敬乃職。

某維天方祚宋，所以眷命用懋者政在屢豐年一詩耳。故雖百脉皆病，元氣猶存，此執事者高枕而卧也。乃歲比不入，民方采西山之薇，嵐翠軒窗，豈公獨樂時耶？鮮于福星，爲爾一出，自江以西其何幸！

某嘗竊有嘆，謂何蕃爲六館諸生時聲名已獵獵，北斗南矣，一經科目，卧餘子百尺樓下，使騎麒麟、翳鳳凰而上，顧獨不得與上界官府等伍耶？時來則爲之，寧不我與！

某兒時學於里之東臯，識厚齋，癯然山澤之儒也。壯歲仕於淮浙之東西，識二季，軒然湖海之豪也，於名門獨不見最良白眉耳。假守來此，則已揭節而西，尚徼福賢父子、令兄弟間，惠然教我。

某與世少可，所至賦歸去來。始裴晉公督九節度之師，擇廷臣自從，而某在其選，莫之可以推。意本朝也，至然後請置散，造化者不得已，出麾鄭公之鄉。歲月幾何，不自意及。惟愛其桑梓以施及其謬守，某知免夫！

某惟霄漢之臺、冰玉之御，非疏賤者所得問起居何如也。若此山之左花右竹，則護視無敢不謹。

《秋崖集》卷二六。

回陳尉劄

某維秋其兌，書大有年。恭惟某官有籍仙漕，天惟相只，台候動止萬福。某謹拜手上典史氏。某聞之，吾身之易，嘘陽吸陰，上際下蟠，同此一泰，某奚其燕羞之間！

某乃者解后西笑，幸甚披雲。一車以南，一車以北，蓋至今栩栩然竹籬茅店間也，某敢無引領！某惟揚子雲不一二數，雕蟲篆刻，悔不肯爲。一旦抱二百四十二年之經獨究終始，亦可以略窺所

學矣。某請問奇字。

某平生聞三峽之雪，五老之雲，囊書一來，忽忽數閱月。樵夫談道，必有議然否者，某願以告。某維書林藝圃，無適非閒，燕天之祺，有衍勿艾。

某謬庸耳，何足以奉使令？則亦唯命。《秋崖集》卷二六。

回饒宰劄

某維亭臯木落，山意寒青。共惟琴聲函和，民以寧一，有嚴有翼，台候曼福。某誤隨弓刀落塵土，忽忽三年。晉公督九節度之時，擇廷臣自從，不可以莫之出也。人間世之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不可以莫之歸也。拂衣徑去，返吾屠羊，林密山深，與世隔絕，於是與年丈不惟不相親，亦且不相聞矣。敢圖五老峰下得劉公一紙書，去之不盈咫尺而不予知也，塵埃迷人乃如此。今天下無可爲之縣矣，浸之以詩書之澤，洗之以絃歌之聲，不於吾黨之望而誰望！勉旃素履，有上縣最而璽書召者，其必吾年盟也夫。若某則已皤然一翁，非復故我。廬山招我以奇勝，亦不知其大繆不然也，終當駕黃犢賦歸去來耳。何時佳晤，傾倒欲言。《秋崖集》卷二六。

回劉帥幾劄

某維江城霜曉，梅不多寒，伏想健筆獨提，望此一府，有嚴有翼。某平生聞三峽之雪，五老之雲，來游來歌，意必有奇人勝士相與登雲錦之屏，誦芙蓉之謠，而玉淵老山乘赤豹、從文狸而去之久矣。空山明月，悠悠我思，乃寄一編書惠幸泉石，安得吾松之下漱飛瀑而讀之！塵埃迷人，有慨其嘆。某本農家子，無他技能，吳霜滿頭，惟思黃犢眠夕陽耳，不得與於斯文也。相望千里，駕言欲飛。《秋崖集》卷二六。

回袁吏部劄

某維日史君之廬山而東也，秋風撤棘，爲地主者方陪主司諸公，重客在門，禮多違者。江皋一別，鴻宿之春藹如，賀上籤房今猶未能也。不圖狼畫翩翩，挾蘄竹之霜而至矣，感何可言！太微二十五星，豈久爲沙上留者？會且歸矣，儀我玉斑〔二〕。思皇召綸，日月以冀。《秋崖集》卷二六。

〔二〕斑：似當作「班」。

回黃權郡劄

某伏以天地既春，草木欣豫，共惟某官翱翔則半刺史，嘯喏則真徹侯，仁澤所濡，民以寧一，台候動止曼福。某敢不三肅於執訊者！

某聞延平之津有寶劍之精氣在焉，榮光燭天，飛動牛斗，蓋張雷所不得有而鍾秀其人。了齋、龜山以來，今見吾州治中矣，某是以願其式如玉。

某重惟天之生材也不數，有如執事者，而不跨一角麟於青冥，不鞭九苞鳳於碧落，政恐上界官府亦將慊然於此。賁闕來上，方且趣治裝、朝紫宸矣，幸以戒門下舍人。

某誦樵溪之詩，閱武陽之志，以爲山川夷秀，如在碧玉環中，蓋其勝如此。芻牧之任，忽去忽來，惠澤之漸吾民者亦寡矣。山陬之阻，猶有往時佩牛買犢以盜弄鋤挺者乎？鑄頑成仁，君侯事也，願安承教。

某一生骯髒，不能圓言圓行以應圓物，其戇然也。假守廬阜，乃又榜湖廣綱梢之橫吾境者，秋壑以不存體統劾之，廟堂似不以爲然，曲與兩易。抑人有言，同州亦陛下百姓，安可以其累廬山之民者累樵夫也？某無任恐恐。

某命下之日，遄歸草廬，亦既尋平生老鋤，徑爲早菰晚韭計矣。丐祠丐罷，於再於三，或謂薄淮

陽滋罪也。某其惟君侯所以命。

某敢拜手函書，以謝典史氏之辱而告之曰，某山巖之與處，木石之與居，無能爲役也。交承子孫之契，興居堂序之間，則無敢不謹。《秋崖集》卷二六。

回趙簽判劄

某維春暉韶霽，草木欲言。恭惟某官有婉其籌，式金式玉，台候動止曼福。某一生歷落山林之日固多，其於當世士大夫蓋狙獫於西家施也。雖瓊裾玉珮哦松旁近邑，未嘗得一讀《藍田壁記》以寫我心。不圖今茲幸會聯事，某其得所從矣。有如天潢之秀，自與人殊，射鵬疊雙，聲撼文藪。駟玉蚪而上，夕予秣乎崑丘猶以爲晚，芙蓉之幕顧足屈爲數旬客耶？某頑不可鑄，所至輒撐觸人。易地之命，蓋以榜湖廣綱梢之橫吾境者，爲所劾也。丐罷之章再四上，語亦良苦，下土蟣蝨，天高弗聞，其止其行，則惟君侯之所以命。某引筆行墨，巋然仰高。《秋崖集》卷二六。

回李宰劄

某伏準公移，讀之無任慚悚。蓋溫國文正之居洛，里中人有爲不善者，輒相戒曰，司馬端明無乃

知之。而某也素行不修，無以率化，遂使一族之內叔姪相毆，兄弟爲讎，毫毛之間而至於絕天理、滅人倫以爭之，亦可羞已，而某其罪也。然某之在敝族，其行最卑，垂髫之童悉是長上，雖目擊其爲不善，徒爲之蹙額太息而已。前曰岱之子自明者至，其說云云，某曰：「某於六三叔姪也，其將如斯何哉！然夜闌矣，雖聞惡聲，又何必開關延敵？二叔公不爲無過也，而又可訟乎？」頃之武興者至，其說云云，某曰：「某於二叔公姪孫也，其將如斯何哉！然尊叔嘗貸與其孤姪錢乎？」曰然。某曰：「其姪既孤，尊叔何爲貸之？」曰：「皆非妄用，是假之以償束修等類，其手筆具在也。」某曰：「是固非妄費也，其家獨無親房尊長乎？尊叔盍教之曰，此當從爾叔擘畫，不當與外人交關，豈不大誼！且有四叔公在也，尊叔安得私錢貸之？彼不白其尊而借，此不白其尊而與，於法皆爲謾昧。《禮》曰『父母在，不有私財』，使某爲有司，則坐以不孝而乾沒之矣，初不問借貸之是非也。」武興曰：「此則武興之過。」某曰：「尊叔知過幸甚，而又可訟乎？」今準移文，乃知皆不以某之言爲然，竟以玷明有司之聽也。二人者皆尊行，某亦安敢實是非？然皆嘗讀書，號爲學者，而所爲若是。《春秋》之法責賢者備，當自愧縮羞赧，不待區處，不敢復至明有司之庭矣。欲乞以某回申判委本宗族長戒諭，今後有貲產交關者，以干照白尊長評直之，尊長不能與之評直，則白之有司，止許直訴見事。如涉非毀數謗，則併與見事並不受理。或至相詈相毆，不分尊卑，則更不問事之是非，惟卑幼者坐之，庶幾稍革乖爭之風，漸知長幼之序。取自台旨。《秋崖集》卷二六。

回奚朝瑞劄

某當歲除窮忙，忽奉墨妙，首之以邦君諸侯之禮貌，申之以諸老先生之題品，二陸入洛，寧復過此！朝瑞一日聲名霸吾州矣，泥塗曳尾，惟有健羨。獨所謂舌本瀾翻者得於夜觀一語，此某之所縮頸掩耳而疾走者也。某雖無識，豈敢誤人以瀾翻者哉！士之垂世，恐自別有所立，不在文字，況後世之詩、文字之靡乎？歐陽子稱尹師魯之文「簡而有法」，其家子弟請益，子曰：「簡而有法惟《春秋》足以當之，某於師魯不薄矣。」不圖今者朝瑞亦云爾。嚴子陵謂侯霸之史曰，賣菜乎？求多也。敢以是箴。某學不足以窺朝瑞之藩，援引非據，簡而有法，出詩幾頭地，博達如朝瑞，當自知之。某之此言其爲自謀，信有罪矣，其爲朝瑞謀也忠，不識能受之否乎？《秋崖集》卷二六。

回鄉郡謝守劄

某入山之深，入林之密，雖一裘一葛，安樂棠陰。龔黃之仁，罔間幽谷，惟日與芸夫蕘子嘯歌夕陽撥禊之間而莫之敢書者，屏廢之人法當如是也。屬有客謂某曰，史君方上政最進郎秩，子奚賀之後？某應之曰，史君將躋極品，踵相接也，奚賀之先！語猶未寒，緹騎來下，不圖吾邦君之撫存其一

介氓如此其厚也。慨思前載其棄置寬閒之野，流落寂寞之濱者，不爲時所躡藉則亦幸矣。至訪問其窮獨，慰勞其胼胝，所謂此事今無，古或聞也。某敢不整其黃冠，拜手以謝！《秋崖集》卷二六。

全宋文卷七八九八

方 岳 二〇

答吳總侍劄

某伏讀誨畢，有曰「相疏未有如此時」，爲之寒栗起粟。蓋某之爲人率不能如世俗之事上，無時而書焉以爲恭，無謂而謁焉以爲密，此其情狀當與巧言令色者同科。某既不敢以此事先生，而又前月二十四日里人不戒於火，延及所居，禮有火焚其前人之弊廬三日哭，蓋至今懷居之淚未乾、思親之心欲馳也。近遣迎老人，許以正月爲此亢方，將丐一舟於先生而台翰至，如之何其不愧！季兄者某嘗接納之，杯酒之殷懃亦欸，忽移書徐編修累數百言，極其所以詆媒者。大略謂惲公與之筦庫，非某意也，而怒之，而摺之。所賴素行頗修，惲公不以爲怒，不然殆矣。人固難知如此哉！某始欲實之於理，又念或者其必謂某不能容一士，召而質責之而已。今獨有數項官錢未了，雖非某所得專，然敢不仰體先生之盛心也！義夫以二十日至安豐，遂與夏侯柵淝水以拒敵兵攻城之銳。春且近矣，此城當可

保也。梱公節制淮西諸郡，叔獻以爲朝廷處置得宜，某獨爭以爲不可。無故而隳一梱，在朝廷既已非矣，此等負荷，有過無功，成是敗非，古今一律。今日毀子華之怯者，即前日譽子華之勇者也。先生以爲如何？某今無家可歸，而數月間當滿，欲就先生謀所以居者。十數日間拜狀懇舟，又十數日當迎老人於境上，敢上謁以請其私，惟先生進之。《秋崖集》卷二七。

答恭率翁劄

闊焉不聞問，蓋自壬癸甲乙四閱歲矣，人生堪幾回別也！某之斥政坐淮梱一書，毛錐子乃能爲崇如此。抱瓮灌園，未嘗以一字入帝城。或出言面之幾微，挑我者屢，北山猿鶴，戒以毋出。潛深伏隩，謂休此生，不圖風飛雷厲之初，亦記月釣雲耕之輩也。某之於故府真是三入承明，貿貿此來，亦可謂頑鈍無恥。猶謂前年春日，有僧饒嘉蔬，戲答以伽陀云：「莫怪青衫霜葉枯，六年不改舊稱呼。人間書疏非吾事，如此春盤何處無。」豈知所謂稱呼者，今八年矣猶不改也，唯弓旌所招，巖穴爲盡，亦欲一觀盛化耳。率翁方與五百開士追逐雲月於莓梁雪瀑之外，世間凡夫乃以此等塵俗浣山中草木，得無有語耶？某去婦復還，堂前禮數故在。欲言何限？少俟嗣音。《秋崖集》卷二七。

答謝兄劄

某與執事如水上萍，風約之，偶相值耳。軒然洗雙玉，澆我牢愁，此意何可忘也！著書滿屋，直欲卧餘子百尺樓下，微見杪忽，已如身入武庫。但覺洞心駭目，莫識名件，侯喜、劉師服輩伏矣。四冊謹上書府，他遲佳晤。《秋崖集》卷二七。

答黃宰劄

某乃歲臘盡時，造物小兒者怒此腹無書，盤攪不可忍，得玉灑讀不能句，况堪作報函耶？瞻言鳬飛，於以負負。某三年牛下，謂休此生矣。聖上離照於久儲神之後，乾旋於一反手之間，弓旌所招，羣蟄咸奮。不才如某，猶得以邯鄲故步沐浴帝澤，亦可以見一介不遺之盛。鮎魚上竹，姑付吾天。執事者愛棠陰老氓，種種過厚，歲除之饒既賜矣。孟光守舍，頗聞閨淑，撫存兩頑，何等牧牛童，亦許延致？某敢勿書紳！曩委敬刻之心，撫幾即發。不識如某輩一羽輕者，亦可爲鄭師先乎，臨紙悃結。

答饒監丞劄

某伏以春已中分，霽望韶秀，恭惟恬民氣於山水之外，簡帝心於巖陛之間，有翼有嚴，式遄綸召。某退然一老氓耳，辱知於趨進翼如之先，佩眷於擯廢不齒之日。輟耕壟上，猶當洗荷鋤之手；頰首戲下，豈有近如行在所。將出棠陰，乃從間道買扁舟，若相避者。山雪作祟，寒疾不可以風，瞻言燕凝，有慨其嘆。惟是前此里居，月叨大府繼廩之賜，今茲幸縻寸祿，敢以上還。一狀下有司，感激請畫，惟台慈垂亮。入覲定不晚，某當迎拜都門外，相與道平生以明注仰。臨紙悃結，無任此情。

《秋崖集》卷二七。

答甯知錄劄

某一別且十年，世事凡幾更矣，憂患所嚙，風波所饕，雲卧林丘，柳欲生肘，平生交舊今亦莫知何如。有來翰題，喚起昨夢，乃知孤雲戍角之外尚留珮音，謂書生爲不武誤矣。荒城夜半，一卒囂譟，談笑定之，功亦不細，當有爲上言者。如某六六，政坐文窮，淮栖一書，乃能爲崇如此！卦不爲《夬》，終當在南山之南、北山之北耳。羣賢萃聚，亦與旁招，自喜行藏，差亦無愧，此外皆不計也。

何時佳晤，傾倒所懷？《秋崖集》卷二七。

答金守劄

某田家子也，所與交者非輟耕之夫則荷鋤之叟也，相餉以子桑之飯而相羹以伯夷之薇則有之矣。執事者之饋，意其若是而已耳。置書卷間，未見蔑之面也。他日發篋，則筆如此其精也，墨如此其妙也。喟然歎曰：冤哉！之二物者，所謂以暗投人，渠不識也。某敢不重拜！《秋崖集》卷二七。

答奚兄劄

某記與景元涉相潭訪靖廬時〔二〕，蓋亦桂花後菊花前也。今年矣，景元《鸚鵡賦》之墨未乾，淮海樓之興不淺，江山迷人固應爾。如秋崖老子則又可笑，洗黃獨之手而把筆，漱白醪之口而說經，山中草木其謂予爲何如人也！四六妙甚，惟某區區者如君侯何哉！世路如秋風，相逢盡蕭索，非得所謂捩鼻木者不辦事。嘆其早矣，淫霖繼之，歲事其可憂，吾儕何往而不窮也！爲君計，寧南山歸舊廬之愈乎？勿罪勿罪。《秋崖集》卷二七。

〔二〕相：似當作「湘」。

答曹帥幾劄

間者上謁，不知拔宅已西，鷄犬皆仙矣。翩翩佳公子入大莫府，想主人敬愛，驚問江山曾見有此客否也。老先生鳳鳴朝陽，梧桐其苑矣。樞相得書喜，且曰詰朝其有以報，日日側耳而猶未，則不知其解也。尚其趣之索書者再三，不得不姑以復命。調脯之於禱而鞭筴之於請，敬略。《秋崖集》卷二七。

答鄉友劄

某維菊之黃矣，碧宙沉寥。共惟漱詩書之晚香，燕琴尊之暇逸，有嚴有翼，台候多福。某夜半雪興，徑上剡溪之舟，慚見山移，不能告行於常所往來者。忽忽秋葉又丹矣，人間歲月可驚固如此。某冉冉欲老，方以十五年前舊青衫從國子先生入太學，場屋之夢恍如也。典刑如執事，頌而不規，則他復何望？時事有可慨者，未知與長鑱黃獨定何如。率然挈家，真是聚六州鐵鑄此一大錯也。何時詹晤，傾倒所懷。《秋崖集》卷二七。

答朱兄劄

某與足下無一日雅，率然過從，固未了足下之爲人也。謂爲豪傑耶，雖無文王猶興，何屑屑世人如此？謂爲高隱耶，一不遭時則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矣，某是以未之曉。若丘制使書，某固以爲八年不通問，容少盡人間賀謝之禮，然後敢白事。得訊，遂蒙雅責，何仰〔二〕？某一生毀譽付之世情，得失付之造物，却未易以此撼。然已遣人問稱呼矣，至則以前。《秋崖集》卷二七。

〔二〕仰：似當作「邪」。

答汪兄劄

某伏以秋氣澄穆，曉江欲寒，恭惟清入吟邊，雅有神助。某未能免俗，苦縛微官，昔爲馬口銜，今爲禁門鍵，實同此歎。荆溪勝處，誠齋有集在焉，着君其間，毋使鄧禹笑人寂寂，如噲伍等置之勿復道可也。敬略。推幕示諭，某敢無盡情？獨恨不識王史君耳。孰與史君厚，某可與宛轉者乎？請更之。佳晤未涯，惟飽佳山水以昌其詩。《秋崖集》卷二七。

答張兄劄

某宿辱高軒過，今猶隱隱有金石聲也。小試健筆，真是刊落陳言，一洗凡馬而空之者。以此衆戰垓下軍，辟易三舍，得臣其寓目焉。《秋崖集》卷二七。

答陳教劄

老骨怯寒，方踞磚爐燃竹火，而雪霰交下，淒風冰人，詩肩如山，毛髮爲立。顧視四壁，窅窅有聲，披戶視之，乃吾所齋兩腕脰也，驚喜過望。少須，盥薇露，焚玉蕤，長哦以謝。《秋崖集》卷二七。

答李錄劄

某遡風有懷，又在孤城吹角水茫茫之外，一書不能西也。秋杪奉教尺，無何而計院丐麾去，自爾莫知寄鴈處矣，惟有注仰。吾榜得人如執事，乃猶未能齊飛五鳳，與金閨諸彥相頡頏，名之不彰，友之過也。風頽俗靡，所謂捩鼻木者非蝨官所能辦，奈何！曩言之徐中書而中書殂，又言之楊監丞而監

丞去，今執事所謂棘卿者又復不來矣，豈執事之遇合固不此是耶！勉旃！前修未有珩璜至寶擲棄官道傍者也。某亦退而書紳，但當逢人說項斯而已。《秋崖集》卷二七。

答韓寺丞劄

某脫夫須起民伍，不得與里之父兄子弟膏沐仁政於耕雨鉏煙之外，獨聞之東西行者，以爲民春風而吏秋霜也。只此一語，三十六峰翔舞矣。某雖去田里，與受其賜，敢不敬拜！某退然氓耳，刺史朱兩轡而臨其鄉，百函而通爵里者武相接也，某也獨未以書賀。此宜所在督過，而灑翰先之，賡之以鏗金戛玉之詩，寫之以屈鐵蟠銀之字，矮屋迫窄，光芒欲飛。某時出諸公誇示之，平生未見此奇也，敢不載拜！《秋崖集》卷二七。

答范丞相劄 一

某惟先生從韋布登元宰，爲吾君聚衆君子而去之，若未嘗與焉者，可謂無遺憾矣。悠悠之說，從古固然，政自無用置牙頰間也。鳴騶待漏，十五年不出都門，乍見鷺侶鷗朋與煙雲相滅沒，何樂如之！心脾小疼，計當勿藥有喜。某辱知蚤，追送宜不在他人後。適會當對，日日遷延，乃聞六符之光

已過釣石，所不瞻悵，有如此江。鈞諭謝表，敬俟頒曉。臨紙淒斷，不勝下情。《秋崖集》卷二七。

答范丞相劄 二

某伏聞袞繡之歸，問館於驛邸，衣冠盛事，纔見此第二，無地起樓臺，丞相也甚盛甚休。三復鈞畫，如御風騎氣，超然事物之表，而精神與山川相映發，略無老態，以此見詩書之蘊，要自非悠悠者所知。曩時體中小不佳，筆墨間略已覘無恙矣，至以爲尉。佳時暇日，亦復巾柴車支竹杖，從山僧野老訪黃初平於晴嵐暝翠之外乎？張留侯崎嶇楚漢兵爭之交，一旦遂從赤松子棄人間事，蕭、曹諸人豈但辟易三舍？甚恨一門生兩兒子之不相並也。某賴如天之福，後月當脫選，告下便丐一贅倅歸矣。表謹擬上，未知能道鈞意否。《秋崖集》卷二七。

答吳尚書劄

某自平童子來，得所惠翰，乃知詩書之澤流潤演迤，外家童烏亦得其記問之一二。園橋觀聽，喑喑嘉嘆，不知江之發岷山也。某賴如天之福，四月當脫選，隨手丐一贅倅去，數日以待先生之出，特未知堪爲用否。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造化固無棄物。揪斂僻左處以須春陽，此某丐倅意也。士

方未脫場屋，望一第如登天，今顧不滿於倅耶？敢私布之。《秋崖集》卷二七。

答趙都統劄

某摻別吳波亭，於今八見掄火新矣。風饕雪虐，屏處田廬，亦莫知細柳之營竟何許也。乃春來此，始聞在第一山，邊地鴈寒，惟有詹竚。太尉山西宿將，曾以半段鎗爲國家築京觀於雷塘，功亦不細矣。敵負戎馬足，敢窺近邊，老熊當道而扼其吭，不在盱、泗間乎？太尉勉旃。某起從牛衣中，髮種種如雪，會當去此，豈能與諸賢相俎豆耶？樞參老先生亦不得時時樞趨，竊料結髮從軍無如太尉久，賢主人柄用，必將白上趣召之。嚴扈周廬，非太尉誰也？某當杖策軍門以謁。《秋崖集》卷二七。

答陳料院劄

某伏以春規欲盡，花雨逗寒，共惟簡在玉班，召綸近咫，有嚴有翼。某一別十五稔，杳不知并合之期，何圖脫襁褓，起田間，適會奏計行在所，相見驩甚，乃知樂莫樂於新相知，未爲能道人意中事也。繫船柳下，乞一外料徑歸，詩情浩然，不計上事遠近，興寄亦高也。異時課縣最，視院轄若將浼焉，政恐未容年歲讀書，坐需此次。某風饕雪虐，事事闌珊，後月如遂脫選，便當丐一外差遣去。不

規而頌，甚非所望於執事也。乃者得對，自以四方草茅乍登文石，不敢極言天下事。賴上明聖，顧問再三，所以誤承天獎者甚至，亦有傳至書府者耶？不勝慚謝。某本不解作字，來諭又徑三數尺，倉卒何緣有此如椽筆也！撮巾濡粉，就黑几上書之，漫爲臨去。定知不入山靈意，得勒回爲佳耳。《秋崖集》卷二七。

答趙倅劄

某伏以麥之秋矣，暑雨寢霽，共惟與郡平章，民以嘉靖，有皇委貺。某退然氓耳，間者見大夫肯辱臨之，氓知罪矣，亟驅車走江皋，則聞負弩矢者已東，而登臺低龜，又不能奉一書爲里父老賀，蓋於是犯三不韙。此宜在何譴，顧獨睠然灑翰先之耶？某敢拜大夫之重勤，有如演迤銀潢，粹然如古圭瓚，繅藉清廟，惟帝其嘉之。半刺翱翔，政恐紫陽山水未足久稽天下士也。某環堵在宇下，惟公焉依，方一再問大鈞丐一閑外，得請則歸，荷鉏有日矣。未間惟厚自金玉，佳御燕彝，式遄召綸，入覲王所。《秋崖集》卷二七。

答葉秘書劄

某伏以暑氣如暎，稻苗方旱，共惟於皇入覲，棟幹斯文，奎壁揚光，有相之道。某往年荷鉏甫里，漁樵爭席，獨執事以行秘書臨其處，爲我二天，眷然拊之，此意自在同年生之外也。召還不賀，憂歸不吊，某則罪矣。乃若其情則有可諉者，誅之在執事，不誅獨無愧於心乎？翩翩有書餘二千里而至，仁賢襟度固自超出流俗曼曼，而某爲何如人也！比讀除目，竊諗見思宣室，重上道山。東璧圖書，非一世魁彥莫可典領，帝固爲吾道計也。然國人之言曰，道所以用世，經綸密勿而舉吾君於三代之隆，將又有大者。修門稅駕，適有殊褒，某竊且疏，秘書所知也，三入故府，大似頑鈍無恥。乃今從國子先生後忽忽餘年，退而省其私，屢丐一員外倅未與也。不知得迎拜馬首，一道其別後之懷而去否？上思見甚，其疾爾驅。《秋崖集》卷二七。

答金興國劄

某維秋雲逗雨，撼有寒聲，恭惟趣舍人之裝，行刺史之部，仁聲先路，江介清夷。某不面者幾時，不書者亦幾時，塵埃迷人，江山愁予，莫知梧風之又秋也。一鴈寥沉，惠然好音，老成典刑，有

屈輩行至北，於戲下爲盛德，如某其不敏何！喬木參天，青銅之幹故在，綰二千石印綬而去，雖暫遠上傍，而郡國龔、黃，此寄甚不輕也。伏讀來教，所謂愛惜民力，培植邦本，此兩言者仁天下有餘，先一州豈君相意哉！式遄其歸，儀我萬玉。某自知甚審，丐一贅倅者無慮七八上，廟堂難之。乃聞鄉邑又不戒於火，此心如飛，牛衣未寒，行返吾故。所敢請者，惟金玉體府，以穆召綸。《秋崖集》卷二七。

答潘南夫劄

得所惠教，其意若有不能釋然者。諸妄校尉已下材能不及中，往往以軍功取封侯，飛將軍顧獨不得與爲比，雖霸陵醉翁亦將不能釋然於此也。雖然，世所謂仕宦者優戲耳，適輿臺之，驟衣冠之，政自不滿飽老郭郎一笑，本來面目初無爾許事也。願執事實之碧玉之山、青羅之江，着我其間，要是不惡。同班序引，自是君家縣令箴，所不如此言，將無面見北山猿鶴矣。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相勉旃，毋負疇昔。《秋崖集》卷二七。

答魏監丞劄

某別奉環題，教之以《貢院記》，不鄙謂某，使之書丹。夫以邦君侯之媿化、鄉達尊之偉辭，何物小子，掛名其間，顧非幸歟？抑某有所不敢者，此所謂金石刻也。書有六體，與八卦九章相爲文，點畫偏傍皆天地自然之數，小有謬誤則字非其字矣。士失其學，六藝湮微，頡籀以來，傳者能幾？而某也老於場屋，平時藁草日千數百言，何暇成字也。以此上石，得無不可乎？又且屏廢山材，頭銜可鄙，非若《浮梁記》之使其僚使其民爲可以影帶過也。元本并紙謹以上之司書，方命有誅，惟有屏息。《秋崖集》卷二七。

全宋文卷七八九九

方 岳 三

答高吏部劄

某往年綴末班，嘗一再望見嚴毅之色，聞從旁喑者曰：「是不爲上殿虎，且爲獨擊鵲矣。」已而有傳諫草者，紙價爲貴，伏讀歎息，所謂快哉此風也。里中有樵夫負薪朝出賣，視其薪挺挺然無一莖曲者。或問之故，樵者曰：「曲也者內也，直也者外也。」某聞之曰：「嘻，有是哉！」蓋此言之宿於胸中者幾年矣，今一爲明執事道之。若某則又有可笑者，既不能泛泛然其鳧之趨，又不能矯矯然其鶴之孤，已乎已乎。往者不可悔，來者猶可追，紙尾戒垂，敬聞命矣。《秋崖集》卷二七。

答南康同官劄

某窮山之鄙細也，鉏耒之與居，蕘牧之與曹而已耳。起家爲郡，茫然未知所以。聞諸道路，衛多

君子，某其知免矣。方俟掌訝者至，奉咫尺書求所以教者，顧乃重提疊璽，駢四儷六而貺之，頌而不規，某則大失望。夫記室之問，古所不廢，然皆道情愔，致忠愛，以胥教誨者耳，非若今抽黃對白，釀飾浮詞，恭至於足、敬至於繆也，盍自吾曹更之？某不敢承盛心而上之於受書謁者。康廬爲郡，雖小國寡民，而前有濂溪，後有晦庵，大懼貂續者之難也。條教當何以，設施當何先，民瘼當何瘳，吏奸當何戢，願一二熟數之。其毋金玉爾音，某須以從事。《秋崖集》卷二七。

答吳倅劄

某維黍之秀，有霖其甘，共惟去尺五天之邊，刺二千石之半，侯棐侯翼，台候休嘉。某方脫襁褓而腰吾紳，解笏簪而手吾筆，雖曰教壁水，校石渠，政亦野哉其麋鹿耳。傾蓋而投分，倒屣而話詩，何執事者之不麋鹿我也！裴晉公督九節度，擇以自從，於是望美人兮一方，隔明月其千里。亡何而又駕轂鯨於村南北矣，與五老而六，不自意其真在廬山也。異時天府倅徑戴獬豸冠爲御史，式遄玉札，嗣貢賀床。《秋崖集》卷二七。

答饒監丞劄

某惟士之出處異，則其所以與世接者，夫固自有體。出而朝市，則掃魏渤之門不爲佞，漫襴衡之刺不爲辱，達殷浩之函不爲黷也；入而山林，則耕延陵之臯者潛魚，荷石門之篠者冥鴻，抱漢陰之甕者驚麀。其能諧際人事而與世間之書疏乎？某祈之鄙細人，而屏廢北山下者再寒暑矣。無學也而知命，無材也而安分，蓋其姓名不入帝城者亦再寒暑。春蓑煙雨，黃犢對眠，亦莫知今吾之與故吾定何如也。然而所與交者蕘子，而其性疏，所與談者穉事，而其言野，見當世之薦紳大夫，則鷗心之駭麟鳳也。伏惟閣下以詩書之澤父母吾邦，邦之士者裹章服而趨，農者釋鋤耒而迎，而某也偃蹇蓬藿之逕而莫之見也，蕪絕筆墨之交而莫之書也。夫固以跪邀賢達之車，祈候形勢之塗，屏廢者之體不爾也。意者既聲銷影滅於戲下矣，不圖猶關聽聞而續之食也。某之有秩於大府實昉於史侯，而某於侯本無一日之雅，其初亦莫之敢見而莫之敢書也。侯不知其愚，予之書焉，至於一再而不已，而某始敢書；召之見焉，至於十數而不已，而某始敢見。蓋屏廢者之體固如此也。史侯歸則止矣，而閣下續之，豈所謂更加賞賜以媿其心者耶？某將辭於有司，則前日之受非也，故敢道其所以而惟戲下貰之。草廬夜午，有歌戲下與邑大夫之詩而過者，仁人之言藹如也。如使郡龔、黃而縣卓、魯，則桑麻雨露之外如某等伍者，飯不足而樂有餘矣。載賡乃歌，戲下其寓目焉。《秋崖集》卷二七。

答劉教授劄

某有病與嵇康同，所謂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也。幸而文度來，可以免報書者一；又幸而執事者且至，可以免報書者二，是以略。示諭云云，謹以書往。古人之事不敢以望今世之人，孰謂山林草茅方得罪於時，而其言可以動天子侍從之臣之聽哉！雖然，死諸葛走生仲達，亦未可知也。《秋崖集》卷二七。

答葉兄劄

某爲爾寂寂，得所示高文九鉅編，何其多也！老嬾未能盡閱，然亦嘗鼎臠矣。詩自明良賡載降而爲《五子之歌》，又降而爲三百篇之什，又降爲《離騷》之經，至漢唐而爲五言，爲七言，爲歌行引歎辭謠之類，蓋千數百家而未已也。杜奇而法，李豪而逸，白質而醇，韓壯而深，柳淡而雅，雖各自名家，而一出於正，有所歸宿。蓋不法而奇則怪，不逸而豪則蕩，不醇而質則俚，不深而壯則恠，不雅而淡則俗，故詩雖小技而亦未易言也。某雅不能詩，然讀君所謂《羊口行》諸篇，則誠不解爲何等語也。古人遠矣，君試取時今諸公之文參讀之，如讀《蘭辭》則參以高續古之《秋蘭》，如讀《責蚤》

則參以洪舜俞之《烘蚤》，蓋有不待言語而了然胸次間者矣。至若《探馬籌》等作，是何市井鄙事，而可爲文也？感君所以惠教之意，輒效愚忠。如欲求譽而已者，當世之能譽者固不少，奚爲於某！適因灼艾創甚，欲言不能既，惟足下亮之。《秋崖集》卷二七。

答湯侍郎劄

某儲文未至，固嘗挹浮丘之袂、拍洪崖之肩矣。侍宸碧落，今隔幾塵，不自意玉書行行，翩其飛下南斗旁也。上思輯方夏，譽髦斯征，有翹弓旌，日夜望珥貂之入至切。牽雲留月，遲遲吾行，道則高矣。顧今天下如駕百漏之舟於風濤浩渺之中，徐而言曰，「如此將安之耶」，非所望於明公也。若某等輩，則所謂增之不爲高，去之不爲低者也。挾其骯髒而不山林，固亦徒取世憎耳。欲言何限，瞻望慨然。青玉峽老，敬聞命矣。《秋崖集》卷二七。

答程教劄

某畦菜塢中，忽得所惠翰，竊諗斯文多幸。駕言采芹，絲竹遺音，隱隱孔壁，不獨爲當塗矜佩賀也。時文破碎，六籍久昏，振木鐸而新嫩之，非廣文先生之望而誰望！某老不能從事，兩不借送君筆

峰，聞月盡方成行，或可寄一詩筒爲別耳。《秋崖集》卷二七。

答李兄劄

某歸自廬山，方苦草築一室，號歸來館。作勞休於樹，蒼頭奴持一緘書來，睨視題識則兄也。此非門外人，亟取亟讀，恨不洗老瓦館中，相與作淵明後辭耳。正月且盡，兄何不遂鼓行而西？以逸待勞，莫而後發，敵人當應絃倒矣。宸章與硯與礪，清哉兄之饒也，山中草木得無脩容！某之此歸，本非戮揚干僕也，撻一舟子何至是！邵武之命，丐祠丐罷皆不許，奈何！蒼頭至樹下時，方營度一詩，并申省狀寫去，可以知本末矣。是事姑寘，但須一兩月後作賀書。君行勉旃，某自今數日以竢。《秋崖集》卷二七。

答馮此山劄

某在鄭公鄉時，每登金芙蓉觀，望此山草木，堇堇一墻隔，未嘗不喟然歎曰：嗟乎，使蘇長公而在，未必不又以爲寧不識面目之真，不可不使身在此山也。某住山八閱月，竟不識此山而歸，獨不可謂大欠乎？雖然，某之不此山之識，某之不足以識此山也。煙雲吐吞，衣履猶濕，前之日則身乎此山

矣。山窗夜寒，時入幽夢，今之日不心乎此山與？某之不識此山，安知其非深識也。特未知此山老仙亦識某之骯髒矣乎？亦識某之草茅矣乎？羣輩叫號，挺刃隳突，使吾民邸店晝閉，如避劇盜，甚至迫人於險，漂淪風濤。昌黎爲其長，安得不迫而杖之？然則固骯髒而非草茅也。即日解印綬去，贏錢十萬緡，米萬餘石，少遲歲月，自詭不乞朝廷一錢，環城而築之。此意不遂，乃藉以付後之人。初亦覺老先生拳拳此城，敢於記事，今方成兩門，固不足煩大手筆也，是事姑置。獨喜退然耕夫，而當世部使者不遠千里，一書而訪問之，意者此山識某猶某之識此山也。並田廬而北，荒山餘十畝，歸則苦草其間，號歸來館，手自塗墍。作勞小休，意行幽谷中，發土得石，發石得泉，殆天久閉藏，始出以娛其老者。豈畸於人者不畸於天，而其草茅而其骯髒，則不但此山識之，老夫固亦識之矣。一笑一笑。欲言何限，遽數之不能終。式遄召綸，野服迎拜。《秋崖集》卷二七。

答葉兄劄

某南山采杞，北山采薇，爲口正忙，而舍弟守書不肯去，然則某之草野，不特雲厓不見知，雖舍弟不知也。詩壇復古，前書蓋未盡其媿，雲厓割裂其書以爲跋，是真不我知也。繇今觀之，韓、柳、歐、蘇特其土苴者耳，雖吾夫子，且將北面壇下。何也？夫子之於《詩》也，敢刪而不敢復也。夫子不能復而雲厓建壇以復之，其將使夫子北面，非歟？謹奉以還，某固不得與於斯文也。《秋崖集》卷二

七。

答趙推劄

某維農事欲動，一雨膏之。共惟有婉其籌，式金式玉。某屬有天幸，得與同僚，甚喜其戇直也而濟之以溫恭，某疏頑也而佐之以縝密，所謂和如和羹，某既賜矣。汲黯妄發，竟以罪移，驅車盡境而後還，真是追送不作遠者。一書旋踵，問勞渠渠，此意何可忘也！耕釣寬寂，與世固不相聞，英妙之年，環秀之抱，惟勉旃仕學以就遠業而已。《秋崖集》卷二七。

答操尉劄

某金陵一別，驛亭柳既三四青矣，意鷗鷺飛下，飄飄西臺，而乃者伯氏墨其縑以來，知有變故。二親棄榮養，相繼歸仙佛中，人子之情，何可堪忍！遠日既迫，攀慕奈何。幽堂之銘，自當屬之大手筆，某固非其人也。再四辭不獲，則取行述刪定之，筆陋墨凡，正恐無以仰當孝子順孫之意耳。《秋

答蔡憲劄

某碌碌亡奇，嘗誤知獎，有一不善，惟恐司馬端明知之。比在南康，自謂可以對越無負，獨天與褊狹，疾惡如風，勇決不疑，上累函蓋。然觀古人於傷風敗俗之事不敢少恕，晦庵在郡尤惡此等，蓋所謂士者豈以其能伸紙行墨而已耶！行如市人而口誦聖言，則虎而翼者也，況不誦聖言而誦潑時文哉！世降風移，始有惡傷其類之說，不知以此爲類，則我亦何等類也？晉殺鳴犢，夫子及河而返，非爲其殺大夫也，爲其殺賢大夫也。若少正卯，則夫子自誅之矣。今之摸稜不事事而以容奸長惡爲近厚者，不過憂讒畏謗之私意耳，非賢於夫子也。李廣殺霸陵尉，固是武夫悍將之爲，然「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之語，亦人情所不能堪也。不惟此也，故將軍而一亭候得呵辱之，則下陵上替，將無以爲國矣。故雖不以法殺一尉，而武帝報之曰：「報忿除害，朕之所圖於將軍也。」此明執事所謂豈易與俗人言者，某不足以當耳，某謹重拜以謝。夫以此輩皆是黥吏之子孫，而程有開者，其父身爲客將，見此尚存，而其子可無禮太守乎？某輒盡布之，惟明執事力主維之，名分幸甚，風教幸甚。《秋

崖集》卷二七。

答方教劄 一

某維莫之春，思樂泮水。共惟閭閻侃侃，涵泳聖涯，言采其芹，淑我多士。某宛其老矣，無以亢宗。平生聞莆中詩書之傳於吾譜莫強焉，而某也世農，聚族而居者率芸夫蕘子耳，奚其攀附之敢！不圖易地，有廣文先生者在，方將執經以往而攷世系焉，某其何幸。然聞上厲精思治，旦暮間當給札玉堂，使條天下事，則又未知得相從麗澤之兌以遂其志否。某天與褊狹，幾爲世之狼籍人，執事所謂齧諂子之銚、抗上流之鋒，真草茅耳。然地以此易，天固不以此易也。惟執事矯揉之，某敢無順下風而立！《秋崖集》卷二七。

答方教劄 二

某於函牘外更得小楷，疊疊數百言，意密情親，不兄弟語翅也。吾宗之盛莫如莆中，而某則自鄮以下無譏者焉。狄武襄不敢拜狄梁公，此故之以今也，何幸將從執事者問之。至如民瘼當何瘳，士習當何媿，尤某之所傾耳以聽，降心以從者也。欲言何限，遽數之不能終。《秋崖集》卷二七。

答高宰劄

某維莫之春，桑雉新乳。共惟琴意嫺雅，以恬以熙，一仁所濡，耕野秀綠。某往年識鶴山，翩然列仙之癯也，詩書之派寔自諸高，則既知海內有名門矣。不圖易地，及君同寮，出家集共讀之，當自茲始。郡縣相與，休戚一家，勿欺此心，何事不濟？曩在廬阜，其宰脩水者亦華宗也，縣無乏事，郡無疾呼，不過兄弟語耳。謂予不信，試嘗諗之。上嘉蜀珍，陳在廟璉，旦暮間當立文石班矣，恐某之不得澤餘潤也。某一生骯髒，又坐觸權貴人，是行蓋再四辭，藐不見聽。侯誰在矣，使蒙其成，某甚不能無望於明府。行矣胥晤，盡略敬彝。《秋崖集》卷二七。

答費宰劄

某伏以一犁雨足，農務村村，共惟仁聲載塗，民以蘇醒，山川奔屬。某氓也，初上其賤姓名於贊賓者，蠶而件具之猶以爲簡，抑其木石之與居，鹿豕之與游，蓋林丘之耕夫、甕牖之退士也，於竿櫓乎何有？請略之。始某出而遊四方時，聞士大夫之賢業也有年數矣。頡頏飛舉之珮，簸弄明月之珠，蓋某前乎此之願焉而不可得者也。不圖僻左之縣，介在山峽之間，而明執事不鄙辱臨之，疲民其遂瘳

乎？然則相携春雨之鉏，對卧夕陽之犢，蓋某今乎此之安焉而得自遂者也。獨念拱壁大寶，方當與天球河圖陳在東序，百里豈展驥地耶？夜下恩書，遄入王覲，恐民氓之不得久其澤耳。某雖不肖似，平生非公事不至偃室，但能與芸夫蕘子安樂耕桑，惟明執事其鑑之。羣仙在行，瑤玉先後，其訊興居焉，某奚其僭之敢！《秋崖集》卷二七。

答鄭提管劄

某伏辱顓使之臨，雖未啓緘，固已心知其爲存念矣。開闔一再，仰見高情，使自爲謀，寧復至此？感激大不可言。惟是某六十之年，日就衰朽，自計塵忝於今二十有三年，大都五合六聚，僅成七考，以此山林之性已痼，仕宦之路甚生。今殆言農夫重農夫，無往而非農夫也。山猿野鹿，豈堪位置於鸞和之間。追念平生，亦欲少有以自見，而與世落落，名實不浮，費人提撕，乃至於此。使吾君吾相重違名法，從之請而予之，是亦不過犬馬畜臣，本非繫維駒谷之意。淵衷鈞抱，其將以某爲何如人？前此乞祠，政恐溘先朝露，破戒爲一燈之續耳。既已得此，他復何求？戶曹不愛裏言，垂念鄉晚，此固今人所無也，某不可無一書謝之。然曲其辭以干之耶，則非不肖之雅意；直其辭以絕之耶，則拂君子之盛心。其姑少徐，某終當道所以感刻不忘也。《秋崖集》卷二七。

答汪運幹劄

某方飯牛於渚，袞暑中殊瞶瞶也，乃得執事者書，諷讀醒然，受賜無量。抑執事之所以殷勤其文辭，千數百言而未已者，豈非深攻玉之憾而得獻璞之刖者耶？蹙然似人，則吐其胸中之介介耳，不然某不足與語此也。昌黎《師說》，自其當時固以爲蜀之日、越之雪矣，風俗趨薄，如水之就下，以今視昔，且又四五百年，天地中間，父之不父，子之不子，而兄弟之不兄弟者何數？況所謂師弟子云也。以柳子厚之不可學韓愈氏之可，猶未爲善學昌黎者，而某奚其敢？且執事之師云者，文乎爾。文乎爾，則雖幽怨如《離騷》、憤悱如太史公，固不若先秦古書之師也。先秦古書，雖辨詭如左氏，雅奧如莊周，固不若先聖法言之師也。執事能自得師，則此諸書者具在，有《易》焉以觀其蹟，有《詩》焉以觀其情，有《書》焉以觀其治，有《春秋》焉以觀其斷。凡天地之所以奠、江河之所以流、君臣父子之所以立，而古今天下國家之所以治與亂，盡在是矣，夫豈曰文乎爾！若子厚之不敢於爲賤人，固曰非有慊於其文也，某則曰懼有慊於其文也。乞巧之文、招海賈之文、斬曲几之文，謂子厚而無慊於此乎？然則子厚之不敢爲師，亦非吾之所願師也。執事所以枉教者非某所敢當，則以上之執訊而已。《秋崖集》卷二七。

答龔國錄劄

某卧雲牛下，所與游者非山南之芸夫則溪北之漁子也。當世之士鄙而棄之，叟亦且與世忘矣。「爲詩踏雪過茅屋，不領一騎驚山猿」，前日執事之顧我厚甚。「門前車馬倦逢迎，塵滿荷衣不堪着」，則不自意老農之貧病不能出門戶也。夜半扣角，有懷其人，而棲息不同，奚其書之敢！琳琅金薤，忽落巖扉，自視缺然，何以得此！有如一世儒彥合在帝旁，政今報成，會且歸矣。安得摩挲西園之石，淋漓北海之樽，酒酣氣豪，一吐其胸中之浩浩者！而某方屏廢，孤負此生，東望屏星，有嘅其嘆。

《秋崖集》卷二七。

答許教劄

某與執事不面者幾年，不書者亦幾年矣。山塢荒寒，忽奉翰題，真如拱壁大寶之墮吾前也。一詩一記，開闔不能釋手，斯亦奇矣。名其處曰「天多許」，得無大傷於奇乎？蓋執事平生所爲文往往亦坐此，某故嘗以爲易奇而法，昌黎之言也。好奇自是文章一病，山谷之言也。然則學者將何從？秋崖曰，奇可也，好奇不可也。夫人而好奇也，夫人而不能奇也。長江大河，滔滔汙汙，此豈有意於奇

哉，而奇在是矣。至其絕呂梁，衝砥柱，則堰而風雷噴薄，魚龍悲嘯，又有不得而不奇者。若夫激溝瀆之頑石而落之爲奔放，舒之爲淪漣，不謂不奇，而與夫長江大河之滔滔汙汙，忽然而絕呂梁、衝砥柱之奇則有間矣。執事以爲何如？寒暄常談一切掃去，無則與塞白，以故聊復狂言如此，惟執事者教之。阿戎妙年，筆勢已自汗漫，厭家鷄而嗜野鷺，則非所敢聞。《秋崖集》卷二十七。

全宋文卷七九〇〇

方 岳 二二

答范丞相劄

維元老大臣夷逸於林丘之幽，高蹈於事物之表，山君川后，時節起居，其年壽等喬松，福嘏彌子孫，一念之仁，簡在上帝，理固然也。訊之蔣幹，知骨清神健萬萬，坐政事堂時胸中乾坤同一泰定，甚盛甚休。乃聞無地樓臺，至今猶往來傳舍，只觀此事，亦是近世宰相所無。獨恨不能從一門生兩兒子之間，舉手以挹溪山勝處耳。某無慮五六乞倅，終不與，既乃頭銜換一字，遂不敢以白。今丞相無舊故，誰當知之？翹跋門牆，神爽飛越。《秋崖集》卷二八。

答同官劄

某屬有天幸，得從羣仙飛珮之後，爐亭夜話，隱隱有金石聲，而煙水蒼茫，翩其駕蓮舟讀玉書而

去，梧風竹雨，詩夢亦寒。琅畫飛來，真所謂趑然足音也。玉麟一角，與世作儀，崑崙蓬萊，寧久羞薄。獨恨某輩碌碌，分當歸耕，方且丐一貧外倖，恐不得迎拜上東門外耳。別紙垂諭，如某規行矩步，不敢失尺寸者，何能爲度外事耶？幸爲我多謝方君，功名之亨固自有時也。瞻晤未涯，神爽飛越。《秋崖集》卷二八。

答陳料院劄

某從飛霞之珮餘二十年，夫亦有舊故矣。函書每下，則必釀虛譽，飾浮文，如仰惟等語，抑何世俗我也！甚爲執事者不取，敢略。金陵天下形勝，表裏江淮，煙草夕陽，六朝之遺事故歷歷也。暇日亦嘗倚青龍之浦，溯白鷺之洲，舉觴酬酢，以籌經略南北之畫乎？今何如時，賞心風月，自宜束高閣以俟太平也。如聞餉計，塵土亦空，所在皆然，寧不直如此廩廩。願言出所素蘊，爲國良圖。同舟風波，轉眼又秋高矣，欲言何限，遽數之不能終。《秋崖集》卷二八。

答吳兄劄

某維暑風初暄，綠氣窈窕，書林夷逸，冲想甚休。某一別垂二十稔，老非故吾，江山愁予，不知

人世事之幾變更也。乃春阿連至，得書恍然，訊之則擊楫渡江而北矣。前書未報，今書踵來，不惟不督過之，且愈益厚之，某之愧茲甚。某晚得一第，不補遺餘，初佐淮東軍，以職事迁都督府。無何督相坐廟堂矣，高卧牛下，謂休此生。化絃既更，亦與弓招之。一山磨野鹿，豈堪樊而囿之？遄亦當去此耳。尊翁今官何所，過庭幸爲道問訊，何如？《秋崖集》卷二八。

答陳司直劄

某之於執事交疏而心親，勢睽而道合，與世之詡詡相逐逐者有間矣。去之不能二百里，而江山愁予，塵埃迷人，甚恨交一臂而失也。人間之世，事變萬端，英英白雲，忽已蒼狗。要是不滿虎溪一笑，而弄精魂者，顧自謂奇特，亦可歎已。劉忠烈表表如此，輒書數語繫老筆之後，真所謂珠玉在側，覺我形穢也。會且歸矣，臨紙惘然。《秋崖集》卷二八。

答陳提幹劄

某乃者過鄭公鄉，迂勞之使里至，至則授以大館，連日夜相燕留，去又載之輕舟，所以爲行者之慮甚至。世所謂親戚雅故，何以過此？一步一感，言莫能殫！獨恨所至膠舟與軍饟爭道於牛涔之水，

僅而獲濟，所假舟亦良苦矣。早既日甚，念亦未可以還，留之京江，豈不知此輩廢務，而其勢有不容已者。茲稟嚴戒，方敢遣回，要非皇恐兩字所能盡也。《秋崖集》卷二八。

答張丞劄

某間者闊焉不聞問，良用詹馳。有來誨函，見大夫之所以顧惠其氓者甚厚，不規而頌，如非所望何。某歸思浩然，亦既買舟載月矣，山靈勒回俗士駕，田園久蕪，菊籬正秋，終當訪里父老南山下耳。王琴堂政事乃爾，竟亦不免爲之歎息。祈門蕞爾邑，民無十金之產，更堪摧剥耶？惟執事者手摩拊之，某與受其賜。《秋崖集》卷二八。

答應武諭劄

某伏以江城霜曉，梅意欲春。恭惟小紆玉斑，相我藩翰，有嚴有翼。某不學甚，乃得頡頏九霞飛珮，相從於西雝，爐亭夜寒，金石隱隱，所謂「藝苑手秘寶，文堂耳驚霆」，樂莫樂於此矣。孤鶴飛去，忽舉手而謝盧敖，瞻之在前，有慨其歎，至今清夢猶時時聞胥濤萬馬之奔也。某何爲者，顧從中秘書出參軍畫，道山能幾日之客，又墮塵緣，意平生故人亦既羞薄之矣。一書二千里，依依交情，乃

獨能不粗官我耶？幸甚幸甚。六一翁之鄉里，以道德文章名天下者相望，暇日亦嘗訪平園之草木，訊澹庵之間巷乎？遺書滿家，應接不暇，爲況想甚適，正自不必祝餐飯也。別紙敬悉，此曹此態，在在皆然。瞻言何時，相與傾倒。《秋崖集》卷二八。

答葉正言劄

某屬方拜狀，欲附遞行矣，明日使星至，又得所賜書，伏而讀之，則揆時寒暄，撫問餐飯，甚非天子諫官所以待庶寮體也。然則某之爲竿櫝敬者當何如？前書既已略之，今書不敢不情也。以情事正言，某知免於戾矣。淮堧一稔，遠勝江浙，又幸邊烽不動，收拾淨盡，似可以苟且過此厄運，却未知來春何如耳。敵國外患，要與法家拂士同，恐不可遽以是爲賀。如某山林鄙朴士，每事迂闊，以故落，與世無緣。今此羈縻，殆是自嫌不能相容之名，犬馬畜之耳，正言其亦憐悼之否乎？龍涎薰香，共承嘉惠，時時橫書卷對之，但覺德馨襲人，不知冰霜之凜可畏也。《秋崖集》卷二八。

答程都大劄 一

某比讀除目，竊論誕分侯紱〔二〕，就擁使輅，過家同衣繡之榮，接畛幸褰帷之問，光華所被，甚

盛甚休。始某此來，亦欲一布心腹，蓬山之集，謂可晤言，舉手而謝盧敖，九霞之飛珮遠矣。送目詹悵，無任此情。今一車以南，一車以北，所謂上有加餐飯，下有長相思而已。《秋崖集》卷二八。

〔二〕「論」字疑誤。

答程都大劄 二

某久出乍歸，墻屋穿穴，旁風上雨，手自苦茅苴補之。有從籬竇呼問之者，曰：此爲杜工部家乎？夫子安在？微視之，則斜封三印，蓋當路使者書。急洗墜塗之泥，拱揖而諾曰：予是也。誠不自意溪煙山雨之外，猶爲明執事所訾省，幸甚感甚。始某金陵之役，日日詣府辭行，不暇與明執事道心曲也。不得已而去，則所謂髯參短簿能令公喜怒者，正自不滿人意。蓋嘗拂衣欲徑歸田矣，輒爲督樞勒回之，丐祠之章未免自從某所上。廟堂賜之翰，謂將召之著庭，督府有書欲留，只得中輟。然則廬山之命，其廟堂意耶？某亦何人，乃繼鄉先儒之後，且得此郡之歲，適皆四十有九。遺書所在，某何足以知之？然未敢遽引辭，政以權郎予待闕軍壘，恐或者有薄淮陽之疑耳，闕到即上免牘矣。相望正遠，敢布腹心。中朝如明執事者幾人，豈宜一日去上旁近，芝山之酒定非久留公處也，某無任延佇。

《秋崖集》卷二八。

答方僉劄

某竹扉雨寒，有剥啄前者手其書，恍不能記孰何也。徐讀徐問，則知執事者脫鶚冠爲新進士，而今少遊即是太虛，甚盛甚休。西笑入秦，此興固不淺。《萊山堂記》蓋嘗略識之矣，驂騑馳九軌之道，中間自無駐足處，功名不足爲執事言也。一書萬里，忽落雲耕月釣之濱，豈猶未知其寂寞耶！始金陵之行，雅非鄙朴者之意，丐祠得壘，需次兩年，亦幸返吾屠羊，得以暇日理鋤耒耳。兩地相望，各天一涯，棲息不同，無任注仰。《秋崖集》卷二八。

答黃正奏劄

某伏以雨勒花寒，一晴方競。恭惟討論入對，星宿光芒。某日瑣春官，與一時名儒鉅官焚圖告穹昊，退而奏號上前。夜漏下十刻，御史以璽封入，羣公盛服，執事則大名在焉，一軍皆驚，不獨爲吾鄉喜也。祈山久寂寞，氣象頓還，西南諸峰競秀崛起，斯亦奇矣。而某也陳人也，道山幾何日，風輒引之而去。一書至今，未能與世無緣，丐祠之章再三上，出幕得壘，猶幸以暇日理鋤耒耳。翩其飛翰，極佩盛心。方苦草廬，未涯佳晤。所覬益宏遠業，亟上奏篇。《秋崖集》卷二八。

答趙寺丞劄

某歸耕祈下，日與遊者芸夫蕘子，而老硯荒矣。賢太守與民介福，揭虔妥靈，乃不鄙，屬筆於牛衣之間，刻之廟道。字畫褊陋，不足以導迎景休，而執事者一念在焉，神人其忘諸？某敢不與里父老再拜受貺。《秋崖集》卷二八。

答林兄劄

某窮山老樵也，然於四方之奇人逸士竊嘗傾心焉。有書自東，乃知崇蘭之佩、芙蓉之裳，近在吾州風月堂邊而不得面也。鴈蕩妙天下，四靈所鈞遊處固多詩人，而今又得君，獨恨某不足與言，奚其題目之敢？田家作苦，一再讀之，快哉快哉。乃姑記一日之適如此，非跋語也。《秋崖集》卷二八。

答洪宗諭劄 一

某屬以見大夫之請，敢犯不韙，某知罪矣。共承墨妙，宛然清揚，一時鷺侶鷗朋亦自驚喜。先相

公奏議，蓋當時與天下賢士夫傳誦以熟者，墨本分教，如獲拱璧。盥澗泉熏石鼎而讀之，不覺發嘆，以爲大音不聞蓬萊宮又幾何年於此矣。某雖不肖，猶幸一識老仙，嘗得尺牘數行，有下馬之氣如虹，應門老走當自識其不凡之語。而某老益亡奇，大負此帖，第綈襲之以爲子孫藏耳。敢因謝致幅，併及其所以自幸於名門者如此。早既太甚，山邑蓋連四五年，如是歸耕，望一稔又墮渺茫，李將軍固數奇也。上梁文誰實傳醜？輒往奉一笑。《秋崖集》卷二八。

答洪宗諭劄 二

某窮居山間，自五月至於八月不雨，不惟薄田盡槁，掇掇然抱甕而汲，久無可濯可湘處也。乃夜半簷陋如瀑布聲，雖無救枯旱之苗，蹶然起飯牛畦麥矣。震雷以電，適又是秋甲子，吾儕畎畝之憂何時而已也！行李問訊，鷗鷺爲驚，不自意其一介氓得此於見大夫之賢者，敢不再拜以無忘盛心？先相公以一世儒宗丕顯謚冊，發揚徽美，上軼歐、蘇，甚盛甚休。某雖不材，然嘗辱一字之褒，恃以自壯。需錄瑤帖，謹具如左方。某因有區區之愚請於下執事，先子初得封，其制詞亦出老仙之手，欲得大筆爲取「善慶」兩字書之以扁先祠，是公家再世有造於某也，豈不幸甚。《秋崖集》卷二八。

答潘兄劄

某麋鹿之野，乍返吾廬，方決驟山林，自與世絕，書疏非所堪也。執事者作小楷，具件幅，若施於所敬，則有驚而避耳。某謹以上之典史氏而告之曰：某祈下之鄙細人，不得與於斯文也。少時不解事，率意妄作，今老矣，每爲之縮頸咋舌而噬臍。執事出所有使品題之，某奚僭之敢！然恐執事之不予諒也，掛名其間，珠玉在前，覺我形穢，某無任主臣。《秋崖集》卷二八。

答蔡憲劄

某歸耕牛下，蓋山翁溪友之所狎易而富兒俗子之所排突也。部使者不有其貴，肯問訊於寂寞之濱，高誼凜然，感歎無數。每記爐亭誨語，以爲廟堂嘗訪人物，明執事謂眼中所見，獨此可人。讀今所賜書與前語吾相者無以異，雖漆雕開所謂吾斯之未能信，而亦決知明執事發於至誠，非尋常世俗竿牘浮虛之談也。顧某不學，祇益懼爾，敢不夙夜敬戒以無忘知己。《秋崖集》卷二八。

答吳丈劄

某維久枯得雨，纔有秋聲，共惟冲想自頤，相在林壑。某雨別山寺，於今幾何年，老成典刑，栩栩入夢。意洲上之竹玉立固無恙，而鷺朋鷗侶相與往來於沙煙溪月之間甚適也。何物小子，過塵音書，乃知老仙超然有燕翼子，而東閣郎君能自修潔，取友必端，君家世不乏季子矣，甚盛甚休。記文當屬大手筆，某何以堪之？又念辱交賢父子間，而先友和仲甥館之自出也，願徐之毋迫。苦屋小休，敢不作數行字附仲亨求教！未間尊生自愛，以引以恬。《秋崖集》卷二八。

答胡兄劄

某辱詩饒石，清矣哉，二妙也！雪巖雲壁，鳬泛而龜藏，君之規我多矣。正恐豪奪高齋，風月澗松，不能無語耳。珍感珍感。《秋崖集》卷二八。

答金臨江劄

某自里人不戒於火，先廬燼焉，蓋無所居者十餘年矣。歸自江上，手苦草堂，斧斤雜然，非匠事

不接於耳也。千騎既東之數日，始有爲某言者，爲之頓足扼腕而噬臍。執事者不惟不督過之，且賜之翰，鄉長上之於後一輩，其勤勤乃爾，某知愧矣。世涂日狹，何往而非風波，歸興浩然，傲睨林壑，方將左花右竹以寄吾高，而宣室受釐，已有久不見賈之歎。行矣王覲，恐非芳薌一覽所能留也。《秋崖集》卷二八。

答趙運管劄

某十有餘年之別，落落參辰，老我山林，幾不記車中半面矣。黃獨無苗山雪盛，又洗長鑱，有朱兩幡，正自不滿一笑。晦翁書在，而半生所聞五老峰今不是夢，山負予耶？予負山耶？惟明執事教之。《秋崖集》卷二八。

答趙教授劄

某不學，幸甚得與麟鬣犀彥翔集於立教堂下，見執事粹然玉潤，心竊敬之。不圖此來，任棠固在邦域之中也。朋友與君臣父子而等，鍼之石之，執事與有責焉。摩挲民力之窮，爬剔胥奸之蠹，所以教者似矣，抑言其證而不言其方，何也？某敢以請。某所謂以法爲師弟子者，執事諱其名弗稱，足以

厚薄夫矣。然繫銜則固職方氏郡縣也，獨可得改歟？願繼自今無然。遄矣晤言，寫我幽抱。《秋崖集》卷二八。

答胡文叔劄

某一生骯髒，所至草茅。南康俯重湖，餽舟湊集，往往挺刃隳突，市無寧居。適會湖、廣綱梢豪據石閘，薄人於險，竟致漂淪。有訴於庭，爲昌黎者安得不追而杖之？秋壑怒焉，顓匣具析，某意鄰路體不當爾，一判頗自痛快，固知其不見恕也。廟堂似不以彼爲直，堇堇易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要無虧於名實，而某固不可無恥，又挈挈而南也。一丐祠，一丐罷，皆不許，而昨日邵武人已至，頗費區處。後山種梅十七八活，歸又趁冬晴，築一草堂〔二〕，只可挾冊其中，手畦菘韭以了此生耳。《野處集》甚愜所欲，見獨編抄，工力百倍板行，儻然取之，得無太傷廉乎？願少留山房讀一過，即奉趙璧歸矣。龐老何日入城府，傾倒欲言。《秋崖集》卷二八。

〔二〕堂：原作「塘」，據《小稿》改。

答費司法劄

某維暮之春，綠陰清美，共惟懷章容與，遡上風霆，亨衢方開。某屬有天幸，執事者駕飛雲而辱臨之，楚山叢叢，快此一識。所恨者秋風斷鴻鴈之行，明月還鵲鴿之影，不得相與掬窪樽、醉崖石，以吐其胸中之耿耿者。歲月遽如許，乃猶擁書家林，未肯爲幕府屈耶？若某者隻字不至中朝，不知何爲忽有啓擬，乃復爲結一重案，又可笑也。知縣公墓刻，以嚴戒不得辭，筆墨凡蕪，於謝奚有？伏讀唯有感媿。山林鍾鼎，棲息不同，瞻望無期，第深注仰。《秋崖集》卷二八。

答汪兄劄

某歸老秋崖下，所與遊者芸夫蕘子耳，人間書疏要非所堪。顧小楷而條件之，此山林野人之所驚而避也，謹以上之執訊者。潘君詩跋，亦何取於摧頽不武之人？掛名其間，使旁觀者爲之捧腹，兄殆不無過？試一取讀而還示教焉，某至懇。《秋崖集》卷二八。

答許知縣劄

某山林之習未除，麋鹿之性故野，一生落落，與世無緣。歸自金陵，方住雲半間，畦菜一席，不自意別猿鶴矣。趣行有旨，貿貿然來，誰實知者。函書盈几，忽得「何所獨無芳草」之騷，寫我心兮，三讀太息。有此令尹，吾知免夫。揚瀾左蠡朝夕之舂撞，恐自有雲銷風止水鏡淨時也。頗衰老子，使蒙其成，某也抑何幸！《秋崖集》卷二八。

全宋文卷七九〇一

方 岳 二三

答林倅劄

某荷鋤畦雨，有軍將持斜封三印至者，驚走草廬下，不自意見大夫能拊存其一介氓如此。方緹屏過巖邑，某實病不能興，懼前驅之不予諒也。輿曳上謁，雖心知其落落，如長松夭矯冰崖雪壑之上，定自非世間凡草木，而某也一語而三引其氣，不能攀飛車接英論也。共此明月，有懷其人，一書自東，共承嘉惠，不謂荒寒漁釣之處見此甘草。下拜珍感，言不盡謝。《秋崖集》卷二八。

答楊元謹劄

某往離金陵時，行李卒卒，亦嘗厓略數行字道所以負朋友之意。讀今所惠翰，似覺墮石頭驛水中

矣。吾儕用世，必諫行言聽然後可，以士薦言不重則併士輕，不若拂袖而歸，予輕者猶予重也。寧使人失士，不可使我失身，否則山中白雲何面相見！天下事大略如此，請姑置之。獨念老書生歸耕窮鬼，亦可以見貸矣，一旱酷甚，望秋便哦飯不足之詩，未知此後此腹如何。而揚子雲終不解事，乃記其初度，歌白雪而壽之，竹逕草亭，孤此妙曲。未知何日，傾倒欲言。《秋崖集》卷二八。

答汪知觀劄

某緬惟梅花欲雪，鶴骨清寒，碧玉森森，高出塵外，恨不得一詣其所，相與道話。宸章飛落，增重琳房，非師何以得此？拜手瞻敬，敢不爲山川賀。賤生碌碌，久已厭之，正君家老師所謂吾有大患者也，師何爲不守家法，更祝長年？感意則深，未有以謝，皇恐。《秋崖集》卷二八。

答陳教劄

某惟博士非它官比，一語一嘿，師嚴道尊，某將取式焉。顧懇懇厖厖，解何記室之後故，筆精墨妙，一紙書略已窺斑，侯喜輩伏矣。抑所望於執事先生者不在茲也，知爲所齎昆玉，喜甚合并。何以教之，敢不三拱！《秋崖集》卷二八。

答高宰劄

某惟鶴山負一世之望，慶源演迤，實自諸高，詩書之傳未艾也。執事者出其家學，絃歌斯民，夫奚有於邑之難？錯節盤根，方見利器，某何幸蒙成焉。縮手袖間，使汗顏於血指，大匠必不肯坐而旁觀也。明以告我，聞斯行之。《秋崖集》卷二八。

答曹工部劄

某自兒時聞昌谷先生以斯道之傳慨然爲己任，後生晚進猶得聞乾、淳以來諸老之緒餘，甚願執鞭焉而未能也。非才假守，適在鄭公之鄉，不見其人，得見其子孫斯可矣。青冥之靶，弭節里門，非天之以工部惠教其繆守乎？遄矣式干木之間，拜手以請。《秋崖集》卷二八。

答劉知府劄

某惟乞祠不獲，貿然來思，如聞干木之間，去城纔咫尺，此天之以賢寓公惠幸某也。康廬天下勝

處，一童一鶴往來乎南山之北、北山之南，其與渙浥吏塵者相去豈但弱水隔也。須我暇矣，式從公遊。《秋崖集》卷二八。

答鄭運幹劄

某山林深密，與世殆不相聞，屋後一塢荒閒，真漫郎所謂不隔人家便是山也。近開竹徑種梅將百本，作草亭其間，亦足供老子杖屨矣，此外不復計也。安得奉琴尊，相與一笑？又念執事者方輟青冥之靶，意欲鞭鸞鳳而上之，未有此暇耳。歸耕厓下，早不逢年，生日酒螯，甚負左右手。不圖記憶於千數百里之外，遙遙送將，發函讀之，皆非窮人家所有。方欲捲錦鯨還客，而子用大聞，弟持不可，則既下拜矣，珍感珍感。生日諸弟作酒，方一再行，徑醉去，狂歌《賀新郎曲》，今往一笑。或出或處，棲宿不同，山中白雲，難以持贈，惟有詹向。《秋崖集》卷二八。

答程教劄

某惟嘉平之月，天地將春。恭惟獨抱遺經，行矣重席，有斐有翼。某宛其老矣，意與年凋，負暄草亭，戀戀黃綿襖子不能起，又豈辦事治筆墨，與世俗相酬酢禮文間者哉！靄峰倚天，惟有詹跂。妙

語飛下，方知歲行且周，有事西疇，又添老大。但拭目吾道之泰，如廣文諸公袞袞發白虎之尊以強人意耳。遠與歲別，惟厚自金玉，式遄召綸。《秋崖集》卷二八。

答趙提刑送春衣冬絹劄

某投閒林壑，得耕侯土已幸矣，敢復他望？有司繼廩，忽焉得二十緡。歲暮天寒，不復使紫鳳天吳，曲折短褐，今工部定勝舊工部矣。一笑一笑。《秋崖集》卷二八。

答朱尉劄

某伏以作噩之春，乾元用九。恭惟仙曹清峻，畫諾賓僚，有翼有嚴。某草廬雲卧，不知歲月之老，冰題到手，驛亭柳又依約矣。執事駕驂騶之御，出門問塗，振鬣長鳴，便有一訊千里之興，朝崑崙而夕玄圃，殆未可量也。某老矣，藝菰兩席，滋蘭一畦，正亦足了此生，無復他望。故人不遐棄，寄聲山民，照之以銀燭之光，勵之以石堉之辣，而未知今我之閭時情而螯世味也。遡風孤鶩，敢拜執事者之重勤。《秋崖集》卷二八。

答胡簿劄

某伏以天地既春，草木欣豫。共惟譽處休洽，公車交書，有嚴有翼。某自上東門一別，驛亭柳幾青青矣。田家作苦時，或嘿數平生故人，意執事者久已給札玉堂，使條天下事，馬周輩不足道也。兩使者一世之望，出半言從臾之，便當背負青天而上，一疏累數百言，豈特四輩召而已。某自屏迹田里，一字不入帝城，常所欲游又皆耘夫蕘子，無能道古今而譽盛燉者，孤負奈何！華炬見分，厚意無以報，未知何日，傾倒所懷。《秋崖集》卷二八。

答謝司戶劄

某竊伏草萊，野哉其麋鹿耳。平生聞三峽之雪、五老之雲爲天下最佳處，奇人勝士往往家焉。駕黃犢於喬松飛瀑之間，久有此興。乞祠得壘，其貿貿然來者，山故之以也。至則錢穀之間犯其慮，簿書之塵裝其懷，山吾面焉而不吾即也，奈何！一書自西，孤響逸發，顧所謂浩然之氣，匪某其人。山近而遠焉，浩然者不爾其櫛株拘也。曷日反魯，傾倒欲懷。《秋崖集》卷二八。

答陳常博劄

某去違門牆，俯仰年歲，雖煢然在疚，生意不聊，而省發覺悟之機，洗濯磨淬之助，未嘗一日置也。方麗澤之聚，蒙潤不知，至離羣索居，乃復動念耳。待盡堊室，姓名不齒於諸公間，郵傳及門，恍然莫知所以。伏拜書教，讀未既而泣下。所謂攀號摧剥處，正是古人發深省處，某敢不夙夜以無忘誨言！創鉅痛仍，何有於學？然少時蕩搖於意念之萌，驅馳於血氣之使，在今皆以荒迷忘之矣。獨念先母一生貧苦，不及祿釜之養，此不肖子不孝之罪，何知其他！刊委云云，已具彝仲書中。惟習庵坐進此道，惠幸後學。謹上狀，不宣。《秋崖集》卷二八。

答吳殿撰劄

某從元戎於高沙凡七日而歸，驅馳鞍馬間曾幾何，而已有疲曳之態，腐儒真無用也。正此盤礴，雲灑飛來，爲之矍然起拜。南徐寇攘甫定，氣象葦然，若非兼領總司，自是掣肘。伏惟百廢經始，不無勞勩，乃能從容整暇於翰墨間，甚盛甚休。某始爲此來，意謂十日別耳，忽忽踰月，浩然思尊，三五日間恐得一至麾下矣。《秋崖集》卷二八。

答李實夫劄

某至自高沙，得雪雅於凡間，梧桐月多，秋思策策，於其下作商聲歌之，宋玉之悲故在，不再讀，喚起江南鱸蓴之夢。時事如此，既不能得尺寸以靜鯨鯢之濤瀾，又不能退林麓以娛猿鶴之煙霏，不知竟何爲也。負負何言。《秋崖集》卷二八。

答史湘潭劄

某一別幾何年，恍然不記鷗鵬之徙天池也。鄭秋此來，有書銜袖，出示之則琅畫爛然，始知春洽於湖湘之間，雲飛於嶽麓之表，碧蘅紅杜，渺予芳洲，蓋屈大夫之《離騷》故無恙，而《九歌》之遺響猶在也。暇日亦嘗壺觴以吊靈均之古愁，而發吾胸中之浩浩者乎？如此佳處，執事乃勇於去之何？維揚雖古都會，然所謂朱簾十里、迷樓九曲、二十四橋風月，今不知在何許。然則移執事爲元僚，湘水得有語。獨吾曹十餘年之別，忽此同寅，喜當如何！《秋崖集》卷二八。

答洪侍郎劄

某昨已聞之吳農卿，以爲侍郎齒及下士，思欲見之。茲拜翰題，勤勤懇懇，不知何以得此。惟天開一泰，羣賢萃朝，鳳鳴朝陽，涵海嘉賴，如某等輩亦願一望立玉之光。然起從田間，山林之鄙朴故在，惟君子愛人以德，毋使之趨趨囁嚅於門下吏以沮其平生韋布之氣，不勝幸甚。《秋崖集》卷二八。

答胡文叔劄

某痴不解事，不知區區者適爲形役。蓋自二月初奔走往來，曾無寧日，問訊竹間水石，沙頭鷗鷺，已望望有鄙我意，亦知愧矣。淮鄉士友未必如中州盛，鼠朴知可售否？從此相望，夢墮天一涯，玉我於成，正不隔此衣帶水也。雪雲釀寒，惟萬萬自重。《秋崖集》卷二八。

答葉巡檢劄

某維時霜晴，寒意未競。恭惟某官謹護邊瑣，百爾相攸，台候動止萬福。某曩上謁於計臺司賓

者，有客負隅坐，亟問之，則鶚冠子也。徐察之，則鶚冠子而非也。去之幾何時，有移書僕者，手其函恍如，目其題懵如，啓而讀則向負隅坐者也，憮然嘉之。抑其言曰：「吾遽徑門弟子也，東閣郎君薦禰正平甚力，而此書竟未至，得無有石頭事否？」僕幸與侍郎接，又幸與常簿厚，不可以莫之答也，其徯之。忽閱邸狀，常簿峨豸入臺矣。官盛近諛，容可以莫之答也，其止之。是以若此其罪也，幸爲我寄聲烏府先生，而後書愈不敢入帝城矣。未見，厚自愛重。《秋崖集》卷二八。

答葉華父劄

某伏以寒氣曉集，南枝生春。共惟某官翱翔諸公之間，鋪繹六藝之粹，凡爾次舍，求福不回。某旦旦望九華山渺立塵外，以爲何當挾太乙青藜杖、携李長吉古錦囊以從兄於泉石佳處，而不知乃在京華軟紅中也。某從田間起爲吏，事事生疏，每思曩時雲澗雪崖，與山僧野老幾醉幾醒，今不可復得。老人以吾落邊上，舍之而歸視其家，則簷門無稚子、掃地無老婢，兄以吾爲樂於此乎？官屋荒落，門前之雀可羅，而人亦知其愚癖，無敢以貨來者。月俸不滿十萬錢，計口而食，日所受用則老禿中書君。而兄來索上色牋，兄以吾貧爲有異於疇昔乎？何其不相知也！使人索書，甚古有懷，欲言不能既。《秋崖集》卷二八。

答吳運幹劄

某鄉粉後一輩，知有達尊者三十年，相望家山，百里而近，乃不得從小奚奴晉拜履舄，亦枉爲嚴助邑子矣。效官邊鄙，竊聞薦紳大夫稱道盛燠，爲之瞿然汗下以慚。則自訟曰，抑吾互鄉獨未牋名氏於笕記者！敢圖謙下灑翰先之，老成人之典刑固自超出流俗萬萬也。執事以二十年前取科第，乃今猶着集英殿下舊青衫，畫諾臺幙，得無有鬱鬱於此者乎？何時弭節行臺，快此先睹。《秋崖集》卷二八。

答宋尉劄

某誤辱制垣，剡之帥幕，此固采葑無問下體之意，而又分炙於不自言之人，豈不紳佩！惟退揆其私，有不自安者。堂帖至已多日，始猶秘之，會邸吏報行，遂不可掩，至今踟躕，辭受兩難。鄉曲老成人當有苦語以相鍼砭，而奚以賀爲！某謹再拜，謝不敢當。《秋崖集》卷二八。

答楊宰劄

某以文學掾留莫府，幸甚一再瞻立玉之光，正欲從容燕琴，願聞先生勳烈，將操觚染翰以庶幾柳

河東紀段太尉遺事，而馬首東矣。正此翹企，有來環畫，乃以某辱在帥幕，勤渠而賜慶問焉。某前月初始聞之，懇辭不獲，朝命既下，進退兩難，至今未之敢承。亦惟執事者所以教。何時飛舄，洗此傾瞻！《秋崖集》卷二八。

答陳守劄

某二十年前舊民，苒苒老矣。脫夫須起民伍，幸接茵憑，方將從容話疇昔，而執事者丐麾去，惘惘不自己。呼車造門，乃聞蘋洲歸棹西矣，重悵然也。日夜翹注，有來音書，其睽睽一介氓顧如此，感不勝情。某濫此序遷，正自愧見二三子，甘棠舊地，意必有苦語相砭鍼。頌而不規，則又大失望。長才磊磊，處繁劇如破竹，此豈晴簷傍日婆婆負暄者耶？式遄召綸，迎拜鵠首。《秋崖集》卷二八。

答趙運屬劄

某與明執事爲同年生，於今垂二十年，意者青冥之靶凌厲鸞鳳，固已舉手而謝盧敖久矣。得所惠翰，無以大異於巖寺邂逅時，爲之太息，士固有不遭如此。蒼顏白髮，非復曩所見。一生骯髒，與世少諧，始以議不合丐祠，猥亦予壘，蓬藿深密，若將終焉。忽聞縮戍之期，亟上前請，趣行有旨，顧

瞻茫然。翩其貺書，所以告語者甚備，非篤叙年盟不及是，何感之如！抑聞蠹穴疽根，殊費疏剔，尚賴一二教之，此非面不能盡也。草草占復，別容式干木之間以請。《秋崖集》卷二八。

答程兄劄

某與世應酬，不過《兔園冊》中語耳。諸公愛而不知其慙，至欲刻畫無鹽，蓋亦數數謝不敢。今已久爲兜率寺冢矣，君其問諸劉復愚。《秋崖集》卷二八。

答趙尉劄

某辱分碑刻，所以愛我者至矣。抑人有言，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特未知生之與死何如耳。以某之鄙等作如是觀，屏廢田廬，豈堪棲壁？獨隸古可愛，當時出舒卷，髣髴其似近也，千感百謝。

《秋崖集》卷二八。

答謝大監劄 一

某閉門黃葉之村，久已無意人間世矣，獨憾不得進瞻犀玉之表，剽聞笙鶴之音。投老空山，永絕此望，不圖星宿明潤，時焉流光，有如不振之踪，忽有啓擬。平生方拙，莫知所從。意其爲鄉參汲引之盛心，恐非丞相意，不得不固以辭也。方控於朝，未敢稱謝，而屈鐵盤銀之字，裁雲組霧之辭，已自飛到山人家矣。拜手稽首，感塞彌襟，竣得旨揮，別容顙布。《秋崖集》卷二八。

答謝大監劄 二

某茲諗大府賓賢，羣賢咸集，備禮盛樂，歌《鹿鳴》之三而送之，甚盛舉也。某以山林僻左，莫與榮觀，何貺如之，更勤折俎。某謹再拜受賜而賡勸駕之章，瓦缶烏烏，殽亂鍾呂，惟少流巖電而擲之。《秋崖集》卷二八。

答謝守劄

某伏蒙台慈念其老朽也而扶之以上藥，知其寒苦也而被之以純綿，思其貧薄也而飫之以甘芬，皆非田舍家所嘗見也。尊上之賜，猿鶴爲驚，再拜以還，不盡珍感。《秋崖集》卷二八。

全宋文卷七九〇二

方 岳 二四

代與高紫微劄

某望西掖在紫微碧落之間，夔絕人世，不敢瀆以塵埃之名氏，雜以荒蕪之書問者，于今又幾何時矣。永惟鶴山不可作，臨風淒其。中書乃以一日之知遇相引重，齒牙餘論，芬澤溢流。每觀揮翰紫宸，雅蒙題品，筆端春意，芽甲光輝。雖某非其人，而所以德獎借者何有窮已！鶴山仙去，西土騷然，今不知果安歸乎？東閣郎君近況奚似？因來刊示，式慰懷思。《秋崖集》卷二九。

代與許侍郎劄

某邊吏也，驅馳戎馬之間，騷屑干戈之際，蓋噲等之與伍耳。望天上羣公玉佩瓊裾翱翔帝所，何

啻隔弱水三萬里也。敢謂一念下土，施及陳人，照之以三辰之光，鎮之以五嶽之重！某所恃以無恐者，惟侍郎許公論之會盟耳。聞之道路，侍郎不愛齒牙之論，獎借過情。碌碌如某，奚自而得此於左右！稱於人曰知己，誰不謂然？淮山叢叢，亦有德色。某敢不再拜謝！《秋崖集》卷二九。

代與陳尚書劄

某自北敵東侵，憂心如擣。度尊兄內爲朝廷憂，外爲鄰壑憂，尤無以爲懷也。而又忽聞令弟某官之訃，以某之驚呼失聲，則又度尊兄上爲時事慟，下爲手足慟，必若無所容身于天地間者。嗚呼，天果不使有志之士有爲於當世乎？艱難之時，使之一心於憂國猶且不逮，而家禍又如此，其將奈之何哉！某感時之淚正不自禁，而適聞此，豈但泣數行下而已！謹專書以唁尊兄而告之曰：匈奴不滅，何以家爲？誠不勝大願。尊兄國爾忘家，毋過戚戚以傷冲和，以分忠嘉之謨也。某無任至扣。《秋崖集》卷二九。

代與史督相劄

某伏以韶光之半，春老丹萸。共惟某官入覲于王，都俞清燕，聿參政秉，盡護師干，鈞候動止萬

福。某遡江而東，敢以顯冊揚庭爲天下賀。

某嘗讀《唐宰相世系》，其間銘彝鏤鼎蓋有不再傳者。惟元勳巨德有大勳勞於天下，則名卿材大夫往往萃於其門，殆天意也。天固生之，必固相之，此某所以不敢請節宣于茵憑之有司者。

某惟聖天子厲精圖治，蓋將六五帝而四三王，臨御於今，其朝于《伊訓》夕于《臯謨》者郁如也。乃睠西顧，則有袖周公太平之書而越在外服者。邊鄙于何而寧謐？廟社于何而尊安？必如龜卜燭照而一二數矣。馳四輩而驛召之，至則對中秘之庭，漏下十數刻。君臣之遇，於斯爲盛，蜀先主之與諸葛武侯其劣諸！

某聞古者文武無二事，孔子也而有夾谷之會，周公也而有《東山》之詩，其巍巍煌煌，至今光于簡冊者，真儒之效如此。皇上作文侯之命，付相公以天下大政而使之盡護諸將，意固有在也。蓋唐之討淮西四年矣，帝有恩言，相度來宣，則開明堂以坐治之耳。蜂蝟斧螳，實非盛德事。伏惟詩書之所滲漉，仁義之所漸摩，要皆吾聖人六經之訓也。甚盛甚休。

某五年于淮，鰕鼠之技窮矣。時當多事，使吾君北顧而隱憂，則繫誰之罪也！雖不以敵遺君父，凜凜此心，而折衝以禦邊庭，挽河以洗兵甲，其將且奈何哉！日夜冀投之丘樊，以毋敗乃公事。

某自制下之日，嘗東望拜手而言曰：維天維祖宗克相有宋，世祚名輔，愚不肖似如某者，何幸親見盛舉！謹件副墨如左，蓋上以爲宗社之幸而下以幸吾私也。

某於德門尊大之媿抑子姓耳，敢不敬問起居狀而請其所以條約者！《秋崖集》卷二九。

代與史參政劄

某伏以春之暮矣，雨逗花寒。恭惟某官從容基宥之庭，參決鈞衡之務，神天闡懌，華夏底寧，鈞候動止萬福。某謹遡泰階六符，端笏以謝典史氏。

某惟天以宋克肖其德，誕開熙明，篤生英儒，與世立極，將使以太平六典，禮樂皇家，覃及龍荒，沐浴帝澤，是爲有宋迓續億萬年無疆之休命。咨爾司鼎，爲國棐共。

某恭以皇上英武睿明，慨然南面而歎，志未嘗不在中原也。旄頭塵彗，羽檄騷騷，夜披輿地圖，問天下何時定久矣。乃睠西顧，驛召一賢，發冊臨軒，晉參國秉。士大夫動色相賀，以爲越、衛兩王前日未既之功名，端待今日。舉明主于三代，開壽域于八荒，在此舉矣。某蓋嘗操觚爲國家賀。

某愚且不學，所不敢忘者先公教忠之訓耳。遭時艱棘，鰥鼠之技易窮，顛厓者誰？乃使君大夫其旰食也。受詔西援，幸解重圍。然退省其私，且不足以謝過，而奚功之云！忽奉綸函，顧以大司寇印綬褒借而寵光之。共惟皇上風厲之恩，相公薦進之造，際天蟠地，不可殫紀。抑某非其人也，惟有惴恐。

某昨陳免櫝，具述君臣大誼猶子事父，孰有以幹蠱爲勞績、能家邀功賞者乎？天必從之，期得請而後已。夫是以不敢據其感刻之萬分一，從門下吏以謝。不圖五雲之朵，春韶與俱，雖淮山介在邊

寒，頓有生意。某也則惟顙之泚。

某惟二三執政大臣也，典章文物，篋絕百僚，駢儷四六之文，慇懃五七之體，不宜謙損于遠外之一邊吏。謂當重綈十襲，悉上送於中涓，而某懼其瀆也，永寶之以爲子孫藏。

某仰止鈞閣，何啻隔弱水三萬里。九霞飛佩，同燕春祺。若曰啓居何如，某奚僭之敢！《秋崖集》

卷二九。

親書一

某區區戴德之悚具在顙牘者，不能萬分一也。心之精微，言則粗淺。然懷不自己，敢盡布之。某惟敵國之強，威震蟠際窮髮之北，所至無噍類焉。貪心無厭，犯我王略，長驅南牧，淮左右幾無立草矣。主上當宁太息，驛召明公，入對延英，漏下數十刻。某雖不能測識，然卜所以爲上言者，必周公太平之書、賈生治安之策也。甚盛甚休。某邀倖解安豐之圍，却新疆之敵，一皆廟謨指授而將士三軍之勞也，書何力之有！此於某不足以贖過，而又何足以言功？然時適隆冬，風雪寒苦，士卒輒裂墮指者百數十人。今出萬死戰大雪中四五十日者，朝廷未有以存卹之，而安坐維揚之帥臣獨受上賞，投醪之誼，恐不如是。此某之所以決不敢承也。相公謙損威重，飛賜賀言，感德則有之矣，抑非不肖似者所宜蒙耳。第當重綈十襲，藏之子孫。某已控巽章，斷非尋常禮數之謂，薦進之謝，何敢以云？惟鈞

慈垂亮。《秋崖集》卷二九。

親書二

某伏以惟莫之春，霽景韶秀，共惟某官妙參基宥，道叶乾心，謨明弼諧，與宋立極，鈞候動止萬福。某謹件畫以謝翹材之掌書記，惟六符委光焉。

某恭以表采陰陽，佐天子以《洪範》九疇者，二三大臣道化之運也。若曰列鼎自重云者滋贅，然越王、衛王之所授受，荆人、楚人之所戴慕，要皆以無前之偉績仰成真儒。相公宜愛不貲之軀，以畢能事。

某乃者聞皇上夜坐宣室，慨然有久不見賈生之思，驛飛庚牌，外數千里，召公於黃鶴，入對中秘，相得甚驩，一都一俞而天下事定矣。其將作《皐陶》、《說命》，爲萬世開太平，覃及窮荒，同我文軌，蓋伊尹自任之重如此。地天之泰，在此一舉，甚盛甚休。

某惟姬公作周《六典》，實鳧鷖既醉極盛之時也。文中子窺見其精微，以爲治家治國治天下具是書矣，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今幾百年，纔遇公相坐于廊廟（二），出冢宰之緒餘，以與吾君上下其議論，一轉移間而乾清坤夷，已見治象。夜半下尺一詔，趣百僚班文德殿聽宣麻案，則周家禮樂粲然復興。惜不令王仲淹見之，有嘅其嘆。某邊吏耳，無故而進班承明，綸綍之頒，大驚羣聽。此雖聖主激

昂之微意，明公篤進之盛心，顧惟書殿隆名，所以極儒生稽古之榮，酬大臣久次之勞，而某也何人，乃在茲選！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其奚冒昧之敢！

某退自揆度，既無以仰當恩除，對揚天子之休命，則不得輒徂其名氏，以聲區區感謝之萬分一，禮也。敢圖相公略位貌于不有，灑翰以相先，榮光炳然，如自天落。某謹重紉十襲而識之曰，世世子孫，其永藏之。

某遡詹中台，惟有屏息。敬願老先生眉壽無有害，與國匹休，燕及翠蓬，同一提福。《秋崖集》卷二九。

〔二〕廟：原作「庫」，據文意改。

親書三

某惟相公位貌穹崇，禮絕百辟，駢四儷六，豈宜謙損於邊吏之賤微！跪讀再三，毛髮爲立，謹件斐墨如左，殆不足盡此心之精微，敢重陳之。惟我先忠肅公辱老先生之知最深，則其不肖孤之于公相雖勢分遼復，而以契家則兄弟也。聖上簡記之誤，進班承明，公相以兄弟之私情則當教之以控辭，以君相之大誼則當啓之以俞允，牋函璀璨，光動草木，感恩則有之矣，如非所望何！謹九頓首以謝不敢

當。某昨上巽章，期必得請而後已，惟公相彌綸之暇，論奏及之，使幽則無愧于先公，明則無愧于當世之士，是公相有大造於某也。篆之肺腑，永矢弗諼。《秋崖集》卷二九。

代與何總卿劄

某伏以南風之薰，水花媚碧。共惟某官妙幹吾國，如漢蕭何，有斐翼宣，台候進止萬福。某謹三肅復命于典史氏。

某惟王人握數路財賦盈虛之柄，蓋國之命脉繫焉。山君海王，時節啓處，調膈鼎鼐，作宋寶臣，則區區善頌云者，庸何贅。

某疇昔之日，有薦紳大夫峨然纓其冠而前賀者曰：朝廷驛召，何少卿爲西總矣。少卿負一世之望，蚤游邊城，知軍戎萬里情，而才又非劉晏輩所敢望。當今貔貅野宿，日增竈未已也。士飽而歌，馬騰于槽，以相我皇上麾荆柄之幡而滅此敵者，其不在少卿乎？某得之師言，敢不以告！

某東樞也，公西總也，壤地之相去固有間矣，脉絡所在則痒癢疾痛舉切吾身。遭時多艱，事會無極，所謂同舟風波，秦越相救，猶左右手之日也。敬願節下無彼無我，以克成共濟之勳，俾某得自附旂常竹帛之間，抑何幸甚。

某所自慶幸者然耳，獨聞之道路，則謂一代偉人當從容萬玉之班，吾君上下其議論，四輩其在行

矣。蓋期其入者曰式遄其歸，而覲其留者曰毋以我公歸兮。此二說也而一說也，由後之說則某之私。某四年于淮，憂時之髮幾雪矣。敵負戎馬足，悍然有飲江之心，此何如時？而使不武如某者以身當之。賴天之靈，宗社之福，往往不得志于我。靡夙靡夜，磨礪以須，亦惟忠于國家者之所教誨。

某緝輿人之誦如左，而告于門下舍人曰：蓬壺其惟襲慶乎？蕪城其無委役乎？謹拜手以請。《秋

崖集》卷二九。

代與曾參政劄

某伏以天地兌說，稻雨欲涼。恭惟某官訏謨帝庭，妙參元化，巋然舊德，格于皇天，海宇阜康，六氣以序，鈞候動止萬福。

某竊惟一德元老，端委巖廊，恢張時邕，天同神比。風雲之會，與國匹休，陰凝陽和，要不出燮理之囿。惟聖天子儀圖黃髮，方以二典三謨之盛仰之宗工，敢願公相愛不貲之身如金如錫，如圭如璧，以畢能事云。

某仰惟皇上奮發英武，旋乾轉坤，陰霾劃開，洗光日月，爰立舊弼，盡出獨斷。于時公相優游綠野，復出而與二三大臣緝熙元功，八荒一雲，物物蘇醒，聲氣之感，天地開除。內前宣麻，縉紳舉笏相慶。

某身在遠外，遡魁袞以自快，蓋上以爲朝廷之賀而下以爲吾父母國之賀。

某筆凡墨陋，安能藻繪文字，贊頌對天之休？竊謂公相自韋布時，抱吾夫子仁義之澤、禮樂之具，對延英鋪繹之。臚句初傳，太史奏日中五色，蓋已極天下選矣。黑頭秉政，霖雨滲漉，而乃卷岱宗之澤，御風騎氣，與造物者游。聖化一新，中外日夜徯大老來歸，爲國著蔡。中台焜燿，太平之期可跂矣，某庶幾見之。

某畎畝愛君，以謂皇上養聰晦明于不作不知，蘊積渾融，更十寒暑，一旦動盪振拂，駕風鞭霆，有不及掩耳者。皇乎休哉，非漢宣帝、唐太宗所能跂已！方今收召衆隲，拔茅彙征，太陽朝升，羣慝自伏。然小人爲國病，猶癰疽之爲身患，羸豕蹢躅，金柅係之。小人之勢孤矣，而童牛之牯欲剪于始萌，否則安知其不狙伺於吾旁乎？狐既獲矣，隼既射矣，若遽然不虞，則伏戎於莽，升其高陵，彼將伺間而乘也。伏惟公相堅持之，以致天下之泰。

某至不肖，方公相以天地爲爐，人人物物盡歸橐籥。往者望赤舄于翹材之館，六符昭然。不圖分絕百僚，而所以慰藉之者甚寵。九鼎一言，自雲霄飛下，某庸有以藉手于經略。監丞調護此來，丕戴陶鎔之賜。有懷感激，浩蕩如江。

某分邑萬山間，井落數家聚耳，氣象葦然，無以大異於嶺雲關雪之外。初見父老，未知何以拊摩凋瘵。上恃鎔冶，端有化工，大鈞無垠，萬象春氣。某區區歸倚之心，雲天在上。

某仰止鈞庭，迴在峻極，豈敢冒昧，自干不韙之誅？惟當恪共官箴，以無負驅策。《秋崖集》卷二

九。

代與浦城鹿宰劄

某伏以秋雲逗雨，桂壑香寒。恭惟某官仁洽雉郊，琴意閒暇，元穹錫羨，台候動止萬福。某敢不爲里父老賀！

某觀《頤》之象曰「山下有雷」，以山之生物而雷蟄之，則根荄芽甲怒長而拔起。君子蓋不獨以自養焉，養其身以養人，某猶願少加之意。

某比讀除目，竊承遄飛鳧舄，臨吾父母之邦，和氣先驅，山亦翔舞。漢制，郎官上應星宿，出宰百里，其委寄至不輕也。聞之東西行者，必賤之堂，畫簾闐靜，而耕雨之簑，荷月之鋤，皆自得於歌謠之外，某既稔政聲矣。

某自兒時聞密令爲三公故事，此固近世無有。然延英曉殿，鵷鷺雝雝，琅珮瓊裾，在帝左右，如公輩蓋已簡注凝旒矣。孰謂玉璫黃流之醴郁，冰壺朱絃之勁清，乃猶未在鍾呂間耶？式遄其歸，儀我班著。

某往年官越，幸甚辱在寅恭，代庖秋曹，又忝交承之契。一間何闊，蓋自前之歲贄訊以來，今茲幾缺？然雪溪之舟、蘭亭之楔，未嘗不墮清夢也。倚筆飛越。

某謬庸無似，試邑窮山之間，民貧歲饑，百短呈露。亦惟疇昔教訓無斁無忘，今幸已書滿，代者來暮，去心已馳，然猶未知下里門之日也。田彼南山，吾實受廩焉。豈無他人，不如我契家，某竊以爲請。

某寅想翠蓬之聚，蘭玉因依，燕此佳涼，多祺綦戩。未行有飭，顒覬刊垂。《秋崖集》卷二九。

代與江西陳漕劄

某伏以春野雨深，俶載東作。恭惟某官肆殫忠藎，玉節於皇，元穹翼宣，台候動止萬福。某謹遡江而西，興敬於侍御者。

某寅想西山南浦之春，雲暖而乍寒，雨新而驟霽，所以調膈饗膳者，視時益加謹。伏惟將明隆指之暇，少垂意焉，以幸僉矚。

某竊惟聖天子奮發英武，獨運睿謨，乾端坤倪，軒豁呈露，其敷玉蕤于丹宸，鏘瑤佩于文墀，皆端士也。薦紳相目，以爲搢華崑圃，冰碧藻曜，如先生者不二三數，飛駟自東，奉尺一詔而歸有日矣，故不敢道蕭何關中故事以請于節下。

某睇瞻璇極，仰斗宿之光寒，拜手稽首而起敬者，蹙蹐如也。蓋自昨歲贅詞于筦記者，今復見春風矣。視吾篋衍，有琅畫在，時一熏爐而讀之，如侍函丈。

某不武，書滿者餘半年，至今逐代者三。蓋其初爲墮甑，再爲棄帷，而今所與交承者又在嶺之南，曰曲江三千里而遙，雖其疾驅而至，恐入夏秋之交。末路煎熬，虛老歲月，惟先生幸教。

某敢問師門蓬仙之輯，恭惟燕喜洪都，蘭玉翹秀，某門弟子也，非僭。

某伏恐巖邑有可備驅策者，某奔走先後。《秋崖集》卷二九。

代與姚簿劄

某伏以麥之秋矣，風日清微。恭惟某官輿衛在行，啓處嘉靖，台候動止萬福。某敢不爲前驅賀！某竊惟吾身在造化之囿，不息則悠久，自強則精明，此君子素學也。惟跋履勞貫，某猶覬於鼎飪

留情。

某聞之孫子嚴，其言曰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爲可，士安得獨自高？某意此公棲身枳棘間，而胸次之蕭蕭者，超然塵埃之外矣。伏惟執事以劍律之光寒，乃惠然辱臨之，繼自今英材館增九鼎重矣。某謹拜手延佇。

某嘗與有識共談天下士，歎科目之陋，以爲重厚典刑如執事者，其落筆爲文章猶能挾國之華，乃獨屈之南廊試耶？或者天將大其聲名，如董體仁故事，則黃閣紫樞無不可者。某蓋已誦言于甲櫝矣。

某思昔夜窗之誨如信宿耳，栩栩清夢，笑談琅琳，曾不自知其幾何年矣。試邑青山之縣，瓜熟而

不得去，意者天之所以惠佳晤也。前輩老成人，必有苦語以相鍼砭，某肅襟埃之。

某爲邑長于斯，今殆五日京兆耳。不圖謙下，灑翰相先，謹條其所以感且愧如書。然不能酬執訊者萬分一，某其知罪。

某寅想九霞玉輯，郁穆惟嘉，百爾委條，式顒棐曉。《秋崖集》卷二九。

全宋文卷七九〇三

方 岳 二五

代與袁大監劄

某伏以天地既春，草木欣豫。恭惟某官使華焜燿，對敷帝休，臺制靖深，台候動止萬福。某敢不端笏爲吾道賀！某觀《頤》之象，切謂起居以養形，消息以養氣，操存以養德，贊育以養人，則所謂金玉體府，爲國保綏，此吾黨至願，惟少加之意。

某望紫垣奎壁之間，榮光炳然，占者曰是謂魁躔，將有以鴻筆麗藻陶鎔帝皇、舒翹揚英、玉我王度者出。未幾而皇帝御集英殿，親擢公爲第一，在廷薦紳舉笏相賀，曰今之董仲舒也。蓋幾何年于此矣，某惟有虔敬。

某恭審茂服帝俞，緝釐匠事，併載董狐之筆，入刊司馬之書，伏惟驩忭。某切觀祖宗盛時，凡上所親擢者時謂儲相，不十數年間告庭大拜，不自意公今日而以繕監召也。然則所喜者端人登朝，衆正

其彙征乎？某豈勝延跂！

某以世祿得官，一俗吏耳。然逮事先尚書，見其訓誨諸父，得聞慈湖、絜齋兩先生之學，即其書而讀之者有年矣。某官以慈湖之傳嗣絜齋之遺響，其以斯道自任，當世不一二數。某安得執御以驗吾心之本靈本明者！某奔走節下，于今兩考而餘，幸而大父于先生有同朝之喜，季父于執事有同年之盟，抑人有言，長于伯樂之廐、生于匠石之囿而不見取，則信爲不材下乘矣。惟先生拊之，使薦紳大夫目之曰，是嘗登蒙齋之門，某倚以爲重。

某屬吏也，不敢上仙輯之問。條教所及，某願趨承。《秋崖集》卷二九。

代與趙大使劄

某伏以天地既春，草木欣豫。共惟某官緝釐闔制，玉帳靖嚴，有偉麟符，兵民夷懌，鈞候動止萬福。

某惟天惟祖宗，克相有宋，篤生元勳，咨爾嶽靈，夙夜受職，其將翼宣帝澤，與國同休。某敢問所以調鼎護茵者。

某恭審顯膺明制，誕告多方，峻躋秘殿之班，增重留都之勢。若稽彝典，式對宗儒，實維富文忠之綏北庭，范文正之拊西徼。有此異數，加以大稱，自非勳德與侔，不在茲選。制除之日，乾清坤

夷。某敬願公相肅稟廟謨，益殫忠藎。

某仰惟國家以深仁厚澤滲漉函夏，如天覆燾，以養以容。而荒陬僻壤，負恃搖毒，參旗井鉞，肆戮鯨鯢。江淮不波，安樂含哺者，伊誰之功？深惟鄆瀆之所以來歸，蠻荆之所以自服，蓋用儒之效如此。所謂德在生民，功在宗社〔二〕，勒之彝鼎，書之旂常者不勝載也。某思與天下頌之。某每讀漢史，見所謂山河帶礪之盟，未嘗不喟然嘆曰，嗟乎，已薄矣！絳、灌武夫，鳴劍其習氣耳。使胸中有古今，何至是？張留侯人傑也，退然一山澤癯，意者圯上老人之書未可遽謂黃石兵法，子房之與韓、彭、英、盧異者如此。伏惟公相沉潛乎義理，奮發乎功名，詩書所傳，了然在目。某僭誦漢事，以布其愛助之區區。

某一賤有司，在垓圯中不啻肖翹之細。退自惟念，公相雖禮均宰揆，夔絕百寮，然大無不包，惟所翕受者，大臣之能事也。某用是以染墨黷鈞造。

某仰止九霞飛珮，屏息以之，其若奔走趨承之心，有如皦日。《秋崖集》卷二九。

〔二〕在：原作「無」，據《翰苑新書》別集卷四改。

代與丁察院劄

某伏以天地之肅，蓐收司聲。共惟某官鶚立朝端，霜凝臺簡，讜言鯁論，炳炳如丹，台候動止萬福。某遡風烏府，敢條其所以爲朝廷賀者。

某聞國有蓍蔡，山川寶藏，陰凝陽和，上下蟠際，將使蹇蹇諤諤，爲紀爲綱，以壽我宋億萬年無疆之休。臚鼎芼饗，願少加之意，天下幸甚。

某竊惟皇上養聰晦明，一瞬十載，淵嘿高拱，無聲無臭，殆如春霆久蟄，發則轟厲震迅，不及掩耳。陰雲解駁，大明劃開，乾清坤夷，纖埃不翳。于是曩時城狐社鼠，仗馬轅駒，一洗而空之。蓋歐陽、余、蔡之在言路也，宗社靈長，繫此盛舉。

某伏惟剛大之氣，充塞天地，不吐不茹，雷厲風飛，汲直在庭，姦膽驚落。皂囊數十疏剴切，上當帝心，意若曰有李勉而朝廷尊，是知天下不可一日無儒者之論。正色山立，內陽外陰，此吾宋之一泰也。顧惟經濟底蘊，堯薰舜釀，謨明弼諧，有政路在。

某退自惟念，上厲精如漢宣帝，欲宇內無一愁歎之聲，偃室宓堂，維卓維魯。祈雖斗辟縣，意必在海涵春育中。某何如人，敢辱銅墨！若曰安問狐狸，庶其免夫。栢臺在望，毛立骨寒。

某往年望瑤玉之光，如五雲絢爛，非煙非霧，流影浮空，泥蟠天飛，惟有屏息。區區依憑一日之

雅，矜以爲榮，染翰操觚，晉于臺制。

某賤有司耳，其于九霞飛珮，復隔仙凡，惟當祇畏簡書，奔走先後。《秋崖集》卷二九。

代與高漕劄

某伏以霖雨霑如，稻畦蘇醒。共惟某官使華焜燿，風聳江壖，臺網靖深，天所開右，台候動止萬福。某謹端笏爲朝廷賀。

某聞之曰，通天下一氣耳，舒爲慶雲，粲爲景星，流爲醴泉，灑爲甘露，而其在人者則爲盛德君子，蓋天地之至和也。某願節下葆此至和，以幸一道。

某思蜀士惟無出，出則器能政理卓然。如諸葛武侯躬耕南陽，而天下事固已龜卜燭照于草廬中矣。方節下以西州第一人入對延英，漏下十刻，蓋上見謂晚也。願及大有爲之時，建立磊磊掀天地事業。磨浯溪之石，椽筆大書，以傳無窮，某與拭目焉。

某不肖似，蓋自去年之八月已及戍瓜，代者每參差，一至于此〔二〕。今所與代者又在嶺以南，迓人之往幾何時，計當壓境矣。某雖旦夕去客，其詎容簡于禮？

某載以崇臺岌嶮，其視九霞飛珮天人也，惟有屏息。教條所及，某猶覬趨承。《秋崖集》卷二九。

〔二〕此：原作「心」，據《翰苑新書》別集卷四改。

代與度侍郎劄

某伏以秋雲之澹，桂壑香寒。共惟某官禮樂熙朝，黼藻王度，忠嘉啓沃，有相蓋臣，台候動止萬福。某遡風泰階之符，飛越轆轤。

某聞君子用《易》之泰消息一身，陰凝陽和，不出吾圃。惟繩金鏤玉，方鳴國家無疆之丕休，其鏘九龍，簏以聲之，適當今日。猶覲金玉體府，丹青太平。

某惟皇上張漢天聲，復周土宇，北窮碣石，西盡流沙，乾清坤夷，一統無外。方將挽天河以洗兵甲，包虎皮而囊之，誕開文明，緝熙容典，中禮和樂，以節以序，上下蟠際，春融雨濡，喙息跂行，沐浴膏澤。猗歟休茲，時則我秩宗制作之妙已。其咨爾伯，維帝之休。

某嘗謂三蘇公不作，西州英靈之氣扶輿磅礴，鬱積餘百年，蜿蜿蜒蜒，萃爲環粹，筆精墨妙，揆國之華，翳鳳騎麟，儀我萬玉。惟藻旒凝邃，左臯右夔，簪橐荷囊，去兩地僅一武。每大除拜之冊，薦紳聳聞，鵷閣巋然，夙暮延佇。某摧頽甚矣，亦惟依倚一日之知，恃以自壯。仙凡夢斷，如誤入武陵源，一望九霞飛珮，終墮塵土，回首閬風三萬里矣。汗漫之游，未知不舉手以謝盧敖否？

某領邑叢山之底，數家聚耳。顧風作浪湧，與海同波，極目茫然，孰我維楫？敢寅緣先契，緝其

燕陋之辭，端笏以告下執事。

某敢想蓬仙玉輯，怡燕佳涼，琳琅瓊琚，中表夷懌。若有可備馬牛走者，共恪以之。《秋崖集》卷二九。

代與方憲劄

某伏以梧風既秋，奇暑滋武。恭惟某官皇皇麾節，民以靖嘉，丹筆流春，高屋申錫，台候動止萬福。某敢齋宿奏記，瞻遡使垣，以冒聞于典史氏。

某竊惟天地扶輿之氣鍾稟人英，負陰抱陽，和粹流浹。顧惟斯人愛助之意，猶覬翼宣天緯，金玉鼎饗，一道幸甚。

某恭惟國史見寬大之書，爲民而下者十八九，未嘗不歎曰，我朝以仁立國，期于無刑，將使海宇皆春，沐浴帝澤，而際天所覆，罔有一夫之向隅者，吾君之心其天之心乎？夫是以揭節平反，屈六轡而東之。堯有臯陶，好生之德洽民，熏爲太平，布在謨典，甚盛甚休。

某聞蓬萊隔弱水三萬里，風引孤帆而去，莫近翠雲。此某所以未能簸弄明月之珠、頡頏飛霞之珮也。然嘗從薦紳大夫後，知其琳琅翰墨，搢秀瑤林，使鞭鳳笞鸞，羽儀萬玉，謂當朝元圃而夕崑崙矣。綠綈夜下，尚竊遲之。

某聞惟兵與刑自相表裏，寇賊姦宄，蓋作士者事也。班孟堅志刑而不志兵，亦竊取之矣。玉山藩輔，一卒叫譟，禽獮而獸薙之無難者。皇帝若曰，公有甘棠在焉，移鎮燕凝，將紛然騎竹馬而迎于境，何以弄潢池之兵爲？恭惟廟謨，天運神化。

某以世祿得官，一俗吏耳，然雪窗燈火之夢未寒也。身墮嶺雲之外，衣履瘴腥，朝家憐其艱辛，賜以班改。自謀不審，分邑萬山間，地瘠而民貧，未易摩拊。二天丕覆，敢不件副墨，以修告至之恭！

某仰止翠瀛，如在璇極，屬邑令有屏息而已。若以職事奔走，洗手敬承。《秋崖集》卷二九。

代與趙宰劄

某伏以寒林新雪，春注梅心。恭惟某官丕對殊綸，儼臨民社，皇明簡右，台候動止萬福。某謹藻沐精爽，荐牘于執御者。

某聞君子之所以與造化俱者，其動靜爲天地，其嘘吸爲陰陽，其語嘿爲風霆，其喜怒爲寒暑。則某敢僭以請者，不但曰兩廂翫飣、五鼎芍藥而已，惟少留意。

某比聞除目，蓋嘗延父老而語之曰：令不肖似，得從爾父兄游者三年矣，催科撫字，兩維其艱。今幸新明府之來，爾民其有瘳乎？今敬舉觴，賀爾民之得此尹也。于是童牙華顙，式歌且舞，其騎竹

于境上已久，某私以告。

某時既諭祈民矣，歸而滌塵研，熏香匱，端拜整襟而修告之書。雖筆陋墨凡，不足以形容萬分之一，然竊意珩璜玉佩，爛其至珍，於頌美乎何有？乃若心之精微溢于毫楮之表者，則已先使人飛越矣。

某不武，乃八月既望實以滿考書。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每誦此語，歷日如年，盥手奉承，以需條約之下，蓋迄今猶未也。某無任惓惓。

某竊不自揆，輒以名氏冒聞于參政知院黃閣之下：某非不知蟣蝨微賤，僭則有誅，然交代受迂于宥密之庭，而爲之代者乃不能翹詹天樞，以黷大鈞之播，辜當何如？惟高凝爲之容焉，某端受其賜。

某敢問冰珮霞裾之仙，閭侃泰階，式燕禔福。邑有拜委，三肅惟恭。《秋崖集》卷二九。

代與喬樞密劄

某伏以天地委和，玉靈凝瑞。共惟某官訏謨基宥，開張時雍，道叶乾心，永綏宗社，鈞候動止萬福。

某切惟陰陽密移于八極之表，其機緘斡旋實在工宰道化之妙。一身自有天地，方將采《明堂》、《月令》，使天下不出燮理之囿，于消息何有？某窺見洪造如此。

某嘗謂君臣會逢之際，蓋有天人交感于其間，精神一堂，無疆惟休，是爲天下之泰，豈偶然哉。相公一德元老，格于皇天，典冊揚庭，正位樞極，都俞吁咈，與參天下大政。伏想綸言誕告，公門省戶，縉紳喁喁，舉笏相賀，吾道幸甚。某嘗歎士局于用，至不知兵，必有文武之兼，乃能自任以重。吾夫子粹然禮樂之宗主，而夾谷之會，聲光炳如，此固儒者能事也。然則豐兩命以踵拜，中外知有爲之秋矣。金鑾草麻，亟正魁軸，某尚竊遲之。

某恭以文明之世，禮樂之用粲然，實維一二真儒緝熙大典，猗歟休茲。六氣以序，三光以齊，亦既繩金而鏤玉矣。永維經濟之略具見于洋洋大對之初，蓋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吾宋之陸宣公也。某竊有比擬，僭不容誅。

某窮居讀書，嘗竊有歎，以爲強敵無百年之運，國家有十世之讎，事會方來，天怒人怨，一朝顛蹶，噍類靡遺。則既報我祖宗在天之靈，綏我中原遺黎之望矣。此皆公相密勿天造，執神之機，運動天樞，洗此氛翳。乃知真宰彌縫密妙，決非蒼生所能測識，甚盛甚休。

某翦翦謏聞，知誦相公之書餘三十年。蓋大父尚書辱出相公榜下，土方休憑慈恩之舊，沐浴華暉，獨某塊圯之中，不啻草芥，執贄而望赤舄，如隔雲霄。六符之光，照耀參井，某惟有屏息。

某仰惟大鈞之播，無間洪纖，一氣所春，芽甲自遂，某是以得不棄于化造之外。然以蟣蝨微賤，坐通名氏于光範門，時謂之僭；交代受迓于紫垣，而爲之代者不能修鴟閣之敬，時謂之慢。僭與慢皆罪也，而與其慢也寧僭，某俯伏惟謹。

某惟分絕峻極，豈當冒昧不韙？寅想天樞崇邃，惟石巖巖，與國同休，式燕禔福。

某牛馬走之力，不足以奉勅令，誓當靖共，無負器使。《秋崖集》卷二九。

代與趙宗判劄

某伏以霽景融春，俶載農事。恭惟某官殊庭怡逸，頤天之情，皇明受釐，台候動止萬福。某齋宿奏記，惟高凝幸鑑其衷。

某切惟天地合氣，陰陽委和，其神淵澄，其德玉潤。猶覲凝情滌慮，混和天倪，使國有老成，廉貪立懦，則豈惟善類之幸！

某辱在子姓，事尊有彝，謂當晨省鼎亨，昏定茵寢，於此心猶以爲慢。顧惟德一爵一齒一，兼天下達尊之三，而某也卑且賤，其敢以書疏之數爲禮！

某聞士大夫養恬真館，逸想自閒，門下之士則必稱述裴晉公綠野之遊與謝太傅爲蒼生而起故事，以致其歸慕之萬分一。若某則以爲出處無愧，進退裕如，使天下聞伯夷之風，一洗貪競，其有補于世教孰多？某切深歎仰。

某試此巖邑，不自意兩考而餘，鼠技既窮，百短呈露，強弩之末如魯縞何？安得老先生一言，爲我鍼砭？朝夕以冀，某其書諸紳。

某幸甚，辱與贊府公同寅，亦既假寵矣，天啓佳晤，乃今又得以秕糠之政累吾明府公。雅好稠重，夫豈人只！鯉庭詩禮，某實與聞之。以口語心，庶幾藉此得以一拜靈壽之杖。

某贊詞翠蓬之輯，具嚴令判縣稟函中矣，某奚瀆之敢！苟有以教之，惟所以命。《秋崖集》卷二九。

代與王倉劄

某伏以金穰而柔，涼宇未肅。共惟某官香凝清燕，玉節於皇，臺綱靖嚴，百爾宣翼，台候動止萬福。某端拜爲斯民賀。

某聞盛德君子者，天地合氣，陰陽委和，其神淵澄，其德玉潤。某猶覬凝情滌慮，混和天倪，使國有宗儒，黼黻河漢，豈惟善類之幸！

某切惟聖天子膏澤宇內，如歲之春，乃者下寬恤之詔，所以愛養元元者至纖悉也。根蠹節蠹，疏剔剗除，當宁慨然，猶以常平使者爲重。意若曰，俗吏富國，既而國富而民貧，民貧而國亦貧矣。其能均齊斂散，以壽我宋千億年無疆之命脉者，其惟吾儒乎？夫是以屈六轡而東之，甚盛甚休。

某望紫垣奎璧之間，榮光炳然，占者曰，是謂文明，將有以鴻筆麗藻陶鎔帝皇、舒翹揚英、金玉王度者出。未幾而皇帝御集英殿，親擢多士。公時雖在第五，而廷紳之相賀者曰，杜牧之乃爲第五人，何爲不廷魁也！蓋幾年於此矣，某惟有虔敬。

某以世祿仕，藐然一俗吏耳。顧雪屋之燈，書味固無恙，而諸父詞林之衣鉢，其牙籤之插架者，尤足以玉我爲也。乃碌碌不武，落其家聲，斷梗漂流，墮在梅花關月之外，僅以自脫。法當班改而爲縣，忝冒來此，則氣象葦然，無以大異于嶺南聚落。心之憂矣，臍噬謂何！

某聞之薦紳大夫，以爲天下無可爲之邑，正使陽城復出，亦付之六太息而已。滌龜伊昉，敢于告至之書而道其所以然者。伏惟節下嘉我獻簡公之勤勞王家，憫我忠肅公之殺身不辱，而施及其後人，則幸矣。某猶桑梓也，輒私布之。

某埃壙賤微，望蓬翠隔弱水三萬里，此非塵凡名氏所敢瀆。惟條教之及，某也趨承。《秋崖集》卷二九。

全宋文卷七九〇四

方 岳 二六

代回王都丞劄

某伏以梧風已秋，碧宙如洗。共惟某官銀菟有偉，偃護龍潛，天棐靖共，台候動止萬福。某謹寄聲，爲南州父老賀。

某惟寶婺之秀，揚光斗牛，篤生儒英，棟幹吾國。敢願采《明堂》《月令》，以燮調一身之陰陽，山川百示，予曰有先後。某自廉車使江上，嘗得屬橐鞬、具鞞袴以迎候于風濤浩渺之間，不自意一世偉人，乃能相與握手，出肺肝以共談天下事。憂國之淚，衣襟尚寒。

某時則目送歸艗，倒指奏事榻前之日，想像上問江防利病，使者聚米爲山谷處，應答如響，天顏喜動，將以安危二柄付之，不謂事乃有大謬不然也。抑古語有云，不難無以見君子。

某試嘗謂武夷當天下勝絕處，而西山老子之闕里也，都丞以衣鉢的傳擁麾其鄉，孰瞻孰儀，有像

在堂。然則以詩書澤斯民者，蓋老先生之枌榆而賢刺史之甘棠乎？幸少安之，天子有詔。

某鼠技窮矣，無以分上顧憂，於皇絲綸，班我端殿，亦安知先翁十年邊瑣，蓋身後始得之。豈其不肖之蹤克邁前人之寵？巽櫝行得請，敬避賀言之三舍。

某伏想戟衛飛瓊之佩，郁穆仙壺。疏逖者不敢僭起居，而惟請所條委者。《秋崖集》卷三〇。

代回陳同知劄

某伏以庚暑正祥，一雨蘇醒。共惟某官駕言綠野，簡在帝心，行爲蒼生，再起巖隱，鈞候動止萬福。某待罪東櫪，遭時多艱，夜籌軍書，率至漏下數十刻。雖泰階兩兩，色正芒寒，亦莫敢以世間賤姓名塵滓物表。惟與賓客僚吏談道相業，以爲今何如時，獨一謝太傅，乃雲卧東山，當如風塵何！敢謂公相卷懷冲想，高蹈世外，而琳房瓊帖，飄落東西。跪而捧之，不啻如獲拱璧大寶之爲貴也。刊委清流王尉，敢不奉承。已趣入幕中，一如戒命。邊頭多事，稟報不能以時。大鈞之於肖翹，當自不計其去來耳。《秋崖集》卷三〇。

代回趙提幹劄

某伏以春老綠萼，風日閒美。共惟某官賓謨有婉，臺幕靖深，皇明斐翊，台候動止萬福。某乃者辱次舍下邑，得望魁宿之光，瑤玉琳琅，飛談春洽，崇臺岌嶸，畫諾使華，仰而睇之，已不啻隔弱水三萬里，如桴結何！異時擢甲科，有不煩佐輶車而教璧雍、班朝著者，惠然肯來，乃以《平準書》贊常平者，是安用例哉！書生迂闊，至耻談穀錢，而古人所謂均利權以養天下者漫不復考，則賈生之哀痛，厥有任之責者。有用之學，豈清談以爲高，如晉人之誕！而紫薇之省，紅藥之階，要自有嘯咏時也，願少需之。某去年之仲秋既書滿矣，代者每參差不至。今所迓者又在嶺以南，望其來如望歲，何以惠我，式覲深規。佳晤未間，敢以珍御燕彝，倚遄殊紓，爲執事者請。下邑凡役，某敢稟承。《秋崖集》卷三〇。

代回丞相劄

某蒙朝家誤獎，晉陟秋卿，雖君相之恩與天無極，退惟庸劣，未之敢承。此所以區區謝言不得自致于鵷閣，惟鈞慈垂亮。新疆之敵久此垂涎，上憑廟謨，幸已清肅。鈞翰所謂「和使之來，正自不能

不爾，吾之爲備尤當致謹」，仰見經濟之略，陰闔陽開，不爲晉之晏安，亦不爲漢之窮黷，兩處其當，一惟厥中。某爲邊臣，敢不紳佩此訓？兵應者勝，兵憤者亡，漢過不先，惟當謹守以待其定耳。安豐將士日趨類功，不敢以一級之差上累綜覈，併乞鈞察。《秋崖集》卷三〇。

代回喬佑神劄

某伏以霽景怡融，暄風掩曖。共惟某官陪貴遊于琳館，參相業于鼎司，元老是毗，上帝所賚，台候動止萬福。某一違王矩，幾易璇杓，仰瞻槐府于叢霄，如隔蓬山于弱水，實勞鑑寐，莫寫詠思。有來雙鯉魚之書，快睹孤鳳凰之瑞。惟是曾微勞效，忽奉恩除，禁林班端殿之崇，梱寄正使名之大。茲固聖天子激昂之微意與夫大丞相樂育之盛心，然省其私，斷非所據。殆無因而至此，其何德以堪之！已布不移之愚，力控由衷之請，人情所在，天意必從。胡未諒于襟期，乃遽貽于慶問，謹退三舍而避，第重十襲之藏。既無以仰當綸綍之恩，亦奚敢輒狃巖廊之謝？問安之暇，願道此懷。某正遠詹承，竊深翹頌，冀護鼎彝之節，對揚旒宸之知。百爾委垂，一惟命戒。《秋崖集》卷三〇。

答雲居老劄

某維此炎暑，緬維宴坐多暇，山靈獲持。忽奉音書，恍然不記巾瓶之舊，蓋於是去郡六七年矣。別如此其久，猶不相忘，老師此心，無負泉石。始某臨郡，方欲興起諸山，而與世無緣，坐不暖席。老師乃能與衆竭力，銖葺寸脩，殊恨不及見耳。願無退轉，如某見之，珍重珍重。《秋崖集》卷三〇。

答賀生孫劄

某宛其歎老，方此抱孫。翁已支離，安有鳳毛之似？兒其壯長，尚傳牛角之歌。敢拜重勤，莫殫感戢。《秋崖集》卷三〇。

與謝大監劄

某不武之蹤，屏伏幽翳。惟是國有大賚，昭天漏泉，下則一燈之續，上則九原之思，猶得與慶澤者，此本朝之仁厚所以爲與天無極也。敢以二宗文字上干主維，是戲下有造於我家，將子子孫孫其

佩服之無數。《秋崖集》卷三〇。

與毛察院劄

某負罪引慝，不敢自儕于薦紳，玉節皇皇，惟有屏息。聞之有司既戒，若將過之，某用敢贅其不肖之名。惟是土木形骸，久化山鬼，贊賓容接如許其野服而前，則又幸甚。某無任主臣。《秋崖集》卷三〇。

答李兄劄

某卧雲牛下，與世了不相聞，亦未記君之嘗過予也。橙將詩香，入我茅屋，猿鶴驚嘆，始知老子衰遲健忘之爲可憐耳。感愧三復，有嘅其懷。《秋崖集》卷三〇。

答謝守劄

某入山之深，入林之密，雖一裘一葛，安樂棠陰，龔黃之仁，罔間幽谷，惟日與芸夫蕘子嘯歌夕

陽襪襪之間而莫之敢書者，屏廢之人法當如是也。屬有客謂某曰，史君方上政最進郎秩，子奚賀之後？某應之曰，史君將躋極品，踵相家，此奚賀之先？語猶未寒，緹騎來下，不圖吾邦君之撫存其一介氓如此其厚也。慨思前載其棄置寬閒之野、流落寂寞之濱者，不爲時所躡藉則亦幸矣。至訪問其窮獨，慰勞其胼胝，所謂此事今無，古或聞也。某敢不整其黃冠，拜手以謝！《秋崖集》卷三〇。

又答謝守劄

某仰惟皇上神毫之妙冠絕前古。平生妄想，以爲萬有一得侍清閒，敢拜稽手，乞「千崖秋氣高」之詩以歸。乃自絕于天，此念永已。不圖戲下分其有餘者以鎮茅屋，乃又適是「秋氣清」之句。雖非上之所以親賜小臣者，而雲漢昭回，何往而非近天子之光也！某九頓首以受賜。《秋崖集》卷三〇。

答趙尉劄

寒卧雲山，未省葭浮之暖；晴融墨沼，忽分梅隱之春。雖髯參軍有趣疏之心，而管城子無食肉之相。第深感戢，不盡謝言。《秋崖集》卷三〇。

答費宰劄

雲卧茅簷，方扣飯牛之角；春浮葭律，有來烹鯉之書。乃於粢其甘芬，曾靡遺於寂寞。敢拜祇若，惟感與并。《秋崖集》卷三〇。

答李監劄

某惟雲酣霞室，春盎麴臺，諒惟朱閣之間華，不待綠尊之斟酌。輒修菲薄，所覬莞存。《秋崖集》卷三〇。

與縣官劄

某冬日之至，冠佩履長，而某也水北山人，久不蓄幘，葛巾芟製，豈當造公卿之門！願戒中涓，姑貰其野。《秋崖集》卷三〇。

與謝大監劄 一

某安樂雨露，無日不仰於緒風。屏幽山林，奚黯之敢？於是缺焉執訊之間者又幾何時矣。夏五月，有薰自南，伏想居高御涼，中外禔福，鴉翻詔墨，入侍舜絃，某不得私一日之春也。謹奉斐牘，以承興居。《秋崖集》卷三〇。

與謝大監劄 二

某惟冬日之至，皇帝既受紫宸朝，招徠親賢，渙發大號，於赫璽玉，東歸我公，固非三十六峰所得留也。某謹以其日深衣再拜，奉上一紙之賀。繼自今以往，朝野夙殊，山林姓名且不得列鸛翹豹尾之間矣。瞻望霄漢，臨紙馳神。《秋崖集》卷三〇。

答趙兄劄

某枕鉏牛下，病不能興，雲臯人來，莫之可以病諉也。扶憊作數行字，敬授使人，亦莫知爲何等

語。吾儕涉世雖病不自由，可哀也已。若來教所謂成此一段聲名，政恐在彼不在此，惟君思之。《秋崖集》卷三〇。

答汪兄劄

某與兄不面者幾年，不書者幾年矣。卧雲牛下，身世兩忘，不獨於兄爲寥寥也。忽奉函教，楷字細行，松風古澗之邊，梅花野雪之外，豈識此體？謹再拜謝不敢當。縣家如窶人家，而某又飯不足，周郎此行，得無諸公誤之耶？略此謝過，不既欲言。《秋崖集》卷三〇。

答朱兄劄

某乃者辱不鄙，以夫《亦可堂記》屬之筆焉，不知老矣無聞，其文不足以發之。可以六言者聖門事也，某之學又不及此，既已輕諾，豈無食言。謹稟草介從之稟呈，所覲以其有得於學者還以教之耳。《秋崖集》卷三〇。

答趙倅劄

某維此端月，韶風暄妍。共惟午橋花柳之邊，春山烟水之外，何者非適，以昌吾詩。某曩聞廬山趣裝歸矣，忽有云云，雖不能不爲之悵然，而人間世之事又安用擾擾真吾懷抱？以此自解。雲散月明，知執事之不吾餒也。晴簷曝背，爾汝文字之間，空山野人，安得從杖履琴尊之後！愛而不見，寄之詩曰：「人間無處不風波，潮打西興雨一簑。難與命爭俱老矣，徑尋詩去奈吾何。園成次第自花草，山是知聞空薜蘿。賴有月明千里共，烟寒數筆落行窩。」此外無復語也，惟爲忠簡公愛重而已。瞻望太息，不既欲言。《秋崖集》卷三〇。

與趙尉劄

恩榮端午，清穆昌辰，聿宣北部之威，入侍南薰之邃。薄言野蔌，敬旅香蒲。《秋崖集》卷三〇。

答朱兄劄

某惟小暑之至，陰陽方爭。共惟齋戒厥躬，綏寧月令，中外禔福，甚盛甚休。某乃日耕輟，有言

仁里不戒於火者，意詩書所在，神明扶持，豈知玉石俱焚。有如來教，畢方吾崇，安知不適以爲王參元之賀耶？「亦可」記文，不得不道諸公之說。今堂既羽化，而記又不可君意，他日落新堂，當爲取文公語名而扁之，却幸別徵記，以毋負教樂之盛心也。《秋崖集》卷三〇。

與謝丞相劄

某屬者不自抑畏，妄有叙陳，謂當干冒昧之誅。顧已在記憐之數，以故乃心之望賜，甚於前日之無言。三年不鳴鳴則驚，況五年於此矣；一鼓作氣氣不竭，寧再鼓以須之。舉而上雲漢之間，是亦惟造化之命。蓋受賜今相國，久非衆人遇我之知；謂可爲文字官，必無夫子前言之戲。惟不崇朝而雨天下，將一出令而雷域中。仰天問鈞，跼地待罪。《秋崖集》卷三一。

答王宰七夕劄

拂石眠雲，方尋拙賦；乘槎問漢，寧記巧期。有來鵲聲，醕我羊酒，千感百謝，一言再慚。《秋

與榮王劄

某不肖似，然嘗得親講堂書帶之草矣，十年去國，徒切巖瞻。蓋自廬山一奉書，於今又七稔，山深林密，絕意人間。望朱邸之慶雲，隔翠簾於弱水，追念疇昔，恍乎其若夢寐而已。不圖忽有所擬，莫知所從。自非大王念講習之舊僚，憫空山之棄士，則亦何以及是？謹具啓事一通如左，惟巖電之流觀焉。《秋崖集》卷三一。

答趙都昌劄

某伏以陽剛之復，君子以亨。恭惟妙彈春溫之琴，高舉雲飛之舄。某宛其老矣，不能與世相酬酢於筆墨之畦逕久矣，件具而條陳之，固莫能如執事之賜之謹也。廬山一別，忽忽七年，意者控靶於青冥，弭節於碧落，而某也夕陽牛背之上，未之有聞。琅畫飛來，僅隔一壁，鼎鑪有耳，何愧如之！某流落有年，固已無意人間之世，忽有啓擬，莫知所從。自非游揚，何以至此？某猶未祇命，則亦未敢謝也。一髯參十從事之貺，足佩盛心。不盡感藏，東望端拜，有懷千百，尚俟顓書。《秋崖集》卷三一。

答戴正字劄

某夕陽牛背之暖，與世了不相聞，天上羣仙，影響不接，固莫知鏘佩於瓊瑤之第幾峰也。客有自日邊至林下者，爲言明執事給札玉堂，翱翔蓬巒之日久矣。斯文多幸，某敢不敬爲朝廷賀也！《秋崖集》卷三一。

答朱兄劄

某居深山之中，先隴又在深山深處，移松補插，蓋數日而後歸，則使者在門久矣。恐滯其回也，龜手削冰而答書，固不能如來教之整。某於化地未嘗得登平津之閣，奉光範之書，予之以鄱江，易之以宛冰，皆莫測其所從。得之傳聞，已爲墮甌。執事以此賀，則某固所不敢不下拜也。謹用復璧，感愧則均。《秋崖集》卷三一。

答黃簿劄

某維歲亦暮止，春其盎如。恭惟小試枳棲，聿來芝信。某北承騎氣，賁我蝸廬，獲同杖屨之翩

翩，共話盃杓之草草。遄聞行李，往及瓜期，莫皇賀上之書，政坐閑牛之懶。恭承雲朵，良紉風襟，有如老成之典型，必取諸賢之賞識。剡章交薦，環召匪伊。某久卧空山，無求當世，忽易麾其甚駭，旋墮甑以何疑。幸而牛簑之暖無他，以此鹿蕉之夢如故。嘉平惟臘，元朔立春，惟金玉其厥躬，遡絲綸之不日。《秋崖集》卷三一。

回趙宰劄

伏以有澤之膏，平秩東作。共惟駕言飛舄，式穀我萌，翼翼嚴嚴，敢不洗荷鉏之手，敬候前驅！某惟宰百里者列宿也，前列缺後豐隆，蓋自有職其職者。惟次舍之少留意。

某深山鄙細人耳，木石之與居，鹿豕之與游，固未嘗得望已同然之光〔一〕，幽然之深也，惟日注仰，太息以之。

某雲卧牢山，柳欲生肘，然而北山之叟、南山之翁過我而言曰：吾甞其遂蘇乎？聞新令尹之仁，雨露林麓，耕食鑿飲，繼自今何者非宓琴之春？某也幸。某既又惟念，拱璧大寶，當在明堂清廟之間，繅藉而薦之，以爲吾國之鎮公子，恐祈人之不得久其澤也。公歸勿亟，遂及我私。某本農家，乃自以書爲崇者六年，於今齒髮衰殘，已無一念到人間之世。冰溪雪澗，蓋將終焉，亦惟賢尹賜之。

某釣寂耕閒，久已焚硯，書固不盡言也。至於瓊琚玉珮起居何如，某則奚其僭之敢！《秋崖集》

卷三一。

〔二〕已：疑誤。

答胡登仕劄

某雲卧東山，無復花事，嘗有「牡丹又是一年過，春事略無三日晴」之句，寂寞甚矣。不知一春奇特獨在君家，分到山居更有槎頭縮項，豈俗所謂陪酒又陪歌者耶？珍感珍感。《秋崖集》卷三一。

全宋文卷七九〇五

方 岳 二七

劄趙寺丞

某伏以麥之秋矣，風日清妍。恭惟建牙于藩，宣布寬大，天人闡澤，台候動止萬福。某滌筆滄浪之水，挹蘿月而寫之惟清。

某私竊惟念，郡刺史佩二千石印綬，綏寧一邦，而某也帶笈簪於鷗邊，卧襪襖於牛下，則野人也，奚其茵憑之敢問！

某屏廢林壑且十稔，於當世士大夫遥遥乎蓬萊之隔弱水也。然碧宙寥泬，月明在天，林密山深，亦被光景，某蓋嘗瀉浩露而搴長風矣。

某惟執事先生家有周公之履舄，廟有山甫之鼎彝，其氣吞餘子而蓋當世也。退然素士，方且與枯槁爲春風，以幽隱作皓月，此其尺度未易量也。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某未敢以誦者，邦人之

私耳。

某窮老不學，所謂婞直而無涵養之功，徑率而無矯揉之力，巖居穴處，化爲猿猱，政坐鬼擘口耳。天所以與我者如此，恬然安之，山北山南，掛書牛角上而讀，某與受其賜。

某舊常學氓事大夫之禮矣，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迎候前驅，惟所進退者，此其常也。乃今負罪引慝，潛幽而伏深，固不得與薦紳比。卒然以名聞，恐執訊者之斥其野，則林慚無盡而澗愧不歇也，某如之何而可？

某日與芸夫蕘子安樂耕桑，竊聞寬之一分折券而捐之者，動爲緡錢數十百萬，相與贊嘆，誦言愛民，抑不知其能下士又如此也。何物小子，鄙在山林，不吾書而吾先之，非自學問中來，不我怒亦不我屈矣。某拜手書諸紳。《秋崖集》卷三一。

答棲賢老劄

某維此祥暑，緬想玉淵清寒，四大安穩，爲慰之劇。某去郡六七年矣，雖三峽之雪、五老之雲未嘗去心，而一時巾瓶之遊亦漫莫知其誰何也。聞諸山更易，不啻如逆旅主人。忽奉音書，獨專舊席，豈差帖不作鐵腥者自無魔事耶？但辦肯心，爲衆竭力，使諸方衲子，道吾輩亦不是肉眼凡夫，則無負山林矣。相望正遙，珍重珍重。《秋崖集》卷三一。

回葉兄劄 一

某一牛耕雨，已老空山；五馬行春，久寒舊夢。初不惜折腰而爲米，寧勿懲揆手而覆羹。方問戍之甚遙，欲循牆而不敢。豈非省元先輩，感動金石，噓呵雲烟，使此聲在梁楚之間，游揚多矣。念有道出羲皇之上，窮餓以之，姑欲其收之桑榆，未免於誘我松桂。而某久無意人間之世，奚煩問官路之津？明月清風，幸不用一錢而買；凝香畫戟，豈必待三年而淹。感未渠央，謝於何有！伏幾台亮。

《秋崖集》卷三一。

回葉兄劄 二

某技老空山，久已無意人間世矣，舊交新識，相忘江湖。忽奉琅題，茫然莫記其孰何也。昏繆如此，又安得與於斯文？有如執事先輩英聲爲當世鉅公所稱道，又焉取深山窮谷無聞之一羽士哉！往年爲郡時，亦欲奉薄少爲入梓費，率皆炊不及熟，挈之而歸。今又窮卧荒寒，徒有愧色，負負何言。凡與某之文願一切刊去，毋使不振之蹤重爲識者所指目。前輩畏名如畏虎，不肖者其奚以堪？相望正遙，豈勝翹注！《秋崖集》卷三一。

答葉兄劄

某孫石忝與童科，略如兒戲。小時了了，恐非千里之駒；高誦琅琅，寧是九經之庫？偶先行輩，方悔乃翁。蓋以本自農家，安用摘髭而收科第；既爲書崇，曷不買牛而教子孫。政維記問之如流，或者浮沉之類我。半千孫固應爾，奚誤聽聞；七歲童古所難，第深慚謝。《秋崖集》卷三一。

答陳簿劄

某卧病牛山下，與世不相聞者幾何年矣，西望黃鶴，聲問缺然，則固其勢也。伏奉琅畫，爲之縮頸以慚。帝學名流，世所敬羨，春風小削，必有爭而致之者，而某何力之助？每歸耕舍，一字不至修門，諸公賢人縱不我鄙，而某亦自鄙，其得爲非意之干乎？他日訊之或者，某何書之敢而獨於執事書之靳？則擯之絕之斥之誅之，某其甘心焉。《秋崖集》卷三一。

答魏監丞劄 一

某入林深密，與世闊疏，當路名卿大夫之書固非某所得數數也。一牛雨外，徒與耘夫薨子樵歌牧

咏，以受陰賜於不言之中。敢圖記存，訪問寂寞，感激重感激，其何可言。晦菴遺書，布滿天下，紫陽精舍，雲漢昭回，顧獨無有，是不謂缺典與？戲下興起斯文，以幸後學，某既賜矣〔二〕。瞻望凝香，無任注仰。《秋崖集》卷三一。

〔二〕「賜」上疑脫一「受」字。

答魏監丞劄 二

某雲卧深山，無一跡於籬域之外，邦君侯與民同患，除其病涉之憂，而山中之人若罔聞知，亦足以見其不擾而集也。記事當屬之名筆，而某也敢於承命，是謂不遜。將辭焉，則虞兵留縣久，或者又以慢爲罪，奈何！輒稿草呈似，願明執事又改爲之，毋大爲斯橋之辱也。《秋崖集》卷三一。

答劉運屬劄

某方荷鉏鑿土，規以自藏，衰病侵凌，作此死計，歸則見使者至，爲之恍然。平生交遊，一別七載，意必有以起其憤憤者。亟啓亟讀，則講德之誦，請事之述，乃若未相識然，甚非所望於畏友也。

師門一燈，惟君在矣。某苟可以效牛馬走者，當無所不盡其力。事有大謬不然者，則亦且奈何哉！罪廢之人，一旦以名字入帝城，使執事者得之，不能不按劍，而況他人乎？曲折云云，又非有筆舌所能宣者。執事而不相悉，則亦罪而已矣。一生骯髒，所至迂人，名既不彰，唯感仲業。去冬一病，爲之骨立，至今六十六年，相去甚近，又未知閻老子肯容至此時否？以故不能以將死之身與世詡詡相征逐也。窮居野處，棲息不同，相見無期，臨紙淒斷。《秋崖集》卷三一。

答魏監丞劄

某日以其不腆之文咏歌甘棠，非敢謂可刻樂石也。《六經閣記》南豐既上稿，而主人迄自爲之，亦欲以此望戲下耳。模示墨本，爲之汗下以慚。然古之爲詩多出於小夫賤隸之口，而采民風者取焉，以其事爲可歌也。某敢再拜受賜。《秋崖集》卷三一。

答陳簿劄

維夏之五，水花晚清。恭惟養居枳棲，休有譽處，嚴嚴翼翼。某墻西雨別，忽忽又幾何時，每念朱墨印曹非所以久處名輩，縱不試玉署，亦盍教辟雍。蓋誦此語之日久矣。上流古雋，乖崖翁之遺跡

尚多，沃沃桑麻，無非惠愛。暇日亦嘗賦靈均之騷詞，登高望遠，以慨然想見其彷彿乎？然則矮屋打頭，亦固有樂乎此。圖示遺像，得以朝夕瞻儀。每嘆此翁方窮爲士時，遽斬一尉，卒不遭盛世，豈不是一大公案？執事試爲酹江山而問之。時方鬱蒸，惟厚自愛。《秋崖集》卷三一。

答黃尉劄

某辱教之以放翁詩文，殊副所欲，閒中得伴，又可携塢中了數月矣。珍感珍感。《文公語續錄》一部聊以報貺，因亦自謂不啻瓊玖也，一笑一笑。《秋崖集》卷三一。

答杜司令劄

某於名門昆玉知交最深，飯牛南山，未嘗不喟然太息，以爲安得把手一笑，傾倒別後之懷，而不知蓬藿挂鷗鷕之徑，烟霞隔鷗鷺之朋也。長公班玉，亦嘗自日邊寄聲。而某終老山林，望帝城不敢以一字入，抵京絡繹，幸爲一言之。樵人何辜，罹此札厲，餘梁栖畝，至無收刈之人。忝是故侯，聞之酸鼻。所賴紫府仙伯，一仁不遺，時時有以振德之耳。《秋崖集》卷三一。

答方蒙仲劄

某惟雪平地尺，是書有年。恭惟以詩書澤民，以政事佐郡，公車交聘，聲聞甚休。某飯牛南山，歲且遒暮，老眼欲暗，與書爲仇，不過問竹平安，訪梅消息，以了此生耳。或聞交舊作一好事，寄一好詩，則爲之數日喜。如蒙仲以郡文學入史館，獨非一可喜事乎？自是而推之，蒙仲之可喜當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也，勉旃勉旃。某山中之人，既不當作生日，而今年又無此日，愈不當作。雪晴曝背，方自哦小詞云云，蓋坡翁詩「白髮蒼顏五十三，家人強遣試春衫」，而是歲方爲趙挺之諸公攻所作策題也。遠奇妙製，擊節而讀之，夜招鄉里之惠詩者，雜諸公之作以誇坐人。明日視之，獨失錦軸，往往爲後生不解事者竊取，物色之不可得矣。老子失妙曲固可憾，而此後生能知其爲寶而貪焉，亦可喜也。《秋崖集》卷三一。

答胡尉劄

雪平地尺，歲當大穰。伏惟鏘珮仙曹，行笮鵝鷺。某適天幸同寅者，其讀書史如君，識義理如君，蓋籍溪、致堂之家世猶可想也。歸卧牛下，靡日不思，有書自南，猶記初度，執事之意愛厚矣。

抑人無貴賤，將爲親舉觴乃爲可樂。尊翁與先子齊年，耆艾未渠央，而先子無祿下世，於今十有三祀，君之壽我轉悲耳。獨陽春一曲，體製奇甚，留之几研，足爲茅屋作鎮寶耳。言不盡謝。《秋崖集》卷三一。

答謝提舉劄

雪平地尺，宇宙皆春。共惟高逸園林，燕彝清適，瑤階琪樹，壽我老仙。某深山老農夫耳，與當世之士少所諧可，不圖一見長者，謹然許與之，汎舟碧溪之灣，把酒青山之閣，傾倒肺肝，至今殷殷，猶聞金石聲也。胸中丘壑，一一皆奇，出其緒餘，位置亭榭，亦自幽深窈窕，無不可人。第聞朝廷冊拜一新，非復曩舊，旦夕弓旌聘召，必將空巖穴而起之，安石固不能專東山之勝耳。《秋崖集》卷三一。

答危學諭劄

雪平地尺，歲將大穰。伏想剡溪之橈、灞橋之蹇，盡入詩意，卷軸流傳，侃侃乎亦足以樂也。士患不貧耳，貧則士益高，勉旃行藏，無憂其所以爲貧者而失其所以爲士者。若某則老矣，無能爲也。

已。補梅冊竹筋力已不足，而況詩書乎哉！牛背夕陽，自有餘暖，此外不知也。陽春一曲，猶記初度，此豈山翁事耶？感刻無已。《秋崖集》卷三一。

答黃桂陽劄

某歸卧草庵，與世久相忘矣。獨春山年歲事事拙疏，而執事者每嘉歎之，出於至誠，非世俗謬爲敬重者比，此殆不能去懷也。清貧至老，某所深知。而綿力薄材，不能有所振起，至今愧之。巖石一新，非復曩舊，貧如老先生者可以強出矣。如某無用於世，久已冥心，後門入山，穿幽透密，扶杖一繚繞，又了一日，此外無復云也。瞻望太息。《秋崖集》卷三一。

答高帥參劄

某山林深密，與世不相聞者年歲矣。當路書尺忽落牛衣間，蕘牧惘然，不知所以，真是此事今無古或聞也，感甚感甚。廬山一別，昨夢已寒，平生草茅，所至落落。易地昭武，本不當攘馮婦之臂，適有小閨，朝旨趣行，某於此不得固以辭也。至則宰附郭縣者亦是華宗，但相與道風猷致仰懷而已。坐席未暖，又以斥歸，執事亦知其所以然者乎？屬邑建寧連宰督賦於峒頑，峒中嘯聚干戈而出者數百

人，殺傷相當，略無官府。某以爲如此則亂矣，必擒制之。其渠魁既已伏辜，而爲賊囊橐者乃一小小寄居，某按劾以聞，章竟不下。越一兩月，某即再具奏申，自乞罷斥。朝旨方下，帥司覈實，某以爲如此則郡守按一寄居爲虛妄矣，不能不自劾也。章上則所謂寄居亦已略略施行降資，未得參注。又越旬浹，方有指揮，「方某奏狀氣憤詞率，殊失事上之體，可與放罷」。某至今莫知其所自來也。謂廟堂之意耶，則既行某之章矣；謂寄居者之力耶，則何爲有此回天之勢也！是亦可一笑矣。同寅繾綣，不覺覩縷如此。相望正遠，惟願諸賢滾滾，各出其力以濟斯世，使某林間橫笛，得見太平，斯亦堯壤之一幸也。寵頒錯落，意愛甚厚，獨念仕宦所至，一物不儲。今在田間，猶更蕭索，茫然無以爲謝，爲之奈何？猶記往年辱餉蜀附，某莫之敢拜也。去冬感寒濕，市無佳者，亦悔當時受之，亦未爲貪。今願便中分極佳者一二枚，爲衰朽之備。蓋今投棄田里，無復出期，固非深山中所得耳。《秋崖集》卷三一。

與胡憲劄

某皇懼重皇懼，又有白事。雖節下容人之度，汪汪萬頃之波，而今日一書，明日又一書，節下亦厭之矣。抑居官者律人以法，居閒者待人以情。法則有是非，情則無彼此。舊同官者千數百里而求一言，某固不得辭也。邵武司馬秋之事，節下之所警飭，亦可謂極其稱停者矣。伏讀山判，竊意必以溫

公之故無復後命，而其人也恐恐，又於某而有請焉。某輒不避煩瀆，惟節下併其瀆也而貫之。《秋崖集》卷三二。

答王宰劄

某屏處山林，蓋木石之與居，麋鹿之與曹而已。函書於當塗之士，納謁於顯貴之門，固非伏草萊耕田廬者事也。以故音響昧昧，苔封其扉，閱歲歷時，無一跡於籬域之外。雖執事不鄙夷其邑，儼然飛舄而辱臨之，先聲洋洋，要自不到夕陽牛背之上，此固某所不得聞也。山翁溪友，縱或有能談新令尹之至者，某方廢放則氓也，氓也而自通於執訊則罪矣，此亦某所不敢也。不圖謙下飭緹騎而先之，某悚惕疾走而避不及也，則下拜稽首而上之記曹。某雖不才，豈不能倩一張君房所謂依樣畫葫蘆者，以復之執事？而法不當爾，有如前所云者，惟環明知之。抑某又有請焉。某芟製也不畜幘，荷鋤也不斂笏，前驅及境，某固不得以黃冠野服雜襲於玉佩瓊琚之下也。願并貫某之不除道不迎郊，而容其他日以草衣見，則又幸甚過望。不然，無所逃罪。《秋崖集》卷三二。

答應武諭劄

維檣穎栗，山意未霜。共惟半刺翱翔，玉我侯度，民物祇豫。某適樵之歲，未甚得暇，道君家林，乃不能爲一停驂，至今以爲撫機不發之憾也。歸卧牛下，與世了不相聞，林壑夜寒，每思一時同舍郎之盛意，如執事者鞭笞鸞鳳，與天上諸公遊，垂紳帝旁，日月獻納久矣。誠不料其猶駕箠篁之車，爲潘翰之籛，士之不遇固有可歎如此。騰騰任運，道眼甚高，如某賤丈夫之言，恐執事者之洗耳也。某屏居深僻，謂不知執事之臨吾州則欺也，故吾爲僚，今吾爲氓，皆當奉一書以自托於二天。而廢放之人，勢則不敢。放翁所謂有答無倡，蓋山林之體然耳。執事者儼然自處而民視之，顧何所不可？而先之書，於是執事爲盛君子而某爲鄙野人矣。吾州雖陋，昔人謂大好山水，題輿無事，亦足以自適。政恐嚴召非晚，不得以久故人之私。東望紫陽，惟有注仰。《秋崖集》卷三二。

答戴書記劄

某與執事不面者幾年，雖嘗於《庚戌登科記》爭先睹之，時則以撐觸權貴人移地閩嶠，奔迫上道，因莫之書焉，爲故人賀。曾不黔突，屏之山林，牛背夕陽，自有餘燠，亦不知諸公之鞭笞鸞鳳於

今在蓬萊第幾峰也。忽奉琅畫，野烟爲開。辟雍高流，異時自齋舍挈筆研書冊入坐學官直廬中，顧尚煩陳琳檄、于公異露布以望一府耶？已頒殊綸，適有迅召，但願受持所謂「好官易做，好人難做」八字，永永無斃而已。山林深密，瞻望正遙，春樹暮雲，臨紙淒斷。《秋崖集》卷三二。

與方書監劄

某宛其老矣，已自無意人間。客從平山來，惠我書一札，則吾宗故人小字行草也。方欲盡布心腹，屬爲解何于賢主人，忽聞除書，已入學省。盛名之下，久合與於斯文，紬書金石之藏，典制絲綸之閣，計今不一書，而山林耕夫與世不相聞者特未之知耳。某敢黃冠野服，東望拜手而賀。《秋崖集》

卷三二。

答黃尉劄

某卧病山林，柳欲生肘，當世之名卿大夫士蓋已相忘於牛口之下久矣，曾亦莫知明執事之去氓幾何時也。山田渴雨，高下生烟，有雲自西南來，霈然傾注，多稼蘇醒，農歌相聞。某於此時適得郇翰，其忻快當何如耶。訪問於寂寞之餘，訾省於沈寥之久，公爲盛德事而某其逋慢矣。故家文墨，單

傳一燈，諸公貴人爭欲羅致，往往少須資歷，背負青天而上之，交剡公車，未足多賀。如聞小憩潭邃，趨莫何時。惟淵沕自珍，式遄嚴召。《秋崖集》卷三二。

答魏監丞劄

某晚而不學，無以事諸老先生。雖嘗望見先太師六符之光，固亦不得端拜而師之也。遺書垂世，方與學者共之，某爲何人，亦有此賜！敢不夙夜復熟，以無忘盛心！所憾棲息不同，猶不得從鯉庭質疑問難以開固陋耳。《秋崖集》卷三二。

全宋文卷七九〇六

方 岳 二八

答趙尉劄

某伏以炎熇之劇，水花自涼。共惟駕言飛雲，於穆仙隱，有引有翼。某往年執經麟鬣，幸甚得與一時羣彥上下其議論，與與如也。今無幾何耳，而山林深密，與世不相聞。有來英題，恍以瞪若，於是驚年歲之既老，嘆人事之不齊，而幸其黃犢夕陽，得自安於水之南山之北也。祈底處所，執事者辱臨之，使雨後有綠野之耕，月明無花村之吠，某與里父老並受其賜。會且召矣，願少徐之。某野服黃冠，久不蓄幘，不敢以是迎前驅于境上。少須視篆，上謁梅曹，此氓所以爲敬也，非慢。《秋崖集》卷三二。

答程提幹劄

某伏領誨函，無任感刻。竊審支持痛割，采極采深。頗聞跋履尋山，此惟大事，節哀襄奉，猶當

俯順《禮經》。然讀來書，其所云云者雖未盡解，亦不能不以其大概爲之一愴然也。某屏廢五年，不改稱呼者十年，安於山林，心跡已熟，固無意於人間矣。忽有啓擬，莫知所從。近以書謝廟堂，併上控免之牘，似聞念其闕遠，意欲易之。今日月餘，辭免之指揮竟未下。英詞妙畫，某何敢承，謹以上之執訊。俟有成命，別居謝悰。《秋崖集》卷三二。

答魏監丞劄

某耕閒釣寂，固亦與世不相聞，顧名在有司，廩人繼粟，一書逋慢，要不得以山林爲懈也。戲下不督過之而又勞賜之，種種甘芳，錯落庭戶，某也其何以堪之？山中白雲，不堪持贈，若其他猥猥瑣瑣者，某又奚其僭之敢！惟有感愧。《秋崖集》卷三二。

與費宰劄

某惟雲酣蟹瑯，春盎必琴。有翩者鳧，方趣朝天之舄；言駕吾牘，相安耕雨之犁。覺陽和之無邊，皆陰賜之所及。敢脩菲薄，仰覬莞存。《秋崖集》卷三二。

與趙尉劄

某惟雲酣葭管，春盎梅曹。北部安問狐狸，已消陰慝；西臺當有鸛鷟，不對陽剛。不腆菲芹，仰干笑莞。《秋崖集》卷三二。

答王侍郎劄

某伏以梧風已秋，山意蘇醒。共惟希夷事外，與造物遊，於千百年，爲國鎮寶。某歸卧崖底，謂休此生，不自意山峽荒寒，老仙來下，使得一望笙鶴，塵濁洗然。乃又進之履屐之間，與聞咳唾之末，每引卧內輒漏下數十刻，情話昵昵，未嘗以丈人行自居也。臨分之日，顧不得傾盡所懷，日短江空，爲之惘惘者累晝夜。送還吏至，得所惠者，其爲惘惘也滋甚。山林寒寞，忽奉琅題，亟開張之，驚喜欲抃。蓋英英乎老硬之字，灑灑乎懇至之詞，寔吾韋齋手書也。連紙引墨，至六七百字而不倦，踞龜食蛤，日以清神。天生異人，耆耆福艾，求之近世，惟陸放翁爲然。所謂「閑中真富貴，壽外更康寧」者，公之謂矣。某最爲寒晚，後乎老先生三十年而生，氣力摧頽，學不加進，衰憊之態，乃似不啻前乎老先生三十年而老者。安貧知命，不汲汲於衆人之所共趨，故猶不至於戚咨無聊云爾。近詩

十首亦足以概見其情，輒用錄呈，或可少奉嘻笑之頃刻也。《橋記》何足辱命，謹上一本。往往邦君以其位卑才下，不能承當大題目，故以《貢院記》屬呂宗卿而以此記見委。此記之體法當戲筆耳，不識老先生以爲何如？早既太甚，所在熬熬，西州之傳又復可駭。或謂余養明除從宣撫不報也，不知果然否？吾曹無所用世，進退一憂，固亦不能忘情也。老先生必不復肯出，某又方屏山林，跪履無期，惟有瞻悵。漢詔公孫丞相，所謂嗇精神止思慮者，長生不老之訣也。願老先生永永受持，更共遊戲人間數百年耳。《秋崖集》卷三二。

與胡憲劄

某歸卧牛下，忽忽三年，意明執事與吾君講論唐虞於廣厦細旃之間久其日矣。客有過予而南者，蓋宗簿陳同年慶勉子也，問之則猶弭節憲臺，尺一詔何遲如此！是故老農所不能辭，敢以爲問。履齋方相，有相勞者曰：「子且起矣。」某答之以詩，有「莫言表聖宜休去，只作劉蕡下第看」之句。不謂明執事與某皆不霑一點化筆而歸也。某山林懶甚，本不能作貴人書，此兄具言乃翁拜參，面承訪問，且曰吾將寄聲，此某所以不得不書也。陳同年幸得走履屐之下，其心豈無望於挈提？雖四海九州之人偶同一榜，本自無情，明執事見謂剛方，亦決不私一榜下士，然苟非其悖理傷道，不可與居者，亦豈能翹然於此？然則明執事獨不可捐一陞陟狀爲同年地耶？棲宿不同，無任馳系。《秋崖集》卷三二。

答葉兄劄

某卧雲空山，無人剥啄吾門者四三年矣。忽奉手華，則若詩若雅，若論若斷，累數巨編，是何夥涉之爲沈沈者！某老且病，平時意氣無毫分在，於是駭然驚、退然避而已矣。《秋崖集》卷三二。

答魏監丞劄

某不學無識，埋沒場屋者餘三十年，賣文諸公不過俗下應酬，無一言幾於道者，譬之雞肋，漫藏楮中。假守樵嵐時，有廣文者後村羣從也，耳目濡染，可與話文。一日出之，則併携以去，意其欲盡過目耳，不謂鋟之木也。已而聞之，則已無及，乃酬其直而載之歸，不使遺臭。蓋其始末如此，某豈不識次第者哉！不知誰誤聽聞，至勤命戒，於是某不得掩其醜矣。謹上一本，願賜丹墨是否之而還以戒焉。紙不能佳，亦不能裝飾者，以其文不足當，非簡戲下也。字亦多誤，惟以意逆之。塵滓電巖，慚愧無地。《秋崖集》卷三二。

答魏監丞劄

某屏棄山林，人所不齒，蓋與他寓公相萬也。凡百有位，不隨世躡籍之則既幸甚。有司繼廩，自其建麾而盡捐予之，某豈有祿者哉！明執事不自以爲惠之私而曰稽之令甲，令甲豈爲罪廢者設哉！今所在州縣見任官多不時得俸，而況於寄寓乎？而況於罪廢乎？某故曰，此明執事之私賜也。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此其所以爲綿上之懟與？戲下及之矣，某而辭之則不敏；杜少陵天吳紫鳳顛倒短褐之時，一旦而得絹千尺，兒其不號寒矣，某而辭之則不情。除已別具申外，某謹東望再拜以謝。《秋崖集》卷三二。

答魏監丞劄

某一生骯髒，所至輒撐觸人，不武之蹤本不敢爲戲下道也。因有司給之祿，意者或知其無大過乎？請具陳之。始某郎秘省時，趙丞相開督視府，將以某參議。某意其所信任者某也某也，若某某者自予肺腸，予不得而與之辭也辭焉之末。至金陵，無一不如西府所云者。一日某人擬其事，某不謂然，揖之同稟督相，督相欣然是之，命某作一榜檢。既押判矣，明日入議事廳，則盡爲某人者塗去，

亦不顧後有鈞判也。某意以爲此不可以口舌爭，索輿徑去，自此與某某者愈落落不能一日安矣，夫是以有假手南康之命。南康雖以先儒名天下，然而敗壞極矣。渺然小壘，前此爲守者不自持，他路諸臺例以屬郡視之，押字如鷄，四面而至。此不過示之以臺榭尊大，欲過船耳，初不計其非我屬也。一日有荆湖餉綱碎客舟而取其貨，客舟有辭。某以爲我地主也，其得坐視其橫於我土地乎？逮而決罰之。亡何秋壑下一直押公移，具析其守臣，追逮其都吏。某奮然謂制榭雖尊，荆湖之制榭也；列郡雖微，江東之列郡也。本路監司猶不能具析屬郡之守，荆湖之於江東，直追其吏且不可，況可具析其守乎？一判極爲痛快，回牒報之。秋壑大怒，上朝廷迴避，不知各路無統攝，本無迴避也。夫是以有兩易昭武之命。昭武佩牛帶犢，習以爲常，負固峒頑，所在而是。建寧連宰遣一寨卒追稅，在縣道固自失之，峒民七八百人干戈而出，殺此卒而嚮之，猶爲有官府乎？某爲之黥縣吏，捕得其首亂者數人。乃有一寄居廖教授者實囊橐之。某既斷遣峒頑，而以其不得專決者劾上。夫以郡守按一郡屬是亦當事，不知何爲下帥司覈實。如此則郡守爲虛妄矣，某不得不自劾也。不知廖教授者自有回天之力耶？或又曰下政欲上，合力而爲此也。比臺評及下政，蓋嘗有此語矣，夫是以有「可與放罷」之命。此命之下，更無他望，止以氣憤詞率爲罪耳。省札錄呈，試一觀覽。若某則亦自不見其爲憤其爲率也。歸卧牛下，忽忽三年，一字不敢入帝城，又何敢更乞祠祿？安之有命，苦無戚嗟。近有十詩，亦足以概見其意，併錄以干一笑。覩縷如此等，惟台慈貰之。《秋崖集》卷三二。

答魏監丞劄

某晚字兩郡，所至皆不暖席，性亦未嘗蓄所謂人事者，以故空然四壁，無以大過未第時。自昭武歸，得《李思定文集》一部，近日潘宗卿惠狨褥一鋪，敢輒以上之下吏。此固非可以爲瀆者，某所有獨此耳。《秋崖集》卷三二。

與杜監丞劄

某牛下三年，柳欲生肘，蓋已化爲石精山鬼，無意人間。雖樂莫樂兮新相知，忘之久矣。不知執事今其凌紫清遡碧落耶，抑猶前日城南諸社也。臨流洗耳，固自與世不相聞，不自意有書及門，爲道明執事以使者節肅臨淮南，仁恬以熙，盛澹以遐，鴻噉鷗啼，按堵寧一，甚盛甚休。而某也木石之與俱，鹿豕之與遊，莫之可以名聞也。莫之可而不得免焉，則惟節下察之而已。《秋崖集》卷三二。

答鄭提管劄

某自訊後，病瘡至今，尪然支離，而子用弟下世。少且壯者如此，老且病者顧豈能久耶？前書所

謂家人之言，此豈可使他人聞之也！不改則令人怒，改之則令人笑，今後謹不敢爾。以故此番得妙句，惟有仰歎，不敢和也。杜憲書亦不敢不遣，但恐渠亦笑蚍蜉之不自量耳。處今之世，豈論投分云乎哉。肴核皆珍，受賜無以報，惟有合掌慚愧。且得老先生即日通籍，了此一事，獨平時相與最厚者無力得助毫分，盡出他人，此爲可憾。天寔爲此，某其奈何哉！北望九華，感愧無已。《秋崖集》卷三二。

答趙漕元劄

某卧病崖下，蓋蓬藿挂乎黽歸之徑，跽然不聞人之足音也。妙賦飛落，大雅起予，老退無文，雖欲嘈嘈鐘呂之間不能也。專使至止，則又難乎空手以回，勉以追隨。大不量力，惟有仰羨高逸，莫既乃心。何時佳娛，相與傾倒。《秋崖集》卷三二。

答曹司令劄

某不肖似，平川先生獨奇之，如得以不腆之文薦之幕下，顧非其幸與？獨念先生以道德文章爲世師表，名公鉅筆又且退然不敢當，某爲何人，敢爾不遜？是以遲之至今而終咨且也。歲越三稔，不懈

益勤，執事固以爲先生所嘗奇之者與？執事可謂能孝矣，某其敢固以辭？謹稿草如左，惟執事裁之。
《秋崖集》卷三二。

答鮑參劄

某維霜酣妍暖，梅次第花。共惟婉婉其畫，士飽而歌，邊聲正寒，森有嚴翼。某與執事不面者今幾何年矣。石渠東觀，位置尚多，何至使辟雍高流，籌我邊瑣。貔貅萬竈，張漢天聲，固甚盛事，不知者直爲執事鬱鬱也。別紙示喻，所謂名之不彰友之過也，某則何敢辭！獨屏廢山林，以勢則不可耳。諸公惟識朱長卿，然在督幕與之爭事不直，某所爲拂袖歸者也，執事以爲可與書乎？世道陵夷，可爲浩歎，瞻望淒斷，惟有此心。《秋崖集》卷三二。

答張錄劄

某卧雲林壑，蕘牧與曹，明執事未及下車而過之，此意良厚。道中寄贈，蓋嘗和之。今幾何時，莫之呈似，正以山林屏廢，法不當遊諸公間，而奚書之敢？竹屋詩卷，安用無聞之人？趙令尹嘗言之，未之能信。茲勤命戒，不敢不承。獨荷鍤山中，學蠶作繭，雖悲鳴益苦，終亦不能奇也。惟明執

事教之。《秋崖集》卷三二。

答趙丞劄

某維茲霜熟，梅共歲寒。共惟竹外清吟，行矣歸覲。某嘗僚樵嵐，蓋亦無幾何耳。一去三稔，猶有故情。丞不負予，感歎何已！翩翩佳公子，識見敏明，涉筆且更，顧獨無一賞音者耶？天下事如此者多，何足介介。吾儕但當不失其所以爲我者耳。在天在人，吾無所容吾力也。醫說之論，意則甚厚。不知其衰年多病，自不能醫。往時黃犢尋山、白魚博酒之興，今亦罷休久矣，而況其他？上印何時？式顒除目。相望千里，臨紙悵然。《秋崖集》卷三二。

答吾兄劄

某投老山林，已是春蠶欲繭時矣。有山一片，荷鍤自隨，不問陰陽家者流，手自基鑿。賤生之日，飲少輒醉，山翁鄰叟，押勒賦詩，乃作水調，聊以奉寄。尊夫人仙去已久，乃猶未卜其藏，然則秋崖老真早計也。《秋崖集》卷三二。

答危簿劄

某昔在鄭鄉，與執事蓋亦無幾見耳。一別三稔，戀戀故情。有書自南，感嘆何已！是日有舊友自九華寄詩，某答之，今亦以寄執事，其意固略相似也。何時賀上，日俟光榮。剡交公車，當在旦夕。

《秋崖集》卷三二。

答王簿劄

某自初一見執事，固已知其不凡，風骨飄飄，定非餘子。嘗僚無幾何耳，亦自喜老眼猶在，獨憾歲月不與，不得在薦賢錄中。《竹臞詩編》亦欠爲下一轉語，他日若不棄騎牛翁者，當奉寄也。一別三載，戀戀故情，上印欲離，猶寄此紙，感激重感激。第聞先廬煨燼，賜書盡焚，此禍固已烈矣。奪地與彼，得無太甚者耶！相望正遙，何由傾倒。來教所云一臞如昨，一迂亦如昨，所願永永受持，無失此兩言而已，不必外求也。《秋崖集》卷三二。

答趙推劄

某維時歲晚，梅雪雙清。共惟抱玉鳴珂，行矣賀上。某三年牛下，柳欲生肘，一時僚舊久已相忘於無何有之鄉。不圖雲飛劍津，遥遥千數百里而至，乃猶記其墮地之日，被之絃歌，銀燭沉材，海物爲錯，祇所以爲愧而已。世情轉薄，可歎者多。當其爭妍取憐，翕翕爲一日貴者無所不至，曾未旋踵，固已關口不復道矣。江閩兩地，寒暑五遷，拳拳音書，此意良厚。不知老子方爲死計，一錘自隨，手斷山雲，學蠶作繭，夫亦安知其爲生日也。端故佳郡，闕次亦非甚遙，吾儕但當安以處之，時節固自定也。未涯瞻晤，所冀厚自金玉，遄踐亨塗。山林之人，無能爲役者，不敢請也。《秋崖集》卷三二。

答趙推劄

某伏拜別紙之論，豈於故人而不用吾情。饒左司不惟不識之，自來一歸田廬，便絕跡於諸公間〔二〕，隻字不作也。妙齡如此，榮進自定，綿薄之力，愛莫助之，惟有慚負而已。《秋崖集》卷三二。

〔二〕便：原作「使」，據文意改。

答金臨江劄

某仰惟先正尚書不惟一代端人，而故國喬木在，鄉曲長少之分，大相遼絕，非某晚學所敢僭致一言也。台諭至再，或恐以方命爲誅，敬書賤名以致歸仰。告勿儕之末簡，使識者以某爲不遜也。《秋崖集》卷三二。

答魏監丞劄

某除夕卧牛下，方扣角而歌曰云云，未放筆而琅畫至，明朝花柳，信亦有春意矣。東望拜手，以爲天地開泰，萬方一春，皇帝坐紫宸朝，渙發大號，必將趣龔、黃歸侍，同我太平。雨外一犁，棠陰之愛未慙也。某謹再拜受賜。《秋崖集》卷三二。

答趙倅劄

某自公之西，旦旦焉望五老之雲，遡三峽之雪，想公吟哦其處，隱隱然金石聲也。一旦趙尹出所作《春山野水》一幅，相與讚歎，則既題詩其後，某輒和之曰：「竹屋無人肯見過，寒雲自傍釣船多。老仙更在雲深處，奈此春山野水何。」自爾常常欲奉一書乞數筆，而耕閒釣寂，棲息不同，雖嘗厚貺山中，固亦莫之答也。時方明盛，羣賢萃朝，如公人門不落第二，山深林密，切計在帝傍近久矣。忽得所翰，乃依然廬山之陽，此又野人所不能解，如何如何？湖山紀遊，妙響落耳，開闔一再，輒書兩小詩，不知可以題作山磨野鹿帖否？一笑一笑。《秋崖集》卷三二。

答陳兄劄

維仲之春，其耕澤澤。共惟一念純至，上通於天，翼翼嚴嚴，昭哉維孝。如某不武，於先正則氓也。嚶鳴乎棋酒之社，遊戲乎文字之盟，今殆三十年不啻矣，顧獨於東閣不得數數見也。金陵晤對，炊不及熟而去，西征康廬，南入閩嶠，率是與世落落，猶吾鍾山草堂時。以故先正之得興也莫之賀，先正之捐館也莫之弔，九華在望，有負幽冥。忽奉音書，知故人之有子如此其競爽也，大事之有期如

此其切至也，告院公於是爲不死矣。某無所用世，久與死期，林密山深，末由瞻企。所覲孝思維則，勉勉奉襄，天相顯揚，克紹厥世。《秋崖集》卷三二。

答陳兄劄

某伏辱嚴諭，仰佩純孝之盛心。某雖名位卑微，其文義不足以傳世，然於先正有三十八年之舊，交好稠重，何幸得以不腆之文托名家乘，顧今有不可者。某自廢放，不敢以一字入帝城。南康念之，屢勤薦進，而山林之迹不以書相聞者四年於此矣。一旦執事者以某所述先公行實乞銘於南康，得無重其不可追之罪乎？茲某所甚懼，不得以奉執事者數百里傳介之意也。九原有知必貫之，惟執事者亦貫之。《秋崖集》卷三二。

與胡瞻軍劄

乃者學生同孫言歸甥館，進望賓榮，是太外家，敢下升堂之拜；何物小子，更勤折俎之頒？有百其慚，再三莫既。《秋崖集》卷三二。

與黃都倉劄

乃者學生同孫進叩門闌，久勤館穀。吾兒豚犬耳，方將躬半子之勞；惟君羽翼之，乃有如大賓之至。言不盡謝，感若何慚！《秋崖集》卷三二。

答趙宰劄

維莫之春，一犁雨外。共惟初見民吏，仁聲洋洋，有翼有嚴，中外提福。某深山雲卧，與世久不相聞，誰何及門，猿雀驚避。徐而問故，知爲滄州故人。別四三年而不忘，閱千百里而見勞，所謂此事今無古或聞者也，感激重感激。竊稔通班文石，出宰武城，是開九軌之途，豈待五月之政？多賀多賀。天下無可爲之邑，薦紳大夫所共歎也。某則曰，天下亦無不可爲之邑，山林鄙朴者所親見也。某雖未嘗作縣，然得郡則皆敗壞，不可支撐。曾未幾何，元氣遂復。使樵中更得年歲，當不止如前日所觀。以此知邑之猶可爲也。執事誦西山之言，只此一字，舉而均四海調庶邦有餘用矣，況一同百里之地哉！敬願毋忘此言，以起民瘼。問之來使，太夫人康強如五十許人，東閣競爽亦既二十餘歲。有親而壽，有子而才，樂莫樂於此矣，有綸抑其次也。某敬略。《秋崖集》卷三二。

答羅兄劄

某雲卧空山，柳欲生肘，筆研荒老，不得與於斯文。忽枉巨編，知小山故家人人有集之未渠央也，敬歎敬歎。不圖老朽自去臆苦頭風至今，乃今日方得奉酬，和所贈示。明謂左右以其罪也而罪之，某其何辭！雖然，亦惟以情亮之而已。《秋崖集》卷三二。

答汪管轄劄

某維夏之釋，桑麻陰森。伏惟冲逸自高，方外多暇。某空山雲卧，與世不復相聞，莫能記竹所老仙於今別幾何時也。忽奉藥帖，乃猶未忘夕陽牛背上之人，感甚感甚。獨寄贈珍核，未有以報，奈何！少須別書，茲不能記，惟道眼照之。《秋崖集》卷三二。

答劉倅劄

某卧雲牛下，與世不相聞，自君之西，亦莫知歲月之幾何時也。先之以玉壺清露之詩，繼之以冰條雲朵之翰，其所以記憶溪翁山叟者勤亦至矣。乃不知其適自去臆頭岑岑至今，出無陳孔璋〔一〕，此

病竟未愈，於是獨速生菌，苓簪上苔，所謂耕寬閒而釣寂寞者亦且廢闕，則人間之書疏、俗下之應酬，概亦可知也。相望正遙，臨紙馳情。《秋崖集》卷三二。

〔二〕出：似當作「世」。

答王提幹劄

某伏以歸奇餘暑，良苗懷新。共惟一念端憂，於天罔極，純孝之至，神明支持。某維古君子之居廬，有恫無貳，則夫講德不情之繆敬，考祥無益之空談，某固不自襲尋常以亂方寸也，敢略。獨娛親膝下，期於百年，菽水杜門，有官不調，此固《卓行傳》之所不幾見也。某雖木石之與居，鹿豕之與遊，亦每每樂與山翁溪友道之，以致注仰。乃不知昊天不弔，遽成古今。伏奉瓌題，惟有悵惘。某自放歸田里，老已廢書，烟簑雨鋤，不失吾故，此外無足道也。末涯瞻晤，惟有馳情。《秋崖集》卷三二。

與謝大監劄

邑有征官李君宰叩閭言蜀事，甚偉余義夫之經略，蓋亦一二施行之。每見其抵掌高談，殊有馳驅

當世之意，而邑中無酒無稅，兀然敗屋中，甚寂寞也。辱其手筆如左，輒以繳呈。一轉移之，政在口角之春風耳。《秋崖集》卷三二。

答趙宰劄

某方暑氣憤憤中，伏奉珍帖，真執熱之濯清風也。士自一命以上，苟有志於民，必有所濟。今所謂縣，古子男之邦也。人民社稷，自我剗裁，鑄頑以正，夫豈有不可爲者！坐席未暖，凋瘵立蘇，有如來教云云，良副傾矚。某既老矣，與世無求。乃者序進員郎，具鈔方上，廟堂垂念一燈之續，忽其予祠，此亦殊不自意也。拜恩口號云云，想見讀至此爲一笑也。《秋崖集》卷三二。

答謝大監劄

某投老幽樊，一字不敢出柴扉外也。水南山北，耕雨鉏雲，秋夏之交，禾黍秀茂，摩挲此腹，自知一飽可期，豈非賢史君生育之仁釀爲嘗熟？方與芸夫蕘子感荷棠陰之中，不圖寶唾銀鈎，訪問流落，山深林密，猿鶴皆驚。某整野襟、盥巖溜而讀之，幸甚過望。謹頓首三肅，以拜大夫之重勤。

《秋崖集》卷三二。

通楊左司劄

某伏以風露雙清，秋宇如拭。恭惟某官雍腴郎省，翊亮宰涂，吉衛紛綸，台候動止萬福。某雪研薰毫，敢專拜羽忱於典記者。

某謂帝遴碩賢，調娛鼎寶，噓呵元氣，笙鏞至和，寶令循彝，謹毋庸瀆。

某仰惟先正太師以甘盤舊學，金玉睿明，未究經綸，上意有屬。某官濟美巍科，舒翹清路，懷香武部，承耀辰階。紹興天子謂學爲宰相者，匪公則誰？顯相吉辛，綠綈褒擢，以丕昭前人光，某尚親見之。

某三生機緣，叨尾題雁，飄茵墮砌，終然分殊。山翠蒙密，無從以隻字入地城，分也，匪嫚也，容光必照焉。

某生無媚骨，與世少諧。七稔耕雲，百念俱冷。分麾縮戍，莫遂祈閑，有旨趣行，冒然祇役。自矢冰蘖，謹護本根，第揣狷迂，未知攸淑。每念小孫某濫次童科，階榮仕版。陽和粲筆，成始成終，菌幹桐枝，生意彌滿。緣是微福，俾我熙臺，游泳九霄雨露中，某知免夫！

某寒涉蛩吻，詎應晉綯鈞韶，然舍是無以旌悃悞。流電垂灼，億秭其榮。

某仰只瓊樓玉宇，雲氣高寒，敢替不敢問。偏壘百飢，惟命之恭。《翰苑新書》別集卷三。（此篇劉琳校點）

全宋文卷七九〇七

方 岳 二九

送許允杰序

往時許太空見予竹西，纔洛陽賈生之年耳。得其文一通，怪怪奇奇，坐人盡驚。亡何以其怪奇者取巍科，怪奇何負于文哉！後二十年，太空以書介其從子允杰來見，讀其編則亦怪怪奇奇，問其年則亦僅僅陸機入洛之歲，是何許氏之多英妙而怪奇也！予方老退，不得與于斯文，見所謂怪怪奇奇則驚而異耳。固嘗問太空曰，昌黎謂易奇而法，文奇可也；山谷謂奇是文章一病，文奇可乎？法而不奇，程衛尉之治簿書也，縱無勝亦無敗；奇而不法，李將軍之不擊刁斗也，不大勝則大敗矣。其曰文章一病，非與？若歸，盡取六經以來至于諸子百氏，以及稗官小說、騷人賦客之所論著，反覆熟之，當自見左氏怪奇于《春秋》，莊騷又怪奇于左氏，子雲、相如同工異曲者又怪奇于莊騷，愈降而下之，則文人相高，務爲艱澀，難字生語，棘人喉吻，而以不能句讀爲古，則亦陋矣。子其毋文勝而理負，毋

言深而意淺，毋論卑而氣弱，毋思殆而學罔，則怪怪奇奇將又無負于子矣。《秋崖集》卷三六。

滕和叔尚書大意序

吾州以經名家者多矣，《書》爲最；以《書》名家者加多矣，滕爲最。《書》自程文昌、王大監皆有所論著，天下所謂程泰之《禹貢圖志》、王晦叔《尚書小傳》者也。至溪齋先生與其弟合淝令君同登晦翁之門，學者謂之新安兩滕。和叔漸涵于二父之淵源，披剝于百家之林藪。蓋自與予別三十有五年矣，一日訪予崖底，出其所著書曰《尚書大意》者十二萬言，教予曰：「子亦知夫凡書之有大意乎？猶之木焉，本而非節目也；猶之水焉，源而非派別也。若《書》之大意，則一中字而已。允執厥中，《書》所以始；咸中有慶，《書》所以終。以此一字，讀此一書，迎刃解矣。」予受而讀之，既請曰：「以中爲《書》之大意，吾未之前聞也，子於何有所聞？」曰：「予聞之先君子，先君子聞之紫陽翁，紫陽翁聞之濂洛諸老，而予發其秘者也。」寶祐乙卯重陽日，友人方岳謹序。《秋崖集》卷三六。

跋趙景山村田集

宋、魏諸王孫率以詩名後世，至唐盛矣。賀、白其巨擘也，怒鯨橫驚，捲海倒流，而其盛止於

詩。本朝出其才與天下共，麟趾之彥滋盛，獨詩乎哉！四靈清語不枯，秀語不迂，抑紫芝其尤也。續遺響於寂寥，發妙彈於孤曠，將從村田叟問之。《秋崖集》卷三八。

跋程務實詩集

夏六月，務實寄《甲乙藁》，予時未暇讀也。自意登斷崖，酌窪樽，與務實招雲月而話襟期，在此行矣。至則務實病子春之足，予又病退之之瘡，不知溪煙沙草真愁我輩耶？「子璋觸髓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只此兩語，瘡鬼辟易三舍。今當寘君詩床頭，試觀定何如也。《秋崖集》卷三八。

跋吳晞之家集

醫而世十一，世而藝百一，藝而儒千一，不藝世耳，不儒藝耳，奚其醫？晞之之醫，自其祖曾七八傳，而所謂隱微處士、南薰老人者率有集，方志所書宜信，晞之勉之。涪翁評畫，謂使其胸中有數百卷書，下筆當不減文與可，矧醫乎哉！晞之勉之。予以掌故過都之年，道病，晞之投方七劑，立蘇醒，因書以附家乘。《秋崖集》卷三八。

跋王周卿註鶴山詩

前輩詩多矣，周卿獨爲鶴山故；鶴山詩亦多矣，周卿獨爲其在渠陽時故。風雨淒淒，雞鳴喈喈，鶴山以之；他山有石，可以攻玉，周卿以之。淳祐三三十九，歙人方某書于桐廬舟中。《秋崖集》卷三八。

跋董同年先生所得仁皇御書刑政二字

此神文之所以聖也。慶曆之際，於斯爲盛。臣某恭書。《秋崖集》卷三八。

跋董仲鈞所藏晦庵殘帖

淮南王安丹成，其遺餘于杵臼間者，猶能使雞犬皆仙，此瑤殘帖意與！甚哉，董氏之好學也！後學方某敬觀。《秋崖集》卷三八。

跋李氏唐告

往年泊呂城，尋竹巷李氏，求觀王仲言所謂《唐告》百餘軸者，主人翁入城府，辭焉。他日館丹陽，客有携咸通中大花綾告相示者，問之，大鄭王之胄家金壇西岡，又非仲言所見也。「唐家三百年冠蓋，誰有詩書到遠孫」，蓋范文正公道吾宗事嘗爲客誦之，甚恨不曾作衛公故物記也。後十年客復來，請余記當時語。客名夢得，連取薦書，爲名進士。歙人方某。《秋崖集》卷三八。

跋朱祐之詩

余義夫稱祐之與其季書一筆萬頃，讀之不能休。今觀此集，乃蘇長公所謂收捲波瀾入小詩者耶？秋崖人方某。《秋崖集》卷三八。

跋竹所主人所藏余詩

竹所主人謂汪君正己也，其師面目嚴冷，出語輒撐觸人，君每每以樂易左右之。屬聞其師亡，爲

藏劍履。聞政山能使其徒竭力無幾微見于顏面，此李將軍不擊刁斗法也。李廣、程不識皆爲漢名將，然士卒苦不識而樂從廣，吾未知其孰是。君歸，見所中青士問之。《秋崖集》卷三八。

跋程少章文藁

少章少時，挾老筆場屋間，大略如李將軍與匈奴左賢王戰時，漢矢且盡，吏士無人色，而意氣自如，軍中服其勇也。既不得與諸妄校尉等伍，輒棄去，更爲表啓箴頌以從諸公貴人遊，則又似東方曼倩與郭舍人戲爲隱，所謂伊優亞彌咩牙，漫不知爲何等語，而應對鋒出，莫能窮者。今老矣，見予辟雍。視其謁官人矣，亟屣履迎，謂之曰：「飛將軍迷失道，天也。非有先生，得無嘗給騶朱儒乎？何其恩澤侯也。」少章曰：「士有桑樞甕牖，矻矻窮年而莫之與者，有高冠侈袂，放浪江湖而莫之返者，要之亡羊等耳。予家筆峰下，有田一壠，予將駕黃犢其中，時或作勞，酤老瓦盆以醉。雖與子州里，吾將洗吾耳也，況諸公貴人哉！」予笑曰，少章今又一變爲漢陰丈人耶？書以爲別。《秋崖集》卷三八。

又見《新安文獻志》卷二三。

跋奚朝瑞詩

月夕坐叢桂下，鼓《歸耕》一再行，有伴以詩卷自休陽至。明日有客以詩卷自黟至。喜吾鄉之多詩人也，倒屣亟迎客，沽斗酒相勞苦，醉語客曰：「『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髭』，詩可以苦而攻。『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不可以苦而悟也。優而柔之，使自得之，吾見子蟬蛻矣。」《秋崖集》卷三八。

跋韋御帶論孟集語

國朝有以《論語》爲相業者矣，兌戈和弓，屬韃左右而用心鄒魯之書，則四姓小侯所絕無而僅有也。予不及識韋侯，而有道其子閣門君之意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乃翁以之；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君其懋哉。《秋崖集》卷三八。

跋胡氏乞米詩

鄉人有胡君者，本衣冠子，奮空拳與窮餓敵，幾爲所得者數矣。蓋其計有三左：去筆峰下而家行在所，以寂易喧，一左也；脫夫須襖襖而衣縫掖，以實易虛，二左也；不能拾墮樵煮瀑布而爨桂炊玉，以有易無，三左也。繞腹之篋如束濕，而驚雷怒號，亦難乎其爲情哉。間嘗自作《乞米帖》與里中人，世無監河侯，將如子何也！他日予訊之曰，士有朝不食夕不食，而使饑餓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是也。然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孟軻氏亦謂之失其本心，已之亦是也。繇前之說，子窮其瘳乎？繇後之說，子窮未渠央也，雖予亦將如子何哉！淳祐六七九，里人方某書呂左史所與詩後。《秋崖集》卷三八。

跋程達原字訓

始達原邀予半道班荆相與語，偶及世所稱謂曰官人者，予嘗離以爲謔：「人而不官者蓋有之，官而不人者滿天下也。」達原憮然笑曰，非謔也，因出《字訓》示予，爲題其後曰：史宏肇不識字固也，張禹、孔光學爲帝者師，不識「止」字，諂王鳳；柳河東文如五緯麗天，芒寒色正，不識「正」字，

陷伍文黨；屈原《離騷》與日月爭光，賈誼痛哭流涕之書漢廷無出右者，皆不識「命」字，一斥不復，至於憂愁悲鬱，不得其死。然則古今大儒不識君《字訓》之字者蓋多，謹毋曰小學家。《秋崖集》卷三八。

跋思齋說

客有袖《思齋說》以來者，曰願有謁也。予讀之，曰：思固有說乎？此心天也，至神至明，至虛至靈。意見之萌，重淵風行，適波其澄；念慮之興，太空雲生，適滓其清。故寂焉而凝，不將不迎；闐焉而精，靡爲靡營。此之爲無思無爲，此之謂何思何慮，此之謂不思而得。蓋天命之謂性也，奚其思！然而均一物則，此何爲而堯，彼何爲而桀；均一陰陽，此何爲而回，彼何爲而跖？是知弗慮胡得，惟其慾之窒，否則鑑明也而墨，有物之食；弗圖胡獲，惟其義之集，否則蹊南也而北，有茅之塞。故曰思無邪，故曰思則得之，故曰心之官則思。蓋率性之謂道也，奚其勿思哉！嘗語子，周公待旦之思，此思也，所思想何事？楊子深沈之思，亦此思也，所思想何謂？子歸思齋而思之，如火斯然，如泉斯達，則謹思其在我者，勿思其非我者可也。客曰唯，請筆之。《秋崖集》卷三八。

代題同銓小錄

淳祐五年春，皇帝下明詔，嘉與士大夫更始。一時羣彥魚魚雅雅集闕下，于是國之貴遊子弟銓于有司者與觀光焉，何其幸也！越四月甲子，合凡與推擇者若干人集于依光，叙同盟、侈殊遇也。酒行，有執爵起祝者曰：吾儕賴上恩，藉祖父澤，今茲幸且仕，有敢負爾君、辜而祖父者乎？有敢黷于貨、荒于政者乎？有敢以麒麟之楨而狼如羊、貪如狼者乎？皆曰不敢。審不敢，則爲我釃，此其所以識也。坐者皆釃，旅酬而進曰：吾儕勉之，毋使人謂徒讀父書、澤祖笏，以庶幾祝規。某既書紳，遂輯以爲《小錄》題辭。《秋崖集》卷三八。

跋郭氏種德庵記

水心挾老筆名一世，至爲種德翁記庵，大似辭費。翁家橐駝種樹之說曰，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固，其築欲密，此種德說也。君其問諸橐駝，水心猶落第二。歛方岳。《秋崖集》卷三八。

跋忠烈劉公遺事

比有上功幕府，瀾以陣歿爲死節者，予書其牘云，死事與死敵異，死敵與死節異。意以爲驅馳戎馬之間，邂逅鋒鏑之下，未得謂死節耳。議不合則爲一筆勾倒，嗚呼，吾獨不得如忠烈劉公事，使執簡從太史公牛馬走後，顧使此筆爲一殺死健兒辱也耶？天寶時誰實富貴以疽潰天下，而不識面之顏真卿死之，此可爲忠烈公六太息也。淳祐丁未良月晦，歙人方岳書于金陵。《秋崖集》卷三八。

跋林君詩卷

予耕祈下，自五月至于七月不雨，掇掇然與鄰翁井隧而甕灌之，苗則槁矣。歸卧蝸牛廬，有真一卷書床頭者，取讀之，如挹高人勝士而忘予之與芸夫蕘子伍也，如藐姑射之飄飄，吸風飲露而不知門外火雲之蒸肉山也，如三日之霖沛然建瓴而下之，不自意山田之生煙而澤田之飛塵也。嘻，其甚矣，予所謂藜藿拄乎鼃鼃之逕，聞人足音，蹵然而喜矣，敢無順下風以立！淳祐八七廿四，秋崖人方岳書。《秋崖集》卷三八。

跋潘君詩卷

潘德久詩不宮不商，自成音調，水心謂永嘉言詩皆本德久。意其傲兀試席，如深叢孤羆，一第溷渠耳。顧乃鶡其冠爲老閣門，士固有不遭如此。今君與之同姓也，同里也，同鶡冠子也，而窮于詩又同，豈其苗裔耶？何酷似也？雖然，毛錐子安用哉。《秋崖集》卷三八。

跋徐貳卿與彭監帖

巢元修間關萬里，訪兩蘇公嶺海之南，意斯人不復可見。而何人毒徐仁伯，彭君自臨川絮酒，會其葬于玉山，斯亦奇士矣。仁伯斃時蓋司成也，予以博士與辟雍諸公日日守光範門白其冤，天子爲下中執法治詔獄，而竟鶡突不得賊。時豈無許孟容、呂元膺等輩哉！然則唐之中葉強藩悍鎮，疽裂癰潰，猶爲有紀綱也。因讀彭君事，寄此歎息。《秋崖集》卷三八。

跋人會稽詩卷

予未嘗絕胥濤而東，得功甫詩，真可卧遊。然禹穴自是後人一疑，獨喜吾家老于墨池無恙耳。

《秋崖集》卷三八。

書景獻府講詩終篇

某猥以疏蕪，濫塵講席，起《采芑》止《殷武》凡百二十有九篇，雖不能析微闡幽，該貫融徹，而依忠依孝未嘗敢不謹焉。惟尊聞不貴博而貴精，惟行知不貴敏而貴力，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豈但多識草木鳥獸之名而已者！一字之訓，一事之義，蓋有先儒之書在。承宣爲學日益，其自得于遺編者久矣，某敬略。《秋崖集》卷三八。

跋月潭淨照詩

予平生喜從山僧野老遊，而出世間者抗塵走俗又有甚於世間者，以故所見多是畫庫門鑰匙色。淨

照師出詩卷，爲讀之竟，如「盤饌春多筍，厨薪濕帶苔」，能道當家風致；「雲歸大似諳風勢，水咽多應恨世情」，有味乎言之也。雖然，政使如貫休、齊己於子法中，猶是六十四種口業，未知與畫鑰匙僧孰愈。子歸，扣碧潭秋月而問之。《秋崖集》卷三八。

跋謝正夫論語言仁

謝正夫出此編，三復敬嘆，蓋亦知學者所用心矣。至請爲下一轉語，某則不敢。孔門惟一顏子三月不違，然其於仁也，敢問而不敢言也。若宰我、子貢，開口便遭鉗錐矣。君歸見堂下老斲，試以予言問之。《秋崖集》卷三八。

跋岳武穆帖

王之討楊么也，過師吾里，留題東松庵壁上，老墨飛動，忠義之氣煜如。所謂因邀後軍王團練者，蓋後來告變之王貴，號王鵬兒者也。天兵濯征，偏裨之在行者多矣，獨邀斯人者飯，其愛之必異於餘子，孰謂其報知己一至此極哉！司馬文正公之邢恕、王荊公之呂惠卿，世固不少，而逢蒙殺羿，孟軻氏顧舍蒙而羿之責，又何也？淳祐九年六月朔，敬觀于廬山郡圃之愛蓮堂，附此歎息。《秋崖集》

跋崔菊坡洪平齋與高守帖

崔丞相所至，幕府極天下選，觀此諸帖，亦可想一時賓主之際矣。天目之老，猶及以鴻文大筆行端平元二間，而臨邛史君特麾屢麾不一麾而歿，則天也。「自我得二士，意氣橫九州」，菊坡於此信不凡。「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之二客者，抑豈今世之周旋獲笑、顛倒逢嘻云爾哉！三復感歎。淳祐第九重陽，歙人方岳觀于江東道院，則史君令子爲脩水尹云。《秋崖集》卷三八。

題朱兄文

晦庵諸孫訪予秋崖下，適會昭武之役，不能烹伏雌爲半日留，但相與苦話一頓。因歎曰，夜來與泉使言，吾輩遂爲世之狼籍人矣。東邊去撐觸人了歸，西邊去撐觸人了歸，已自可笑。今日只與朋友談文，又不能道妙道好，真狼籍人也。然竹坡喜誘進後輩，見詩即李、杜之，見文即歐、蘇之。後輩不解其意，多是顛了，至有自號詩壇復古者，然則予狼籍人不狼籍矣。他日見竹坡，出予此紙，必撫手曰，前言戲之耳。君歸，盡取晦庵書讀之，予無以贈君也。《秋崖集》卷三八。

跋徐衡伯詩

始予與衡伯別祈山時，未有能詩聲也。亡何而寄詩維揚，已非吳下阿蒙。不數年見予辟雍，則詩又進。予曰，此脫殼之雛也，離混沌矣。又數年見予樵溪，則詩大進，予曰此泛駕之馬也，籥空虛矣。雖然，雛之脫殼也，啄菹之，馬之泛駕也，羈勒之，子謹焉而已。抑予所望于子者非詩也，不知子之進于學亦有如子之進于詩者乎？試嘗問子學者之學，至于孔、孟而止矣。孔子刪《詩》，不自作詩也，孟子言《詩》，亦不自作詩也。孔、孟之所不作而今之學者窮日夜、廢進修而學之，高者曰《選》詩吾師也，下者曰唐詩吾師也。學唐學《選》者幾何人矣，不能唐不能《選》不論也，苟《選》矣，鮑、謝諸人而已耳；苟唐矣，劉、柳諸人而已耳。況又不劉柳、不鮑謝，而曰某礪某、某礪某云者，詩乎哉。不學孔、孟之不作而學唐、《選》之作，不學唐、《選》之不苟作而學某礪某澗之作，予憂子之詩之進而子之學之退也。於其歸也，不敢以頌而以規。《秋崖集》卷三八。

跋金尚書奏藁

誠齋跋尾之明年，某實始生，然則於尚書公猶未得爲互鄉童子也，其所論著，某何敢贅一辭？顧

無以復命臨川史君，則拜手而筆之曰，蘇長公有言，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其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共惟阜陵之聖，自堯以下無譏焉。一時從臣適相會聚，有若我尚書公者四人，而小官之謁吏部銓避而窺屏間者，蓋楊誠齋也。五人者皆千載人，而同出于一時，嗚呼盛哉，此阜陵所以聖也。寶祐改元除日，後學方某敬書。《秋崖集》卷三八。

跋李君蜀議

「漢騎城夔仲謀懼，艾氈入劍孫吳平。素船倒峽長江一，昶俘入朝江南下」。無蜀則無吳，李君之論偉矣，然猶是余毅夫未入蜀前議論耳。前救敗棋之着固應爾，今日活死棋之着當何如？王積薪輩幾無措手處矣。使遇驪山老母，必自別有一着。寶祐二閏廿二方某書。《秋崖集》卷三八。

跋許兄桐嶺書院本末

某之生也後，不逮識所謂桐嶺者。然觀一時師友之盛，可以知主人翁矣。他日識其再世孫簡于廬山，問書院無恙乎，曰：嘻，是十年前猶巋然魯靈光，而今其無是公矣。予曰：乃翁之以貲甲其鄉，孰愈裴晉公之以勳高天下也？夫以勳高天下，不能永綠野之存，則夫挾貲以聘士云者，又烏能必書院

之不亡也哉！盛衰之難常而富貴之易及固如此。雖然，綠野晉公一身之所遊處，私之也；書院乃翁與四方學者之所藏脩，公之也。功業不泯，則雖一身之私，而強藩悍將爲之興懷。孰謂義理在人心，而象山翁季瑟書冊之所捷，乃翁羣六籍萃百氏以與四方學者共之處，顧獨無一慨于《角弓》之詩、三復於《甘棠》之章者耶？子其識之。淳祐甲寅臘七，新安方某書于荷嘉塢中。《秋崖集》卷三八。

跋陳平仲詩

雲谷謝公使治鑄之年，過予崖而西也，手其友陳平仲詩若詞三鉅篇示余。讀且評曰：本朝詩自楊、劉爲一節，崑體也，四瑚八璉，爛然皆珍，乃不及夏鼎商盤自然高古。後山諸人爲一節，派家也，深山雲卧，松風自寒，飄飄欲仙，芰荷衣而芙蓉裳也，而極其摯者黃山谷。詞自歐、蘇爲一節，長短句也，不絲不簧，自成音調，語意到處，律呂相忘。晏叔原諸人爲一節，樂府也，風流蘊藉，如王謝家子弟，情致宛轉，動盪人心，而極其摯者秦淮海。山谷非無詞而詩掩詞，淮海非無詩而詞掩詩。若西麓君，所謂奄有二子成三人者與？窺豹一斑，則「娥眉不及宮前柳，一度春風一度開」，唐人得意句也；「白露橫塘，一片孤山幾夕陽」，真情順下風而立矣。因筆其語集中，明當嗽白山水焚不乳盡觀之。《秋崖集》卷三八。

跋趙兄詩卷

予非知詩人，趙公迫而與言詩，過矣。然予觀世之學晚唐者不必讀書，但彷彿其聲嗽便覺優孟似孫叔敖，掇皮皆真，予每嘆恨。夫晚唐之不昌也，君其肯之，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寶祐甲寅良月中休，秋崖方某書。《秋崖集》卷三八。

題命書後

己未戊午爲天上火，術家以日月配之，固非凡木之所能生，凡水之所能尅也。胎元卯爲震辰，時午日而拱巳，是爲巽離之方。子月爲坎，蓋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勞乎坎也。坎，窞也，其于人也爲加憂，則其大略亦可想矣。冬夜月明，寒入澗水，使人肌骨淒冷，毛髮爲竦，胸中有丘壑者多受之，而王公大人金玉其身者以爲澗月皎潔，清寒逼人，凜乎其不可近也。日出離明，正當亭午，容光所及，纖毫不差，所以幽林邃壑之魑魅魍魎，陰崖寒谷之冰霜雪霰，人所畏而仰也。日西沒而月生，月西沒而日生，周天三百六十度，蓋無一息之暫停，故其爲人勞。己未數至戊午，六甲包藏，然自丙辰而己未，連珠逆而上行，故其爲人拗。日煜乎晝，月煜乎夜，坐離照子，至清至明，而風雨足

以晦之。己有風，卯有雷，雷風相薄，而日月之清明隱矣。《秋崖集》卷三八。

跋趙漕元文藁

吟嘯翁謂秋崖人曰：「予詩既參諸方，受記於吾鄉內相，證印於劉後村諸公，不假餘人更下注脚。獨所謂文者，子試言之。」予曰：子濯孺子之言曰，庾公之斯學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于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今子之先君子學于汪太初，太初學於紫陽夫子，遡桐柏之源，濫岷山之觴，有以知子之文矣。博者不雜，約者不陋，子所知者，予何言哉！《秋崖集》卷三八。

跋吳兄詩卷

予嘗于何人卷中見左史公稱「說著梅花定說君」之句，不知爲竹洲後人也。意王愷之珊瑚扶疏二尺，美止此矣。比賢君過予崖下，出其寶，則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燕未成家寒食雨，人如中酒落花風」者尚多也。子其秘之，毋使荳粥菲萍齋爲帳下人所賣，彼愷輩者那得與君爭長！《秋崖集》卷三八。

跋師紹書華嚴經

乃歲壬午，予學星於九龍山，識優婆塞，亡何得度，號曰智仁。別三十年，如一彈指，忽生億念，不厭疲勞，自其山居，來詣予所，瞻仰作禮而白：予言仁者，我於別後，不敢懈怠。于我末法，妙飾莊嚴，堂殿齋廬，非復曩昔。有徒師紹，庵於高環，誓願精勤，而作佛事。以大海墨，及須彌筆，積日累月，書《華嚴經》。推仁垂慈，同一贊歎。予聞言已，生大歡喜。思昔大父，在家出家，嘗書是經，作我鎮寶。予嘉爾紹，慨念我祖，合爪西向，爲說偈言：

我聞昔有善知識，發大勇猛精進心。欲書諸經了無有，但握爪爲書空相。其人既去其處存，雖無是經經不滅。天龍護持此處所，自然嚴淨兩不濡。彼刹塵中所見聞，無不贊歎罕有事。而一比丘獨撫掌，乃言止是半藏經。是知一切有爲法，受想行識皆爲累。世主妙嚴及行願，豈可色見聲音求。揮毫徑入佛三妙，人人清淨華嚴經。我觀經卷八十一，卷凡幾品品幾字。一字一畫一心具，心心修習盡未來。於一毫端能放光，一一普現法界性。稽首吾翁大長者，所成就非寫經故。爲我問訊彼上人，云何了證真實際。百一十城無可參，陶泓毛穎俱成佛。

淳祐壬子七月下澣，居士方某見聞隨喜，併此妄語，一懺悔之。《秋崖集》卷三八。

聖人道出乎一論

聖人之爲斯世也，天而已矣。夫苟至於天，則至神而無迹，至化而難名。蓋有物物而不物於物者，故凡天下之事變，其森乎吾前者，千岐萬轍而未艾也。而吾方與之交戰於酬酢之境，而相應接於爭馳競逐之中，則吾心亦擾擾矣。以吾心之擾擾者，而應天下之無窮，則人者勝而天者微，而烏乎化？是何也？天下之事，自其變者觀之則其分殊，自其不變者觀之則其理一。至於一，則所謂殊者化矣。蓋道之所在，一則真，二則變，一則純，二則雜。聖人之一，其聖人之天乎？荀卿子曰：「聖人道出乎一。」一者何也？一元之氣渾淪磅礴於天地間，其滋而萌，其芽而甲，其生而息，其榮而悴，何啻什百千萬之不齊也。使天而無以應之耶，則造物之功幾乎息矣。使天而求以應之耶（二），則物矣而非化，迹矣而非妙也。天下之理，一而萬，萬而一者也。散一於萬，何者非物；會萬於一，何者非化？然則聖人之一，其聖人之天乎？故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化也。天則一矣，一則化矣，而何事物之能累？是何也？人惟此心耳，天下惟此道耳，心外無道，外心而求之者非也。故凡事物在吾道中，太倉一稊米耳，何事乎紛紛爲也。虛靜之天，雲氣出沒，靈明之府，塵土障固，則一而二，二而三，而天下始多事矣。聖人之爲天下也，其具則禮樂刑政典章文物，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其教則仁義禮樂孝慈友悌，其位則宗廟朝廷州閭鄉黨，其所酬酢，其所經綸，蓋

有萬之不齊也。而聖人者以一心而普萬物，虛靈無際，冲漠無朕，貫通渾融，意慮不作，澄然其靜，洞然其空，一而已矣。嗚呼！茲其所以爲聖人之天乎？舜禹之精一，湯尹之一德，吾夫子之一貫，皆天也。則凡不出於一者不足以言道。故是一也，非有方體，非有限量，寂然非靜，感通非動，其所以酬酢萬變，剴裁百爲，一乾道之變化而已。所謂一者，固自若也。而或者膠膠擾擾，與天下相馳於萬物之中，相將役於物之不暇〔二〕，而道安在哉！申、韓以刑名而慘此一，莊、老以虛無而眇此一，蘇秦、張儀以縱橫而亂此一，而天下始紛紛矣。荀卿子其知道乎，而君子猶不能無憾焉。何也？吾道之一，在《易》爲元，在《書》爲極，而在《中庸》則爲誠。一者，誠而已矣，誠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其庶乎？而曰執神而固，則非所謂覺，則非所謂無意，則非所謂心之精神，是謂聖。《論學繩尺》卷二。又見《新安文獻志》卷三九。

〔一〕求：似當作「有」。

〔二〕相：似當作「則」。

詩 疑

孔子刪《詩》，何取於刪也？傷風敗俗之辭不可以明示天下來世者則刪之。《墻茨》諸詩所謂言之

汙口舌、書之汙簡牘，父不敢以訓諸子，師不敢以訓諸徒，岳意其決在刪例。何以言之？《禮記》、《左氏》諸書所引逸詩，其辭皆雅正，夫子猶刪之，則淪三綱、斲九法，如《牆茨》諸詩，刪之決矣。秦火之燼，漢儒亂之。火於秦者不能盡記，而孔子所刪之詩流傳習熟於口耳者猶在，亡者不可復，姑取其在者以足之，此漢儒之罪也。《新安文獻志》卷三四。

全宋文卷七九〇八

方 岳 三〇

耕舍記

耕舍，秋崖人學稼之所芟也。一之日葺茨，二之日暨塗，三之日入此舍居。舍中續斷薪爲床，以牛衣藉夫須襪，掛壁左右，耰鋤耒耜與凡耕之具皆在。其朝夕相勞苦不過芸夫蕘子，而常所談道者惟播種耕耨鎌穫之事，意自得甚。而客或陋之曰：「始吾見子于南窗，橫卷案上，搖膝長吟，如春禽候虫，蚤夜不自休。予曰是子也成，科第如摘頰髭，勤于業矣。既又見子于西湖，葛屨布裘，且行且歌，視世間木居士真若不介介者。予曰是子也成，豈直爲今場屋士，進于學矣。乃今其識字田夫耶？」秋崖人笑曰：「嘻！古者無不耕之士，而今世有不耕之農。子不駭農之不耕而鄙士之耕，子過矣。夫士而在畎畝之中，吾意古不獨一伊尹。讀《豳·七月》，見其人勸相穡事，氣象郁然，如嬉春臺，如飲醇酎，非真謂士者不能爾。其歲時推擇，興于甿者不少，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此豈與少室

山人等伍，要亦幡然于畎畝如伊尹者，顧其事業不至于堯舜君臣耳。故古之士起田萊而巖廊，釋鋤耒而簪紱，而其在東阡西陌之間者，猶能夫耕婦饁以釀成醇風。噫，天下不見是幾百年矣，而子以大冠峨如，大佩檐如，坐而堯言，進而舜趨，若是者以爲士與？然則耕舍之我，庸渠知非南窗西湖之我也！語未既，秋崖人戴蓬累笠，掛書牛角上而出口，吾牛飢矣，子且去。《秋崖集》卷三六。

重修珠溪院記

珠溪有古尊宿曰謙禪師，其言向在《傳燈》，而院于職方顧非禪，豈其菟裘與！閱方志，師以唐光化二年薨焉，而里有朝議大夫在武衛方長史良弼者爲建以爲院。吾意師故倦游歸而追寂于崖谷，茅竹自覆，將不覬覦一草，則院亦非師意，其奚禪之以！後三百有六年，當國朝之慶元丁巳，院絕不繼。里老父曰，是于長史公爲檀，莫若其子孫之爲僧者嗣，于是得法秀。睥睨者引謙左據，譚謂之禪，思所以枿去之，得自代者。有司顧職方氏之籍在，而秀之徒普觀度爲珠溪僧矣，遂畀秀。秀既沒，其三傳子大才嘗以語予：「先是某甲者日飲，無何蔑然無一分顧籍意，山羞泉怩，草木鬱悒，今茲亦幾何年。自吾秀師之來，不出半語抄一錢，而翼翼言言，化爲佛事。蒼藤翠篠，安樂雨露，俛入蒙密，雲寒而石幽者，此前日之荒煙野蔓而樛翳也。延宇垂阿，百楹相扶，其岑闐艷深，以廬吾佛而憩僧者，此前日之頽欄斷礎而藁墟也。鐘磬饒喤，華鬘幡蓋，朝夕贊揚，以祝世界主萬壽者，此前日

之蟪吟鼃怒而衆狙之悲嘯也。秀信有力于此，願書以無忘吾師。」又曰：「吾師積十有餘年之勤以克登茲，蓋其難已甚。且物之成壞，相尋無窮。當謙老時，知見之香普熏斯人，院必瓌偉傑特，渠翅于今？至其中微，一卧榻不復棖柱。憶吾師披徑則入，景象葦然，不自意遂能起廢如此。」今謙爲前第一代住持，秀爲後第一代住持，不書無以示後之人。乃爲書曰：嘉定五年秋九月庚申，僧法秀修珠溪院成，嘉之也。《秋崖集》卷三六。

依綠堂記

客有名其堂曰「依綠」而謁記於子方子，子方子曰：「何哉！子所謂依綠者，豈平沙漫流，襟帶左右，碧淨一色，煙霏吐吞，而水搖山動于倒景之滅没乎？」曰：「否。吾嘗見雨簷雪篷，嘯歌而漁，江鷗沙禽，浮沉下上于玲瓏窈窕之外。」曰：「此惠崇、郭熙得意小景也，寧有是乎？」曰：「否。吾鄉無陂湖而溪清不塵，春染而鴨頭，秋吹而龍鱗，往往自多幽處。」「子亦與溪友，提携山翁往來，而朝夕于是乎？」曰：「否。」「如此則子何以名而予何以記？」曰：「吾嘗手疏澗泉，匯爲清池，時雨新霽，春草怒長，吾酣然醉卧，不知阿連之夢我。少焉醒，但見白鳥閒暇，深翹于平蕪短莎之間，有魚圉然，倏爾遠逝，藻翻荇亂，牽動寒碧，吾以爲有江湖之思焉，若是何如？」子方子曰：「噫，心與境忘，則幽想逸發，神游飄蕭，極意所到，忽若有遇。雖未嘗登稽山而識賀老鏡湖，憶子

猷訪戴安道處猶可想見，而夜半之雪興故在；未嘗泛沅度湘而見娥皇舜英之古愁，班班于蒼梧之竹上者未歇，而屈大夫滋蘭之秋畹、采若之春洲，固無恙也。然則余三問而子三否者，不既在几研之間、履屐之下與？」曰：「某也恐未能，子姑記。」《秋崖集》卷三六。

狼山寺重建僧堂記

狼山面江腋海，以山水之勝望淮南，而寺又最古，異時戶外之屨常滿，鐘魚鏗鐃出雲雨。獨所謂僧堂者久不葺，繩樞縻棟，懼將壓焉。率翁居無幾何，徹而新之，向之靳不捐一金者謹施惟恐後，積至三千萬，不日月而成。百楹相扶，有嚴有翼，而明樓閣麗軒豁，殆與此山相雄長，蓋今之所有而昔之所無也。余聞學道者巖棲而谷處，巢跼而雪立，其木石之與居，鹿豕之與遊，雖把茅蓋頭，猶以爲泰。乃今蔭華屋，連高甍，有五侯邸第，溟滓然弟之者，不跌而坐，不脅而卧，其亦有所思乎？海山茫茫，江月泱泱，率翁試嘗以余言問之。翁名慧恭，字敬可。是役也，始于端平三年十二月之戊子，成于明年嘉熙正月之己巳，而記于是年四月之壬午云。《秋崖集》卷三六。

淮東安撫司幹辦公事題名記

余教授滁學之明年，今端明趙公以書幣聘之佐帥事，辭不獲，則考前人之嘗爲此者，而石燬于兵，老吏無傳焉。蓋自洪內相咨夔而下，僅僅得若干人。余既爲屋三楹于廳事西，乃刻而龕之壁而記之曰：維揚古都會，帥嘗選用重臣，辟士公車，豈但取陳琳檄、魯仲連書、于公異露布以望一府而已！軍旅之事，吾夫子以爲未之學，而今畫諾藩岳者有軍事焉，可不謹與！夫氣餒者不足以直是非，識汙者不足以明利害，慾牽者不足以斷可否，器拘者不足以寄安危。蓋必如董生相江都王時乃可耳。夫然，故官卑而望則尊，職輕而責則重，列其名氏，必有指之者曰，某也直，某也諛，某也回，某也正，而又可不謹與！《秋崖集》卷三六。

休寧縣修學記

學校與井田並古，未有去田里而爲學者也。故自五家之比，鱗屬而午貫之，於是乎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此非古所謂鄉校與？族有師，州有長，鄉有老，此非古所謂鄉先生與？士生其時，出則相耦于同井之田，入則相友于同門之學，蓋知父吾父、子吾子、老吾老以幼吾幼而已，然而堯舜禹湯

文武之道具是矣。井田壞，學校廢，士之贏糧外遊者無方，而專門名家之學興，大師衆至千餘人，其不違父母捨墳墓而去者幾希，而人心始漓。故漢之號爲儒者，其下者爲桓榮之稽古，其高者爲鄭康成、孔安國之訓詁，又高者爲董仲舒之明天人而止耳，三代之所以一道德、同風俗者不在是。國朝學校之盛布滿郡邑，雖田不井授，而欲士之不去其鄉而爲學，則猶古也。休寧壯哉縣，其道經訓以相傳習者率嘗最吾州。異時校官有望府溟滓然弟之者，蓋錫山陳公之茂尉邑時之爲也。於今百有六年矣，厥棟維摧，厥甍維頽，瞻言宮庭，士類有泚，歲時祭采，僅僅無落事而已。內相程公之歸里也，壹大葺之，言言新宮，殆不舊翅。是歲某起家入掌故，道休陽，聞公之言曰：「是鄉校也，吾長於斯，學于斯，而可諉吾父兄子弟爲？」聞士之謂公者曰：「是鄉先生也，學如此其行也，仕如此其亨也，而可忘吾父兄子弟爲？」然則公之興學校，雖微井田，其猶井田意與？邑大夫吳君遂與凡有職于學者交謁更進而屬記于某，辭不可，則諗于衆曰：「聖有大訓：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然而行于蠻貊者易，行于州里者難，獨何與？州里得之于其常，蠻貊得之于其暫，暫者易勉而常者難持也。士固有冠冕佩玉，天下之通貴而不爲鄉士大夫所齒者矣，月旦之評其可畏如此。故士之所以修其身者逾近則愈難，事容可以欺天下而不可以欺婦子也。夫子之所以聖，不過《鄉黨》一書，而所謂治國平天下者無餘蘊矣。諸君能耕而遜畔，則畎畝而伊、周，能行而後長，則道塗而顏、冉，奚必曰稽度數以爲博，談性命以爲高，而後謂之學哉！是則鄉先生所望于鄉校之意也。」皆曰：「唯。敢不夙夜敬戒，以無忘公之德！」公名秘，字懷古，先皇朝翰林學士，今

爲端明殿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云。嘉熙五年祁門方岳記〔一〕。《秋崖集》卷三六。又見《新安文獻志》卷一三。

〔一〕此句原無，據《新安文獻志》補。

野堂記

可使食無肉，不可使居無竹，蘇長公語也。秋崖人衍之曰，可無肉不可無竹，可無帷不可無書，可無餐不可無山，可無口不可無酒，鑿空作此想有年數矣。先廬燼于鄰火之明年，予歸自維揚，至則無所於居，乃僑寄于別屋，里人所謂相公牌下者。屋敗甚，疲吾力苴補之，然後向之上雨旁風，僅可床几，而予心鬱焉。祈雖在萬山間，不過數十家聚耳，邑屋庫矣，然能礙山，市聲少矣，然能聒書，則亦且將奈何哉！予友余義夫知予食貧，寄錢萬，予歸諸婦，曰：「謹司之，是可買秫田釀矣。」無何而鄰有售其居而遷焉者，則又謀諸婦曰：「酒亦可無，而彼三者真不可無也，盍以秫貲易之？吾將撤老屋以放山，井方池以舍水，而剌汙萊以行竹，吾貧無聚書，能讀見書其中亦堪老矣，彼麴生來不來無足計也。」婦始猶靳之曰：「某氏屋以居貨，某氏屋以居孥子，何爲者汲汲然落窘貲，事閒屋，得無左乎？」予曰：「恬者所娛，夸者所迂，廉者謂得，貪者謂失，天下事皆然，不獨此也。予不能

畫計然半策以餬予口，向營十一，必喪十九。又不能識仕塗捷徑，邪出旁行，三入承明，四至九卿，吾其委耶順耶？自浮自沉，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心？」婦既無奈予何，則取而貿之，因其舊而葺以宇者堂，丈方而庀堂之上者閣，蓬以屬步于堂者航，而皆謚之曰野。蓋予野人也，於野宜。既成，山吾門焉，何其比鄰也；竹吾閨焉，何其友朋也。堵環不能畝而野意略具，則指謂婦曰：「斗酒安在？今欲令封德彝見之，何如？」乃相與笑而書之壁。《秋崖集》卷三六。

徽州平糴倉記

淳祐二年春，太守鄭侯勸農于郊，有荷篠而歌者曰：「田彼南山，維石齟齬，言刈我黍，不盈其筥。」既又歌曰：「糴而珠乎，其曷春吾襦乎？炊而玉乎，其曷果吾腹乎？」侯式車而聽之，喟然歎曰：「噫，是力穡而嗇收，有年而貴糴者也。徽民鑿山而田，高耕入雲者十半，其力貧而食貴，吾念之甚。獨郡挺于火，民廬官寺，百役具興，今幸復故初而力且匱，而吾且去矣。雖然，吾渠以其匱、渠以其去而愬吾民哉！」于是游觀之娛、厨傳之飾、歲時交鄰之聘，苦積酌損，得十萬緡，揭以爲平糴本，俾有司秋入而春出之，以相循于無窮，氓也其何幸！雖然，知及在初，仁守在後。使耿壽昌而在，常平法通百世無弊矣。伐石以屬之後子雲「二」，氓也抑何幸。雖然，涸轍之升斗，孰與相忘于江湖；夏畦之桔槔，孰與無德于雨露。侯歸而報政，推此類爲上具言之，氓也重何幸。侯名密，字謙

仲，吳人。是歲二月既望，郡人方某記。《秋崖集》卷三六。

〔二〕伐：原作「代」，據《小稿》改。

方氏萊山堂記

吾宗元美入蜀之年，款吾扉而西也，爲之烹伏雌相勞苦。意其單車爲萬里別，不能無惘惘然者，顧作而言曰：「某解邊縣印綬屬耳，既築屋于溪居之北山，取《詩》所謂『北山有萊』者而謚之『萊山堂』，子爲我言其意。」予曰：「元美之爲是也，將爲隱乎，則方泝瞿唐、灩澦而上，訪諸葛公平沙之石絕而考求曹、劉諸人褒斜出入之塗，此其意未休也，子何有于萊？將爲仕乎，則山人去而蕙帳空矣。意其碧叢翠穎，遺風罷月，而子搜之以爲名萊，且有辭于子。雖然，古之人不必隱時而隱，不必仕時而仕，莘野一犁之雨，磻溪一絲之風，蓋將終焉。及丹書陳，溪惟空碧耳；《伊訓》作，野惟寒青耳。是以君子有感于時也。《詩》固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此成王、周公極治之時乎？故其山中之人方且出而觀鳧鷖假樂之光以媚于天子，則其所謂臺、萊者，夫固詩人以興也。勉旃行矣，子毋謂古遠。」乃爲《反招隱》以寄聲北山之萊曰：萊萋萋兮山之幽，翩王孫兮駕言西州。松桂寒兮蛟龍樛，嘻山中兮不可以久留。萊艾兮山之扉，渺王孫兮孤鶴與飛。芙蓉裳兮芰

荷衣，微山中兮云誰之思！是歲淳祐三年夏六月乙丑，里人方岳記。《秋崖集》卷三六。

只恁麼軒記

秋崖老農于耜勞止，生怠惰相，輟耕而遊意。行澗岡可五六里，至阿蘭若，號曰珠溪，有小齋房，樸素幽潔，趺足而坐，松風可人。住山老才作茶供已，即從座起而白予言：「我觀世間，何者非幻，茲是陋室，強爲我名。」爾時秋崖告才老師：「但只恁麼，于名何有？」師大歡喜：「此即是名，名只恁麼，無可不可，佛所說義，亦復如是。」乃爲作扁而說偈言「二」：「是心如虛空，本自無一事。若能只恁麼，緣累從何生？而一切凡夫，不肯只恁麼。妄生顛倒想，流浪五濁中。見種種慾樂，熾然起貪癡。無名着愛根，念念在富貴。由此一念故，戈矛生于心。猶如瘴毒蛇，竟日思噬齧。又如彼陰賊，含沙而射人。是人墮邪見，展轉無是處。我有一法門，非作亦非止。粗茶與淡飯，直據現在身。於十二時中，無復起妄想。得安穩常住，不以苦爲樂。如鵬與斥鷃，無適非逍遙。如魚自潛深，不覓鉤上餌。浮念一掃除，心逸而日休。我今作是偈，付囑于諸人。能只恁麼者，君子坦蕩蕩。是名佛境界，安樂常歡喜。不能只恁麼，小人長戚戚。是名魔境界，云何離垢纏？若人了此言，究竟漸淨覺。」

淳祐四年三月望日。《秋崖集》卷三六。

〔二〕爲：原作「是」，據《小稿》改。

月莊記

直山居之西衡爲室者五，牖一以爲軒，堦二以爲廩，而虛其兩夾以居用，蓋村墅云。而成之日適中秋也，晚色新霽，羣山蒼蒼，碧宙寥泬，月明如霜。歸謀諸婦，洗吾老瓦落之，因以月名吾莊。嗚呼噫嘻！二十四橋，物是人非，戰血作碧，腥風爲悲，曾不若崖逕秋老，寒光入扉，竹露自瀉，梧風尚微，是知月與山家爲宜。庾樓夜午，乾坤一卮，據床豪嘯，川險山巖，曾不若林影瑣碎，澗彩陸離，引聲長哦，莫知孰誰，是知月與詩家尤宜。蕙房藥戶，翠帷翡幄，怨之以鷓鴣之哀彈，激之以雌鳳之孤歛，曾不若冰霜竹屋，煙水茅茨，窺孱顏以排闥，寫橫斜而出籬，是知月與貧家大宜。予貧也而山居，天又不靳其與，乃窮于詩，是兼三者而有之，月固莫宜于予也。然則卧予于元龍百尺之樓，延予以郭隗千金之臺，而欲與予莊易也，請固以辭。《秋崖集》卷三六。

吳元鼎友梅堂記

疇昔之夜，夢與客行溪谷間，沙清水寒，微霰暮集，有梅焉，蒼皮半皴，偃蹇苔石，相與顧而樂

之。客曰：「寒江蒼蒼，山月荒荒，側倚崩崖，幽然自芳，非釣瀨之嚴光乎？於君意何如？」秋崖人曰：「高矣，抑未也。離世而立于獨，藪澤處間而已矣。」客曰：「天地既春，草木既津，憔悴惟腊，于澗之濱，非《離騷》經之靈均乎？於君意何如？」秋崖人曰：「介矣，愈未也。非世而異于俗，枯槁赴淵而已矣。居，吾語子，吾將進子而易其觀，可以希賢，可以作聖。」則指而謂之曰：「彼萬仞立壁，煙昏雨寒，老色如鐵，凜不可干，子盍觀夫孟軻氏之巖巖？此頽欄敗瓦，野意蕭疏，有美一人，雅澹冲虛，子盍觀夫子顏子之如愚？若然者，於子意又何如也？」語未既，有剝啄驚周公者，則東方白矣。秋崖人蹴樵青曰：「起扣門者非曩客也耶？」窺之則竹洲後人訊也。君之言曰：「吾鄙在山林，無與從吾兒游者。既擇于梅使友之，作堂其間，以識吾訓，子其爲吾發焉。」噫嘻，曩既與君言矣，欲爲記者無以易是。君其語而子資深，菊吾知其爲隱者也，柴桑之遺民也；蓮吾知其爲君子也，濂溪之老仙也。若人者，隱君子而非也。顏與孟丈人行也，而其友之云乎？逢原勉之，毋或使玉立堂下者割管寧之席、作嵇康之書也。竹洲後人曰吳鉉元鼎，秋崖人曰方岳巨山，而是歲爲淳祐之著雍涖灘云。《秋崖集》卷三六。

就日堂記

出五老門不數武，道西有敗屋相撐拄曰「翔風亭」者，蓋守臣率其屬迎拜制詔處也。臣至郡之再

月，一夕暴風雨，拚去之，顧而歎曰：「茲其所謂翔風者耶？康廬在前左，重湖渺茫無際，風蓬蓬然起于鄱子之澤，踔數千百里，掀巨浪而蹙于揚瀾左蠡之口，突怒奔放，長驅而直前，其鋒銳不可當也。而廬山幾千仞，橫其身捍拒之，以故反射回薄，震撼叫號，不連日夜不解也。其可驚可愕略如是，而何取于風？乃壹大新之，而易其名曰「就日堂」。夫吾君以帝堯之仁臨照宇內，赫然離日之麗也。臣觀于《離》，聖人以南面聽天下，而重離六爻，惟六二爲元吉。重離，君象也；黃離，臣爻也。君離其明而臣離其吉，何也？二五交者離其照也，不交則豐其蔀矣。然則方國奉細書之札而使吾民近天子之光，將何責而可？毋但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無敢不下拜。《秋崖集》卷三六。

歸來館記

始予守廬山，有譚舟橫吾境者，榜之百。亡何而荊州牧怒詰之曰：「吾人也，爾之榜也奚其可？」予復之曰：「吾境也，彼之榜也奚其不可？公牧荊州，老僕列戍江東郡，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而具析之，是鄙我也，鄙我不如斥。」牧愈益怒，舉劾之。朝廷薄其罪，宣移武陽。即日解印綬歸，問訊竹樹亡恙外，步雪林而下，繚山之麓以西，屋其圯處爲三間，號歸來館。間與客醉，起而歌淵明之辭，則和之曰：「歸去來兮，青山白雲今始歸。渺人生其幾何，奚一喜而百悲。曩輕涉于世途，駟予馬兮弗追。今幸返乎林壑，將兩忘于是非。天地寬兮蝸殼，風日灑兮牛衣。朝土銓其無煙，

飽空山之翠微。陟彼高岡，如磨斯奔。我松我閨，我竹我門。不知今吾，若亡若存。有冽者泓，可瓢可罇。蔭琅玕以清閼，洗吾前之媿顏。彼蒼生其奈何，笑東山之老安。林木寒其秋秋，禽鳥樂而關關。山喜歸兮獻奇，露崖嶠以駭觀。檜喜歸兮遠來，龍蛇走而夜還。宜老子之杖屨，野色暝其盤桓。歸去來兮，吾微斯人誰與游。此腰折于兒曹，盍與世而無求！匪吾郵而我督，時則然其何憂。惟出處之在我，寧稽決于龜疇？乃苦樵舍，乃篷釣舟。命山翁與溪友，專一壑兮一丘。有談及于當世，浹吾背之汗流。百有餘其已足，三不啻之宜休。已矣乎，吾行吾止時乎時，時乎不時其誰留？不吾乎館將何之？間從春沂歸，不與黃石期。羹煙蕨與雪茵，饁春臯以耘耔。或作勞而小憩，枕蒼石以哦詩。闖吾籬者推去，曰洗吾耳其無疑。」歌既書之壁，是爲記。《秋崖集》卷三六。

荷嘉塢記

並吾廬而北，有山環焉，版圖姓之曰何家塢。自吾之家于斯也，墻其口而圃之而沼之而亭之，蓋思所以易其塢名，而芸夫樵子之熟于口，吾易之而彼之不吾易也。乃元默困敦之歲，有蓮駢生于其沼，予忻然笑曰，茲其所謂荷嘉塢者與！芸夫樵子之不彼易，則吾易之矣。於是具著所塗而次序之。凡我同盟，毋惑多岐，一東一西，孰指爾迷，作入山林處。彼痴窟郎，堆錢百屋，我無儲胥，一燈夜讀，作著圖書所。他山有梅，矯矯玉立，不同衆芳，春風遲日，作百花頭上之亭。我秣我田，亦足以

釀，西風吹塵，曾莫可向，作歸來館。有濯者蓮，處汙而潔，勿遐爾心，濂溪風月，作君子亭。山下出泉，有坎其泚，寒斯冽斯，幽人所履，作寒泓。言抹其芻，田彼犂犂，對眠夕陽，亦勿扣角，作飯牛庵。惟春嫋嫋，惟夏躑躑，惟冬悄悄，惟秋杳杳，作秋崖。耕不一壠，鉏不五畝，耳目口鼻，皆吾之有，作田園居。至是則復于圖書所以歸吾廬，而山之觀止矣。方子日一再行，不大風雨不廢也。顧其老竹窮木非有繁華之奇，草亭茸屋非有棖題之觀，而山之豁如，谷之奧如，林嶺之翳如，亦有足樂者。穿幽逗深，繚繞嵐翠，蓋窮日之力而後饜也。然則聲色之蠱其心，孰與禽鳥之適吾情？軒冕之梏其身，孰與泉石之忘吾形？當世之名卿材大夫幸得遭時清明，謨格長治，安得而從予遊乎？樂哉斯丘，山翁野叟之所同而高人勝士之所獨也，予其可哉！寶祐改元第一日，塢主巨山自記。《秋崖集》卷三六。

徽州重建慶豐橋記

寶祐改元，新安郡浮橋成，太守臨邛魏侯克愚使其僚王宗說庀之〔一〕，而使其民方岳記之。詞曰：

自古在昔，胙邦建侯，四達其疆，廬積梁舟。有圯弗興，是謂失政，君子即之，覘陳議鄭。匪川靡梁，不能爲國，乃心匪民，則莫我卹。周官呂命，職在有司，民自爲民，曾爾勿思。憲憲魏侯，鶴

山之子。鶴山之子，寧弗知此？乃闢貢闈，乃增貢籍，政恬事熙，靡纖不葺。乃梁乃川，乃心乃民，乃寢乃興，維勇于仁。維歛之溪，朝宗于京，江吳荆楚，南東其行。淫潦悍湍，兩涘千里，有比其舟，坦坦如砥。始誰作之，劉侯炳名。厥既歷年，午縱卯橫。今侯曰嘻，是不在我，匪用之裕，惟仁之果。慮事屬植，乃巡爾功，爾功爾傭，毋失爾農。出斛于庾，百又五十，出緡于府，六萬有溢。四十其艘，脩六百尺，以今視昔，益三之一。治鍊爲竿，翼其兩旁，賦丈倍脩，以時闔張。上春經始，民歡趨之，季月告成，侯來落之。有翩者鳧，汎汎漣漪，背負長虹，作鱗之而。侯曰美哉，既堅既良；民曰允哉，乃康乃莊。習坎重險，維其夷矣；過涉滅頂，汔其濟矣。不川而遊，不徑而踰，凡人有心，履此正塗。於休我侯，惠我無疆，匪惠伊教，子孫不忘。歛山叢叢，其水清寫，刻此銘詩，以諗來者。《秋崖集》卷三六。

〔二〕其：原作「某」，據《小稿》改。

頤齋記

予與從之共燈火于珠溪，厥既三十年而餘矣，予苒苒日以老，學益落，而從之謁予記其燕居之室頤齋。予曰：此非予所及也，盍見孟子而問之？古今言頤未有如吾孟子者，其言曰：養一指而失肩

背，是爲狼疾人矣；養楓棘而失梧櫟，是爲賤場師矣。何哉？子所養而有省于斯也。昔者聖人之畫頤，豈但象其豎頰頰插齒牙，率天下後世爲飲食之人哉！其所養必有大于此者，故曰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小人者以三釜爲榮，以五鼎爲貴，所養者外也；大人者不三釜而榮，不五鼎而貴，所養者內也。然則萬錢之食一頤也，一瓢之飲又一頤也。侏儒之飽一頤也，首陽之餓又一頤也，子將奚擇焉？五色令人目盲，則如非禮勿視以養明；五聲令人耳聾，則如非禮勿聽以養聰。嘯嘯于勢利之塗，則如非禮勿言以養神；顛冥于嗜慾之境，則如非禮勿動以養志。必如是而後可以觀頤矣。子亦識夫君家諸人之頤乎？由頤者安石也，不出則如蒼生何？從之曰：僕謝未能。朵頤者玄暉、希逸也，吟風嘲月以垂涎于世利之鼎而已。從之曰：僕敢不戒？顛頤者靈運也，猖狂妄行而禍及之矣。從之曰：僕雖不敏，然亦知所擇矣。然則子其勉旃于觀頤乎？伐牛山之木非也，掘宋人之苗尤非也，如欲觀之，則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者也。朋友司過，敢告靈龜。《秋崖集》卷三六。

在庵記

予歸耕窮山，與世不相聞者三年矣，今嘉禾治中曹君鄆歲歲焉屬記其所謂在庵者。君之言曰：「吾家許峰下，故旌陽所嘗井臼也，因姓之云。突兀撐空，斗起雲海上數千仞，而派其支爲小嶼，意象閎竅，風氣盤互，則不肖孤所以奉吾先君子衣冠之藏也。爲人子者不敢以其心死其親，亦不敢以其

力儉其親，則延之而宇之，翼之而榭之，繚之而港之，規之而湖之。千嶂所環，嵐暝噴薄，邇青遠碧，縈幽逗深，吾所不能言者，工所不能畫也。吾獨能言致思其堂，履濡敬享其室，朝暉暮雲其亭，而又著軒焉爲齋居，精舍焉爲僧館，最其凡者曰在庵而已。吾固也，其惟子之記。」岳惟平川先生以經學爲師儒，以論諫爲御史，以言議風旨爲侍從，天下之名能文章者非其輩則學徒也，顧平生於予文也嗜之尤。治中君不彼之譏而予之諉，千數百里走車牛口下而曰，此先志也，其斯之謂在與？一念所存，無在而不在也，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輿則見其倚于衡，是謂之在矣。正明目以視之而不見，傾耳以聽之而不聞，不謂之在乎？由前言之則羹墻亦堯，河洛亦禹，凡宸奎寶畫、奏篇進卷之藏此山者皆平川也；由後之言，則赤舄非周，蒙俱非孔，其環金植象、形色繪畫之留此堂者，謂平川與！「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平川有焉；「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治中君勉焉。然則所謂在，固在此不在彼也。乃若先生之行事，則其狀在太常，其傳在太史，不書。寶祐改元重陽日，新安方岳書。《秋崖集》卷三六。

朱氏六可堂記

《孝經》非純聖人書，君家文公疑之矣。不惟文公，致堂先生疑之；不惟致堂，玉山先生疑之。至所謂六可者，則又裂取北宮文子道楚令尹圍之言，文公筆而削之，固已在刪去九十字之中矣。君今

倚以扁其堂而又屬其記于予，得無家鷄之厭而野鷺之嗜與？試嘗與君慨想夫洙泗之上，神遊乎孔、曾之間，親見其穆然燕居，席間函丈，精聚神會，熙熙泰和，則堯舜禹之典謨具存，而伯夷、后夔之禮樂固無恙也。此其言行德義，容止進退，蓋已粲然在目中矣。故夫動容周旋之間，君子於是而觀學焉。孔子之所謂仁，不過視聽言動之四；曾子之所謂道，不過容貌顏色辭氣之三。然則六可者，固學者用力涵養之地、主敬持守之則也。君姑毋問其爲漢先儒之訓詁、唐開元之章句，而以夫之六言者就其所謂可，去其所謂不可，則一貫之指，不言已傳，六可不在忠恕乎？自任之重，死而後已，六可不宏毅乎？好修者三省，自得者一唯，曾何人哉，希之則是。君名某，經略公之諸孫，徽文公之族子也。予雖未識其人，而能作堂儲書，以夫之六言詔厥後，其斯亦可書矣，于是乎書。寶祐甲寅除日，里人方岳記。《秋崖集》卷二六。

方長者祠堂記

畎畝而有後世名，韋布而爲衆人利，此其忠信之行乎州里，睦婣之洽乎比鄰，必有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爲者。大夫卿士身都顯榮，而生無益于人，沒無傳于世者多矣，乃吾祖吾父退然寒素，爲鄉人所推尊，一言折衷，兩訟消彌，蓋有王彥方之遺風焉。平生所爲，力不足而心有餘，事雖微而利無窮，義役特一事耳。邦之人士安樂無事者五六十年，兩公久沒已，而思之不能忘也，乃爲作斯堂而表之，

系之詩而使歲時歌舞之。其詞曰：

田淵淵兮山蒼蒼，
甿秋穫兮春條桑。
雞豚兮保社，
夕下來兮牛羊。
逸我兮穀我，
云誰之思兮此堂。
有臞其仙兮，
有白其鶴，
與翁而三兮，
提福吾鄉。
鼓坎坎兮豐年，
予胥樂兮烝嘗。
《秋崖

集》卷三六。

全宋文卷七九〇九

方 岳 三一

鼎硯銘

劉仲子有鼎硯，禿耳缺足，而質甚良，予爲之銘。

滅其耳，兀其趾，以貌取人失子羽。誰其櫝之子劉子，能出神奇金玉汝。《秋崖集》卷三七。

唯塾銘

一貫之傳，曾氏子家學也。余取以名番陽曾虞之塾曰「唯」，則爲之銘。

方人者賜，起予者商，於道則遠，向若望洋。昔者曾子，惟聖所許，微果微藝，厥妙維魯。吾道之一，匪言可傳，受授一唯，口耳俱捐。中心爲忠，如心爲恕，咨爾門人，于予爲贅。勉哉聞孫，歸

其揭之，勿迂以高，勿狹以卑。毋曰忘言，又焉容力，三省吾身，其自茲入。《秋崖集》卷三七。

敬思庵銘

從弟質庵于其親之墓而問名于予，爲名曰敬思。《記》曰：「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銘之以爲故。

犬馬有養，豺獺有祭，彼人是哉，不敬胡異。厥維敬矣，奈何勿思，忝爾所生，何辱如之。我卜斯藏，是畚是鍤，我考斯堂，于享于芟。景彼高山，有鬱楸梧，曰予蒸嘗，曾是孝乎。孝思伊何？勿親之辱，言提其身，維親之欲。我庾則經，我經則贏，孰爲親榮，厥聞惟馨。允敬允思，相爾終慕，岳作銘詩，敢告司墓。《秋崖集》卷三七。

野航銘

雪乎，子猷剡溪也；月乎，子瞻赤壁也。有入其中者則告之曰，虛舟耳，請無自爲敵國也。《秋

崖集》卷三七。又見《新安文獻志》卷四七。

致存堂銘

海門令方君元舉既葬之明年，其子處義謁予曰：「吾與子系神農氏，同姓；吾祖父自歛徙，同里；子教辟雍，吾爲士，同道。吾籍是爲親請不爲僭。吾父之墓草宿矣，惟是兄弟前日之苦塊廬故在，因葺以爲風雨雪霜展省處。惟子教之，以惠幸其不肖孤。」乃爲誦「致愛則存」一章，扁以「致存」而銘之曰：

允矣孝思，與天無極，何存何亡。蠢蠢薄夫，致死死之，則靡天常。孰概于懷，如將見之，于羹于墻。維樂正子，永言憂傷，頃步弗忘。伊晉之哀，沒齒蓼莪，有涕其滂。閔彼幽泉，如臨其上，質之在旁。毋曰邈矣，目其存之，則顙則叩。毋曰寂矣，耳其存之，誨爾琅琅。嘻海門君，仕則不昌，式是義方。我庾我京，我經我籟，曾靡不綱。咨爾令子，而弟而昆，思輯用光。我則好脩，跋翁誨之，如鏘珮璜。其斯其存，誰謂騎箕，白雲之鄉。我作非彝，懼翁聞之，如負刺芒。其斯其存，誰謂埋玉，奧嶺之岡。蔚蔚奧嶺，侯松侯檟，翁在在堂。燕爾曾孫，視此銘詩，以烝以嘗。《秋崖集》卷三七。

潘令君刷絲硯銘

繭絲而硯，毋或繭絲萬民。綈民以仁，硯之春。《秋崖集》卷三七。

三石銘

客有饒予三石，其汎汎若沙禽者，命之曰忘機之鷗；其引吭長驚而半身不隨者，命之曰不鳴之雁；其鱗介穹然似伏龜而無首無尾者，命之曰藏六之龜。各爲之銘。

久而狎之，吾亦不下；迫而玩之，吾亦不舞。與輕波，盍眠雨，于嗟鷗兮。

不飛而鳴其孰驚，不鳴而飛亦或亨，不飛不鳴誰爾爭，于嗟雁兮。

毋曳其尾，寧滅其趾，不靈於人靈于己，其如予何豫且子，于嗟龜兮。《秋崖集》卷三七。

吟瀑圖贊

客有畫予巖谷中抱膝而觀瀑布者，予目爲《吟瀑圖》而贊之。

有山叢焉，其蓄泄雲雨者谷也；有水垂焉，其凌厲冰雪者瀑也；有人兀焉，其膏肓泉石者僕也。

《秋崖集》卷三七。又見《新安文獻志》卷四七。

季觀真贊

不崖以巖，不波以隨。蓋嘗曰古今一笑耳，天地一醉耳，此自若人胸中之奇耳，彼毛錐何從而知之？《秋崖集》卷三七。

牛衣贊

月寒寧戚之歌，雨濕王章之泣。藉盤礴乎愛景之春，忍觳觫於繁霜之夕。予取而棲耕舍之壁間，亦聊以愧夫無補于世而襲重綿之麗密者也。《秋崖集》卷三七。

晉謝文靖公真贊

爲建安謝說作

絲竹雲林，妓女冥壑，此亦一安石；鬼蜮老姦，風鶴勍敵，此亦一安石。蓋太虛之雲無心，空谷之響無迹，要未易窺敵手之棋而訾折齒之屐也。《秋崖集》卷三七。又見《新安文獻志》卷四七。

白贊一

謂爲士，寧有識；謂爲農，又無力。面如巖崖耳如壁，此其所以爲山中之黔而非人間之哲也與！

《秋崖集》卷三七。

白贊二

三事之所不事，四民之所不民。謂爲阨窮耶，則廊廟未必同一丘之逸；謂爲寒餓耶，則簞瓢亦何異五鼎之珍。嗚呼噫嘻，予非淮陰侯之所羞與噲等伍，而柴桑醉夫自謂羲皇上人者耶？《秋崖集》卷三七。

復齋六箴

不遠復

適燕南轅，爾迷爾岐，尚其未遠，跂予改之。

休復

休者止也，能復則止，拳拳服膺，顏氏之子。

頻復

而既得之，則又失之，曾幾如是，而不踣爲。

獨復

萬物皆流，止者金石，衆狂一迷，惟君子特。

敦復

爲復有道，患不自覺，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迷復

爾有廣居，曷其勿歸，惟聖作狂，差之忽微。《秋崖集》卷三七。又見《新安文獻志》卷四七。

蒙姪名訓

星姪將除喪，與名曰蒙，而字以養正，乃就其身之所當體察者，釋《蒙》以訓，非釋經也。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童蒙者何，赤子之心，瀆則汨矣，惟幾惟深。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

塗人皆禹，毋曰爾蒙，允哉養正，作聖之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夙喪父母，惟險之極，何以出險，果行育德。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脫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習俗桎之，利慾梏之，法以正之，庶或脫之。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彼愚且闇，亦有一得，能受能容，維家之克。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無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相彼烈女，潔玉清冰，毋失爾身，小人之朋。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孰發爾蒙，維賢君子，爾則遠之，困斯吝矣。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順則毋我，巽則毋必，維順維巽，童蒙之吉。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孰爲爾寇，血氣以之，勿或使之，惟其弭之。《秋崖集》卷三七。

謝謹習字訓

學飛曰習，其在厥初。相彼雛矣，鶯其茁矣，萬里一息，維其習矣。咨爾謹習，迅靡日矣。《秋

崖集》卷三七。

後義倡傳

義倡者何，秦郵之下賤優也，倡則奚其義？端平乙未秋，秦郵軍亂，斬關劫守將，陽以鼓吹導臨

其營，嗾悍兵露刃先後，烹其客於前以嘗之，視奄奄不敢喘，則放兵四掠，捍城以拒王師。日驅子女城上，高會羣賊。淮東兵攻未下，朝廷遣使者以武翼郎招之，賊僞諾降，乃縱酒大言，議干使者頭。當是時，一城之倡優與凡良家子皆在，無一人敢出聲氣，優獨前折賊酋營其姓與王安者曰：「始謂太尉降，方將歌以進酒，爲太尉更生賀，今款降而閉關不納使，猶賊也。」抵其觴于地曰：「倡雖賤，不能事賊。」羣賊怒斬之。越三日，都統制李虎誘開其門，明日帥入撫定，以其干使者之干干渠魁，而賞罰其從亂不從亂者。予時在行，得優事，謹上之幕府曰：古之以忠義奮發罵賊死者有之矣，其尤大彰明則顏杲卿罵安祿山死，孫揆罵李克用死，張巡、許遠罵尹子奇死，姚洪罵董璋死，皆卓卓可稱道。然杲卿、巡、遠爲一時士大夫，儒服儒言，講聞古烈士之操，其爲國死忠則宜。姚洪起行伍，固已度越餘子，而所謂倡者，天下之穢賤歸焉，平時所爲不知封髮斷臂爲何等事，一旦慷慨引大義折逆賊，乃一城士大夫所不能而發于其口，優可謂倡名而士行者矣。請封土表其死，以愧天下之士名而倡行者。師還，作《後義倡傳》。《秋崖集》卷三四。

瘞牛伯耕銘

牛氏之先蓋出宓犧氏，爲風姓。宓犧畫卦爲《坤》，說者曰《坤》爲牛，其繇曰：「魁然而形，牟然而聲。乃庾乃京，三登其泰平。此其利子，母牛之貞乎！」子孫因自別爲犧，爲牛氏。

帝炎斲木爲耜，揉木爲耒，始教民播種，于是牛氏功在百世矣。至伯耕不知其幾傳也，其可考見者丑生弘農太守特，因占名數爲弘農人。特生犁，積勞至農都尉，大司農奏課連最。犁生伯耕，伯耕雅不肯仕，獨喜與芸夫蕘子同卧起，夫須襁褓間，旦暮從事于田農，觸隆曦，陷霖潦，甚苦。嘗輟耕之隴上，嘆曰：吾何爲若是哉！人生長短相除，亡慮二萬五千日，日飯二百籩，凡五百萬籩，自籩以登，則爲斛五百，蠡蕘菜茹鹽醢稱是，顧不能有毫分於世，則是五百斛者，盜天之時，殄地之財，以養區區塊然無用之嚮也。則又等而上之，爲千石，爲二千石，爲萬石，顧有貪如狼者，有狠如羊者，有不忠孝如梟如獍者，則是千石、二千石、萬石者，盜天之時〔二〕，殄地之財，以養狼、養羊、養梟獍也，是率獸而食人也。而吾芻豆不飽，吾何爲若是哉！無何墜崖死。予不忍其尸解也，塋土爲窆而封之。以其功在天下而不得保其生，利及後世而不得食其力，法應銘。銘曰：

有貂其冠，有螭其碑。匪韓侯柳，金玉厥辭，而於伯耕，亦或愧之。不稼不穡，視此銘詩。《秋

崖集》卷三四。

〔二〕時：原作「財」，據《小稿》改。

奉議郎淮東轉運司幹辦公事吳公墓誌銘〔二〕 淳祐三年十二月

予頃佐淮東軍，休寧吳伯玉幹饟餉，間以事白府，輒過予。予輒爲具雞黍，酒行，輒撐拒曰：「平生毋酒，長毋多酌我。」然覺其意酣如也。最後望其面深墨，與之揖，三引其氣而語厖屬。既坐，閣閣然喘不休，徑起索輿去，留之飯不可，無幾日公亡矣。于是紹祖適歸里，旁無強近之親，予白府移書漕臺，屬西幹主後事。兩司賻特厚，斂以無憾。是歲端平三年也，年六十有六矣。公諱天球，伯玉字也。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諸父連取科目，伯氏天驥爲尚書郎。公登嘉定七年進士第，官自修職郎至奉議郎，歷廬州廬江尉、提點坑冶司檢踏官〔二〕、淮東轉運司幹辦公事。公于是將遂亨矣，事有大謬不然，可爲流涕痛哭者，蓋不爲公惜也。國家失汴，至是百有餘年，未有窺左足向夷門一步者。朝議以三廂兵復三京，凡淮東、泗、宿、宋、永、南北軍之在行者，趙公葵實將之，遂以公爲隨軍錢糧受給。中原淪胥久，河失故道，運漕絕五河口，遡大小清河，略葛驛以達于京師，綿千數百里無人煙，率虎豹所嗥、魚龍所家也。軍無乏興，遂入汴。趙公于是盛服行宮闕，省宗廟，弔遺黎故老，以布宣明天子威德，亦一時之盛已。方是時，將下制書，定功令，而潼關以敗聞，趙公遂班師，公事格矣。不然，豈直一陞朝官哉！公以某年月日生，某年月日歿。二子前卒，其承重者孤孫紹祖。以淳祐三年十二月甲子，葬縣之睦親里富潭。銘曰：

能否人也，窮達天也，成敗時也，離合機也。允乘爾時，而孰握之？允投爾機，而孰蹙之？翼翼神京，既挈以倫，勞而不勳，其天其人？我窮曷嗟，黍離之復，復哉復哉，有暝其目。《秋

崖集》卷四〇。

〔一〕司：原作「使」，據正文所述改。

〔二〕提點：原倒，據文意乙。

鄉貢進士汪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某兒時見里長老，數一時之勤于學者，必曰汪清英。某嘗問焉，曰：「公今安在？」曰：「嘻，死矣！」「其勤何如？」曰：「清英讀書無晝夜寒暑，居窮山荒絕處，日一脫粟，飯不再也。霜晨雪夕，擁黃紬被，披吟益苦。僧或爲束緼火藝松釵，輒搖手却之曰：「來睡思矣，毋須此。自六經諸子史，無不蠅頭字抄節之。歲辛卯貢禮部，捷者及門而母亡。清英素羸，坐自刻勵以苦其身，而又罹母憂，乃不踰年而歿，蓋毀云。」後二十有二年，某媚于公，夫人季氏出其平生所爲文數十百首，他所抄節巾箱冊號《中堅》若《唐綱》等類者，又累數十百萬言，泣曰：「未亡人不能訓其子，將無面見夫子地下。始君未十歲，兄公試君，鄉人讎墨義，君操筆立就，一座盡驚。歸以其遺孤女女君，其將

使夫子瞑目于數十年後者，非君也望而誰？」某既竊奉常第，夫人喜曰：「可矣，吾遂得藉口下報夫子矣。」嗟夫，自有科目以來，得士最盛，然以破碎聲病之文決得失于一夫之目，亦豈盡然哉！觀公一生刻苦，曾不得與等輩試禮部，何其難也！而今之場屋士至有言伏獵而書弄麀者，率皆拔高薦，躡危科，又何易也！公諱某，清英其字。夫人後四十一年，當淳祐某年月日歿。二子某，一女歸于予。以其年某月日葬環村之原，銘曰：

翁乎空山夜不眠，風抄雪讀四十年。人皆青雲翁沉泉，彼斷機者誰其賢？噫，何時兮書始傳！《秋崖集》卷四〇。

朝奉大夫知道州徐公墓誌銘

淳祐六年

始予耕祈下，聞有新令尹至者，約其民曰：「爾士爾學，爾農爾耕，毋或以非爾事姦有司，令不敢爾貰。其敢以游徼嗇夫踵而門，尺寸圭撮非法取而贏，爾其唾。」予里父老既爲予道之，問：「孰氏？」曰：「不知也，墻壁無文移。」「來幾何時？」曰：「不知也，催租吏去不來者月十日矣。」居無何，令尹枉車騎顧予，予以忙辭不見，不可，則迎拜延土座，問其所以來者，曰：「子游爲武城宰，識澹臺滅明，子獨能終老牛口之下乎？吾是以來，子毋愛于言也。」既去，問知其浦城人，魯國徐文肅公之孫，任以爲承務郎。方是時，其諸父茂翁、直翁言論風旨，爲一時名卿大夫，而令尹能自

濯磨，落落不肯出人下，意徐氏世不乏兩翁也。去之十年，乃官不過朝大夫，位不過郡刺史死矣。謹按文肅公諱應龍，任光祿大夫，守兵部尚書，以徽猷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贈太師。五子：蒙，知南劍州將樂縣；榮叟，參知政事，清叟，工部侍郎，今爲煥章閣學士、知漳州，所謂茂翁、直翁者也；深叟，軍器監丞；獨其伯曰予愚，早卒，贈朝奉郎。公其子也，諱拱，字拱辰。曾祖智接，贈太子太傅，曾祖妣楊氏秦國夫人，祖妣吳氏、繼施氏、魏氏皆魯國夫人，妣施氏宜人。累官朝奉大夫，歷任監臨江軍新淦縣酒稅、知紹興府會稽縣丞、知徽州祈門縣、廣東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通判南雄州、知南雄州，兩易知高州、知興國軍，改知道州。淳祐四年夏某月代歸，某月甲子次衡陽驛，暴病疴以卒，得年五十有六。公資明銳，瘦隱立見，老猾吏不敢嘗以事，所在識辨。於新淦寬征通商，庚前之逋有司者不訾而算以羨。于會稽浚暨湖漑民田，歲以不曠。于祈門養士如諸侯學，聘進士之里居者使教焉。歲飢，畫荒政以振窮而安富，部使者下其事爲四十三縣式。於廣東峒獠羣輩張甚，監軍督捕，最于南雄，攝守事，以治狀知其州。於高州，海盜晝掠，以州兵擒其渠戮于市。事聞，知興國，以嫌自列，改道州，州以寧一。于是作湖南道院以表章濂溪之學而安樂其民，可謂材也已。初，公爲令尹，既過予，一見定爲莫逆交，率晨興飯讀書林，已則商略古今人物，抵掌談天下事後當成敗，劃然聲撼林木。或時把筆爲詩，若引酒一再行，往返賡酬以十數，蓋其捷疾若風雨，以是爲笑樂。每夜漏下，鴈鷺行抱文書以進，輒可否之，多至千數百言不停綴。其剔久蠹，剖滯訟，若束三峽之湍流而落之也，若注馬于千尺之坡而奪之槊也，若干將出于櫝，蛟龍截而虎兕剗也。予所親見如此。夫有才

者未嘗不欲用于世，而用世者每患于無才，則理相求而勢不相遭也，事相須而年不相待也，悲夫！六年某月日，夫人與其孤葬公于縣之下亭。夫人鄧氏，封宜人。孤曰銓孫，迪功郎、新潭州長沙縣尉，嘗爲兩浙轉運司發解進士；曰鉉孫，將以公致仕恩補將仕郎。公既葬之年，銓孫走行在所見予辟雍，請曰：「先君子葬未有銘，非敢後也，惟是春秋窆窆之事，不肖孤不敢委之以來。知吾父者，非子而誰？願有述以碣諸墓。」某其奚辭？則爲之銘曰：

有鉛其刀，不可以切。太阿無前，匪闕則折。蠢蠢不材，何有何亡。曰維材矣，不柱不桷。栽者培之，而固摧之。曷畸于天，公則隕之。楚山叢叢，淒其以雨。鴈驛荒寒，一碧萬古。公歸來兮，下亭有松。有松有櫝，尚式來者。《秋崖集》卷四〇。

鄉貢進士柯君墓誌銘

淳祐八年十一月

故人子柯應鼎以國子博士何景顏書介其所爲柯從周行述來，離席泣曰：「先生辱與應鼎之父遊，敢請銘。」始予從劉耕道先生館薦橋門時，朋友則陳彝仲、劉至能兄弟，從周末至。于後至能以丙戌進士得黃巖尉，未上而歿，其仲其季，亦相繼歿。彝仲甫陞舍而歿，從周僅僅名薦書，今又歿。一時游從，惟予在矣，予銘從周其奚辭！則發書讀之曰，嘻，博士之言，信抑船粟以哺饑、梁川以利涉者，其細行耳。予獨悲從周贏糧千數百里，餘半世于外，以從師問學爲事，而志不克就以卒死于行在

所也。從周諱維翰，興國人，嘉泰三年春正月丁酉生，淳祐七年冬十月戊子歿，得年四十五。明年十一月壬申，葬其郡東六十里曰鈞山。曾大父震遠。大伯父壽，以慈明恩授迪功郎，制所謂「孫爲俊士，身燕高年」者也。父必勝。三子：應鼎，習《周禮》，冠鄉書，應時，習《詩》；應明，習《易》，貢太學。銘曰：

嗚呼，古之君子，舍親戚，捐墳墓，贏糧以從師者，爲學也。今之君子，舍親戚，捐墳墓，贏糧以從師者，爲仕也。爲學而忘其身非也，爲仕而忘其身尤非也，吾于從周有不釋然者矣。雖然，薦紳之士死社稷，介冑之士死封疆，而吾從周死庠序，則亦死于其職矣，吾烏乎有不釋然者耶？歸余舟兮千里，封余土兮一抔。悠悠兮江波，奈何乎從周！《秋崖集》卷四〇。

操處士葉夫人墓誌銘

淳祐十年四月

操君明甫，家浮梁，予不能知其人也，而識其二子且十年。伯氏節，甲午癸卯貢其鄉；仲氏斗祥，登淳祐元年進士第，予參督視府議時，實以江寧尉爲同僚。他日節墨其衰以來，予迎問故，趨且泣曰：「節之先父母就養斗祥，亡幾何代矣，忽若有所訾省，趣治裝先斗祥歸，歸不再閱月棄諸孤。今茲卜遠日維食，乃月正元日，節不敢寧于几筵，徒跣數百里來乞銘。」予一再辭不熟子之先君，子不肯去，則取其行述讀之云云。其凡謂君盡涉獵羣書，耑以《論》、《孟》爲實踐履，所謂子帥以正孰

敢不正，蓋其常常口之而不置者也。平生環書一室，畫司馬公其中，四壁列晦庵先生白鹿洞規。雖晚讀釋老書，特取其言合《論》、《孟》者，謂「泡影露電似逝者如斯，遣其欲而心自淨，澄其心而神自清，此吾養心寡慾之說也，非與！」故能居家不以私蔽義，居鄉不以富害仁。在金陵時，府方理園土，移數十囚尉舍，夫婦惻然憫其瘼，貸鄉商衣食之。予讀至是，慨然曰：是可以知君之先君子與其夫人李氏矣。乃予銘曰：

禮曾考也，莘祖考也，志淵考也，昇之其諱也。淳熙某年夏閏月某甲子其生也，淳祐九年秋八月甲子其歿也。十年之夏四月辛酉其崩也，安東之桂林其藏也。葉其氏而諱純真者，君夫人氏也，後君一年而生，前君兩月而歿，與君同日而崩福西之鹽梅嶺，合而書之、而日之、而地之也。節、斗祥之季，待補太學生斗樞，其暮子也。婿某人其女也，十男女其孫也。嗚呼，雙丘尚或式之者，曰此維操處士君與其夫人氏詩書之澤也。《秋崖集》卷四〇。

汪公墓銘

淳祐十一年十一月

處士汪公前崩之兩月，孤亮請于方某曰：「我妣爾老姑，宜誰銘？」乃爲序曰：予嘗讀《馬伏波傳》，喟然悲傷之。其在浪泊西里時，毒霧薰蒸，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愁苦甚矣。歸而誦其從弟平生之言，以爲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鄉里稱善人斯可矣。文淵于是悔仕

進之自累，知功名之累人，思欲爲閭閻畎畝無聞之士而不可得者，乃據鞍矍老而不能忘於世，後車薏苡豈獨羣兒謗傷之罪哉，少游平生之言豈其忘之耶？予嘗評公爲人三似新息侯而能暗合少游，有足觀者。觀其恂恂似不能言，謙約自敕，年八九十無一跡于官府，則其于龍伯高、杜季良之間，固自知所擇矣。鄉貢公黻叔兄也，歿則爲之衰麻終其喪，視行服期年不離墓所亦無不及者。獨舉進士一不中則退而治田園，教子弟，爲重厚長者，所謂鄉里稱善人，非與？公諱黻，字景漢，生八十一而歿，歿百有三旬有一日而葬。某既叙而銘之，則請予及東嘉潘凱使書，銘曰：

生乾道，及諸老。歿淳祐，孰耆舊。維十一祀扃幽宅，厥冬仲月日丙申。嗚呼，善人泐茲珉，凌青之山高嶙峋。《秋崖集》卷四〇。

月孫葬磚

月孫生未晬，能視予讀書。申旦俄病癰，九歲不能語，然見人磨墨則躍躍以喜。予或倦坐，必取書冊授予。死之歲必掩兩耳趺坐到明，如此者二百日。一夕癰大作，予夢僧衣麻袈裟者十許人坐于門，問之曰何爲，曰送月官人也。是夕殂，蓋某年月，瘞荷葭塢。《秋崖集》卷四〇。

知縣奉議費公墓誌銘

寶祐四年正月

祈門蕞爾邑，然士大夫初脫選，以名次須入者相傳爲佳缺，謂縣無逋，郡易辦，民亦無縣撓，易治也。不知何以自十數年來，築底不復可錯乎。巽慳者不競，健決者不恤矣。乃歲癸丑，令以憂去，未知新令誰也。承攝其事，民重足立且期月，而毘陵費公實來，蓋恂恂似不能言而人知其慈，惔惔然不敢名一錢而人知其廉，吾民其庶幾乎。居亡何，承自上府白事，不知道何等語，歸則檄與令同督賦。於是錢不府，帛不庫，誕寘之崔斯立壁記下，自出入之。已乃遣文書詣令，令顧涉筆惟謹。令有所書注或不可承意，承輒塗竄之略盡。予嘗爲公不平，公獨無幾微見顏面，退然後慚予淺之爲丈夫也。會繡衣使者行部，廉治丞獄，公始得爲縣，而縣甚不可爲矣。官有欠籍，民無逋租，悍吏持急符來，隳突堂奧，刻木者鳥獸散，令噤不敢一出聲。公于其間，豈能無邑邑，而竟以歿，悲夫！蓋寶祐三年夏六月庚寅也。公諱玘，字叔羽，無錫人，自唐昭宗闕律郎球者家文筆峰下。至肅以上舍郎與簡齋陳公齊名，建炎初兩人者。起，終左朝散郎，贈通奉大夫，娶陳氏，爲曾大父；錯，登紹興十一年進士第，提舉福建市舶，贈開府儀同三司，娶蔣氏、和國夫人，是爲大父；培，中大夫、秘閣修撰，贈少傅，娶郅氏，吉國夫人，陳氏，衛國夫人，是爲父。公其第三子也，階自通仕郎至奉議郎，歷監嘉興府都稅務、撫州金陵縣丞、監行在省倉上界、監太平惠民北局、知徽州祈門縣。始公改秩，加職

司一貪爲尤偉。丞金谿時，宜黃群盜輩捕之得，則十六人者殺越人于貨，辭具服等死。部使者移公讞之，特其中一人黃姓者真盜耳，餘盡誣也。一平反活十五人，豈非賢哉！前所謂丞得罪時，常情不下石亦擊節矣，公方爲携其印紙歷尾使者車解和之，得還其歷，謂絳侯、東陽侯長者非與？娶陳氏，封孺人。三子：逵、遜、逢。四女，適迪功郎、監浙西安撫司回易庫錢昌言，其適承務郎錢謩者未行，餘幼。以寶祐四年正月二十七日，葬于本邑長腰山之原。從弟從政郎、新平江府司法參軍翻來請銘，辭不可則諾，意某氓也其言信。銘曰：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誰寔尹我，丞則躩之。爾毋我躩，我尹我慈。慈如之何？既瘡且痍。問之在民，民無宿逋。問之在官，官有急符。爾獄痛矣，我尹殂矣。奚而殂而，喟其吁矣。有覿如虎，有慈如母。虎猶我怒，母不我怙。謂天孔明，公獨我怙。作銘者氓，可信千古。《秋崖集》

卷四〇。

全宋文卷七九一〇

方 岳 三二

祭魏參政文

嗚呼，蜀自三蘇公不作，于今幾何年兮，予嘗意其水慙而山羞。天地之秘寶韜光剝彩，鬱屈而不平兮，故其發也勃焉，而有斐君子特立于西州。學探邃古之奧，文洗時俗之陋，而浩然于胸中者自一宇宙兮，蓋蹴訓詁之圃而姬孔之與游。以其精微者治身，以其粗淺者治世，是心固將堯舜吾君民兮，而不知一葦杭之，何以障百川于橫流。彼誰其秉國之均，如重陰且霾，日月爲之晦冥兮，而矯然獨鶴之嘹唳，乃欲空百鳥之喧啾。抱遺經于荒遐之裔，樂斯道于寂寞之濱者，與歲月而相忘兮，亦既築山房于白鶴之麓，而眠雲卧雪，吟風醉月，侃侃乎其無物外之憂。但遨嬉于翰墨之林，而秦篆漢籀流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兮，至其妙于心，則伏羲以前之《大易》，而筆于書，則獲麟以後之《春秋》。忽雲翳之劃開，豁中天之大夜，下尺一趣諸老以來歸兮，人固以爲適當太平之期，願觀德化之成，而衆

君子之聚在本朝者，殆將人稷契而身伊周。歷觀近歲諸賢之志，各欲出其力以救斯世之淪胥兮，而彼蒼者天，豈其不欲平治耶？胡駕言中道而摧輶！西山其頽，而天日之老，晉陵之魁亦相繼而凋落兮，獨吾白鶴山人在，而且猶旁睨如棋之局、孤閒橫水之舟。然庶幾其可以繫中外之望，以待天人之定兮，而復乘雲氣，騎箕尾，渺松江以上征，而不爲蒼生其小留。疇昔之夜，謁公南徐，曰衆歡之不可息而予亦信以爲然兮，及今見之，則慨歎其爲李西平之子，而嘉獎其爲異于臧宮、馬武之儔。人生傾意氣耳，故今聞公之喪，晝喟而夜吁兮，而況朝失元老，士失宗儒，其將付斯世于悠悠。乃作白鶴之些曰：白鶴飛兮山之幽，梳雪羽兮風颼颼。時不與兮吾誰尤，白鶴歸兮河之洲。蘇臺杳兮雲正愁，唼華表兮天知否。《秋崖集》卷三九。

祭趙龍圖文

某窮居讀書，常竊有歎曰：嗟乎！士固有精忠皦日星，勁氣勵金石，勲勞在社稷，名聲震關河，而卒爲當代之所咨嗟、後世之所哀痛者矣。庾稚恭鎮襄州，此其志何如也！北伐一疏，氣吞朔方，當時自河以南皆懷歸附，則亦不可謂有經濟之意而無其略者。丹水一衄，遽可以成敗論哉？國步多艱，慚憤而歿，是殆可悲也已。某故于公之云亡，以其悲稚恭者而重爲公悲之。嗚呼，公之失守襄陽，蓋所謂人能搏猛獸而不能不却步于蜴蜥，能斂劑風寒之客邪而不能不傷生于尋常不虞之酒色也與？當其

麾敵兵十數萬而却之，以嬰孤城于百戰垂亡之餘，功亦不細矣，而梟獍驟興于肘腋之間，虎兕突出于檢柙之外，遂使曩時之竹帛晦昧于公議者之口，而後世之簡牘不知又能如庾稚恭有爲之歎息以否？孟明不復貸則亦負殽之耻，而死在傍，奚而憾而。纍彼青山，傷哉素輶，獵獵霜風，訣茲一卮。《秋崖集》卷三九。

祭杜丞相文

嗚呼！天下不見司馬文正之忠清粹德兮，于今百六十有二年。世道之升降凡幾，人材之消長凡幾，蓋有不勝其慨然者矣，而公方起從海濱，共更化絃。一時之兒童走卒亦皆論名氏兮，而都人士之攀緣相登，爭睹其儀形者亦皆咨嗟太息，以爲甚矣其似文正也，是何退然山澤之儒，臞如列仙。上方舉國以聽焉，而四方顛顛，延頸跂踵以望太平之期兮，奈何乎心勦神疲于應物，其胸中之所欲爲者，曾微江河之一涓。雖移疾者屢，然猶國有著龜，士有砥柱，若不見其運動兮，而君子恃之以無恐，小人讐焉而莫前。今夫矣而未遇，復矣而未泰兮，正升降消長之一機也，而公乃騎箕尾而捨旃。將恐上心漠然于此矣，而元袞亦無與相彌縫兮，凡吾黨之所扼腕者，固匪人之所垂涎。天下之勢方如駕漏舟于風濤浩渺之衝兮，忽檣摧而維絕，則旁觀之損神，亦不自覺其失聲而呼天。試嘗評之，公之與文正其清介同，其公忠同，其夙夜盡瘁以遺其身者無不同兮，獨秉國不及于踰年而青苗助役之未蠲。然而

青山流水，居無五畝之園，以獨樂花木之秀野而藝風煙兮，則公之貧又似乎差賢。意公之心，使天下清明常如今日，不至于變怪雜出，舞魖鱗而號狐狸兮，方瞑目于九泉。古所謂死而後已者，其公之謂兮，吾爲天下悲而已矣，不自知其涕漣。《秋崖集》卷三九。

祭徐侍郎文

靈之游兮淒其以風，噫！慟以較兮涵胥濤而與東，噫！世無羊叔子兮莽吾冤其曷窮，噫！非此其悲兮羌世變惟時恫，噫！時耶勢耶，天乎人乎，求所以死公者而不可得也，渺籲帝兮深衷，噫！《秋崖集》卷三九。

祭徐知郡文

始予棲遲，如桐未絲，璞未規也。爨者薪之，有別其洩，孰予奇也。公顧曰嘻，非熊非羆，非虎貔也。文士追隨，一雄萬雌，獨已知也。風櫺暑池，高論炎羲，夜以曦也。醉墨淋漓，急驅龍驪，走蛟螭也。予起鋤犁，歸袖披披，喜不貲也。迎笑以嘻，謂非羣兒，我蓍龜也。曾幾何時，東臯語離，哽相持也。聚散參差，而我心期，鍼與磁也。歲如何其，物換星移，天一涯也。簪盍勿遲，于宦之

岐，或並馳也。今我來思，有傳者誰，公其萎也。我心則疑，天實生猗，竟何爲也。風鬣霧鬐，長鳴之達，孰與羈也。煩劇之治，如理棼絲，愈剗削也。老筆聽辭，如冰之澌，潮之滋也。落落松姿，秀目疏眉，休顯宜也。立之文墀，則麟儀儀，鳳師師也。奈何乎噫，濂溪之漪，終一麾也。有翩者旗，回鴈之陞，古驛悲也。時方偲偲，放予茅茨，莫爾咨也。歲則一期，凶問我貽，涕漣漉也。曰阡有碑，爾作銘詩，謹勿辭也。朋友道墮，絮酒則醑，誰其醺也。長夜渺瀰，晤言如篴，今已而也。下亭之祠，有扈江籬，尚薦詞也。《秋崖集》卷三九。

祭胡文偉文

惟公蜚英場屋，養浩丘園。雍齒且侯，長負秋風之恨；劉蕡不第，空餘月旦之評。駒陰奄及于禪祥，馬鬣永懷于窀穸。屬某負薪之有疾，吁嗟執紼之無繇。乃遡芻靈，漬予絮酒。嗚呼，兄子猶子，愈增坦腹之悲；吾翁乃翁，徒洒交頤之淚。《秋崖集》卷三九。

祭杜尚書文

鳳城巖巖，湖山春只。月戶雲房，愜幽人只。有癯者仙，翩綸巾只。左吾詩書，右菰蓴只。藐予

過之，孰主賓只。偕一道士，鄭子真只。詩以吾盟，不吾嗔只。月窮星回，幾何晨只。橐兜戟纛，來宣旬只。銘常勒鼎，粲經綸只。文昌太微，履星辰只。天飛泥蟠，邈無垠只。駕朱兩轡，適予閩只。公既乘雲，騎麒麟只。聿其祥琴，迅義輪只。敢拜稽首，誅憑茵只。植象環金，儼綏紳只。竿綠彝黃，薦吾醇只。列星在天，杳音塵只。詩情不磨，黯湖濔只。《秋崖集》卷三九。

祭外姑李夫人文

世所謂婦德者，將續巴清之傳乎？抑爲姜母之詩乎？徒舉梁鴻之案乎？寧斷樂羊之機乎？我外舅氏，維書之癡，曷其相之，維婦之儀。我姑我嫜，我饋我飴，勉勉夫君，勿或爾思。孰爲親娛，俯青以歸。書既薦只，家則棘只，杞城其崩，惟其嫠只。乳余呱呱，有三其雛，爾鞠爾育，亦孔之悲。邕兮弁兮，襁者祿兮，曰有室家，艱且嘖兮。四十一年，靡澤靡脂。言撫其書，有涕其沍，我思古人，懿其庶幾。疇昔謂某，玉潤吾楣，仲乃翁者，匪予子誰？雖則一科，莫補餘遺，永懷契闊，官轍差池。古今在傍，奚而憾而，纍彼青山，傷哉車輻。獵獵霜風，訣茲一卮。《秋崖集》卷三九。

祭費宰文

土山焦兮金石流，赫炎曦兮歛予輶，公之來兮山幽幽。梧桐凋兮楊柳黃，星闌干兮澹不芒，公之去兮山茫茫。仕何樂兮忽今古，以輶歸兮秋月苦，君子別兮萬山阻。《秋崖集》卷三九。

祭岳武穆文

代徐宰

神京鱗介腥衣裳，三精霧塞天無光。鼙啼鼙嘯紛披猖，中分宇宙何肺腸。誰其與者淪綱常，受計於敵扼我吭。王心凜凜天蒼蒼，以次束縛歸朝堂。自南自北語已償，焉用與寇爲斧斨。爲讎報仇胡不臧，至今淮塹爲河湟。每觀王傳心摧傷，怒髮爲立膽爲張。皇畀予邑於祈閭，聞王有像西山岡，欲往從之潔予觴，簡書之嚴不我遑。今且去此何敢忘，牲肥酒香差日良，金戈鐵馬山茫茫。《翰苑新書別集》卷一一。

帥幕謁夫子廟祝文

某祇惟先聖之言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而某何人，敢贊籌幄！其敬率聖訓，勉哉惟忠。《秋崖

諸廟祝文

某未學軍旅，何以畫諾帥藩？懇辭不獲，亦既祗厥事矣，敢不以告境內之典祀！《秋崖集》卷三五。

代督視府謁廟祝文

乃四月辛丑，皇帝制詔臣某：「敵國强悍，窺我邊陲，汝往視師，以張我本朝之大烈。」惟某力綿任重，夙夜不敢康。誕將天威，既已建牙于江表，於赫王愷，普天丕承，爾明神與有責焉，敢告。

《秋崖集》卷三五。

代督視府拜學祝文

某待罪二府，不能宣皇威、遏寇虐，以上勤天子之憂顧，乃發大號，俾出視師，任重力綿，夙夜

懼弗克勝任。惟古者受成於學，獻馘于泮，兵固非司馬法也。聖門大訓，具在六經，昔者嘗竊聞之，某不敢諉曰軍旅之事未之學。《秋崖集》卷三五。

南康到任祝文十首

先 聖

某從諸生假守，未知所以爲政。永惟道千乘之國，聖有大訓，某雖不敏，請事斯語，豈敢曰夫滕壤地褊小！

兗國公

某惟聖門有仕者矣，四代禮樂，獨先師得聞之，克己之功用固如此。某敢不三省，思所以爲邦者？

鄒國公

某假守康廬郡，雖其壤地褊小，亦古諸侯國也。惟先師之訓諸侯，一言以蔽之，何必曰利，某敢

不奉以從事！

社稷

某惟有社稷者，其惟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祇事之始，敢不敬率國典，蒞視壇壝？爾明神克相之，卹哉有土。

二賢

斯道之傳，至我有宋，元公濂鴻之開闢也，文公綢緼之訢合也，而皆嘗辱臨郡，繼之者何人哉！雖然，遺書具存，某也童而習之白矣。苟負明訓，遺像在堂。

西祠

某惟五先生之傳，與周子、朱子合堂而處，禮也。師友淵源之所自，顧退然西廡下，或者其不謂禮。某祇謁之始，徘徊太息，方將下博士諸生議所以，敢不以告！

東祠

廬山天下勝處也，士之高者爲隱逸，又高者爲神仙。不隱不仙，偉哉五賢。

谷 源

某互鄉童子也，生三月而公騎鯨白雲之鄉。假守此來，聿既老矣，猶幸遺書在焉。講切而揚厲之，學者事也，某某與夫二三子者敢不力？

諸 廟

某蒙恩假守，蓋與爾明神分職于是邦，使曲如鉤濁如泥而貪如狼，某則罪矣，爾明神其亟去之。時雨暘，平寒暑，使物不疵癘而年穀豐熟，則將誰責而可？某亦不敢不以告。

三 聖

惟三大士，發慈悲心，雖一小邦，賴饒益故。敢于入境，至此瓣香，願出普光，迄成樂歲。《秋

崖集》卷三五。

邵武詣學祝文

某自近移遠，宜若貶然，不得以終辭也。祇率聖訓，其敢悔前之爲！《秋崖集》卷三五。

諸廟祝文

某治郡無善狀，寬恩此來，其臨政猶廬山之某也。若夫時雨暘，弭疵癘，則有此邦之典祀在，敢不以告！《秋崖集》卷三五。

祈晴祝文 一

《春秋》書六月雨，志喜也。然時則民喜，過則民憂，神寧以向之甘霖爲今之苦雨而害于有秋乎？敢告。《秋崖集》卷三五。

祈晴祝文 二

歲荐飢矣，吾民之望此麥，蓋中流一壺也。麥既穗而雨淫之，神豈棄吾民爲溝中瘠乎？某敢拜手以請。《秋崖集》卷三五。

謝晴祝文 一

常雨爲罰，憂民之憂，端笏以告，伏陰以收。斂氛戢雲，相我有秋，尚其相之，時若維休。《秋崖集》卷三五。

謝晴祝文 二

麥欲蛾而得晴，蠶欲蟻而得暖，刈雲縑雪有望矣，某敢拜手以祇明神之休。《秋崖集》卷三五。

祈雨祝文

中夏大雩，月令也。相彼南畝，維其龜矣。有芄者苗，亦既萎矣。吁嗟雩兮，雨其時矣。《秋崖集》卷三五。

謝雨祝文

田龜矣而雨耕之，秧艾矣而雨插之，此則爾明神之有大造于吾民也，令敢不端笏歸祝！《秋崖集》卷三五。

祈晴祝文 一

某入境則霖雨，于今不三日翹矣。意者山川之神不以某爲可乎？抑民之望此麥，蓋中流一壺也，某不可則去之，尚毋以某累斯民。《秋崖集》卷三五。

祈晴祝文 二

土潤暑溽而禱晴，某則罪矣。然禱者再，晴者亦再，晴固以黷、雨固以溽歟？今茲雨又晴，某敢薦拜以謝而以請。某宿聞雨翻九河而下之，勢未渠央也，亟起盥頰，私有禱于境內之典祀，蓋夜寐之不暇遑也。且朝視之，如飛將軍，漢矢且盡，突然解甲其小休；如公輸般，攻械已窮，忽焉銜枚以退而無亂行也。爾明神之應如響矣，乃率僚吏，並走羣祀，尚劃剗其陰雲而軒豁其陽光也。《秋崖集》卷三五。

焚黃祝文

乃秋九月，天子禋祀合宮，誕錫靈釐，薄海內外士自八品以上同休其親。于是先府君秩親衛尉丞，而妣則嘗封孺人矣。不肖子官未至員郎，法無以加是，曰姑俟之。則某假守康廬，掌訝者適至，過家上冢，古以爲榮，敢奉先府君贈宣義郎告以白而焚其副。瞻言善慶，臨發涕零。《秋崖集》卷三五。

謝雨疏

五月而種不入，正愆梅潦之黃；一雨而苗則興，已喜稼雲之綠。靈饗斯答，嘉澤惟均。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願調玉燭；既種既戒，既方既阜，既堅既好，迄至金穰。《翰苑新書別集》卷一〇。

祈晴疏

六月之雨則書，雖云志喜；三日爲霖以往，寧不懷憂。於以見造化之難，其何厭民情之瀆。伏願

陰雲解駁，陽光開晴。過則爲災，未害金烏之赫；休其時若，遄歸石燕之飛。《翰苑新書別集》卷一〇。

謝晴疏

自春徂夏，每虞陰沴之淫；維麥有秋，式對陽光之赫。敢忘歸貺，肅以薦嘉。蠶事畢而田事興，已慶年豐之喜；割者晴而耕者雨，尚邀時若之休。《翰苑新書別集》卷一〇。

天基聖節道觀啓建疏

聰明而作元后，有開繞電之祥；富壽以祝聖人，肅奏望雲之請。春融藥笈，天贊蘿圖。皇帝伏願道邁崆峒，世綿邨鄔。《洛書》五十六字，休符丕赫於龜文；天皇萬八千年，歷數莫窮於鳳紀。《翰苑新書別集》卷一〇。

天基聖節僧寺啓建疏

法王真子，爲世界主；天開夢日之符；大地衆生，禮毗耶身，人致望雲之祝。弘敷玉偈，丕贊金

輪。皇帝伏願如不動尊，獲無量壽。南閭浮提，北鬱單越，盡被堯仁；大周沙界，細入微塵，難窮舜曆。《翰苑新書別集》卷一〇。

天基聖節僧寺滿散疏

現在佛作人天師，邇新寶歷；長壽王等虛無界，光啓瑤樞。香深圓玉之春，雲麗側金之瑞。恭願盡未來世，居無上尊。圓天爲蓋而方地輿，悉歸禹會；大海運墨而須彌筆，莫紀堯年。《翰苑新書別集》卷一〇。

天基聖節放生疏

惟我有宋，其仁如天。魚躍鳶飛，俱入華胥之國；鳳儀獸舞，嘉娛長樂之朝。於萬斯年，自今以始。《翰苑新書別集》卷一〇。

制司上元青詞

一元始萬物，肅迎九炁之臨；五福賜庶民，丕對三陽之泰。延淑式瞻於玉境，蠲誠誕啓夫瓊書。臣惟此淮濱，介於邊圉。螭頭雲集，屢驚鴻鴈之居；蠶尾毒搖，未撤貔貅之戍。正恐廢犁鋤於春畝，願言洗兵甲於天河。爰率彝章，敷聞懇款。敢望歛時景貺，睠我昌期。豈惟淮海之東，桑麻如舊；將使關河之北，草木皆寧。此臣至誠，惟天善應。《翰苑新書別集》卷九。

督視府開府青詞

王事靡盬，遡炎暑以徂征；帝命不違，假祥飈而有請。惟皇祚宋，昭假順天。伏念臣本乏脩能，誤膺煩使。躡躋兩地，自知鼯鼠之技窮；起視三陲，但覺風鶴之驚屢。使宸宸未安於丙枕，在廟堂敢諉於甲兵。乃將威命以董師，遄即陪都而開府。蓋以主憂臣辱，事不可以辭難；然當內阻外訌，材豈堪於任重。惟列聖涵濡之澤至厚，惟皇天顧諟之命寢隆。雖臣之愚，有相之道，用冒聞於上帝，其篤祐於我家。天德好生，帝心悔禍。兵以不殺爲武，毋驚羽檄之塵；國之大事在戎，克固金湯之業。凡臣所乞，罔敢以私。《翰苑新書別集》卷九。

淮東制司黃錄青詞

寇爲不道，長淮厭鋒鏑之腥；梱寄非材，屬部失金湯之固。痛念生靈之塗炭，曷伸冤恨於幽泉。流涕其滂，捫膺何及。臣惟滁支郡，當賊要衝。心竊危之，形勢實難於固守；疏聞屢矣，規模盍亟於移屯。曾微初是之什三，猶覬自存於萬一。憬彼熊羆之南下，盡驅牙爪以東侵，瓜城驟合於重圍，守將誓言於死鬪。夫何飛石，適會麾軍。星實中營，誰則爲之主者；雲崩堅壘，天乎尚忍言哉。此繇制帥之驚庸，坐致兵民於魚肉。敢忘冥薦，少塞哀摧。伏願簡在穆清，愍茲荼毒。忠魂如在，足令守虎豹之關；羣姓何辜，罔俾滯黽黽之野。大軫好生之德，亟開悔禍之期。《翰苑新書別集》卷九。

景獻邸生日青詞

七月流火，聿臨初度之期；五福錫民，式邇中元之慶。用延景御，肅啓明神。伏念臣世系麟宗，恩榮鵲印。自頂及踵，罔非君父之仁；以口語心，莫報乾坤之造。永懷際遇，敢迪齋明。伏願昊極溥臨，寰區嘉靖。文王本支百世，休有烈光；上帝監觀四方，自求伊祐。惟忠惟孝，不震不騰。《翰苑新

趙端明爲兄保安青詞

兄弟急難，真切鵲鵲之念；天地明察，豈遺螻螻之誠。庸肅叩於穹隆，輒籲聞其疾痛。伏念臣長兄具官臣某摧頽一老，遭罹百憂。丘嫂喪明，久有進蟻之懼；女姪夭折，不勝舐犢之悲。良用感傷，積成衰病。忽有來於使者，若將屬其子然。讀且驚疑，遠難候問。永惟手足之誼重，亟欲腹心之疾瘳。敢以祈禳，庶其康復。伏願大垂仁育，少鑑友恭。惟有三荆，更借桑榆之暖；誰不百歲，覲回草木之春。《翰苑新書別集》卷九。

全宋文卷七九一一

方 岳 三三

壽宴錫慶樂語

伏以斷鼇而立四極，丕胎媧石之功；儀鳳而成九韶，先介母池之慶。堯樽流渥，禹甸懽騰。恭惟皇太后秉喆高明，濬猷淵靖。雖聖人退藏於密，右神器之安榮；惟天子必有所尊，賴慈謨之英粹。肆我皇家熙洽，一如帝典華徽。奉寶冊而朝，何幸五三之親見；上玉卮爲壽，對揚七十之古希。皇帝天啓聖神，日嚴愛敬。勤過文王之間寢，曉入龍樓；禮高唐帝之起居，雲隨鳳輦。式衍鹿苹之惠，共陶魚藻之仁。臣等世習治音，生逢熙旦，敢因鎬燕，肅奏康謠。

翠華隨曉上慈明，雲繞蓬萊暑頓輕。三殿珠環分喜色，一庭璆玉奏懽聲。桃呈瑞實知雲重，荷舞香風染露清。四海共陶文母壽，只將慈儉作昇平。《秋崖集》卷三三。

王母望闕樂語

伏以遡明光而亘長樂，益增寶冊之華；隔弱水而跨蓬萊，敢獻瑤池之頌。好是天家日月，一如洞府煙霞。恭惟皇太后以德爲儀，以仁爲度。心游清靜，月娥進新擣之丸；道契希夷，天老奏長生之籙。祥開七袞，懽動三宮。皇帝丕守慈謨，思皇帝澤。謂有天下傳歸於子，纂承璿歷之長；亦惟聖人能奉其親，肅上玉卮之壽。乃陳九奏，燕及萬方。臣妾雅慕淳風，言游熙旦，敢挹壺中之清露，用歌物外之春秋。

雲引蓬萊島上山，相呼瓊侶趁仙班。也隨太乙青藜杖，來獻仙人白玉環。采得芝香朝露重，催將桃熟暑風閒。帝鄉更覺乾坤大，半顛宮花未忍還。《秋崖集》卷三三。

天基錫宴樂語

伏以聰明而作元后，天開甲觀之祥；富壽以祝聖人，春洽乙飛之旦。罄四海呼三之頌，上萬年第一之觴。恭惟皇帝如日華暉，如乾粹健。用衆君子，裂陰霾而劃開；更一化元，洗陽光于晦蝕。言觀左臯夔右稷契，直欲駕唐虞軼商周。德新日新而又新，有赫泰平之象；道大天大而亦大，於昭震夙之符。嘉與函生，共陶熙旦。臣親逢聖世，雅習治音，擊壤有歌，望雲以奏。

春綠晴融太液池，好風都在萬年枝。宮牆瑤玉韶音遠，合殿珠環曉漏遲。天近六龍扶翠輦，雲深五鳳挾瑤卮。鎬京長啓需雲宴，先奏端平第一詩。《秋崖集》卷三三。

對廳樂語

伏以五百歲而聖人出，有開繞電之祥；萬億年而景命新，肇啓需雲之宴。斯皇帝渥，嘉爾臣工。恭惟制使，聲震關河，勳在社稷。賦青丘吞雲夢，豈但安邊而立功名；登灞岸望長安，誓不留敵以遺君父。都運珠寒甃社，玉潤秦郵。有胸中百萬兵，籌諾聿高于郎宿；畫河朔十三策，輓飛遄倚于使天。闔坐文武，親傳黃石公之書，妙贊碧油幢之略。筆補造化，固將朝玄圃而夕崑崙；風肅邊陲，行且協象胥而通龍節。式逢熙旦，於樂治音。肆虎拜以惟均，想龍顏之有喜。敢因燕衍，揚厲休明。

玉階分賜紫霞杯，萬歲聲環遶殿雷。鶴府春酣花蕩漾，龍旂雲麗錦魑魁。關河百二車書舊，簪履三千將相才。共挹堯樽歌湛露，紅塵飛羽捷書來。《秋崖集》卷三三。

王母望闕樂語

伏以蓬萊三萬里，來遊熙洽之朝；莊椿八千秋，初奏端平之頌。覺帝所乾坤之大，如仙家日月之

長。恭惟皇帝道邁崆峒，世綿邾鄆。詔士夫更始，化行崑閬之西；與天下爲春，仁及關河之北。屬階
莫之紀五，罄嵩岳以呼三。臣妾式際休明，言觀燕喜。前六羽後璫曲，雅聞治世之音；左雙成右綠
華，更聽長生之句。

五雲深處帝王家，趁得仙班進紫霞。治世年華新玉歷，揚州春信又瓊花。天階初奏千秋鑑，洞府
曾留七寶車。騎鶴來歌酣醉玉，帝鄉日日樂無涯。《秋崖集》卷三三。

王母望闕樂語

邵武

伏以歲重光而開景運，海岱同春；河一清而生聖人，乾坤齊壽。華星流渚，霽色浮空。恭惟皇帝
乃聖乃神，惟精惟一。仁義既效，陰陽和五穀登；金革已平，邊鄙寧四方服。農桑萬里，書軌一家。
洪惟龍御以來，無此馭飛之盛。慶彌普率，頌洽盈成。律八十一寸則一分，又定閏餘之曆；算二萬三
千有三百，適臨亥首之期。申命用休，維皇建極。臣等生逢堯舜，世習師襄，敢傾魏闕之心，肅奏康
衢之頌。

曉蹕初催上壽班，東風連夜到人間。九重春醉金鑾殿，萬歲聲函碧玉環。大地山河年穀熟，太平
日月羽書閒。明朝第一番花信，併與瓊幡下虎關。《秋崖集》卷三三。

對廳樂語

伏以虹電協重光之歲，於穆嵩呼；雨露湛熙春之臺，思皇鎬燕。九天綸綍，萬玉簪紳。恭惟知郡魁下一星，文中宿老。校讎天祿閣，曾熏畫省之香；供奉蛾眉班，親見玉卮之壽。無邊風月，寧久樵嵐？提舉老成典型，文雅醞藉。觀風梅外，何煩嶺海舊遊；釣雪竹邊，自有園林勝事。寄聲綠野，如彼蒼生。凡此坐中人，無非天下士。爵一德一齒一，有三達尊；侃如閭如與如，則半刺史。衣冠畢集，盞斚叙行。玉兔金烏，億萬年之日月；雲龍風虎，千一載之君臣。共樂清時，霽然興誦。

帝有恩言下九天，守臣押宴集羣賢。春回宇宙長生月，地接江閩大有年。振鷺倦班花掩靄，驚鴻入座雪蹁躚。詔歸同侍金鑾殿，親祝天皇萬八千。《秋崖集》卷三三。

王母望闕樂語

神山隔三千里，有不老仙；聖壽過一萬春，進長生籙。又見蓬萊清淺，來遊邾鄆峩嶷。恭惟皇帝天命時幾，道心惟一。御飛龍而遊四海，適登太平；錫神龜而叙九疇，建用皇極。藐是仙家塵世外，亦知中國聖人生。駕言熙春臺，奉流霞之一醉；且聽支離子，歌湛露之四章。

蓬萊清淺不生塵，中國今知有聖人。羽檄三邊無事日，農桑萬里太平民。乾坤別是人間世，日月長存物外春。却笑秋風漢皇帝，玉盤承露漫精神。《秋崖集》卷三三。

趙制使讌吳宣參樂語

伏以飛書諭蜀，未誇錦衣之榮；擊節渡江，匪戀綈袍之舊。抵掌而談當世事，知心者有我輩人。要共清並塞之塵煙，初不爲今宵之風月。恭惟某官，秀出于魚鼈蠶叢之國，儼立于夔龍鵷鷺之班。口伐可汗，漢庭無出右者；泥封函谷，齊國其庶幾乎。上嘉殿西角頭，世有老東坡手，咨爾王佐，宣我皇威。安邊竟成功名，不再舉矣；識時務在俊傑，思一詣之。春生淮海之樓，光動斗牛之宿。我某官情深鳴玉，誼重斷金。江國幾離亭，邀淵明於半道；宇宙一杯酒，餞相如于故鄉。少停皓齒之歌，各吐壯懷之略。挽河而洗兵甲，想忠義之相期；却馬以糞田疇，當太平之自致。敢陳俚頌，共徯雋功。

二老風襟了不羣，笑談自可却塵氛。詞臣舊奏平淮雅，里老今傳諭蜀文。吳國隱然如一敵，趙邊足以張三軍。莫辭整頓乾坤酒，捷羽飛來共策勳。《秋崖集》卷三三。

讌李知縣樂語

近市有小人宅，得壘來歸；居邦事大夫之賢，舉杯相屬。溪山幸甚，田里晏然。某官親得橘山之傳，自有月林之藁。東西兩天目，筆底風煙；南北二高峰，胸中丘壑。乃肯駕上方之舄，使相忘單父之琴。以無事治之，晝簾春寂；聞有詔召矣，曉禁花深。知郡適返滕廬，敢羞魯酒。世治而倡優拙，安用生張八爲；燕酣而起坐譁，則有歐陽九在。但陳謠頌，仰侑笑談。

工部歸尋舊草堂，老農相與耕農桑。誰爲栗里溪山主，盡是橘山書傳香。次第璽泥催卓茂，殷勤薤水訪任棠。村歌底用生張八，把酒論詩語自長。《秋崖集》卷三三。

南康讌考試官樂語

思皇多士，偉制詔之賓賢；作者七人，實文章之司命。甫爾徹棘，幸哉識荆。敢敬奉于壺觴，竊願聞其衡鑑。恭惟主文胸羅斗宿，手抉天章。五經紛綸，取青紫而芥拾地；八韻晷刻，補造化而聲摩空。乃持玉界尺以裁量，無復古戰場之遺失。監試與聞選事，獲並英遊；煩彈壓于秋風，諒屬厭于春藻。而我知郡身儘之駕，言留爾驅。何幸斯文，日五色而不迷過眼；勸容此老，酒一樽而細與論心。

尚有黃華，可無清句？

廬山誰與主文盟，分得光芒北斗星。筆可補天親奏賦，芥如拾地久明經。諸賢等是良眉白，五色難迷老眼青。來歲不妨連舉送，編排詳定又彤庭。《秋崖集》卷三三。

南康鹿鳴讌樂語

廬山高哉幾千仞，士學如林；禮部試者七十人，公堂勸駕。君子豹變，工歌鹿鳴。解元高詞媲皇墳，勁氣沮金石。自卧床上，使客卧床下，想一時揮翰之豪；僕戰河北，將軍戰河南，極數路得人之盛。凱書飛驛，賓貢充庭。凡月府之曾來，併春闈而送上。莫不登高能賦，稽古明經。胸著千年，取青紫而芥拾地；筆裁五色，補造化而聲摩空。不孤學海之鯨呿，快睹雲津之龍躍。宗卿侍御皆前進士，古卿大夫。親策集英，自是文章宿老；賓興通德，欲分姓字光芒。凡此坐中人，盡爲天上客。知郡親逢盛事，恍記舊遊。笑老子到頭，曾動搖於星斗；爲諸公燒尾，催變化于風雷。何以鼓行，聽予好語。

廬山千仞倚天青，人傑如林挾地靈。一片宮商詞客賦，百年禮樂聖人經。秋橫鵬鶚登天府，玉作蟾蜍對帝庭。盛事公堂賓與主，琳琅滿眼盡魁星。《秋崖集》卷三三。

南康讌趙安撫樂語

海上三山，喜碧幢之移鎮；雲邊五老，候紫氣之度關。小駐牙樯，試揮玉麈。恭惟河漢滌濯，雪霜潔清。來自爛柯，識盡人間之局面；賜之節斧，恬無江上之秋聲。要難着琵琶之洲，已吹上蓬萊之殿。式是南國，徒得我公，遂列西清，簡在上帝。虎渡月明笳鼓咽，龍驤風緊柁樓飛。幸此廬山高，留得靜庵住。我知郡微乎微之舊部，樂莫樂於新知。南山雲起北山雲，本無限隔；長亭柳復短亭柳，不盡別離。醉此一觴，可無半語！

山南山北久相聞，不隔中間一片雲。五老人迎秋婉婉，三神山近海氤氲。乾坤軒豁臯夔事，日月光華堯舜君。莫遣潯陽愁送客，荻花楓葉自欣欣。《秋崖集》卷三三。

邵武讌交代權郡樂語

半刺史行刺史，豈惟風月之分；今將軍故將軍，共喜星辰之聚。碧玉環收霖雨，黃金印領山州。歡奉壺觴，相傳衣鉢。共惟交代書潛犧極，劍躍龍津。江夏之才無雙，幼余有此奇志；潁川之政第一，今何爲乎假侯。瓜時近在一日間，芝宇飛從九天下。小徐王覲，有爲民留。謂且握手出肺肝，尚

邀陰賜；其將與帝作喉舌，於赫陽光。我知郡式開我龜，乃發爾爵。念生平之少可，無今此之佳逢。舉扇障西風，公毋多問；持杯勸北斗，夜未渠央。略駐皓歌，試聽輿誦。

誰作山城三日霖，老天自識兩賢心。樵溪留得琴龜住，廬阜飛來笙鶴音。綸紱泥香千里共，袴襦春煖一盃深。薰風輦路重携手，夜對金鸞月滿襟。《秋崖集》卷三三。

邵武讌翟通判樂語

伏以天子使來監汝，共管溪山；史君於此不凡，且談風月。醉我一壺玉，熙然千里春。恭惟府判大音函胡，老氣碑兀。罨畫溪無邊煙雨，儘有佳遊；退思巖不盡經綸，聊復小試。未必一官落拓，只今半刺翱翔。長史雖老宰相材，何當驥展；丈夫安能州別駕，遄已雄飛。而我知郡，及爾同僚，幸茲合席。西風穠蔭，不妨無蟹有監州；北斗闌干，何惜吹龍將進酒。待歌輿誦，誇與樵人。

肯駕緹屏入古樵，熙春山更綠岩堯。人如第二泉清冷，路亦無多秋沈寥。碧色玻璃供笑語，黃雲穠蔭入歌謠。山城斗大能留否，見說弓旌有特招。《秋崖集》卷三三。

邵武讌新進士樂語

伏以碧玉環中，詩書多士；黃金榜下，禮樂兩生。鄉閭榮錦繡之還，郡國圖衣冠之盛。共惟兩新恩禮園書種，道圃文芳。摘藻挾天庭，初啓九關之鑰；掛帆拾海月，共航八月之槎。新題鴈以來歸，覺詔鴉之猶濕。春山一脉，斷者續之；泰階六符，今其再矣。自此書林上星斗，直從科目上公台。而我知郡，幸挹天香，偶爲地主。招邀先輩，未忘三五少年時；風厲後來，看取一科新進士。柳色共宮袍綠重，蓮燈與舞袖紅酣。雪兒詞妙絳都春，雲母屏留仙客醉。敢陳蕪句，聊侑綺談。

禮樂當年兩魯生，一經科目共春城。數回地脉中興相，文動天家正奏名。詔墨泥香題處濕，恩袍草色坐中明。莫嫌老守衰遲甚，曾向慈恩頂上行。《秋崖集》卷三三。

淮東制司儀門上梁文

揚州都督府，表裏江淮；制梱小朝廷，鎮安中外。乃考臺門之典禮，重新戟衛之威儀。雲麗崇閣，春生列棨。時則捷羽連飛于凱奏，綸函誕布於恩言。嘉我藎臣，進班端相，偉棟梁之倚重，適梓匠之落成。神旗豹尾而長魏師，增煥古邦君之制；瑯戈準旟而寧涇俗，有嚴大元帥之居。咨爾戟神，

聽茲興頌。

東，東華瑞色曉瞳矐。無雙花對無雙士，暖入春皇一信風。
西，西平有子氣虹霓。新塘煙草連京觀，欲與平山一樣齊。
南，南面垂裳萬化覃。兵侵已清淮左右，君王咸五更登三。
北，北敵何勞戎馬力。待取鯨鯢瀚海清，萬里車書今混一。
上，上界星辰開治象。兩兩台符夾泰階，夜草黃麻拜端相。
下，下視雲臺麟閣畫。戟衛重新漢舊儀，耽耽氣象傳區夏。
伏願上梁之後，榮戟風清，塞垣塵靜。關河萬里，重開有宋之乾坤；文軌一家，盡沐吾皇之雨露。相茲同德，迄底丕平。《秋崖集》卷三四。

招信軍譙樓上梁文

淮南第一山，盡捷金湯之勝；樓高數百尺，新傳鼓角之雄。俯峭壁於雲中，浮孔壺于天上。咨爾山河表裡，政須更漏分明。巍揭麗譙，雄跨堅壘。秋風蘆葉，敵騎聞之而引歸；夜月梅花，塵井熙然而高卧。少停鼉鼓，待頌虹梁。

東，五雲扶日曉瞳矐。鯨歸海嶼波濤靜，虎視淮山氣象雄。

西，角聲吹月浸玻璃。長淮蘸碧馮夷舞，遠漢森寒太白低。
南，宮闕雲深萬象涵。夜奏捷書今混一，秋成樂歲又登三。
北，劍氣已凌秋月窟。誰取中原四百州，喜有惟良二千石。
上，天與渾儀無兩樣。待挽銀河淨洗兵，見說玉階催放仗。
下，浮嵐晚翠鱗差瓦。弓彎曉月落雙鷗，劍卧秋風無匹馬。
伏願上梁之後，月冷夕烽，雲沉秋柝。山龜對峙，堵安玉壘之畫圖；淵魅不波，家樂銅壺之晝夜。一聲鼓角，萬里車書。《秋崖集》卷三四。

工部草堂上梁文〔二〕

折腰五斗米，未寒鷗鷺之盟；蓋頭一把茅，聊作龜魚之主。浩然卜築，雅矣倦遊。秋崖老子本自犁鋤，誤親筆硯。朋友相過而問字，勸趨文石之班；君王頗說其能詩，每與儒臣之選。政爾抽書于冊府，誰令贊畫于軍門？如彼同寮，可羞噲伍；退而問舍，孰與仲多。引歸袖而拂天星，携束書而卧雲壑。百十年相公牌下，久矣寂寥；數日間工部眼前，忽焉突兀。山林有味，花柳無私。鍾山之英，草堂之靈，當識秋崖之此意；太虛爲室，明月爲燭，未問康廬之主人。咨爾工師，聽予謠誦。

東，朝暮祈山望眼中。霜韭雪菰供夜話，磚爐石鼎煮春風。

西，彌勒同龕石路低。自挹長庚吟皓月，曾經太乙照青藜。
南，白石尖如碧玉簪。小小浣花工部屋，粼粼吹綠相公潭。
北，政與乃翁松檟直。山雪行鞭竹子孫，溪煙破蕾樛消息。
上，心與太虛元一樣。良辰樂事不難并，明月清風無盡藏。
下，不用風亭連月榭。行春白鹿底須忙，耕雨烏犍儘堪借。

伏願上梁之後，青山無恙，白日自長。早韭晚菘，不欠園官之菜把；左花右竹，更添工部之草堂。蟻甕之春易熟，牛衣之暖難忘，物外乾坤廣大，胸中星斗光芒。《秋崖集》卷三四。又見《新安文獻

志》卷四三。

〔二〕《新安文獻志》題作《秋崖新居上梁文》。

福星門上梁文

天下廬山，江東道院。重湖千里，直朝畫戟之居；上界一星，下作名邦之福。獨城關之庫陋，覺襟抱之虧疏，乃伉高門，以賓勝勢。諸侯七雉，可以彈壓風煙；一壘萬家，可以包羅氣象。始陳工載，已兆薦書。諸縣豐登，適是久無之樂歲；十年生聚，方知此老之用心。咨爾司關，聽予輿頌。

東，五雲扶日上瞳矐。神林浦靜蒲萄醪，松口渡晴楊柳風。
西，福星下照碧玻璃。滿城和氣春三月，到處豐年雨一犁。
南，正與芹宮共碧涵。此去鳳城纔尺五，秋來鶚表已魁三。
北，王京路與湓江直。絲綸夜草已封泥，劍履曉班新就日。
上，一晴兩月惟天相。築巖星宿夜光芒，抱日雲煙春蕩漾。
下，城郭鱗鱗差萬瓦。家誦詩書亦盛哉，民歌襦袴無貧者。
伏願上梁之後，福星所照，化日如春。庠音序聲，無負周朱之訓；家給人足，使爲堯舜之民。五
老之風雲長在，重湖之水鏡無塵。千里盡歌襦袴，九天飛下絲綸。《秋崖集》卷三四。

歸來館上梁文

鼻吸三斗醋，方是能官；眼空四海人，故應歸隱。還家屬耳，築館終焉。秋崖老子道踦蹠來，又
無踦蹠，合慙慙處，不肯慙慙。真一強項，動是撩虎頭而編虎鬚；凡三折肱，幾欲寢吾皮而食吾肉。
曾不沮悔，或相驚嗟。比在康廬，汲黯之戇復妄發；縱移邵武，淵明之醉胡不歸。徑穿半塢之雲，高
卧一床之月。自謂羲皇上，飽諳杜宇之啼；此聲梁楚間，孰愈式微之賦。無梁可舉，有句堪傳。
東，有宅十弓。盍歸乎來，春韭秋菘。

西，有田一畦。盍歸乎來，煙簑雨犁。
南，有竹兩三。盍歸乎來，暝靄晴嵐。
北，有池數尺。盍歸乎來，枕流漱石。
上，有霓千丈。盍歸乎來，雲觀月賞。
下，有書滿架。盍歸乎來，酒徒詩社。

伏願上梁之後，花無短折，竹自平安。一日一回，能幾費生前之屐；百人百意，不煩憂郭外之田。卿自用卿，我寧自我，但辨風煙娛老去，莫拋簑笠出山來。《秋崖集》卷三四。

繭窩上梁文

老蠶作繭，聊以自藏；健犢扶犁，依然故隱。南宅北岡之比近，左花右竹之見成，樂哉斯丘，癡絕此老。蓋以其等彭殤于一視，冥顏跖而兩忘。世亡是翁，未覺乾坤之空缺；吾有大患，何爲造物之贅疣。知蟻窠昨夢之非，問蜩甲幾時而化，便爲死計，是處佳山。只銷紫翠之間，爲留詩卷；安用青鳥之子，更說葬書！生前獨愛其寬閒，夜後豈無于唵嘯。不量綿力，小築繭窩。軒冕犁鋤，畢竟百年渾似夢；壺觴杖履，未到五更猶是春。咨爾山靈，聽予野頌。

東，祈山橫展玉屏風。丁寧牧笛并樵斧，新甕春泥十八公。

西，石山壁立與天齊。鑿開蒼翠藏詩卷，留與秋猿夜月啼。
南，春入層巒滴翠嵐。借與繭窩供上簇，知渠已是大眠蠶。
北，龍躍雲津相拱揖。老夫誤脫舊芒鞋，底用晴潭出靴石。
上，只有老天堪倚仗。平生百事付無心，作劇得山麟鳳樣。
下，莫與山翁翻地卦。自有乾坤有此山，付與詩人不論價。
伏願上梁之後，松篁茂密，山水清深。尚有吟情，且作龜魚之主；縱埋醉骨，無忘鷗鷺之盟。

《秋崖集》卷三四。（以上黃錦君校點）